
武俠世界
第35年
12
$15.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石天先生撰寫的「劍雨情烟兩迷離」故事之三「望斷雲山多少路」。鎭江的「大江堂」忽然天翻地覆，正邪高手紛紛前來，這是一件極不尋常的事，溯因却由於……沈神通追捕嚴溫，即將得手之際，他的最得力副手何同在關鍵時刻却反戈一擊，致使沈神通落入嚴溫之手……而馬玉儀尚不知何同背叛了她的丈夫，反倒救了他，造成千古恨事……故事內容迭宕詭幻，撲朔迷離，玄理明徹，欲知沈神通如何運用他的機智、敏銳之觀察力化險爲夷，請君一閱便知。

*　　　*　　　*

你有興趣發揮你的寫作才華嗎？本刊園地公開，歡迎有興趣寫作的朋友投稿，除徵求古今武俠小說之外，亦徵求現代偵探故事及黑社會秘聞等，文字以不超過十萬字爲佳，適合者即給予刊登，並附上薄酬！

*　　　*　　　*

下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蕭玉寒先生撰著的「三龍爭鋒」，尚有短篇「鐵行者」，屆時請留意。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82.7.9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5年
第12期
（總號1768）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公門「强人」推理探索故事／石天・文　可飛・圖

望斷雲山多少路



醉後恨事　千古難消

茫茫江水千古無語向東流。

但充滿仇恨嫉妒邪惡的人世，却波嘯瀾湧，永無片刻和平靜止。

江邊那幢屋子外表看來很恬靜，甚至屋中人也都表現得有情有禮，但事實上……

馬玉儀美麗臉龐泛起紅潮，顯得更嬌媚，更醉人。

晚飯時她只喝了一杯酒，酒是從前沈神通特地在紹興府花了不少銀子和人情買到的「女兒紅」，那琥珀色液體，溢散着誘人酒香。

馬玉儀雖然祇喝了一杯，但到如今（她已經坐在何同身邊，因何同夢魘哭泣之故），她仍然渾身發熱，所以她衣服穿得很少。

所謂穿得很少，並非三點式暴露的性感裝束，而是一件寬鬆薄外衣，這件外衣雖然足以遮掩全身，可是當她坐在旁邊，又當那何同的臉揉貼她大腿時，薄外衣不但不能產生遮隔作用，反而很容易掀起，以致裸露出雪白豐腴而又溫嫩的大腿。

何同的鬍子刺於她大腿白嫩皮膚之上，使她更感燠熱。

無論如何她本不想發生這種情形，她本是把何同視同子姪或者兄弟，但現在她却祇能把他看做男人，完全忘記她應有的身份，也忘記了自己的本份。

何同輕而易舉地把她「擺平」，當她躺在床上時，甚至還自動脫下外衣，一腳踢落地上。

大江的風聲浪聲，也遮掩不住他們的叫喚呻吟，何同動作是瘋狂有力的，但看來却很清醒，一點不像剛從夢魘醒過來的人。

短暫的感官刺激，歡樂刹那即逝，何同裸臥鼾睡，一下子睡得非常酣熟。

但馬玉儀却剛好相反，她瞪大眼睛望着黑暗，眼角淌下淚珠。

就算明知沈神通已經被殺死亡，她也絕不會愛別的男人，更絕不會自動獻身，可是為何剛才那麼瘋狂熱烈？為何會做出完全違背自己理智心意之事？

她痛苦沉思了好久，忽然想到了那杯酒。

＊　＊　＊

任何人看見沈神通的情形，都會暗暗讚他一聲，他真不愧為公門中的「强人」。

以他所受刀傷之深之重，別人老早魂歸天國，但沈神通仍然活着，甚至看來已經逐漸恢復了。

他忽然發現這間石室非常寬闊，由他床邊走到鐵門至少有二十多步。若論牢房，這一間大概是天下最寬敞的了，如果牢房內發生毆鬥（當然絕不可能，因為石室內祇有他一人）事件，也可以容納三二十人混戰。

沈神通潛心推究其中原因，結論是這一間石室根本不是用作囚室囚禁犯人之用，很可能一直是供守衛們休息之用。否則，鐵門上怎會設有門閂？怎能從室內門上鐵門？又怎可能門上有另一方格得以由內打開向外窺視？

橫豎無事可做，所以不妨馳騁想像。

為何嚴溫不將他囚禁在別的石室？莫非真有和解之意？

這間石室既可由內門上門，莫非另有秘道可以通出地牢？

眼前我的傷勢嚴重是一大危機，我雖已有反擊妙計，但可惜麻雀已經被嚴溫俘虜，所以不能付託她，但除了她之外，却又沒有別人可以付託，誰可以幫忙作跑腿呢？

那七個被囚多年的高手，真的精神已經崩潰，已經錯亂？

如果他們仍然正常，毫無疑問可以變成一舉擊垮嚴家的主力，但可惜……

不過無論沈神通如何想法，無論他有多少條妙計，但他的肉體却完全無能為力，連坐起來都不行，更別說離床下地奔跑行動了。

沈神通輕嘆了一聲，第一次神智清醒地小心觀望石室，他雖然不能走路，但眼力仍然銳利，再加上機關消息專家的修養，經過測算觀察，已有了結論。

現在他祇須用手敲敲幾處地方，從聲音中就可以斷定有沒有秘道，如果有，他敢保證連門戶開關樞紐都可以馬上找到，但這間石室究竟有沒有秘道呢？

他飄忽無羈的思想，忽然飛到茫茫的大江邊。

馬玉儀那嬌柔美麗的臉龐，長長黑油油的頭髮，還有那深沉而又晶瑩的眼睛，當然還有他們共同的小寶貝沈小辛胖嘟嘟的紅彤彤的小臉蛋……一股腦兒的浮現在眼前。

為何人生中那麼多苦難？

為何沒有快樂幸福時，苦難都不見影踪？但當你得到快樂幸福，苦難不幸却也同時到了你身邊？

堅强的男人絕對不會落淚，尤其是天下公門中「强人」，祇是這一刹那，沈神通已知道他其實很軟弱，那恐怕是因為「命運」太强之故。

所以他很費力舉手擦拭臉頰，他縱是軟弱，却不想被任何人發現。

＊　＊　＊

富麗堂皇溫暖舒適的密室內，洋溢着使人臉紅，使人心跳的春意。

麻雀白晰光滑的身體，以及無處不青春四溢的笑容，再加上瀟洒的嚴溫，竟然使秋天變成了春天。

嚴溫想大聲唱歌，可惜他從來都是「聽」而從未「唱」過，所以他祇能想想而已。

麻雀抱着他，用溫暖柔滑的肉體廝磨着他，聲音中充滿了快樂，夢囈似地道：「這麼美好的日子我活一天就心滿意足了。」

嚴溫聲音中也無限溫柔得近乎尊敬崇拜，「我也是，妳使我第一次覺得自己眞實正常活在世上，難道我眞的愛上你？」

麻雀道：「我也問過自己，如果這就是愛情，我爲何不早點愛你？」

嚴溫柔聲道：「別再想起從前的日子，我們計劃一下將來，我決定娶妳爲妻子，我知道妳會願意，但鷄婆婆呢？」

麻雀道：「她就算現在不同意，遲早也得同意，但你眞的肯娶我麼？」

她滿心都塞滿甜蜜快樂，她其實並非不相信嚴溫，祇不過她想多聽一次。

「我不但娶妳，還要一輩子對妳很好，比對誰都好。」

麻雀不像小鳥，却變成一條白色的蛇，纏在嚴溫身上。「我快樂得快要死了，你呢？告訴我，你呢？」

嚴溫沒有回答，那是因爲他正要回答之時，忽然發覺麻雀全身僵硬冰冷，她何以從白蛇變成朽木？唉！一定是鷄婆婆。

嚴溫不覺也有點驚心地轉頭望去，却想不到猜錯了，不是鷄婆婆而是啞女人。

麻雀道：「我知道她是你身邊的女人，但她不應該大膽得打擾我們，她呷醋麼？她生氣了麼？」

嚴溫一揮手，一道細長的黑影閃電飛出。

那是擱在床頭上一條細長皮鞭，皮鞭捲起啞女人身體，使她飛越五六尺才摔回地上，發出清脆鞭子抽打的聲音。

任何人也看得出啞女人疼痛非常，何況她寬大輕柔的外衣翻起，露出裡面赤裸豐滿的軀體，也露出深紅色一道鞭痕，由左乳到腹際，非常奪目。

她躺在地上疼痛得全身顫抖，但從她眼中竟找不到絲毫害怕恐懼，祇有奇異的眼神光芒。

嚴溫道：「妳如果不怕我的鞭子，那麼每一回我跟麻雀在床上，妳都可以闖進來。」

他手起鞭落，「啪」一聲，啞女人白白的肌膚上又多了一道紅痕。

她顯然疼得顫抖甚至痙攣，嚴溫嘿嘿而笑，忽又給她一鞭。

麻雀忽然驚訝道：「你……你是幹什麼？」

她不是說嚴溫鞭笞啞女人之事，而是嚴溫忽然顯露驚人威風，將她壓在下面。

但現在啞女人在場，且仍正在鞭打她，他難道可以毫不分心？難道不顧忌？難道可以當着啞女人面前做這種事？

嚴溫用動作回答她。

* * *

晚飯是鷄婆婆和啞女人一齊送給沈神通的。

因爲鷄婆婆必須替沈神通換藥包紮，而聽她埋怨的話，顯然麻雀不知野到什麼地方去了，所以叫啞女人幫忙。

換藥之後鷄婆婆說道：「你今晚如果不發燒，就可算是渡過危險期。」

「但要多久才可以起身呢？多久才可以行動出手？」

「至少要一個月，就算『大自在天醫』李健華替你醫治，最多提早十天八天。」

啞女人站在一邊，她不能說話，所以祇好聽着。

鷄婆婆突然想起什麼事，忽然暴燥起來道：「啞女，妳來餵他吃飯，我去找嚴溫看看麻雀在不在他那邊。」

啞女人等她出去了，才立刻奔到屋角扯動一條紅絲帶，然後回到沈神通床前，手法穩而溫柔地把他扶起一點，用枕頭墊起，這樣沈神通吃飯時才能較易吞咽下肚。

沈神通吃了不少，也感到氣力恢復了不少，便道：「我知道妳是嚴溫身邊的女人（這句話跟麻雀一樣，但他們都不知道她是昔年江湖大劍俠『天孫織錦、金剛無敵』易東風的女兒，而她正是爲了與嚴北殺父之仇來到嚴家，祇不過歲月推移，而又作繭自縛，以至愛恨的界限漸泯）。妳明知道麻雀在嚴溫那兒，如果被鷄婆婆發現，必定有一頓打罵，妳可以稍洩心中的不滿，但妳爲什麼趕快通知他們？」

啞女人想了一下，輕輕嘆口氣。忽然把身上那件寬鬆柔軟外衣拉了起來，一直拉到頸子，於是從頸子以下那麼豐滿雪白峯巒起伏的誘人裸體，立刻呈現在沈神通眼前。

以沈神通現在情況，縱然最淫蕩的女人引誘他也完全無用，所以啞女人當然不是對他施以肉誘之計。

沈神通用欣賞眼光飽覽這副肉體，好一會兒才說道：「好漂亮的身體，但可惜有五條鞭痕，使人分散注意力，難道是嚴溫留下的痕跡？當然一定是他，但爲何妳仍然幫他，爲什麼？又爲什麼給我看？」

啞女人放下衣服，於是鎖起使男人心旌搖盪的春光，她又像一朵

彩雲飄到門口，向外面看一眼，才飄回床邊，不過手中已多了一張白紙和一支削尖細炭筆。

她既瘖啞不能說話，要交談當然靠紙筆才行。

沈神通却阻止她寫字，道：「妳不必用紙筆，請用手語我看得懂，如果還表達不出我也會猜，妳不妨試試看。」

啞女人把紙筆放在几上，迅速而清晰地打了幾個手勢。

沈神通道：「妳很恨那個吱吱喳喳的小鳥，啊！就是麻雀，妳也很恨嚴溫，妳恨得想殺死他們？」

啞女人又比手勢，軟薄外衣下那對高聳挺起的乳房跌盪搖顫，這種景象能使任何男子目眩神搖，但剛好沈神通現在絕對不會有一絲一毫情慾，所以沈神通沒有遺漏她任何的手勢。

他說出手勢的意思，說：「妳說嚴溫、麻雀已經成爲一體，所以妳很氣很恨？

「妳說鷄婆婆發現了也沒用，最多罵幾句就沒有事，所以妳不讓鷄婆婆破壞妳的計劃？

「妳說妳很難殺死他們，所以打算幫我逃走，讓我將來對付他們？」

啞女人停止手勢，沈神通沉吟一下，又道：「我不同意，因爲我不一定能活下去，但如果鷄婆婆醫好我，又放我走，我就必須守信用不再找她麻煩。」

啞女人靜靜望住他，眼中閃動奇異光芒。

「妳不必動殺我滅口念頭。」沈神通馬上察覺了危機，趕快說道：「因爲我就算不能逃出去，也有辦法對付他，甚至比我親自動手還可靠。

「我當然要告訴妳怎麼做，妳祇要替我送一封信給南京一家綢莊，就會有人立刻依照我計劃進行。

「現在許多江湖一流高手聚集南京，這些人，任何一個有銀子也請不動，但我却可以使他們紛紛找上門來，他們要找的人當然不是嚴溫也不是我，但由於我的計劃，所以他們決不相信他們要找的人不在此地，他們一定堅持要搜宅，問題就由此而生，因爲嚴家絕對不准許他們搜宅。

「原因除了面子之外，還有這座地牢，如果被人搜到我已經很不妙，何況這兒還有幾個人因禁多年，這幾個人身份非同小可，若是洩漏出去，武林立刻爲之轟動。

「所以大江堂三香五舵以及其他高手一定奉命硬幹，這些黨羽若被翦除，嚴溫、麻雀、鷄婆婆也不能不出手。

「就這麼簡單，大江堂就算不是從此冰消瓦解，也一定實力大爲減弱，變成普通江湖上的小幫會，這種結局在公在私都最好不過，妳肯往南京走一遭麼？

「我知道妳一定要問那個能使無數一流高手都來找他之人是誰？他就是『海龍王』雷傲侯，但其實眞正對象不是他，而是『血劍』嚴北。」

啞女人露出奇怪的表情。

沈神通道：「妳眼角擠出淺淺的皺紋，以及唇角微微下垂綫條，已經透露妳內心强烈的焦慮牽掛，難道妳也是嚴北的女人？」

啞女人徐徐俯低頭，嘆了一口氣。

沈神通道：「妳知道嚴北有雙重殺身之險，一是與『刀王』蒲公望決鬥，如果敗北當然是連命也沒有，第二重是『人面獸心』陶正直的可怕陷阱，因此一提到嚴北名字，妳就禁不住焦慮牽掛了？」

啞女人然後在門口把風，讓沈神通寫信。

這封信寫了很久才完成，但啞女人拿到手裡看看，紙上連一個字也沒有。

事實上不是沒有，祇不過整張紙都是數字而不是文字，啞女人完全不明白這些數字代表什麼意義，所以等於閱讀一張白紙一樣。

沈神通顯得筋疲力盡，聲音很微弱，道：「此信就是被鷄婆婆搜到，也不能證明妳有什麼圖謀，唉！我一定已認爲自己無法康復，已經沒有親手收拾嚴溫的機會，才會借助武林同道力量削弱大江堂勢力，我如果調集官兵大擧進攻，雖然也可以重創大江堂，但那『三香五舵』等首腦人物必定逃掉，以後野草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啞女人悄然出去了。

沈神通覺得越來越感疲倦，尤其是信中囑託南京綢緞莊林掌櫃送銀子給馬玉儀做生活費，顧慮一去似乎失去支撑求活的力量。

四周變得朦朧黑昏。

「極力苟延殘喘實在很累人，我好想就此一覺睡着，我好像已沒有放不下的心事，也沒必須抗拒的理由，而事實上我實在太疲倦了。」

他眼睛緩緩的閉上，眼睛閉上並不要緊，任何人都應該借助睡眠以恢復體力，問題是他已辦妥後事，好像已經可以放心，因而求生苦撑意志忽然消失了。

所以他這一閉眼，恐怕永遠也不會回醒。

人類在某些艱難危惡關頭，意志和勇氣往往變成最重要因素，精神的力量往往可以使肉體渡過難關。

但沈神通沒有一瞑不視，他雖

然閉上眼睛，思想仍在活動，他這時想起的是被囚在石室多年的七位高手，他實不該就這樣捨棄他們置之不理，「血劍」嚴溫非法私囚這些人竟達十餘年之久，他如果不知道也還罷了，但既然知道豈能不管？

「正義」、「公理」等等抽象觀念居然都變成血液中的氧氣，也變成意志的氧份，沈神通沉重地嘆口氣，忽然跌墮於酣睡之中。

＊　＊　＊

第二天早上，沈神通居然會回醒而沒有長眠不起。

再過兩日，沈神通身體顯然好得多了，當然這祇是比較好的說法，所謂好得多祇不過比較奄奄一息來說，事實上他傷勢仍是嚴重，若是普通人恐怕已經活不下去了。但沈神通這時居然可以自動挪動身子，如果他不怕傷口迸裂的話，甚至可以慢慢下床走動。

鷄婆婆每天給他換藥，啞女人和麻雀則三天都不會露面。

那封用數字密碼寫的信，不知有沒有送到林掌櫃手中？啞女人何故芳踪杳然？

不過，沈神通不覺寂寞，因爲那七個被囚犯每天三次叫囂哭笑搖牆撞門，使得地牢內一片熱鬧。

雖然每天祇是「三次」，但並不是等到吃飯才開始，通常是半個時辰前，就有斷啞低沉的聲音傳出來，聲音越響越有力，也更爲接續緊密，終於滙聚成一片極熱鬧吵耳合奏。

直到晚飯的時候，便沒有一點聲音。似乎個個都有吃飽就睡的習慣，或者吃飽了都懶得弄出聲音，不論是何原因，反正已寂然無聲。

沈神通却從這種情形推測出不少秘密，因爲他是沈神通，又恰好有機會有時間觀察聆聽，所以他知道了不少秘密。

第四天中午，啞女人終於出現了。

她帶來豐富的午餐，還有一些祇有沈神通才有本事捕捉的表情。

沈神通靠牆而坐，腰背有枕頭墊着。

啞女人用手勢問他：「你已經死不了？你胃口好不好？」

她得到了答覆之後又問：「你先吃藥還是先吃飯？」

吃藥？吃什麼藥？鷄婆婆早餐時分已替他換過藥也吃過藥，雖然鷄婆婆臉色比平日陰沉得多，顯然滿腹心事，但她包紮手法仍然是第一流的，現在啞女人叫他吃什麼藥？

沈神通畢竟是沈神通，銳利目光在她身上下一掃，說道：「妳剛從南京回來麼？」

啞女人點點頭。

「林掌櫃託妳帶藥給我？」

啞女人又點了點頭。

「好，我服藥，然後再吃飯。」

啞女人拿出一個小玉瓶，還有一張摺起的信箋，統通交給沈神通。

沈神通慢慢打開瓶塞，一股清香撲鼻透腦，精神爲之一振。

不可能的事竟變爲可能，少林寺無上刀傷靈藥「六度慈悲散」果然已握在手上，這一點却也不得不佩服師父孟知秋的遠見，他特地存一份極辛苦求得的「六度慈悲散」在林掌櫃那邊，以便急需之時，連藥帶錢以及各種其他支援都咄嗟立辦而不至躭誤時機。

在熱鬧吵耳叫囂聲中，沈神通服過了藥，其後又吃過了飯。

然後衆聲沉寂。

沈神通直到此時，竟還不打開信箋閱看。

啞女人用手勢問：「你已經知道信上寫的是什麼？」

「不知道，但不必急，反正我別的沒有，時間却是多得很。」

啞女人用手勢問：「他會不會通知官府派大軍來救你？」

「這樣做法並無好處，嚴溫可以早一步來殺死我，官兵收回我的屍體，對他們對我都沒有意思了，何況我答應過嚴溫不調動官兵對付大江堂。」

啞女人又用手勢問：「你有許多太陽月亮（時間），但我反而沒有了。」

沈神通一點都不驚訝，道：「是不是嚴溫、麻雀東窗事發？鷄婆婆早上臉色壞透了，壞得比爛柿子還可怕，但她有權力有本事對付嚴溫麼？」

啞女人又用手勢，「她當然有，因爲她其實就是嚴溫的母親。」

沈神通猛可裡感到「悲劇」之可怕意味。

因爲憑他的觀察（他的觀察絕少錯誤），麻雀極可能是鷄婆婆的女兒。故此嚴溫、麻雀就算不是同父母兄妹，也必是異父同母兄妹——亂倫的悲劇。

他打個寒噤，他本來可以制止這幕悲劇，不管嚴溫多麼該死，但這種可怕的事，還有可愛活潑的小麻雀，唉！

難道以大江堂勢力財富，以嚴溫甚至麻雀本身武功，都不足以抵擋「命運」一擊？難道命運力量大得亘古以來無人可以與之匹敵？

「妳說沒有時間？」沈神通回到現實中，說道：「是不是因爲妳設法使鷄婆婆發現這件事？但鷄婆婆應該不會因此而對付妳，她傷腦筋的是善後問題，例如不讓他們的關係繼續下去，也絕對不可讓麻雀懷孕等等，但和妳有何相干？」

啞女人眼中露出嘆氣表情。

沈神通忽然明白，道：「原來妳怕的是嚴溫而不是鷄婆婆，嚴溫爲何會對付妳？妳另外又壞了他什麼事？」

啞女人用手勢說：「麻雀，我帶麻雀偷看嚴溫秘密，麻雀氣得幾乎昏倒，麻雀現在很恨他，也很看不起他。」

沈神通明明猜得八九不離十，但仍問她，以免萬一出錯，「麻雀看見嚴溫什麼秘密？」

啞女人用手勢道：「嚴溫跟男人在一起，嚴溫做女人而且還挨打鞭子。」

這等景象當然使麻雀甚爲噁心，也當然不再覺得嚴溫瀟洒機智溫柔。

但啞女人用方法破壞嚴溫，她自己必定老早就知道也親眼見過，然而啞女人竟然還可以容忍，竟然還繼續愛着嚴溫。

沈神通稍微想一下道：「妳處境的確很不妙，因爲麻雀遲早必會跟嚴溫大吵，而吵架時，也必定會洩露妳帶她看見秘密醜態，因此嚴溫非常恨妳，恨得足夠殺死妳，甚至使妳比死更痛苦可怕？」

啞女人連連點頭，眼中露出駭怕光芒，可見得嚴溫必有極之可怕的手段。

「妳其實應該在替我送信之後立刻遠走高飛，但妳却回來了，因爲妳起碼有三點考慮。」沈神通隨口侃侃分析和推測，好像他老早就想好似的。

「考慮第一點，是妳在外面也是沒有朋友沒有親人，加上妳不能說話，極易留下綫索，所以天地雖大，但妳却無處容身。」

啞女人當然連連點頭，他分析得太對了，簡直是把她心中念頭說出來一樣。

「第二點，妳仍存萬一的希望，妳希望麻雀不提到妳，也許能夠平安無事。」

啞女人做出歎氣佩服之表情。

「第三點，妳想到我，妳希望這瓶藥可以救我，妳希望我的計劃可以實現，妳希望我指點妳一條更好的路給妳走，至少如果我計劃實現，無數江湖一流高手前來鬧事時，那時候妳趁機逃走，必定穩當得多了。」

啞女人用手勢說：「你太對了，你簡直是活神仙，我該怎麼麼辦？」

沈神通歎了口氣道：「我是一個凡人，因爲我畢竟也有失算之時，我十拿九穩出手抓住嚴溫，但何同那一刀却把我打入十八層地獄了，使我成爲命運的敗將。」

啞女人又問：「我怎麼辦？」

沈神通道：「暫時還無計可施，我們祇能一齊祈禱老天爺保祐妳，希望麻雀過兩三天才把妳扯出來。」

啞女人用手勢說：「兩三天時間有什麼用呢？」

沈神通道：「用處大得很，妳盡量與我保持聯絡。」

他葫蘆中究竟是賣什麼藥？啞女人的確無法猜得出來，所以她祇好提心吊膽煎熬時間了。

沈神通認爲沒有必要告訴她，因爲少林寺鎭山之寶「六度慈悲散」雖然功參造化，能夠活死人而肉白骨，但醫療時間也必須有三天時間，每一服藥必須吃六次。每次相隔六個時辰（即七十二小時），才能發揮至高無上療效。

雖然他傷勢太嚴重了，以致一服「六度慈悲散」還不能使他完全康復如常。尤其是武功方面，但最少也可以讓他有氣力起身，有氣力說話，這是最緊要的部份。

所以要在第二天之後才有辦法替妳消災解難，況且「三天」其實很短促，短促得根本很多事情無法完成，以修習武功來說，有時僅僅學好一招就得費去三年時間，三天能夠做什麼？

＊　＊　＊

不過，時間却很難思議。

在「金面虎」何同來說，過去的四天簡直是使他窒息，使他發瘋。

因爲那夜馬玉儀和他一度春風半宵纏綿之後，她忽然變成木頭人。

馬玉儀光着身子躺在被窩，既不言語，也不吃喝，當然更不起身離床，甚至連小沈辛餓得哇哇大哭她也全無反應。

她唯一做的事就是默默流淚。淚水不久就枯乾，她便變成木頭人痴痴呆呆躺着不動。

所以何同煩惱無比，他得給自己煮飯吃，又得熬些粥水加肉汁給小沈辛吃，又得出去買菜以及洗衣服等等，又得不時抽空跟毫無反應的馬玉儀說話，希望她會突然恢復正常。

何同並非冷血殘酷沒有情義的人，他爲了奉伊賀川之命而弒殺沈神通（他本來就是奉伊賀川之命混入公門去接近沈神通，以便有機會去刺殺他），但沈神通像師父一樣傳授他不少技藝，因此何同心中有一份愧疚，所以他藉着照顧小沈辛而當作報答沈神通。

至於對馬玉儀之情感。回溯一年前第一次見到她，何同自己馬上知道已經暗暗愛上她，此後愛慕之心與日俱增，所以就算馬玉儀永遠變成痴呆也不會棄她不顧。

馬玉儀眼睛深陷而憔悴，如果她繼續水米不沾唇不言不動，一定很快就會枯萎死亡。

因此何同熬了一鍋雞粥，粥裡還有人參以及補中氣寧神藥材，他把馬玉儀扯起來硬是餵她吃了，硬是灌了她一大碗到她肚中去。

如果每天硬餵她吃一碗雞粥，保證任何人都餓不死。

馬玉儀忽然明白這個道理，何以當她赤裸白晰身體回到被窩裡，她眼睛開始會轉動，也開始表現感情。

何同發現她用憎恨仇視的眼光注視自己，不覺大喜道：「妳終於醒啦。」

不論她憎恨也好，仇視也好，總之祇要她不再是白痴狀態，就有辦法可想。

馬玉儀第一句話問道：「是不是那一杯酒你放了藥？」

何同坦白道：「是的。」

馬玉儀聲音顯得體力疲弱道：「沈大哥是不是死了？」

何同道：「大概是吧！我不敢確定，因爲我沒有親眼看見他的屍體。」

「沈大哥失踪死亡，而你却生龍活虎回來，爲什麼？你出賣他？爲什麼出賣他？他對你還不夠好？」

「我千方百計跟隨在他身邊，本來就是爲了對付他。」

馬玉儀歎口氣，道：「人生爲何盡是不幸的呢？」

「我只感到對不起妳，眞的，但我也眞的愛妳，從第一眼看見妳，我就開始愛上妳。」

「沈大哥眞的永遠不會再回來？」

「我想他一定不會再回來了。」

因爲那一刀深深刺入體內，必定傷毀了內臟，所以他能活着的機會很微，況且，嚴府就算有大國手，但嚴溫肯替沈神通醫治麼？

「唉！我祇好自己想辦法掙扎活下去了。」

「妳不必擔心，我一定照顧妳，還有小沈辛。」

「但是如果我永遠不跟你上床，永遠不讓你碰我？」

我不相信妳能夠堅持很久，我們走着瞧吧！何同心裡想着，口中却說道：「我絕不敢勉强妳，如果妳一定要懲罰我，我也無話可說，至少現在妳應該起床，因爲小沈辛已經快餓壞了身體。」

馬玉儀一起床來，何同煩惱就烟消雲散。

但事實上何同的煩惱是不是當眞消失了？如果不是？馬玉儀用什麼方法對付他？

馬玉儀餵過孩子，便拿了一大籃子衣服到江邊洗濯。

她仍然不時抬頭觀望茫茫大江，但她已經不是等候沈神通的歸航，而是默默盤算一下，下一步應該怎麼走法。

江上不遠處有一艘巨舫順流疾駛，她居然看得見船身漆着「明月」兩個巨大金字。

她祇漠然看了一眼，而那艘「明月舫」也就隨着滔滔江水霎時去遠了。

* * *

假如馬玉儀知道「明月舫」正載着嚴溫向鎭江航駛，她絕對不會祇投以漠然一眼。

雖然她對疾駛如奔馬的「明月舫」完全無可奈何，但她至少也會睜眼怒視，甚至也會跺脚大叫，決不會僅僅冷漠地遙望一下而已。

「明月舫」上的嚴溫心情非常之惡劣，故此已經摔破六個定窰的白瓷酒杯（一個小小杯子價值不少於一幢房子）。

兩個面目姣好的侍女趕快收拾酒杯碎片，並且盡量拭抹地毡上的酒漬。

她們連一眼也不敢看嚴溫，生怕他一怒之下，把她們當作酒杯摔向堅厚的艙壁，那時就算不死也至少斷手折足。又如果剛好從窗外飛出去，那就保證必定溺死在大江中變成魚龜的美味飼料了。

幸而嚴溫還沒有拿她們出氣的打算，僅僅是嘴巴裡唸唸有詞的咒駡，却也不知他究竟咒駡什麼人？

「明月舫」忽然震動一下，同時有人驚叫悲呼之聲傳來。

不用說必定有船舶不知死活攔阻「明月舫」的去路，所以被這艘特製專門撞毀任何船舶的巨舫撞沉，落水或負傷的人當然會驚駭大叫。

但任你如何呼救，如何驚叫，却也不過徒然增加嚴溫的樂趣。

嚴溫側耳聽了一陣，臉色漸漸變得開朗愉快，有些時候，他也會覺得奇怪，爲何自己的快樂建築在別人痛苦的身上？

最近幾天沒有見到麻雀，所以他乘坐「明月舫」直放南京，到秦淮河玩樂以消心中的悶氣。

他從來不會對任何美女動過眞感情，不是理智得不想動感情，而是天生涼薄無情，想動也動不了。

但麻雀使他整個人都改變了，使他日也想夜也想，除了她苗條又豐滿的身體之外，連她的一顰一笑，也歷歷如在眼前。

這種情形很糟糕，我怎能被一個小丫頭騙子迷住？那不是變成天大的笑話？

但我爲何老是想她？是不是因爲雞婆婆不許我們相見之故？

是不是她忽然神態有異，好像移情別戀之故？

她的笑容，她的聲音，還有溫暖充滿彈性柔軟的肉體，敢是這些使我不能忘記？不對，不少青春玉女都具有這條件，但我何以不屑一顧？輕輕淡淡就送給那些「野獸」享受？

她爲何表現得好像不願意接近我？這個原因我一定要找出來。如果她是移情別戀，我定要把她和那人一齊殺死。哼！或者把她賞賜給「野獸」。

他們眞是世上最淫野凶慓的人，稱之爲「野獸」最貼切，如果麻雀落在他們手上，保證她雖然是痛苦也必會得到莫大的滿足，但滿足中又會非常之痛苦，哈……

「明月舫」在大江中順流而下，加上風帆之力，當眞是疾如奔馬，尤其是途中雖然撞翻了一些船隻，不少人跌進滔滔江水之中，但「明月舫」全不爲了施救而停留片刻，根本任由那些不幸的人葬身魚腹。

「明月舫」終於在鎭江碼頭靠岸停泊，嚴溫獨自緩步走上私用碼頭，四下很清靜沒有閒雜之人，忙碌繁雜祇屬於數丈外的公衆碼頭，那裡彷彿已是另一個世界。

大江堂老板私用碼頭跟隔鄰公衆碼頭之間有一排大樹木欄柵一樣隔開。

深秋寒風已經吹落了大半樹葉，尤其是銀樹簡直全部光禿禿，祇剩下刺向天空的枝椏。

但其中有一截粗大橫枝忽然掉了下來，落在地上居然是豎直而沒有聲響。

當然你也想得到掉下來的決不會眞是樹枝，那祇不過是穿上像樹皮顏色一樣衣服的人。

像樹枝的人手中忽然多了一把劍，劍還在鞘中，却已殺氣騰騰森厲迫人。

他約莫四十歲左右，臉長而有很多深長的皺紋，眼睛黑亮射出冷厲光芒。

嚴溫微笑道：「你看來很自信也很冷靜。你一定是那種下了決心就永不動搖不妥協的人，我也看得出你劍法很好。」

他運用從沈神通處學來的粗淺觀察之術，加上自己聰明和博雜見聞（大江堂當然是有天下各地人物資料）趁這機會賣弄一下。

那人祇是點點頭，一聲不響。

嚴溫又道：「我當然猜得出你是誰？因爲此地是我大江堂勢力最强的重要地方，你若是江湖上成名高手，就一定是武林大門大派精銳人物，否則你決不敢視我大江堂勢力如無物，何況你能變成樹枝，我大江堂負責安全的人居然不曾發現，可見你必有眞才實學，你還要我猜下去麼？」

那人冷冷道：「你是不是嚴溫？」

嚴溫笑笑道：「我不像麼？」

那人道：「聽說嚴溫不喜歡講話，但你比老太婆還嚕囌！」

他一定看見嚴溫生氣的表情，便又道：「但是憑良心說，你的話使任何人都感興趣，你費這麼大心機莫非施緩兵之計？」

嚴溫不再生氣了，因爲對方已承認他的話能使任何人感到興趣，顯然已證明他天聰過人，從沈神通處偷學的這一點點，就已經很令人驚訝。

「你一定忘記此地是我大江堂勢力範圍，我爲何要施展緩兵之計？」

那人喃喃道：「你明明是嚴溫，但現在卻一點不像他的作風。」

「讓我猜下去，你一定是武當派高手，一來你的劍告訴我，二來除了武當少林這些大門派之外，誰能查得到我的行踪？同時也證實我剛才的話，武當派自然不怕我大江堂尋仇報復，對不對？」

那人祇用銳利目光注視他，觀察他，好像正在審視一隻從未見過的怪物。

嚴溫又道：「既然你是武當派高手，那麼在武當派三大系中你屬那一個派系？當然我馬上有了答案。」

那人這次微微皺起眉頭，道：「本派有三大派系，除公事之外很少人知道，所以你一定是嚴溫無疑，大江堂應該知道這些秘密。」

「你一定是鷹系派人物，幾十年前『武當之鷹』英凌風威震天下，千里誅仇除暴來去如風，江湖上沒人能聞名不喪膽。」

「我祇是一個小人物，但的確屬於鷹派。」

「你祇是不願招搖，不願出名而已，但事實上知道你們的人不少，『你們』就是武當鷹系這些年來的三大高手，你是不是司馬無影？」

那人又皺了一下眉頭，道：「是的。」

嚴溫道：「你能在光天化日下變成一截誰也看不出的樹椏，所以你每每能突然出現而事先無影無踪，也所以你必是司馬無影。」

司馬無影面上皺紋忽然深了很多，無疑這是「憂慮」而不是不耐煩，他知道做錯了一件事，那就是「好奇」竟壓倒了「速戰速決」的初衷。

現在起碼在心理上在精神上，嚴溫已勝了一仗。

但時機一溜走，祇怕很難追回。此所以古之智者會感歎「時兮時兮不再來。」

一點都不錯，時機稍縱即逝，因爲明月舫中已出來三個人，很快就來到了嚴溫身後。

現在無論司馬無影出劍多快，也已無法撇開這三個人一舉便殺嚴

溫。

嚴溫道：「我替你們介紹，這位是武當鷹系三大高手之一『司馬無影』我這邊第一位是李寬人。」

司馬無影深深地注視李寬人一眼，道：「原來是大江堂虎頭香主李前輩。」

李寬人肥頭胖腦紅光滿面，看來很和氣像是大店舖的掌櫃，年紀大概不超過四十，他連連拱手，呵呵笑道：「不敢當得前輩之稱，在下祇不過混口飯吃吧了。」

司馬無影道：「你已成名四十年，外表看來還是如此年輕，可見得江湖盛傳你服過千年何首烏的傳說有點根據，當年你縱橫湖海之時在下還不知在那裡，所以尊稱一聲前輩，實是應該的，李前輩你到底有沒有服過千年何首烏？」

又是好奇心太强烈了，人家有沒有服過千年何首烏與他又有什麼關係？他應該趕快地觀察另兩個人才對。

嚴溫既然帶他們在身邊，看來地位並不如何低於虎頭香主李寬人，這兩個像伙一定也是危險人物。

他果眞立即將注意力完全轉移到另外兩個佩着長劍三十來歲的漢子身上，他必須在這刹那洞悉這兩個人劍術造詣，否則意外地傷亡於這兩名劍手之下，不但十分不値得，還使武當派盛譽蒙羞，這可不是開玩笑的事情。

李寬人隨着司馬無影目光流注而介紹道：「這一位是何自如，那一位是程道一，他們都是敝堂主貼身侍衛。」

原來他們是嚴溫護衛，怪不得連「虎頭香主」也對他們很客氣，這一刹那司馬無影却也得知了不少資料。

嚴溫忽然道：「李香主，究竟你有沒有服過千年何首烏？你看來如此年輕，滿頭找不出一根白髮，是不是千年何首烏的功效？」

李寬人苦笑道：「千年何首烏祇是傳說罷了，但我的確服食過不少何首烏，我的頭髮不白，可能眞是何首烏的功效。」

嚴溫道：「以後我也要服食一些何首烏。」

他退後幾步又道：「司馬無影，你先擊敗他們三個，我們才可以談下去。」

笑話之至，如果李寬人、何自如、程道一三個人都敗北，當然可以談下去，但祇怕到那時司馬無影却又不願談了。

胖胖肥肥的李寬人不但不遲鈍，簡直像魔術師一樣，右手多出了一支金光閃閃的令箭。比起眞正的令箭厚些，也略爲長些。

這支金色令箭名字很好聽，叫做「拂花令」，但江湖稱得上高手的人很少不知道「拂花令」重達四十二斤，用來拂花一定很不順手，萬一掉在脚上，大有砸碎趾骨的危險。

任何高手面對「拂花令」，絕對不敢不全神貫注，司馬無影自也不能例外。

所以當他凝目盯注金光燦爛的拂花令時，可就不能同時盯緊何自如和程道一了。

雖然司馬無影眼角仍然能發現兩支長劍一左一右閃電刺到，仍然能拔劍招架，但事實上必定是慢了一綫(約十分之一秒)。而這一綫之微對方就足以搶先出手，至少可以連續猛攻三劍，而李寬人則不動。

何自如、程道一長劍雙雙遞出之際，嚴溫泛起冷酷笑容，而李寬人却皺眉不悅。

可是司馬無影却一點不慢，也沒有被突襲(雖然不是背後抽冷子刺他，但趁他眼神一疏便忽然雙雙刺出一劍，嚴格說來不但可稱突襲，而且還算羣毆)，雙劍反而迫得手忙脚亂，後退不迭。

他的身子甚至還稍稍前傾，通常祇有攻擊者身體才向前傾斜，事實上司馬無影居然眞的是攻擊者，他根本就是和何自如、程道一他們同時拔劍出鞘，所以他並沒有吃「時間」上的虧。

祇見司馬無影的劍像毒蛇舌頭探出，程道一的劍便自動滑開，而喉嚨上却多了一個深洞，鮮血噴射。

司馬無影的劍當然不會閒着，但也更不能回鞘，因爲他的劍鞘有劍，他劍鞘的劍却是何自如的，敢情何自如那一劍沒有落空，可惜那是司馬無影的劍鞘而已。

但劍鞘上却已蘊藏着武當派正宗內家眞力，故此何自如好像忽然被蜘蛛網黏住的蟲子一樣，一點也不自如了。他的動作只不過阻滯一下，便被對方劍鞘傳來的內力震退四步。

但何自如並非脫離困境，他右脅要害已中了很深的一劍，所以雙膝一軟「叭噠」一聲倒在地上。

嚴溫不知是驚駭還是憤怒，臉色煞白。

司馬無影又快又要命的劍法，使他記起了十多年前遇見閩南連家高手的往事。

那一次，人家一拔刀就殺死他六名護衛。

現在所不同的是那時有「血劍」嚴北，而現在沒有。

他居然忍不住道：「我見過閩南連家拔刀訣，司馬無影，你拔劍速度已可以相比了。」

司馬無影長長的面孔沒有表情，道：「我們絕對不同。」

嚴溫訝道：「爲什麼？」

司馬無影道：「你問血劍嚴北就知道了，你不至於不認識嚴北吧？」

嚴溫搖搖頭道：「不認識，祇聽過他的名氣，江湖上大概很少人沒聽見過。」

李寬人也道：「雖然都是姓嚴，但沒有瓜葛亦不相識。」

司馬無影皺眉道：「那麼『海龍王』雷傲侯呢？他爲何躲到你嚴溫家裡？」

嚴溫搖搖頭道：「沒有這回事。」

李寬人强調道：「我可以保證沒這回事，司馬兄，道聽途說之言不可信。」

司馬無影道：「我們截獲雷傲侯親筆信，我們不但核對過筆跡，而且是用當舖特別字體寫的，你們可曾見過當票？那種字體普通人絕對不會寫的。」

李寬人不愧老江湖，立刻問道：「你們？除了你還有別人？」

司馬無影道：「好像還有不少人，不過我祇認識兩個，一是神槍門趙五，一是『撥雲踏雪』李逍遙。」

這兩個人已經很令人頭大了，神槍門趙五就是「鏡裡移花」趙任重。

李逍遙是四川名家，他們都祇有三十來歲，但十年來縱橫江湖都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以年齡來說，正是一生最鋒銳的時候。

司馬無影又道：「就算沒有雷傲侯也應該有悲魔之刀吧？難道兩樣都沒有？」

嚴溫搖搖頭道：「沒有，我也想看看悲魔之刀，從前呼延香主沒有亮出過這把刀。」

李寬人道：「司馬兄，我們暫時不必莫名其妙大戰一場，我希望你再調查一下，我們也需要幾天時間弄清楚這件事，看看究竟是誰施展嫁禍東吳之計，你不會認爲我們害怕求饒吧？」

司馬無影很認眞的考慮一下，才道：「憑前輩手中的拂花令當然不會害怕任何人，更不會求饒，我們糊裡糊塗幹下去也不是辦法，本來咱們並非鬧出人命不可，可惜他們(他指指地上兩具屍體)的劍太快太毒，這筆賬……」

李寬人居然自作主張，大聲道：「這筆賬不必提。」

嚴溫不高興地瞧了李寬人一眼，心道：這筆賬竟然不必提？白白死了兩個精選的高手竟然算了？

但他沒有駁回李寬人的話，祇道：「司馬無影，你知連家拔刀訣有何不同？」

司馬無影道：「他們身體重心都移到前脚，手指不停地有節奏地點動計時，雖動作很細微，但也瞞不過我的眼睛。」

嚴溫道：「這些話是什麼意思？」

司馬無影道：「他們正顯示是專練殺人劍法的殺手，所以我也用殺手劍法對付他們，我祇不過能和他們同時拔劍而已，並不算很快，但連家刀訣却是千錘百煉的絕藝，連家的刀由拔出至劈出，雖是又迅速又急猛，但可以砍開你的鼻尖上的蒼蠅而不傷一點皮毛，我剛才那一劍却非殺人不可。」

他忽然轉身走了，連話都不多講。

李寬人直到看不見他身形，才歎口氣道：「大少爺，你知不知道他爲何講得那麼詳細？」

嚴溫納悶搖頭。

李寬人道：「那是因爲我說過不算賬，所以他把無上湛深武功道理告訴你，作爲報答你，你又知不知我們現在很危險？」

嚴溫皺眉不開心道：「很危險？在這裡？在我們勢力最强的地方？」

李寬人道：「『鏡裡移花』趙五和『撥雲踏雪』李逍遙固然不易對付，但他們都是出身名門正派，所以司馬無影認讓也肯提及，其實還有不少邪門外道高手，而且一定每一個都十分難惹的。」

嚴溫覺得他有點渲染誇大，所以眉頭皺得更深道：「你怎麼知道？」

李寬人道：「因爲羅翠衣也來了，她本應坐鎮總壇，如果不是得到嚴重可怕消息，她不會趕來接應，更不會把五舵舵主召集三個同行。」

羅翠衣就是大江堂三大香主之一，除了龍牙香主呼延逐客已死之外，賸下來兩個就是虎頭香主李寬人和鳳尾香主羅翠衣了。

大江堂最厲害高手除了「三香」之外，尚有「五舵」。

因此鳳尾香主羅翠衣親率三位舵主(當然還有許多精銳好手)前來接應，情況自是萬分嚴重。

嚴溫的確粗心得沒有注意隔鄰碼頭船舶昇起旗號，否則他當然也會知道本堂有那些人馬趕到。

昇平橫行的日子過去了，像他這樣的大少爺的確不免大意粗心。

他聳聳肩頭，道：「那怎麼辦？」

李寬人道：「我們一擧步，羅翠衣會先帶些人手去前頭領路，三舵也帶些人手夾護兩側，我殿後，我們先回府才商量應付方法。」

嚴溫有生以來從未經歷過，從未嘗試過極度危險形式的氣氛。

連大江堂也從未試過安排這種陣容，目前却不是進攻敵人，祇不過「保護」嚴溫回家。

嚴溫雖是江湖一派幫會之主，但他眞實更像富貴之家末代不成材公子少爺，每天祇找尋些淫靡驕奢刺激感官之事來做。

「刺激」本身並無好壞，但任何人若染上追求刺激的癮頭就必然會陷溺下去。

甲種刺激隨着時間，變得痲木乏味，就一定找乙種刺激，加强或代替。

於是絕大部份追求刺激者，遲早身心完全腐蝕，完全痲木而變成社會人類歷史的「垃圾」了。

嚴溫忽然變得神采奕奕，滿面紅光，眼中也射出異樣神采。

當他擧步時，李寬人最後看了他一眼，却不禁暗自搖頭歎氣。

這種生死大事，應當以莊嚴小心迎接，尤其是每一個投入「危險」中的人，無不是千錘百煉武林精英。

每個人的技藝都是刻苦鍛煉而成，因此都值得尊敬，縱然落敗身亡，亦同樣值得尊敬。所以，如果是利用他們畢生苦練的技藝膽量，利用他們的榮辱生死，作爲一種「刺激」的話，任何領袖遲早會被部下唾駡背棄。

羅翠衣是個看來三十歲左右的婦人(其實她五十多了)，淡綠色的布衣裙，平板面孔，走在街上時，簡直溶化在行人中，完全不惹注目。

她左手挽着一個小竹籃子，籃子裡裝滿了什麼不得而知，但常人眼中籃子裡不外是菓子，糕餅之類的東西。

羅翠衣忽然停步，這一刹那間她全身以及平板面孔都放射出奇異魅力光采。

現在絕對沒有人會認爲她是市井平凡婦人。

祇要有眼睛甚至祇要還有感覺的人，都必定知道她是超乎常人的人。

羅翠衣停步的地方，正好是距嚴府尚有一個街口的一片廣場，左邊有七八棵老樹，右邊是古老祠堂。

傳送消息　對頭上門

祠堂前面空地本來常有不少兒童追逐嬉戲，也有些老人拿着旱烟管坐在蔭下中悠閒地消磨餘生。

但現在兒童老人甚至路人都沒有了，祇有身穿淡綠色翠衣裙的羅翠衣獨自站在空地中心，當然在樹下和墻壁邊陰影中也有人，祇不過還未現身而已。

羅翠衣一個極平凡常見的婦女，忽然變成任何場合都可以成爲矚目的明星一流的主角。

這種變化，簡直比魔術家的大魔術還驚人，所以四下裡一片靜寂。

羅翠衣臉孔不但不平板，甚至有一種眩人眼目的冷艷，男人應該很艷羡很愛慕這種女人，但却也不免會害怕會自卑。

樹蔭下終於走出三個人，在最後面，又最惹人注目的是個峨冠寬袍老道士，雪白的拂塵在秋風中飄拂。

另外兩人却是四十左右的壯年人，一個腋下夾着一支丈二鋼叉，面貌醜陋兇悍。

另一個衣服神情都像鄉下人，如果用不客氣的形容詞，簡直可稱之爲「蠢俗」。

陰影中還有十二個人，分別靠近兩頭通路，他們都劍刀出鞘，神情兇悍，怪不得那些兒童老人全都避開，連路人也趕緊繞路而行。

羅翠衣冷冷瞧着走在前面的三個人，面上既無表情，亦不言語。

她這種奇異冷艷居然變成奇異力量，使那三人露出莊重神情，並且距她不遠處就停步。

老道人柔聲道：「羅姑娘，妳這是何苦呢？」

夾叉悍漢聲音粗獷，道：「羅翠衣二十年前遨遊天下，武林人大爲傾倒，何以居然淪爲鷹犬？她眞是昔年的羅翠衣？」

老道人道：「她是，如果你不相信，她的玉籃翠帶三招之內，就可以證明。」

原來羅翠衣手中的竹籃子祇不過「看」起來像竹製，其實却是「玉籃」。

當然更令人想不到這個小籃子是武林中有名兵器之一。

老道人又柔聲道：「羅姑娘，我們曾經見過面，可是，那已經是十八年以前的事了，我希望你還記得。」

羅翠衣冰冷目光凝注在地面上，却沒有作聲。

老道人乾咳了一聲，又道：「當然那時候妳還年輕，而我也沒有像現在這麼老，所以妳不認識我也不稀奇。」

任何男人都會替老道擔心和難過。因爲男人最怕沒有面子，就是碰到這種情況。

你以爲那漂亮女孩子認得你，但她居然完全不認得，如果你自尊心太强的話，非要自殺不可。

羅翠衣眼中忽然露出些許溫柔，唇角扯動幾下，才輕輕道：「哦？你是『多愁羽客』呂頑石？五年前聽說你列入惡人譜中，是不是眞的？」

多愁羽客呂頑石道：「是眞的。」

羅翠衣聲音中含有諷刺意思，道：「那眞是可喜可賀之事，但我

認識的多愁羽客呂頑石却早已經死了。」

大家都明白她的眞正意思，呂頑石露出尷尬神色。

他其實大可以反駁她，道：「妳投身大江堂，當上大江堂三大香主之一的鳳尾香主，妳難道就是好人？如果妳不是好人，妳又何以用不屑以及鄙夷的口脗提到『惡人譜』呢？」

最重要的是天下武林人能躋身「惡人譜」之人並不多。

在武功成就方面來說，必須屬於頂尖兒才行，妳難道對此也不屑一顧嗎？

羅翠衣又用冷淡的聲音道：「和你一齊的兩位，無疑也是『惡人譜』上的名人了，要不然你們豈能走在一起？」

醜陋悍壯漢厲聲道：「不錯，老子顧天義是也。」

羅翠衣道：「呂頑石，我覺得他的外號比名字還好聽，你認爲呢？」

多愁羽客呂頑石苦笑道：「他的外號，居然比名字好聽？我也不明白也不知道，因爲我從沒有想過這些問題。」

羅翠衣說道：「你是男人當然不同，你們男人是很少會想到這種事，但我却是女人。」

講到女人，她自然而然是從籃子裡摸出一面鏡子，照照面孔，這些動作非常之女性化，因此在她冷艷中又加添了不少溫柔。

多愁羽客呂頑石顯得很認眞的道：「妳當眞這樣想嗎？但顧天義這個名字好響亮好有味道，比起他的外號『兩頭蛇』，我認爲名字好聽得多了。」

連「兩頭蛇」顧天義也點點頭道：「對，我從來不曾喜歡過我的外號。」

羅翠衣道：「我聽說世上千百種毒蛇之中，最毒的就是兩頭蛇，俗語也說『無毒不丈夫』，所以我覺得這個外號很有味道，很有氣派，但既然連顧天義自己都不喜歡，那就不必再提了。」

她那目光投向那鄉巴佬似的中年人，又道：「這一位大智若愚，深藏不露的却是誰？」

多愁羽客呂頑石道：「假如妳沒有聽過陳歸農的名字，相信也聽過十八路大刁刀這門武林絕學？」

陳歸農躬身一禮道：「在下見過羅姑娘。」

羅翠衣嘆口氣道：「看你外表樣子，我敢用人頭打賭，天下絕對沒有一個人看得出你精善十八路大刁刀法。」

陳歸農微笑道：「我也敢打賭呂兄和顧兄絕對沒有想到妳利用鏡子打出訊號，我們男人對漂亮的女人都不忍心往不好地方想，但妳爲何要使我們失望？」

「多愁羽客」和「兩頭蛇」顧天義一齊微微變色，顯然他們的確想不到及發覺。

羅翠衣微笑消失，因此那絲絲縷縷若有若無的溫柔也消失了，也因此她那種冷艷可以使人冷僵冷死。

「我不希望以一對三，當然更不希望背上忽然中了一支冷箭，你們換作我的地位，也想必跟我的想法一樣。

「我祇希望他們五個人伺候一個還應付得來，這樣至少我們可以公公平平打一架。」

她冷笑一聲又道：「如果你們不滿意，我立刻可以再召來六十個神箭手。」

就算最狂傲最自信的高手，也一定不喜歡當自己出手拚命時，四周有六十支强弓硬箭瞄準自己。

無論你武功多麼高明，但如果碰上勢均力敵的對手，在激戰過程中你一定時時會露出完全沒有武功的狀態。

那是因爲你每一分氣力恰好和對手的力量對消，所以會出現一刹那的「軟弱」、「空虛」。

對手這時亦和你一樣，所以他無法利用這刹那機會。

但如果一支箭忽然射到，你當然很難躲閃，因此而非死即傷不可了。

「兩頭蛇」顧天義忙道：「雖然我懷疑妳大江堂沒有可能訓練成功這許多神箭手，但我仍然寧可妳不要發出召集神箭手的命令。」

他這個人就算非得承認事實不可，但也要嘴硬，也要扳回一點。

羅翠衣回望一眼道：「你們選擇這個地方攔截敝堂主，我不得不承認你們很有眼光，很有膽色！眼光選擇得好，膽色却是敝堂主府邸距此地很近，誰都想到堂主府邸必有武功不錯的人手，但你們居然不怕，可見得膽色也是第一流的。」

「多愁羽客」呂頑石皺起眉頭道：「妳何故忽然稱讚我們？」

外型忠厚樸實的陳歸農竟然代羅翠衣回答，道：「因爲她早也已看中這個地方，所以我們根本不是被稱讚。」

羅翠衣向他笑笑道：「陳兄眞是心竅玲瓏的志士，怪不得天下最刁鑽陰損大刁刀在你手上發揚光大。」

陳歸農緩緩道：「其實我已經提醒過呂兄、顧兄，可惜他們根本沒考慮大江堂早已埋伏人手設下陷阱的可能性。」

羅翠衣臉色忽然變得很難看，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陳歸農仍然平淡緩緩地道：「

因爲另外還有三幾個一流專家，已經早一步查勘過以及清理過這塊地方，聽說有些人躲在地洞中，他們都配備可怕的長兵器，例如長矛、鈎、槍之類，隨時可以從地底伸出來。這種武器本來很平凡，但在某些時候就變得非常之可怕了，假如你想躍起之時，雙脚忽然被利鈎鈎住，你會變成什麼樣子呢？我猜一定很可笑也很可憐吧！」

所以羅翠衣臉色變壞很有道理，這個陳歸農每句話都像利箭射入她心中。

陳歸農那可憎的聲音，可厭的慢吞吞語調又開始煩擾了羅翠衣。

「羅翠衣，我又聽說有一位專家清理出不少會爆炸、威力也不小的火器，他們都一致認爲大江堂佈置很可怕。所以這一點我必須特別向妳提及。」

把人家的埋伏說破，事後「特別提及」是什麼意思？傻子也能感覺得出諷刺嘲笑意味，羅翠衣豈能不知？

不過，羅翠衣沒有再針對此事談論下去，她祇淡淡的道：「你們現在盡管出手，還有你們那些專家們也不妨一齊出手。」

「兩頭蛇」顧天義口中嘻嘻冷笑道：「我們當然要出手，大江堂若是沒有了羅翠衣、李寬人，再沒有了五位舵主的話，我很想看看那時嚴溫能不能挺立得像個男子漢？抑或俯伏塵埃之中變成龜兒子。」

嚴溫其實已經來到了空地邊沿，相距祇有十餘丈，所以對方對話聽得一清二楚。

他白晰英俊臉孔上閃過既憤怒又恐慌的神情。

他不明白這些麻煩(足以覆沒喪命的麻煩)，竟是從何而來的？但無論如何這些人奇異奧妙高强手段，以及咄咄迫人氣勢，的確使他暗自心膽俱裂。

他左邊有個六旬老者，滿頭白髮却滿臉紅光，手中拿着長長的釣竿，末端在空中不斷搖動。

這個看來很像江邊的釣叟，脚下穿的是一雙高屐，所以一路行來之時走得蹣跚遲緩，不過任何人祇要看見他那對閃動懾人精光的眼睛，立刻知道他絕對不是爲了消遣或者爲了生活而蹲在江邊垂釣的釣叟。

不錯，他不是普通的釣叟，甚至不是普通武林人物。

他姓包名無恙，外號「五湖釣叟」，很雅緻的外號，但江湖上寧願叫他另一個外號「有死無生」，因爲碰上和他作對的人，多少年來的確是個有死無生。

廿五年來他是大江堂三香五舵主之中的「五舵」首座，他很少露面，但名氣却越來越響亮，當然死在他的釣竿下的人亦作正比例增加。

這個人是武林人物，爲何却又不是普通的武林人物？

在嚴溫右邊的也有兩個形貌不凡的人，都是四十餘歲大漢，一個豹頭環目手持丈八蛇矛，宛如漢末猛將張飛張翼德。

另一個大漢外貌也凶悍，左手倒握一支黝黑大鐵鐧。此人在江湖上是出了名慓悍凶惡的外家高手，姓秦名迪，手中鐵鐧重達三十七斤，所以行家都稱他爲秦三十七斤而忘記他的眞正名字。

「恕屬下無禮！」長長搖動的釣竿，忽然阻止嚴溫想向前衝去的身形，「五湖釣叟」包無恙用和藹的聲音和很有禮貌的字眼對嚴溫說。

不過任何人都聽得出他其實强自捺壓心中怒火，他可能比嚴溫更想衝上去。

「我們這一回合雖然輸了，但並非沒有翻本機會，堂主你是萬金之軀，既不宜涉險，更不可擾亂羅香主步驟。」

這個人跟普通武林人不同之處原來如此，他口齒清楚，言語斯文，却具有極强說服力。

他外表一望而知是喜歡垂釣的老者，但也知他絕對不是眞的釣叟。

他身上似乎蘊藏而表現出種種矛盾，他看來聽來和藹仁慈，但你又會覺得他嚴苛殘酷，他似乎斯文有禮，飽讀詩書，但你又會感到他其實完全不是一個讀書明理之士。

嚴溫道：「這些人都在惡人譜上有名字的嗎？」

「五湖釣叟」包無恙道：「正是，屬下最想不通的是這些著名惡棍何以能夠聚在一塊兒？何以能夠同心協力對付我們？」

他又嘆了口氣道：「這些惡棍隨便來一個，我們帮會都會覺得頭痛，却想不到一來就是三個，他們不但率領好些人手助陣，還找來幾個深諳機關消息埋伏的專家，所以我們埋伏在地底的十八個精明能手，已經被他們除掉了，就像人捏螞蟻一樣全部清除，他們究竟想要什麼？」

那邊的「多愁羽客」呂頑石拂塵輕拂，說道：「我們對貴堂並無仇怨，我們不是找上你們，我們祇要一個人。」

羅翠衣道：「你們要的是誰？」

呂頑石道：「『海龍王』雷傲侯，他躲在貴府上，當然啦！天下雖大，但他除了躲在嚴府之外，還能躲到什麼地方去？」

羅翠衣冷冷道：「我打算召兩位舵主過來，咱們三個對三個，混戰也好，單打獨鬥也好，總之要殺出一個是非就是了。」

她看來根本不想多說，看來好像很生氣，這是受到冤枉，受到委屈之人才會有的反應。

莫非她眞的很爲此而生氣，因而不惜決一死戰？

那豹頭環目手持長矛大漢以及另一位舵主秦三七，忽然大步奔出。

羅翠衣說道：「這兩位，都是敝堂舵主。」

她指住豹頭環目大漢，又道：「他是東舵燕人張慕飛，另一位是西舵秦三七。」

三香五舵是大江堂八大高手，個個在江湖上大名鼎鼎，所以不必詳細介紹。

陳歸農道：「是與非並不是亂殺一通就殺得出來的，我看最好單打獨鬥，至少先來這麼一場規規矩矩的印證武功，也好讓旁人將來談論起來，心裡多少覺得我們還算是武林高手，而不是地痞流氓。」

他撤出長刀，又道：「笨鳥兒先飛，打旗兒先上，你們哪一位指教？」

秦三七得到了暗示，提鐧而出，大聲道：「秦某先來領教。」

他手中烏黑無光鐵鐧與對方精芒的長刀恰成强烈對照。

若論武功路數雙方也截然不同。秦三七施展出震驚江湖的威猛沉重鐧法，「崩打掃砸」招招都有千鈞之勢、霹靂之威，他這支方形黑鐧重達三十七斤，舞將開來自是勇不可擋。

就算銅皮鐵骨三人挨上一記，定非死即傷，絕無折扣可打。

那陳歸農刀光霍霍，一味避重就輕，又一味從極奇怪詭異角度攻入。

乍看他似乎比較不費氣力，久戰之下必佔便宜，可是却又使人擔心他能不能「久戰」？因爲不論他的人也好，刀也好，祇要稍稍被秦三七方鐧砸了一下，戰事便馬上結束了。

但這一點陳歸農本人却似乎並不擔心，雖然秦三七鐧招攻勢有如排山倒海，有如狂風驟雨。

陳歸農樣子仍然和平凡鄉下人一樣，面上沒有什麼表情，例如「吃力」或「緊張」，又或者要反擊而像鷹隼銳利虎豹淩厲盯住對方。

其實陳歸農不單祇沒有表情，他連身形也沒有被對方强大可怕攻勢迫退。

這並不是說陳歸農一直釘在原地上，事實上相反，他們一開始拚鬥，陳歸農就不停的退後，祇不過陳歸農是繞着一個直徑大約十五尺的圈子而退。

換言之，陳歸農不是站在原地堅守硬拒，而是循曲綫後退。

所以秦三七猛攻第廿四招之時，他恰好繞回原地。

但身在局中的秦三七却沒有發覺這一點，他一直採取凶猛攻勢迫得對手連連後退。

他的黑色沉重鐵鐧越發舞得順手，威勢有增無減，任何人以爲這樣能夠消耗他氣力的話便大錯特錯了。

至少秦三七試驗過無數次，可以連續不斷猛攻兩百招而毫不疲乏。

所有的人心中都泛起這場拚搏一時三刻難分勝負，難以停止的感覺。

當然秦三七也一定是這樣想法，所以他鐧勢決不肯有絲毫鬆懈，他希望强大猛烈攻勢繼續保持下去。

這樣起碼有無數機會可以一鐧掃裂陳歸農頭顱，或者掃斷他幾根骨頭。

總之他必須盡力保持攻勢，祇要有攻勢，每一刹那都有機會殺死陳歸農而結束戰爭。

但如果他稍一疏懈而至攻勢大弱或者不濟的話，情勢當然立刻相反，變得惡劣危險了。

這種想法，這種戰略非常正確，老實說，以陳歸農的名氣，秦三七能夠一直打得他祇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這就已經很成名露臉了，如果能夠殺死陳歸農，當然更是了不起的事了。

陳歸農平凡的臉孔，忽然出現一點點表情，可惜此時鐧影刀光鬥得正急，而且他的表情一現即隱，所以沒有人看見，沒有人發覺。

事實上恐怕就算有人發現也沒有什麼用，誰知他這一抹冷笑是代表了什麼意思？

陳歸農自己却知道得很，對付秦三七這類「猛將」型的高手，陳歸農是極有經驗。

本來他並非沒有硬碰强撼秦三七的本錢，但如果能用比較省氣力，又比較有效的方法，陳歸農爲什麼不用？

他的冷笑是因爲看見秦三七第一次使出相同重複招式而發出的。

他本來也估計秦三七已到了應該使出曾經用過的招式的時候，他果然沒有估計錯誤，所以忍不住露出含有殘忍意味的冷笑。

任何兵刄任何武功都沒有不許使出曾經用過的招式規定。

相反的有人來來去去不外那十招八招，卻也可以躋身武林高手之林。

但如果你的對手是極厲害的高手，當然不能奇招叠出，永不炒冷飯最好。

就算非炒冷飯不可，最好也別讓對方猜中幾時使出來。

陳歸農既能猜中秦三七幾時炒

冷飯使出重復的招數，第一次祇是推測，第二次也是再度證實自己的眼光，但到第三次便不客氣了。

祇見陳歸農忽然低俯身子貼地衝去，這一刹那，正好秦三七鐵鐗揚起欲砸之時。

由於陳歸農已經知道他會出這一招，反攻時拿捏時間恰到好處。

所以旁人看來竟像那秦三七開門揖盜，竟像恭請敵人殺入。

陳歸農長刀淸楚俐落刺入秦三七小腹，然後縱開尋丈，人站定時長刀竟然歸鞘了。

羅翠衣又嘆一口氣，眼見秦三七鐵鐗掉在地上，又見他雙膝一軟跪倒了，雙手掩住小腹，但鮮血仍然噴濺迸流，最後這個銅澆鐵打似的大漢向前栽倒了，臉孔貼地不再動彈。

沒有人逃得過這一關，不管你身體多强壯武功多高明。

但祇要你人在江湖，最後總不外是血濺黃沙的下場。

羅翠衣又嘆一口氣，這種下場跟生老病死其實沒有分別，祇不過未死的夥伴們親眼看見之時，不免感到凄凉寂寞，不免感到無可奈何的悲哀！

不過羅翠衣第二次嘆氣，除了傷悼秦三七死亡之外，却又另有原因。

她看見陳歸農退到別人後面去，而高冠寬袍的「多愁羽客」呂頑石却已飄然走出。

顯然第二陣是呂頑石上場，所以目前就算極想剎那陳歸農二十刀出口氣，却也辦不到了。

再者那呂頑石總算是舊相識，（可能十八年前愛慕過她追求過她的人），所以這一場派誰應戰比較好些呢？

這一陣無論如何都不能再輸，可是以呂頑石身爲「惡人譜」高手，就算她自己甚至虎頭香主李寬人出手，也未必能夠扳回這一陣。

一個人搖擺蹣跚走過來，穿過空地時，屐聲「蹋場」。

羅翠衣當然不必看也知道來人是「五湖釣叟」、「五舵」首座「有死無生」的包無恙了。

她常常覺得這位中舵舵主名字很怪，很可笑。

他既然外號是「有死無生」，但姓名却叫包無恙，無恙就是無病無痛，情況還好的意思。

但有死無生，又怎能同時無病無痛，還擔保人家很好呢？（包就是擔保之意）。

包無恙道：「羅香主，我跟呂眞人從前也見過面，所以就跑出來了。」

羅翠衣輕輕道：「包舵主請小心。」

包無恙忽然厲聲道：「燕人張慕飛，替我宰了這個假牛鼻子雜毛老道！」

燕人張慕飛就是東舵主，他多年來一定跟包無恙拍檔慣熟。

所以他暴雷也似的喝聲起時，丈八蛇矛已經奔雷掣電般刺到呂頑石面前了。

換言之，張慕飛根本已經早一步衝出，祇不過人人注意力都放在「有死無生」包無恙身上，所以他衝出後別人才發覺。

燕人張慕飛使的是丈八蛇矛，那是長得不能再長的兵刃，本是戰陣上並且騎在馬上施展的武器才對。

如果是步戰，這種兵器有去無回，一下子攻敵落空及被敵人欺入的話，就是赤手空拳了。

不過人人都看得見，燕人張慕飛背後斜繫一把長大古劍。

這種劍其實也是戰陣武將常用的大劍，劍把特長，可以雙手握持揮砍。

所以如果你迫近張慕飛，使他長矛失勢的話，他還可以拔出大劍迎戰，這也是戰陣交鋒時大將們的標準裝備。

總之那「多愁羽客」呂頑石已忽然陷入非常狼狽情況之中，因爲最主要的是他被燕人張慕飛搶佔了先機。

故此他一時之間被張慕飛矛影裹住，一連被人猛攻幾十招竟無還手之力，也一連退了卅多步還不能停止。

當然，這一次呂頑石並不是像陳歸農繞圈而退。

呂頑石是眞的不支敗退，所以一直退到將近祠堂門口，神情甚是狼狽。

「有死無生」包無恙居然忍得住不去瞧看呂、張兩大高手的激戰情況。

他第一步是悄悄移動身形，盡量接近陳歸農。

奇怪的是他脚下的高屐好像已經變成他脚板一部份，根本一點聲息也沒有，而且很俐落方便。

包無恙第二步是發難出手，長達十五尺的釣竿也是無聲無息破空刺出。

像包無恙這種高手就算用一根芳草戳在任何人身上，也一定可以造成可怕嚴重後果，何况這支釣竿本來就是他數十年精心苦練的武器，軟戰搖擺的竿尖即使刺中石頭，大概可以刺出一個深洞無疑。

不過包無恙這時又令人（如果有人發覺的話），大大出乎意料之外。

因爲他悄然接近陳歸農，但釣竿出手刺的不是陳歸農，而却是相距較數尺的「兩頭蛇」顧天義。

不論是顧天義或者是陳歸農，

都是成了精的厲害人物。

老實說，他們沒有暗算你，已經是很客氣了，你想暗算他們自然是難之又難的事。

所以包無恙的釣竿雖然迅疾兇毒，但「兩頭蛇」顧天義竟然不慌不忙揮鋼叉封住也就不足爲怪了。

情形變得有些古怪，有點不正常，因爲包無恙忽然像吃錯藥般瘋狂亡命進攻。

這種打法除了有深仇大恨之外，必是初入江湖，浮燥氣盛的年輕小夥子。

包無恙已經鬚髮皆白，已經在江湖上享有盛譽好多年，也似乎跟「兩頭蛇」顧天義沒有深仇大恨！

無論從何角度來看，包無恙都不應該變成浮燥的小夥子，不應該施展這種瘋狂不要命的打法，所以他不是吃錯藥是什麼？

顧天義驚訝得忘記了忿怒，同時亦禁不住連退十步八步，才穩得住陣脚。

他自然知道其中必有古怪，所以百忙中還瞥了全場一眼。

似乎沒有不妥，羅翠衣雖然迫近陳歸農，却仍未出手，另外呂頑石和張慕飛那一對鬥得正急，仍然激烈無比。

但呂頑石却好像也略爲改善劣勢，已沒有起初那樣狼狽，不過由於呂頑石兵器是一支拂麈，既短而又有一半是軟的，所以他仍然距張慕飛十幾步那麼遠，他暫時也無法子予對方太大的威脅。

還有就是嚴溫，他站在十幾丈外來路處，身邊除了六名年輕精悍佩劍漢子之外，還有十六個持槍握刀的標悍大漢護擁兩旁。

嚴溫竟需要這麼多人護衛，是很奇怪很費解的事。

大江堂嚴家「大江流劍法」的威名，武林劍道中人無人不知道，嚴溫難道未得眞傳？

此外在樹蔭下兩旁十二名漢子，却被六十把强弓六十支硬箭瞄準威脅着。

他們當然不敢亂動，因爲六十支硬箭已經萬分可怕，更何况大江堂還有上百精銳人馬從祠堂從樹後等處走出來。

大江堂採取羣毆混戰策略絕對正確，不過，若是立刻發動而變成「速戰速決」，形勢反而不利。

速戰速決祇對呂頑石、陳歸農、顧天義他們有利，以他們武功造詣以及他們閱歷機智，能贏則贏，如果不順利甚至有危險的話，當然撒腿就跑，趕緊突圍而去。

至於帶來的人手，那就祇好由他們自生自滅了。

大江堂的人不可能不知道這些利弊，但爲何故意造成速戰速決的局面？

大江堂虎頭香主李寬人出現在陳歸農面前，把疑惑解答了一半——大江堂決心要留下陳歸農，因爲西舵舵主秦三七死於他的刀下。

顯然大江堂決心不惜代價要留下陳歸農。

陳歸農馬上感覺得他自己處境之危殆，但他心神不亂，還能夠判斷得出大江堂四方八面的人手，注意力全部集中他身上。

換言之，大江堂寧可讓任何人逃個乾淨淸光，但大江堂每個人必定全力堵截攔擊陳歸農。

羅翠衣臉龐上露出殘忍無情的神色。右手一揚，綠影矯矢盤旋飛繞，那是她腰間一條綠色腰帶，解開來長達三丈。

不過由於在空中屈曲盤繞之故，所以祇能攻擊及十二三尺外的敵人。

她的「玉盤翠帶」號稱武林一絕，但對手既是陳歸農，便使她的「翠帶」變成不怎麼可怕了。

陳歸農覺得難以抗拒的不是「翠帶」，甚至不是李寬人的「拂花令」。

而是大江堂在場一衆精選高手那同仇敵愾，衆志成城的壓力！

大江堂每個人顯然都因西舵舵主秦三七之死，而激起强大無比鬥志。

每個人都恨得要命，想要斬開陳歸農身體，割下他的肉。

陳歸農從未遇見過這種特殊性格的帮會，通常任何帮會就算帮主當場被殺，也不致激起如此驚人可怕的鬥志。

所以饒他天性刁鑽狡猾機智無比，却也不禁微微一楞，心中掠過一陣迷惘。

他忽又發現「翠帶」、「拂花令」兩般兵刄已經攻入要害。

這意思是說陳歸農由於一刹那間迷惘，所以失去機會而被羅翠衣、李寬人殺入最後防綫。

陳歸農刀勢已經施展不開了，他被擊敗倒下，已經是一加一等於二那麼簡單的結論了。

所以他感到敵人已攻入要害，已經無可挽救。

他又發覺自己一輩子竟以今日之戰最是老實，老實得任何人都能猜出他用那一招應付「翠帶」，那一招應付「拂花令」。

在以往日子裡，不論那一次戰役，他刀招的方向路數從來沒有人猜中過，故此十八路大刀名震江湖，所向無敵。

既然現在招招被人猜中，所謂「失其所强——弱」，既失去了優點，賸下來的當然是祇有弱點了。

陳歸農最後仍然聽到「多愁羽客」呂頑石和「兩頭蛇」顧天義呼嘯

突圍飛遁遠逝的聲音。

他自己身體也飛上半空，那是因爲在胸口中了一記「拂花令」，又被「翠帶」捲住拋高之故。

他摔在地上時已經像一隻死狗，沒有人再向他再投以一瞥，因爲四周已經完全是大江堂的人，而大江堂的人眼睛却全部投向秦三七的屍身上。

人人臉上都現出淡淡却眞切的悲哀！

看來秦三七這個舵主當了幾十年，在大江堂一定很得人心。

所以這一刻的生離死別，才有如此簡單却極之隆重的哀悼場面。

任何人都不免一死，然而有些人之死，像蚊蟲像蒼蠅。

有些人却令人眞心悲悼，而且記念不忘。

祇不知後者能不能稱之爲「强人」呢？

* * *

麻雀本是吱吱喳喳，不停的跳動的小鳥，如果不動也不叫的話，大概就快變成死麻雀了。

在沈神通眼中，從前那隻快活天眞的小麻雀已經從世上消失了。

現在這個女孩子雖然仍然漂亮迷人，却不是從前那隻可愛的小麻雀了！

麻雀悶悶不樂道：「他回來了。」

沈神通道：「嚴溫嗎？他爲何要出門？如果我是他，我寧可挨揍也一步不離此地。」

麻雀不禁笑了一下，雖然她的笑容看來無精打采！

「你不是他，所以我一直覺得你很風趣很有味道，但是他……」

沈神通道：「不要提起掃興或不開心的話，我難道不需要輕鬆和開心嗎？」

麻雀輕輕道：「你一定是最溫柔最體貼的丈夫。」

沈神通搖搖頭，却忽然發覺這個動作太輕鬆太瀟洒，麻雀很可能看得出他傷勢已痊癒好了十之七八。

所以連忙故意皺皺眉頭，才道：「如果我活不長久，我何必使人懷念記掛？我寧願是個可憎的暴君，這樣大家都會好過些。」

「唉！你知不知道這種話多情得使任何女人心軟掉眼淚？你眞是公門捕快？你眞是沈神通？」

「喂！我們換個題目好不好？」

「爲什麼？你怕我愛上你？」

「我不怕，却祇是不想，因爲我好比風中殘燭，每一刹那都有熄滅的可能。」

「唉！沈神通，請告訴我，我該不該殺死嚴溫？」

沈神通大吃一驚，望望石室鐵門，外面似乎沒有任何人。

因此他眞心誠意的替麻雀暗嘆一聲道：「別提這種事，如果鷄婆婆聽見，不但我沒命，連妳也保不住。」

麻雀搖搖頭，「鷄婆婆絕對不會對付我，但嚴溫却會，他是個非常邪惡冷酷殘忍無情的人……」

「但妳絕對不可以殺死嚴溫！」

沈神通想了一下，終於給她忠告，「小麻雀，妳年紀還輕，妳可以經得起任何打擊，但是世上有些事情是絕對不可以做的。」

「我不明白，我恨他，我想起就覺得他很噁心。」

「那是另一回事，可是妳不要忘記，他是妳的主人，他可能是妳的丈夫，也可能是妳的兄長。」

「如果妳覺得如此已沒有意義，已活不下去，反正妳已決定放棄一切，妳爲何不悄悄地他去(死掉之意)？」

「妳爲何一定要做些什麼事情，難道一個人失去生命之後，還能夠回顧欣賞妳做過的事情嗎？」

麻雀瞪目道：「沒有人跟我講過這種話，我也從未想過死亡以後的事！」

沈神通道：「大多數人避免不去想到死亡，更多的人一切思想不論幽深或者壯闊，不論卑俗或高雅等等，當思想走到『死亡』界綫時就自然止步。」

麻雀問道：「你有沒有越過死亡界綫，繼續活下去？」

「我也沒有，因爲每個人祇能用生前的慾望感情，用世間的學問智識去推論想像死亡以後的情況，但會覺得自己荒謬可笑，而且絕對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沈神通停歇一下又道：「我記得有一首歌詞(徐志摩詩)，那是向親愛的人說的，他說：『當我死去的時候，別爲我唱悲傷的歌，我也許還記得你，我也許把你忘記』，妳瞧，悲傷之歌固然不必，報仇之舉更是多餘，因爲妳一定還記得世間之事。」

麻雀輕輕道：「但歌詞也說『我也許還記得你』，既然可能記得，許多事情就變得有意義了。」

「這話不錯，可惜妳永遠不知道現在的妳，將來會有怎樣的變化？這是我們在實際生活經驗中時時發生的，所以雖然今天妳非常痛恨某一件事，但明天明年甚至十年、八年之後，妳敢說妳仍會痛恨嗎？妳可能變成很喜歡很讚美。」

麻雀眼中露出迷惘神色，她走入如此複雜變幻人生，而不幸碰上荒誕人物，不幸掉入離奇可怕情網……

「我該怎麼辦？不殺他難道要殺死自己？」

她聲音聽來含有嚴肅意味，她



兩主婢一進來，逕自在張桌前坐下……

一定不是在開玩笑。

以她年紀，以她衝動性格，也許她非選擇一條路走不可，否則她眞可能自殺。

沈神通道：「如果妳忽然失踪，嚴溫會不會知道原因？」

這句話是替啞女人問的，啞女人帶麻雀偸窺嚴溫秘密這件事，麻雀如果尚未透露，當然是對啞女人很有利。

麻雀搖搖頭道：「他還不知道，但他有財有勢，有很多女人也有男人，他不會在乎我失踪的。」

「他對妳的感情很特殊，我敢擔保這一點，所以妳忽然失踪，一定可以使他痛苦一陣。

「然後，雖然他能找到別人代替妳，可是他永遠很難過，因爲他想不通以他的英俊瀟洒，以他的財勢地位，何以妳會棄他而去？」

麻雀離開時還帶着深思表情，她同時又覺得奇怪，何以會把心事全盤托出？還向沈神通請教？她爲何敢信任沈神通？

* * *

嚴府在外表上並無異狀，其實內裏十分緊張，雖然還在大白天，但各處門戶各處通道都有巡哨和守衞。

這些人都是大江堂精選的子弟兵，曾受過嚴格訓練，個個手底下都眞有幾下子，算得是一支相當强大的力量。

嚴溫坐在巨大書房角落太師椅上，他認爲一個時辰之前西舵舵主秦三七被殺，繼後那「惡人譜」上有名的陳歸農則被李寬人、羅翠衣合力誅除。

這些經過都十分精采，所以他直到現在，眼中仍然閃動興奮的光芒。

書房中還有不少人，大江堂的香主李寬人、羅翠衣、舵主「五湖釣叟」包無恙、燕人張慕飛，還有一個走路像滑冰的啞女人，一直在旁邊斟茶倒水等等。

他們在這一個時辰中已有不少消息到手。

所以李寬人首先道：「秦三七雖然不幸死於陳歸農刀下，但我們總算也報了仇，秦三七的葬禮要緩一緩才能辦，要等到我們應付完這些强敵才舉行葬禮。」

羅翠衣苦笑一聲，說道：「現在已查出的五個人，每一個都是十分强大的勁敵，秦舵主葬禮遲點舉行也好，說不定還有人陪秦舵主，我是不是太示弱了呢？」

包無恙搖搖頭道：「如果有人誤會羅香主是害怕示弱，這個人必定是全世界最沒有腦筋的愚蠢的人。」

嚴溫本來好像想發表評論，忽然閉口無言，大概他不想做沒有腦

筋愚蠢的人吧？

張慕飛沒有開腔，一來地位稍稍低那麼一點點，二來他素來沉默寡言。

李寬人道：「我們殺死陳歸農之事，雖然報了仇出了口烏氣，却也種下禍根。」

別人都好像能瞭解他這話包含的意思，但嚴溫的確不明白，幸而他的身份可以任意詢問。

「爲什麼是禍根？」

李寬人又道：「因爲我們顯示有擊敗他們的力量，但也告訴他們不可單獨對付我們，否則很可能就得到陳歸農的下場，何況聯手夾攻甚至羣毆是我們先做出來的，所以他們亦不必顧忌江湖評論嗤笑。」

羅翠衣道：「他們若是肯聯手對付我們，我們任何一個人都抵擋不了他們兩個人夾攻，正如他們若是走單，我們有兩人出手夾攻的話，他們也受不了。」

包無恙道：「據我所知，神槍門『鏡裡移花』趙任重和『撥雲踏雪』李逍遙不但住在同一間客棧，而且看來已有聯手默契，另外那個一直在大江南北遊蕩忽邪忽正的『猛將』朱慎，更是個頭痛討厭的人物。」

嚴溫問道：「這個『猛將』朱慎是不是武功極佳脾氣暴燥的那個朱慎？」

包無恙道：「正是他。」

嚴溫聲音有點迷惑道：「這個人不錯使人頭痛，但聽說他能吃能喝，大談大笑，爲人並不令人討厭。」

包無恙道：「對，他是這麼一個人，但我已注意他好幾年了，此人外表粗獷，一身武功亦是剛硬暴烈路子，但其實此人心細而聰明，很會算計利用任何人。」

嚴溫沒等他講完，插口問道：「你爲何特別注意他？」

包無恙答道：「因爲朱慎一直在大江南北遊蕩，而五年前我發覺他對我們大江堂特別有興趣，所以我也特別的注意他，這個人現在對我們的威脅，武功尚在其次，而是他能把趙任重、李逍遙兩人，跟另外兩人拉攏成爲一集團，另外兩人就是『長春籐』常逢、『醉貓』周四平。」

李寬人道：「這幾個人能拉在一起，以前我聽到一定不相信。」

嚴溫忽然微笑道：「這五個人中誰最厲害，最可怕？」

看他樣子好像突然有了應付之計，好像已經胸有成竹。

別人反而擔心起來，因爲這位堂主的斤兩有多少，他們都知道，如果嚴溫亂來的話，他們就很難保護周全了。

李寬人笑聲很和氣，活像臉色紅潤和氣生財的大掌櫃。

「這五個人各擅所長，實在很難確定指出某一個最高明，我們現在都頭痛得要命，所以如果堂主你有妙計可以應付的話，請快點告訴我們。」

嚴溫聳聳右肩（左肩已經不會動），「我想派人暗殺他們。」

話講得輕鬆，但那些人豈是容易的暗殺得了的？

嚴溫又道：「但現在他們究竟想對我們怎樣？仍然要雷傲侯和悲魔之刀？」

李寬人道：「不錯，如果我們說沒有，而他們仍然不相信，那就祇有兩條路可走，一是聚集本堂各種力量和他們一戰，二是開放本府讓他們去搜查。」

包無恙忽然道：「其實讓他們搜查也是好辦法。」

嚴溫馬上臉色變得鐵青，冷冷道：「這絕對不行！」

包無恙道：「堂主別生氣，我們雖然讓他們搜查，但還有下文，我們要他們公開道歉，並且公開向江湖證明雷傲侯和悲魔之刀都不在本府。」

嚴溫臉色仍然壞透道：「想都不要想，你忘記我這條左臂？」

包無恙訝道：「你的左臂？你不告訴我們是如何受傷的，但難道是跟這些人有關？」

李寬人道：「這一點可能是綫索，堂主可不可以透露內情？」

嚴溫道：「沈神通他廢了我的左臂，但他自己也負重傷，現在還未死，還囚禁在地牢內，這個人豈可讓外人看見的。」

當然不能，這事一傳出去，必定招來滅帮之禍，官府有無限龐大人力物力作長時期剿捕行動，任何帮會若是硬碰，遲早覆滅毫無疑問的！

羅翠衣驚訝道：「沈神通絕對不會跟外傳雷傲侯逃到本府一事發生關係？」

李寬人表示意見道：「我們祇賸下一條路可走，這些人雖然比官府可怕，但至少若是我們失敗，還不致於連累數以千計的本堂各弟子。」

嚴溫又泛出興奮神情，大聲道：「對！本堂不但放手一搏，而且更要搶先出擊，我意思說最好以攻代守。」

李、羅、包、張四人雖然都露出苦笑，却又一致舉手贊同「出擊」戰略。

祇有一個人由頭到尾都沒有表示任何意見，也不作聲，但也沒有任何人覺得奇怪，因爲這個人就是啞女人。

啞女人雖然不能說話，但耳朵却靈敏得驚人，所以書房中這些人談的話，她本人雖然有時走遠，但

每一句話都聽得清清楚楚，沒有走漏一句。

因此她眼中盡是欽佩仰慕神色，望住床上像病貓一樣的沈神通。

這個人本來眞駭死人，一張字條送出去，紙條上不過寫了很多數目字而已。

但居然能搬動了許多當代正邪高手，把嚴府弄得雞犬不寧。

大江堂絕不是平時碼頭市井那種小帮會。大江堂基業穩固近百年之久，數以千計的好手實在是極强大力量，就算官府想掃盪剿捕他們，祇怕也不是省級官府所能勝任。

但沈神通連身體也離不開床板，就有本事使大江堂焦頭爛額，好像有法力的道士燒一道符，就召來許多天兵天將。

沈神通側耳聽了一陣之後，才忽然由奄奄一息的病貓變成活人，坐起身微笑。

「是不是有人來找大江堂麻煩？」

他怎能一望人家就知道了許多事情呢？啞女人佩服得嘆了口氣，用手語回答：「是的，五舵的舵主已死了一個。」

然後，啞女人把聽到他們的情況和計議詳細「說」給沈神通知道。

等沈神通結束了沉思之後，啞女人又用手語，「我該怎麼辦？」

沈神通道：「妳暫時還沒有危險，妳能不能替我弄幾十個饅頭，最好都夾着醬肉，還要水，用人參熬過的更好，有七壺就夠了。」

啞女人驚訝得連連眨眼，這個人無端端要這些東西幹什麼？莫非他知道將會被關起來很多天，而且沒有飲食供應，所以及早準備？

但又不對，饅頭醬肉兩三天就有問題會變壞的。

幾十個饅頭至少是半個月一個月的糧食，到那時候祇怕連老鼠也不顧而去了。他難道慮不及此？

沈神通微笑道：「妳辦得到嗎？」

啞女人點點頭，帶食物進來當然無困難。

沈神通道：「我希望有一把匕首，雖然匕首太短不管用，但不致於手無寸鐵也就强差人意了，我說句笑話，我們練武的人手無寸鐵，就好像女人沒穿衣服一樣，總是覺得很彆扭，很不習慣，哈！哈！哈……」

啞女人搖搖頭，表示一點不好笑。

因爲她時時赤身露體，並且在一堆野獸似的男人中斷混，沒有穿衣服根本不算一回事。

沈神通道：「我的笑話太糟了，請妳原諒，但我還得要求妳找一條鋼鋸片給我，妳找得到那些東西嗎？」

啞女人微笑一下，鋼鋸片又不是稀世奇珍，這種東西有什麼難找的？但他要鋼鋸片來做什麼呢？

這是因爲沈神通這間特別寬大的乾淨石室，雖然也有鐵門，但至今都一直敞開，而且這道鐵門，不但從外可以上鎖，裡面竟也有鐵門。

如果是外面上鎖，他有鋼鋸片亦無濟於事，因爲他根本不能夠鋸斷鎖頭，如果是他自己在裡面閂住鐵門，他還需要鋸斷門閂嗎？

總之這個人腦袋裡很多主意令人莫名其妙，令人猜不透，但無論如何對大江堂一定很不妙，一定是可怕的打擊。

密謀而動　偷襲暗殺

遠悅老店是鎭江兩家規模最大的客店之一，院落房間不計其數，附設的飯莊也很有名，生意甚佳。

不過未申時分，飯莊內可就很冷清了，總共祇有兩桌客人在喝酒。

一桌是三個壯年人，另一桌則祇有一個人獨自飲酌。

獨酌的人顯然是當地人，跟堂倌很熟絡，另一桌的三人却相當惹人注目。

因爲有一個膀厚臂粗，坐在那兒宛如半截鐵塔，相貌甚是威猛慓悍。

另兩人其一儒巾儒服清俊瀟酒，其一臉色黝黑身子矮壯，一支大槍靠牆豎立。

他們已喝了將近半個時辰的酒，但却沒有交談過一句話。

如果他們是仇人所以不願交談，外表上看來也不像，因爲他們神情很平和，偶然也互相舉杯。

假如是仇人的話，喝了這麼久的悶酒，不打起來才怪呢！那裡還會舉杯互敬？

獨酌的酒客忽然也不孤獨，因爲有個漢子進來，彎着腰跟他低聲說話。

店堂裡仍然很靜，那兩人的竊竊低語，並沒有打擾任何人。

鐵塔般的悍猛大漢忽然開口說話，但話聲却十分低柔，使人不敢相信這是他的聲音。

「兩位兄台，直到現在爲止，李寬人、羅翠衣、包無恙、張慕飛四人仍然在嚴府，另外還有逾百的精選好手，又有幾十個神箭手。」

矮壯黑面漢子問道：「朱慎兄何以得知？」

朱慎聲音仍然輕柔得像春風吹向人耳邊，「好教趙五兄得知，那邊的人正是我派去打探偵查的好手，他們用暗號把情況告訴我，我

們不必當面交談。」

趙五眨眨眼望住瀟洒斯文的儒生，道：「逍遙兄怎麼說？要硬碰還是等？」

朱愼也望住儒生，接口道：「李兄，憑咱們三個人殺上門去，並沒有什麼好怕的，不過，咱橫豎不急，所以不妨瞧瞧熱鬧。」

朱愼那副威武悍猛臉龐上現出了微笑，「是無形的熱鬧，兩位兄台，聽我解釋就明白了，熱鬧當然有人製造出來，如果我們看不見，而又知道發生種種事故，這就叫做無形熱鬧。」

趙五也不禁微笑道：「妙得很，但誰去製造這熱鬧呢？」

朱愼道：「是兩位志同而道不合的人，我們似乎都不願跟他們坐在一起喝酒，不過却不妨秘密配合行動，以對付大江堂，換言之，現在我們等於五人聯合起來，不過分為兩路而已，他們一個是『長春籐』常逢、一個是『醉貓』周四平。」

「他們已經出動，」趙五嘆口氣道：「我們眞的需要跟他們聯手？」

「大江堂實力不可輕侮，」李逍遙也嘆口氣道：「李寬人、羅翠衣聯手銳不可擋，連陳歸農也不堪一擊，事實已經擺在眼前。」

趙五伸手拍拍槍桿，那支槍桿却粗如鴨卵，一望而知十分沉重，「請問朱兄，我們看什麼熱鬧？」

「常逢、周四平他們已經出動，我們三人雖然坐着喝酒，但一定可以控制以及吸引大江堂注意力。」

「這一來周、常兩人就更易闖入大江堂總壇，我希望他們這次行動，能殺死守在總壇的東舵舵主方重和北舵舵主錢立品。」

「如果這兩人除去，大江堂三香五舵八高手就祇賸下一半了。」

原來他們三人坐在這裡喝酒，目的是吸引了大江堂注意力，而周四平和常逢却出動突襲。

周、常兩人若是出手，大江堂勢必陷入混亂，也勢必抽調人手回去總壇坐鎭及善後。

當然最理想的是把李寬人和羅翠衣分開，他們若是分開，力量就大大的減弱了。

這種熱鬧自是很值得看也值得等待。

朱愼又用輕輕柔柔的聲音道：「兵分兩路，我們就可以不必跟周四平、常逢坐在一起喝酒，我覺得這樣比較好些，兩位兄台以為如何？」

隔壁桌子又賸下一個人獨酌，一切情形恢復原樣。

堂倌送來一盤使人垂涎的五香牛肉和滷肉。

他們都想動筷，因為午飯距現在已有兩個時辰，就算普通人也會餓了，何況他們正值壯年而又有一身武功，身體强健那是不在話下。

不過他們沒有動手，因為有人進來，這個時分有人來光顧已經值得奇怪，何況來人又是兩個女的，都很年輕漂亮，一個是大家閨秀打扮，葱綠色上衣配深綠色裙，還有頭上碧綠釵鈿，嫩白手腕套的也是上好翡翠玉鐲。

另一個雖是丫環打扮，但俏麗不減於小姐。

她們居然一逕找張桌子坐下，由頭到脚都綠得很美的小姐垂臉不敢瞧看任何人，但那個俏丫頭却瞪大眼睛到處張望。

整個廳堂都浮動着蜜蜜甜甜的香氣，朱愼等三個男人却很有興趣輪流跟那俏丫頭互瞪眼睛，如果眼光可以殺人的話，那麼朱愼、李逍遙、趙五等三人老早被她殺死好幾次了。

不過他們終是有身份有名望，而又是正派(除朱愼外)的武林高手。

所以雖然覺得有趣，却不談論她們，更不會出言調笑。

由於他們目標對着大江堂，所以禁不住想起羅翠衣，這位女性高手向來全身綠色，但羅翠衣已經是中年婦人，這個小姐，却祇有十八九歲，顯然是決不會是羅翠衣。

「猛將」朱愼的筷子剛好挾着幾塊牛肉送入口中，李逍遙、趙五也開始動筷子。

忽然香氣瀰漫，那是女人用的香料的香味，並不是飯店的菜香肉香。

祇見那丫頭拿着一個玉瓶，打開瓶塞嗅聞。

那小姐用低而嬌軟的悅耳聲音道：「別聞啦，快送去給王姑娘，小心別倒掉了。」

俏丫頭起身行走，她顯然要把這瓶香液送給住在客店的「王姑娘」，所以不向外走，而向飯堂後面通入客棧的門口。

她一邊走一邊將塞子塞回瓶口，誰知此時一隻花貓箭也似的竄入飯堂，後面一隻大黑狗氣勢洶洶疾追。

俏丫頭被大黑狗撞了一下，驚啊一聲，身子向前直撲。

李逍遙距她最近祇有數尺，所以扭腰一伸手，就抓住俏丫頭臂膀，使她免於仆跌地上。

俏丫頭嚇得臉色蒼白，全身發抖。

李逍遙待她站穩便立刻放手道：「別害怕，那隻狗已經跑掉了。」

綠衣小姐嬌聲道：「謝謝先生幫忙，阿慧，妳先回來。」

俏丫頭回到小姐身邊坐下，直到這時她總算把瓶塞塞好。

李逍遙皺起鼻子嗅聞了一下，朱愼和趙五却微微一笑，這是因為李逍遙身上已沾了幾滴香液，所以香得比濃妝艷抹的女人還要香。

如果李逍遙不是當代名家高手，又如果大家都年輕十歲，朱、趙兩人一定會講幾句「飛來艷福」之類的俏皮話。

李逍遙聳聳肩頭道：「在下換件衣服再陪兩位喝酒。」

朱、趙兩人忍不住笑笑點點頭，他們自己也贊成李逍遙去換衣服，否則他這一身濃香，如果走上街上，不被人竊笑才怪，尤其是李逍遙是一個白面書生。

李逍遙走了之後，趙五吃第三個滷蛋，他忽然整個臉孔都僵住，嘴巴動也不能動。

如果不是眼睛還會轉動，別人一定以為他突然中風了。

朱愼皺眉，但聲音很輕柔道：「怎麼啦？有問題？」

趙五眨眨眼睛，露出苦惱表情，由於嘴巴裡塞着一隻雞蛋，雖然不算大，但話聲却變得十分含糊不清了，「臭蛋，好臭……」

朱愼這時忍住笑道：「為什麼你不吐掉？含在嘴巴裡，終究還是聞到臭味的。」

這道理誰不知道？那裡還須你朱愼提醒！但是隣桌有那小姐和那俏丫頭，若是大口吐出自然失禮難看，朱愼你連這一點也不知道？

趙五端起一杯茶匆匆起身，飛快走出那道門口，就在天井溝渠邊吐出那隻臭蛋，臭得可怕的滷蛋。

這一輩子還是第一次吃到這麼臭的滷蛋，簡直把人熏臭得頭昏眼花，恨不得把舌頭都吐出來。

這時候，就算世上感覺最靈敏的人也一定變得遲鈍了。

因此有兩把長劍尖已碰觸及趙五雙脅要害時他才發覺，這也就可以原諒，可以解釋了。

祇不過趙五根本不必向任何人解釋，因為他性命是他自己的，而且性命祇有一條，實是寶貴無比。

如果這條性命失去，任何原諒任何解釋也都失去了意義。

趙五虎吼一聲，左手的茶杯連茶帶杯挾着凌厲無匹的內力扔出，右手反掌拍出。

掌上當然也用着平生功力，迅猛如雷的雷轟電掣。

兩個人從趙五左右兩旁飛起，但顯然他們並非自願，而是被趙五茶杯和右掌擊中。

趙五的茶杯和右掌已經用盡平生功力，就算兩具鐵人也能夠打彎打斷，何況是兩個活人而已。

所以他們飛出兩丈之外才叭達一聲墜下地，而且顯然一招斃命了。

這兩把劍僅僅刺入趙五雙脅寸許之深而已，雖所刺部位乃是要害，但劍刺得不深，所以趙五一身精湛功力，根本不當什麼回事。

祇不過當他運足平生功力反擊左右敵人，而且得手之時，他舊力已盡新力未生的一刹那間，另外一把長劍，無聲無息刺入他後心要害。

這把長劍順利輕鬆得有如用一把刀子插入流水中一樣，連一點漣漪一點波紋都不曾引起。

大名鼎鼎位列當代高手的「鏡裡移花」趙任重身子依然屹立不倒。

他明明感到劍尖已刺穿心臟，幾乎從前胸穿出來，但他仍然沒有倒下。

張慕飛徐徐掉轉頭望去，他看見一個年約卅歲，相貌英俊却又滿臉狠厲之人。

此人的劍仍然插在趙五背上，所以他現在赤手空拳，躍退尋丈。

趙五問道：「你是誰？」這一問有沒有多餘一點？

「我姓郭，人家都叫我郭五郎，我是大江堂嚴堂主十二貼身護衛之一。」

「哦！郭五郎？我從未聽過你的名氣。」趙五聲音很穩定，「你們使用的佈置手法，還有你們的劍法，都是暗殺道惡毒手法，嚴溫是暗殺道中高手。」

郭五郎搖搖頭道：「我不知道，但劍法是用來殺人的，明殺暗殺有什麼分別？」

「當然有分別，」趙五又搖搖頭，並且嘆口氣，想不到英雄一世，却喪身於暗殺道詭計和無名殺手劍下。

暗殺道也有很多層境界，到了高層境界的著名殺手，就不會使用詭計。

他仍然面對刺殺他的敵人，一般武林高手的武功，不論任何門派，都寓有强身自衛的意思，所以不一定每招都能使人致命的，但殺手的劍法却是任何一招都足以致死對方，甚至不惜自身負傷或者同歸於盡。

趙五又深深嘆口氣，「你絕不是暗殺道天下第一的『血劍』嚴北訓練出來的人，如果是嚴北訓練的人，絕對不會用這種不光明的陰謀詭計以及劍法。」

郭五郎雙眼直視發怔，聲音沒有自信和軟弱，「我雖然殺死你，但你仍然看不起我，你為何要說這些話？」

但趙五已經忽然跌倒！

剛才趙五一聲虎吼，不但飯堂內的「猛將」朱愼聽到，連遙隔兩重院落的李逍遙也聽見了。

可是李逍遙連尋思趙五發生何事的餘暇都沒有。

因爲李逍遙脫掉外衣祇剩下一條短褲之時，突然間三股勁風襲到。

李逍遙久經大敵，在刹那間居然還能發覺那三股勁風雖然都是鋒利刀劍，但其中兩把的主人身上透出奇怪的使人作嘔的臭味。

另一把則告訴他，那是凶狠殺手的招式。

事實上，任何人匆匆忙忙脫掉衣服時，心思和感覺都會因脫衣服而分散，警戒的注意力不能集中，所以這眞是偸襲的好機會。

李逍遙名不虛傳，居然能及時發覺，甚至還有餘暇暗暗冷笑一聲。

他不慌不忙後轉身軀，於是可以看見偸襲的三個人。

這一眼的印象雖然使李逍遙驚異難忘，但他並沒有因而亂了自己的步驟。

他身子却如行雲流水退了三步，暫時避過了那三人惡毒兇狠的偸襲。

使他驚異難忘的不是刀法或劍法，而是這三個人之中使刀的兩個人，也就是身透惡臭的兩人。

嚴格說來他們根本不是人，他們傴僂，兩手特長，全身都是黑毛，臉孔醜陋得可怕，扁鼻掀唇有如猩猩。

尤其是他們的刀法全是有去無回的招式，祇攻不守，但也祇有李逍遙這等豐富經驗，當代高手才察覺得出，好像他們根本不在乎自己的性命。

他們活着的唯一的原因就像是跟李逍遙拚命（如果李逍遙換作別人，也是一樣）。總之這兩人簡直沒有人性，是不會思想的惡獸，所以他們兩把鋒利耀目的長刀激射出厲森寒氣。

李逍遙若是膽弱或武功稍差之輩，祇怕這一個照面就已駭得四肢發軟，任憑殺戮了。

第一個使劍的人大約年紀卅來歲，面貌俊秀，不過眼神森冷，滿臉殺機。

所以任何人都看得出，他決不是斯文講道理之人士。

他一劍落空，突然退出房外，身法甚快，顯然早已盤算過每一步行動。

但另外兩個惡獸赤裸上身的醜陋漢，兩把刀却橫劈直砍瘋狂的攻到。

他們喉嚨中還發出咆哮聲，造成說不出的獰惡詭異氣氛。

李逍遙身子動都不動，雙手探出食指疾彈，雙手食指一齊彈中兩把長刀，由於及時，所以祇聽到「噹」一聲。

祇見兩把長刀向左右屋頂斜飛出去，竟然都插在屋樑上。

不過那兩個醜陋惡漢仍然空手撲到，而且不是咆哮而是怪叫！

李逍遙每一個動作都很瀟洒，雙手劃個小圓圈一勾一撥，祇見兩個惡漢健軀都轉了方向互相碰撞在一起，也互相擁抱，齊齊牙齒噬咬對方咽喉。

當他們一齊反衝亂咬絆跌時，李逍遙已揮出兩掌分別擊中他們後背。

咆哮吼叫聲音立刻停止，那麼瘋狂兇暴的動作也忽然消失，祇剩下兩具不會動的屍體。

李逍遙一舉手就擊殺了兩個惡漢，不但全無欣慰之色，反而顯得沉重及憤怒。

他自從退後了三步之後，雙脚一直沒有移動過。

門口持劍的漢子握劍欲發，兇狠地死命盯住李逍遙。

李逍遙嘆了口氣，說道：「想不到我『撥雲踏雪』李逍遙今日死於無名小輩手中。」

他似乎感到眼前模糊，所以用力眨眨眼睛，你們膽敢暗算於我，難道連姓名來歷都不敢報上？」

門口那人冷冷道：「我是姜大成，是大江堂嚴堂主十二貼身護衛。」

李逍遙道：「床底下那個呢？」

姜大成道：「他也是十二護衛之一，姓黃名光明。」

李逍遙搖搖頭嘆一口氣，「他躲在床下暗算我，爲人行事一點不光明。」

如果李逍遙不是口口聲聲提到「暗算」，別人一定很難發覺床底下伸出一把長長窄劍，劍尖已深深刺入他的小腿。

怪不得他退了三步之後就不再動彈，任誰小腿上深深插着一把劍，保證他不能移動脚步，除非那把劍縮回去或跌落地上。

可是這時那劍已無人握住又插得太深，所以既不會縮回亦不會掉在地上。

李逍遙用力眨眨眼睛，但看來他的確已經視綫模糊，臉色也蒼白如紙，「你們不但用卑鄙暗殺手段，那黃光明的劍上毒性更是厲害不過，我雖然盡力運功迫住毒性，却白費氣力，這究竟是什麼毒？」

姜大成聲音冰冷，也沒有絲毫羞愧之意。

「祇要暗殺成功，用任何手段都一樣，死亡難道有分別嗎？黃光明劍上之毒當然很厲害，如果別的人被刺中，老早就七孔流血而死，你何以還能夠活着？」

「因爲我……想殺死你……」李逍遙身體搖晃了幾下，慢慢蹲下，「可惜……可惜我遏制不住毒力……」

他仍然能夠伸手拔出那把窄身

長劍，祇見劍尖大約半尺的一段，藍光湛然，顯然劇毒無比。

姜大成見他手持毒劍，心中大爲驚凜，不過又見他站都站不起來，所以亦不退開，祇橫劍加意防範。

李逍遙身子蹲低了，就可以看見縮在床底角落的黃光明，但他似乎已無能爲力出劍報仇，祇能恨恨瞪他一眼，「黃光明，你不但學雷傲侯做縮頭烏龜，連大江堂三香五舵高手也是一樣，你們都不敢堂堂正正決一死戰，祇會用暗算手段。」

門口的姜大成應道：「幾位香主、舵主都趕回總壇，對付『長春籐』常逢和『醉貓』周四平，你們算是正派人物，所以派我們來收拾你們……」

這種戰略的確不錯。

如果姜大成他們這一套使到常逢及周四平身上，一定失敗無疑。

李逍遙是因爲身上沾染香液而趕緊回房換衣服，在換衣服過程中，不免有疏忽而露出可乘之機，如果是常、周那兩個惡人，身上染了香液根本不打緊，絕對不會回房更衣。

又如果常、周兩人任何一個吃着臭蛋，定必當場一口吐在地上，那裡理會有女孩子在旁邊而不好意思？

李逍遙已聽見趙五大吼之聲，又見遲遲無人來援，心知趙五和朱愼一定已發生了問題，當下劍尖轉移對準床下的黃光明。

黃光明見他中了劇毒好久還不死，本已大爲驚訝，現在又見他挺劍相向，更不敢怠慢，雙臂一振，整張床鋪呼一聲飛上半空，登時樑倒瓦穿，不但弄出一大片震聲響耳，而且木頭磚瓦紛紛飛墮，使人睜不開眼睛。

不過屋瓦樑木墮下來，已經不對任何人構成威脅了，這是因爲黃光明振飛床鋪站了起身之時，李逍遙不但也能站起身而且動作之疾速，使人難以置信。

李逍遙在這刹那間閃電刺出一劍，汪藍色劍尖已刺入了黃光明肚子半寸左右就收回，因爲他的人已經倒縱出房，毒劍當然也跟着，所以祇刺入半寸深而已。

剛才說屋頂的瓦片樑木掉下來，對任何人不構成威脅，正是因爲黃光明肚子已被毒劍刺了一下，那毒自然是非常可怕的劇毒，黃光明可能有解藥，也可能沒有。

但不管有或沒有，由於李逍遙劍尖上另有一股內力衝入他經脈中，使他有如木偶動彈不得，所以有沒有解藥都變成毫無意義。

屋瓦和碎木以及那張破裂床鋪掉下來時，有一部份落在黃光明身上，黃光明既不會躲閃，亦不會叫喊，靜寂無聲地埋在瓦木底下。

李逍遙則已跌出屋外，所以房內一切與他無關了。

他提着毒劍，目光銳利注視姜大成，從他臉上，從他動作一點看不出毒劍對他有何影響。

「你們都是相當厲害的殺手，可惜卑鄙了些，也似乎不求上進，所以你們永遠不會成爲有名的殺手。」

李逍遙語聲清晰而又從容，好像跟一個朋友談心。

姜大成最强烈的感覺是，明明人家站在面前，而且祇有孤身孤劍沒有別人援助。

但何以好像四方八面都被他封鎖住？似乎向任何一方逃竄都不妥當，都有危險？

莫非一流高手便有這樣氣勢威力？李逍遙無疑是當世一流高手，但他中了毒劍竟還是這樣的可怕？

李逍遙嘆口氣，「你們祇是較傑出的鼠輩，想不到我李逍遙下場竟如此可悲。」

他又嘆口氣，「姜大成，我三劍之內就取你性命，絕對不多用一劍！」

姜大成被激起雄心壯志，因爲他自從出任嚴溫十二護衛之後，曾見過不少高人名家。

「哼！三劍就能取我性命！殺了我也不相信！」姜大成微微冷笑，「三劍？眞的祇用三劍？何以不是兩劍或四劍？」

話聲中盡是譏嘲不信之意！

「因爲我祇有三劍的氣力，」李逍遙居然十分坦白說出來，「如果超過三劍，我便沒有氣力取你性命了。」

原來如此，那麼祇有設法躲過他絕命前的三劍，豈不是可以逃過大劫？

但姜大成忽然覺得很不對很彆扭，爲什麼第一個念頭就是「逃命」？爲何不能像有些人昂然不懼奮起應戰？

何況曾練武多年，若是連人家三劍都接不住，則死在這種人物劍下又有何憾呢？

可惜這個念頭一掠即逝不留下痕跡，他仍然考慮如何逃過這三劍，這三劍一定是極可怕的攻勢！

李逍遙長笑一聲揮劍刺去，劍招很平凡，是人人皆識的「仙人指路」。

但劍勢迅速，還有無形無聲却又的確存在的强大信心，使得這一招正如開水加上很多味精——清水變雞湯。

祇這麼一招，姜大成已想了七種逃避身法，竟然全都用不上，竟然沒有一種有用處。

姜大成雖然勉强揚劍封擋，但

已經沒有用了，連不懂武功之人也看得出。

因爲李逍遙那把毒劍已刺中姜大成心窩，刺得不深，却足以瓦解他的任何掙扎抗拒。

李逍遙的確人如其名，既瀟洒又逍遙，一劍奏功就飄開七步之境，還隨手把毒劍丟掉，微微含笑背負雙手，「現在我們都一樣了。」他的聲音很平靜，但難道死到臨頭，他仍然能保持風度？抑是他當眞不把生死放在心上？

姜大成由於全身感到痲木而跌坐地上，「你的確是當世高手。」他口氣很眞誠，「我連一招也擋不住，我死得心服口服。」

「你如果不作逃過我三劍之想，大約可以鬥上十招廿招。」李逍遙口氣也是眞誠得叫人不能相信，「現在你一定明白，何以一招都擋不住的原因了？祇可惜我們已經沒有機會再試了，唉！仙鶴如今歸去，一番事業付誰？」

含有無限惆悵，無限遺憾的長吟聲中，李逍遙臉色很快變得很蒼白。

變得可以令人一望而知，他生命已走到盡頭，當眞要化仙鶴歸去了。

祇不知「猛將」朱慎情況如何？如果連他也遭暗算，那麼他們這個集團，可說是一敗塗地了。

＊　＊　＊

「猛將」朱慎當他一聽到「鏡裡移花」趙任重、趙五的吼聲，就立刻跳起身來。

第一個念頭自是趕緊出去看看，但第二個念頭却是完全相反，祇因爲他也不能置身事外了。

既然人家遣派殺手對付趙五，甚至李逍遙(後者遭遇他尚不得而知，祇不過猜想而已)，怎可能放過了他這一個？

飯堂突然瀰漫着惡臭，以朱慎見識之廣，居然也說不出那是一股甚麼可怕的味道？

祇見四個赤裸上身，祇穿一條短褲的漢子，兩個持刀，兩個提斧，忽然出現在他四周，惡臭就是從他們身上發出的。

朱慎望見之後也就不覺得稀奇了，因爲這四個漢子倒是有七分像大猩猩，祇有三分像人。

他們滿身黑茸茸長毛，黃色獠牙外露，身子稍稍佝僂有如猿猴，他們既似獸而又似人，則身有惡臭，何須感到奇怪？

不過四個惡臭似獸的漢子却有一種兇厲殺氣。

他們顯然不把自己性命放在心上，所以眼中泛閃殘忍得近乎瘋狂的光芒。

朱慎外號稱爲「猛將」，又能被推爲當代高手，當然除了兇猛之外，武功潛力也眞有他一套，否則焉能掙到這等地位？但他現在也不能不承認這四個醜陋惡獸似的漢子，一定賦性比他更爲兇殘狠惡，祇因他們祇有三分是人，所以不能以常理而論。

毫無疑問，這些人全是大江堂派來的殺手。

大江堂居然能當機立斷，敢施展先發制人手段，這一點却不能不佩服。

無論如何，朱慎當前唯一要務就是如何應付這四個怪物，祇要擺得平今日的危機，以後還有很多時間可以領教大江堂的手段。

以朱慎武功造詣和威名，還有他那兇暴悍猛的脾氣，任何人都敢打賭他八成會拔刀衝上去斬殺，有兩成可能是橫刀待敵。

但「猛將」朱慎居然做出任何人想不到的事。

他忽然鑽入桌底下，就像忽然碰上危險的膽小女人的反應一樣。

事實上桌子底下半點也不安全，桌子除了一張厚硬桌面之外，就是四條桌腿，誰都能從四方八面向他襲擊，祇須彎低身子就可以了。

「猛將」朱慎却絕對不是這樣想法，因爲第一點，大江堂既敢發動攻勢突襲，而連趙五這等人物也顯然遭遇暗算發生了不幸，可見得大江堂必有相當佈置，也有相當把握。

所以絕對不能輕視這四個惡獸似的漢子，也不能够貿貿然就當他們是眞正敵手。

第二點是他心神絲毫不亂，所以忽然聽見有十幾個人包圍飯堂，並且都扳開了牆壁的好些磚塊。

這些人要進來的話，飯堂前後都有門戶，又沒有人防守，他們何以不湧入而挖開牆壁才鑽進來？

所以不用多想，也可以斷定這十幾個人絕對不是想鑽進飯堂，既不鑽入，他們在牆上開個洞幹什麼？

答案淺之又淺，這些人不是想用强弓硬箭，就是可怕的獨門暗器，總之他們決不是開個洞作壁上觀，這一點，朱慎因此忽然縮入桌底就變成不是沒有意義的舉動了。

飯堂內自然不祇一張桌子，相反的桌子比任何地方都多，故此朱慎從桌子底下忽左忽右，一張竄過一張，堅厚的木頭桌面就變成極佳的掩護體，可以使他不受十幾個牆洞向他瞄準的硬箭或暗器威脅傷害。

「猛將」朱慎還有一點最狠不過，那就是一刀劈死門口那個又醜又臭漢子之後，逕自衝出店外，一溜烟跑得不知去向，他居然連趙五和李逍遙的安危生死全然不管。

祇管自己逃命，相信沒有人能够做得出，但朱慎却能做得出來。

飯堂瓦面忽然有四處裂開，乒乓嘩啦聲中，四個裝束俐落手提長劍的人飛落地上。

他們的裝束神情都跟郭五郎、姜大成、黃光明一樣。

他們當然也看見「猛將」朱慎奪門而去，不過他們的步驟絲絲入扣，反而顯得呆板。

所以他們蹬破瓦面飄落飯堂的行動已來不及更改取消，也因此他們等於投入一個沒有敵人的戰場。

飯堂一片死寂，祇有剛才暗暗向朱慎通消息的那個本地漢子弄出低微聲響。

這種聲響平時可能不容易聽到，而且他也不想弄出來，祇不過他全身抖個不住，這也是他無法控制的。

由於他躲在桌下，身子挨觸桌脚和椅子，故此他的身子一抖，就發出有節奏的聲音來了。

沒有人看他一眼，那四個劍手動作一致而又疾速，齊齊長劍歸鞘，大步向店外走去。

他們剛走到門口，忽然有些聲響使他們驚愕停止。

那是沉重却不甚堅硬的物體墜落在地面的砰啪響聲，人人都馬上想到這是「人」在高處跌落地面的聲響。

但誰跌在地上？現在爬在高處的祇有大江堂十二名神箭手，他們的輕身功夫過得去，絕對不會無緣無故跌落地上。

如果他們墜地弄出聲響，顯然必有外來因素，說得直接一點，那就是有人把他們擊落，決不是他們自己失足跌下，何況就算有一個失足，也斷乎不會連續八九個先後跌下。

四名劍手雖則都是嚴溫十二護衞，但其中當然也有發施號令的領隊。

這時其中一人厲聲喝道：「弟兄們小心，分散到四面屋角。」

他們動作都很快，話聲剛剛消失，四個人已分佔飯堂四個角落。

反而原來在飯堂內又醜又臭的三個漢子(本來是四個，其中一個已被朱慎殺死)，却變成在內圈中。

外面砰啪人體墜地之聲至少響了十下以上，如果是那些神箭手被殺，至少也有十個以上遭遇不幸，甚至可能十二個全部被殲。

然後店門出現一個人，正是「猛將」朱慎，此人果然不愧是當代一流高手，身手之强，應變之機靈實在使人大出意外，而且他捲土重來一眨眼間，就殲滅了敵人一大半力量。

如今敵方祇剩下七個人，其中三個還不能算是人，而祇能算是野獸。

朱慎目光一轉，突然大喝一聲，聲如霹靂，震得人人耳鼓嗡嗡作響而又疼痛。

他這一聲大喝，不是胡亂吆喝壯膽，喝聲尤自轟轟隆隆震耳之際，祇見他連人帶刀，猶如風雷迅發的長虹，宛如電掣在飯堂內繞個圈子。

這一招祇要有點眼力之人，都能够瞧得出那是無上奇妙人刀合一的刀法。

尤其可怕的是他那種兇猛暴烈，有如烈火的氣勢，簡直是無敵不殺，無堅不摧。

所以刀光身旋電掣那麼一刹那，旋即變回高大軒昂的朱慎。

但飯堂內已有三個人倒下，便是那三個野獸也似的漢子。

「猛將」朱慎身形露出之時，不是在飯堂當中而是在東首角落，他那柄像雪一般寒光閃耀的長刀橫擱在一個劍手咽喉上。

即使不懂武功的人，看了這等情形，也知道朱慎那把鋒利而快的長刀祇要稍爲一緊，那個劍手咽喉必定裂開一道口子。

這意思是說朱慎隨時可以不費吹灰之力，殺死那名劍手。

大江堂的人在場的祇剩下四名劍手，而其中一個却又是命若游絲，一點也靠不住。

偏偏這一個被威脅的又是四名劍手的領隊，所以一時之間全無聲息，也全無行動。

朱慎洪聲大笑一聲道：「老子刀下向來不殺無名之鬼，你們報上名來。」

被長刀架住咽喉的劍手臉色蒼白如紙，道：「在下熊知本，他們是車十一，金無敵和李沛，我們都是嚴堂主身邊十二護衞。」

朱慎道：「你們祇是下三流的殺手，就像江湖上玩魔術的人，如果沒有別人替你們分散對方注意力，你們根本全無作用，你們根本不敢面對拔劍拚鬥。」

他的聲音流露無限鄙視意思，連性命有如俎上魚肉之領隊熊知本也氣惱加頹喪得臉色大變，其餘的人更不必說了。

朱慎又用極鄙視的聲調說：「你們就算能殺死十個一百個武林高手，但鼠輩就是鼠輩，永遠變不了虎豹龍鳳，我希望你們還聽得懂我的意思。」

聽不懂才怪，任何人誰不想力爭上游，誰不想做個堂堂正正，氣凜千秋的英雄？但能做得到嗎？

現在朱慎也看清楚四個劍手的相貌，很令人詫異的是他們全都相當英俊，年紀都也是廿九、卅之間，由此可知這批護衞殺手，都是

同一時間訓練出來的。

以朱愼久歷江湖的眼光看來，車十一和金無敵兩人相貌似乎正派忠厚些。

至於熊知本和李沛，都透出奸險味道，朱愼很不喜歡這樣味道。

所以長刀稍稍吐出一點，熊知本低哼一聲，轉眼全身沿着牆邊癱跌下地上不再動彈了。

朱愼已經走到飯堂當中，眼睛望住大門外，完全不看那三個活人一眼。

「你們已經看見了，我殺人也不會眨眼，你們那一個能逃出店外，就算撿回性命。」他聲音冷如霜雪，絲毫沒有兇猛躁急之意。

此外他的話也講得明明白白，由得他們自己選擇。

兩邊牆角同時響起暴厲喝聲，當然隨着喝聲還有兩把長劍宛如迅雷急電攻到。

朱愼還有餘暇嘆一口氣，心裡說，我的眼光果然沒有看錯人。

出手攻擊祇有車十一和金無敵，不問而知李沛必是趁機逃走了。

車十一和金無敵兩柄長劍完全落空，既刺殺不到敵人，亦沒有遭遇反擊。

他們都看見「猛將」朱愼使出宛如鬼魅身法，從兩把長劍空隙處閃了出去，其實這個空隙本該有第三把劍堵住，可惜沒有，所以變成了空隙。

朱愼並非閃避而是追殺，他那魁梧如一座鐵塔那麼巨大的身子，竟比貍貓還靈巧輕快，眞使人難以相信。

祇見他刀光揮掃閃耀出一道光芒，立刻有人慘叫一聲，鮮血迸濺。

那人就是李沛，他上半身已鑽出牆洞(那些箭手弄開的牆洞)，但下半身却掉下來血淋淋摔於地上。

朱愼一刀得手，迅速躍回，對車十一和金無敵，話聲平淡冷漠說：「我知道他最狡猾，他一定會利用你們而自行逃命，你們事前可曾想得到？」

車、金兩人都怔住，那李沛忽然捨棄戰友獨自逃生之事，他們的確想不到。

然後金無敵厲聲道：「朱愼，不必多言，咱們決一死戰。」

車十一聲音顯得比較冷靜，「對，朱愼，雖然我們很佩服你的眼光，也很佩服你的刀法，但今日强存弱亡，祇怕沒有第二條路了，我和老金將要聯手出戰，請賜教。」

朱愼笑道：「這才像話，若是都用奸謀鬼計的手段，誰還要辛辛苦苦修習武功呢？請！」

他橫刀胸前，脚下不丁不八，看來架式雖是平凡，但自有威震千軍的氣概。

果然不愧是當代高手，也怪不得李寬人、羅翠衣、包無恙等名家十二分重視，若論眞才實學，嚴溫的十二護衞的確都差那麼一大截，當時武當鷹派的司馬無影，出劍就已殺死了兩個護衞，就已可以看得出此中區別了。

車十一和金無敵持劍待發，脚下一步步繞着順時針方向轉，當然他們必須找到機會，那怕祇有那麼一點點，才可以發劍。

祇可惜現在輪不到他們主動了，武功和智慧其實是二而一的東西，有高低弱强的話，就是不能打馬虎眼，不能「混」過去。

朱愼忽然鬚髮戟張，神態威猛有如暴虎怒獅，大吼聲中，一刀劈出。

金無敵雖然同時一劍刺出，却被一股强厲勁氣震得連退七八步，這當中還撞翻兩張桌子。

車十一却沒有他這麼好運氣，他的長劍招架敵刀之時已經折斷了，這還不是重要的事，最重要的是車十一的頭顱有半邊飛出尋丈，白色腦漿和鮮血噴射得滿地都是。

車十一當然馬上了賬。

金無敵面色灰白，眼中露出悽慘光芒，你也一定能夠了解他的心情，如果你含辛茹苦，刻苦鍛練了多年武功，却發現擋不了敵人一招，你豈能不灰心氣餒，豈能不感到悽慘痛苦？

朱愼居然收回長刀，聲音很平靜道：「金無敵，每個人資質稟賦都不同，古代左思的「三都賦」用了十年時間才寫出來。司馬相如有名的「長門賦」却提筆就寫好了，但他們誰也勝不了誰。」

金無敵訝異不已，所發聲音也很不自然，「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寫文章跟武功一樣。」朱愼那麼高大魁偉粗壯的人，話聲居然很柔毫不凶惡，「有些人學一招費上好幾日時間，但有些人一看就懂，並且使得出來，這兩種人若是十年之內拚鬥，當然聰明的後者獲勝無疑，但如果有三二十年時間，結局就難說得很了，因爲如果有足夠的時間，則學得快懂得快的人優點喪失了，你看有沒有道理？」

金無敵吶吶道：「很有道理，但我從未聽見這麼有道理的話，可是跟我們目前的局勢有何關係？」

朱愼道：「我祇不過是告訴你，你年紀還不大，還有機會能變成眞正的一流高手，你雖然已苦練過十八年功夫，但還不夠，我給你一個機會，你踏出此門，給我走得遠遠的，決不回去大江堂，也不可回去嚴溫身邊，十年或者二十年後，你可能成爲我眞正的高手。」

金無敵怔了一下，才道：「你

沒有其他條件？例如要我供出大江堂和嚴府內幕秘密等？」

「沒有。」朱愼說得斬釘截鐵，「你走吧，走得遠遠的就行了。」

金無敵長刀入鞘，拜倒地上，然後起身走去，臨走之時祇說了一句話：「你才是眞眞正正的第一流高手。」

朱愼祇微微而笑，但笑容中却掩不住苦澀，想那李逍遙和趙任重何嘗不是一流高手，但他們却敗亡在於鼠輩手下。

他一面動身視察李逍遙趙任重的結局，一面在心中連連的歎氣，像李、趙二人被暗算身亡，固然很不值得。

但就算十幾年前我父親何嘗不是威名赫赫第一流高手？父親他雖然死於天下第一殺手「血劍」嚴北手下，但事實上他與死於鼠輩手中有何不同？

串通逃出　得見天日

嚴溫臉色壞得無以復加，臉色壞很可能祇因憤怒，然而他此刻決不祇是憤怒，却是更多的恐懼。

他無法再在太師椅坐得住，起身踱了幾個圈子，心中煩燥得很想狠狠的抽打任何人幾鞭子。

但啞女人剛剛奉命去看看沈神通情形。而兒子嚴星、嚴雨，甚至小痲雀都跟着鷄婆婆躲在密室(那兒地方很大，有廳有房，所以應該稱之爲秘屋)。

眼前唯一生還者郭五郎平時還可以鞭打，因爲這次動用了九名貼身護衞，還有神箭手和野獸似的惡漢子不算，却祇回來了一個，損失不可謂不慘重。

然而敵方三個人祇死了兩個，而最可怕的「猛將」又不知去向，並且又把金無敵擄去(因爲沒有發現他的屍體)。

如果金無敵落在朱愼手中，祇怕嚴府及大江堂，許多秘密及本身的實力都瞞不過對方！

這還是其次問題，眞正可驚可怕的是，假如這等江湖中一流高手再來這麼幾個，還有什麼力量，什麼方法應付？

遁去了的「多愁羽客」呂頑石和「兩頭蛇」顧天義當然可能會捲土重來。

而前大江堂全部精銳高手去對付「長春藤」常逢和「醉貓」周四平，結果如何尚未可知。如果，那兩個「惡人譜」中的高手逃走了任何一個，自然也是莫大禍害。

退一萬步說，就算常逢、周四平兩名惡人都被大江堂誅殺了，但祇要有點腦筋的人，也會知道大江堂一定付出相當代價。

可惜的是大江堂現在付不起代價，最主要支柱「血劍」嚴北已經離開，能不能回來或者何時才能回來也無人得知，而大江堂三香五舵八大高手，已經少了兩個而祇剩下六大高手，大江堂豈能再付出代價？

郭五郎忽然道：「大爺，你何必煩惱，何必多慮？其實你已經大大成功了，祇不過你自己不知道而已！」

嚴溫訝然注視，成功？那裡來的成功？眼看大江堂基業不保，眼看嚴府被敵人入侵而無力抵抗，這算什麼成功？

他心中很氣惱，如果郭五郎講不出强有力能說服的道理，就叫他馬上屍橫此地。

「大爺，你莫非忘了『猛將』朱愼、『鏡裡移花』趙任重，還有『撥雲踏雪』李逍遙都是當代一流高手？他們任何一兩個殺上門來，連三香五舵沒有一位會不皺眉頭的，對不對？」

這話似乎很有點「道理」，嚴溫眉頭一舒，「那你如何？」

「可是大爺祇派出你的護衞和幾個『狠人』，加上十來個箭手，就能夠殺死了兩大高手，你何以還不滿意？」

「我應該滿意？人家都要快殺上門來了，天下又不祇他們三個一流高手。」

「眼前確實是迫切一點，但祇要熬過去，祇要能保存大江堂元氣，大爺，咱們大江堂幫衆，再加上我們可以控制的數以萬計的人家，我們挑選一二百個少年才俊之士，有何難哉？」

嚴溫連連點頭：「的確不算困難。」

「如果你身邊有一二百個像我們的這種護衞，我想天下絕對沒有能動你的人。

「就算來上十個八個一流高手，你至多用三二十個護衞性命，就可以殲滅他們，請問大爺那時還有何懼之有？」

嚴溫過去摟着他，甚至把臉頰靠貼過去，柔聲道：「對，對，你眞是天才，以後訓練人手時，你一定要盡力負責，其實我們可以在一二百個護衞之中，再挑選一些特選好手，組成一個極秘密的殺手組織，我們可以早一步除去任何可疑人物，我們永遠不會洩漏秘密，因爲，我們根本不在外面接受生意，不必在外面賺錢，我這主意好不好呢？」

郭五郎想了一下衷心應道：「簡直太好了，大爺你才眞是天才！」

嚴溫眼中透露出殘酷無情的兇光，任何人眼中若是出現這種光芒，已可以肯定他是想殺人了。

但郭五郎却看不見他的眼光，因爲嚴溫像女孩子一樣偎靠在他肩上，而郭五郎有力的雙手也摟着他的腰身。

郭五郎忽然發出淫邪的古怪笑聲，把嚴溫抱起向緊鄰房的卧室行去，他想幹什麼？他爲何像吻女孩子一樣吻在嚴溫面上，甚至唇上？

書房門口忽然閃入一個人，無聲無息而又飄滑得很快，霎時間阻擋了郭五郎的去路。

郭五郎祇得停下脚步，既不放下嚴溫，也不說話。

嚴溫在他懷中懶懶道：「啞女，有什麼事，沈神通怎麼樣？」

啞女人大概看慣了這種場面，所以神色如常，一連打了好多手勢。

嚴溫點點頭，也不耐煩地揮揮手道：「妳去吧！沈神通既然還不能走動，地牢既然一切正常，這一方面沒有什麼可以躭心的了，啞女，妳去召集神箭手和劍手，嚴密守住這裡，我現在不想被任何人敗了我的興趣。」

＊　＊　＊

暫時沒有人敗他的興緻，因爲「猛將」朱愼或者司馬無影這時都不知道在何處？

而沈神通仍然在地牢中。

現在已經是晚餐時分了，地牢內一片喧嘩，鐵門和石牆砰啪作响。

但沒有人會覺得奇怪，十多年來這已是有如春去秋來，自然合理。

假如一旦全無聲响，全然不嘈不鬧，反而變成不正常，使得防衛方面遽入緊急狀態。

若是遽入防衛緊急狀態，擔保連蒼繩也飛不出這座地牢。（詳細情形太過囉嗦了一點，所以暫時不必浪費筆墨時間。）

總之幾個滿身黑毛形狀的醜陋漢子，現在已經知道他們是嚴溫用某種方法訓成的野獸人，他們迅速送食物進來，也迅速離開。

由於極吵耳極駭人的種種聲音忽然消失了，所以有兩道鐵門關閉上鎖聲响可以聽得清清楚楚。

沈神通忽然像跳虱一樣輕靈跳下床，並且走出外面甬道。

他話聲很和緩有禮，但聲音却是用內功迫出，故此在地牢內都一定聽得清楚。

「各位前輩，我已奉告我的姓名是沈神通，但各位前輩可能有些不知道我究竟是誰，我若是提起家師就是『中流砥柱』孟知秋，各位前輩知道不知道？又諸位前輩敢不敢相信我，聽從我的辦法？」

他不但在午飯前已經塞給他們兩個夾醬肉饅頭和一壺參茶，又說出自己名字，並且再三叮囑他們不可食用送來的酒菜茶飯。

沈神通這個名字，雖然是名滿江湖，但畢竟還是最近之事，孟知秋可就大大不同了。

果然一個個低低又含糊聲音道：「神捕孟知秋？你眞是他的弟子？」

沈神通發出輕鬆笑聲：「講話的敢是武當前輩痴道人？」

話聲寂然一陣，仍然是含糊聲音道：「我一開口爲什麼你就知道？爲什麼？」

沈神通道：「天下沒有人能夠話聲既含糊，但口中又字字清楚，這等玄門正宗至高無上內功，除了痴道人還有誰呢？」

一個破鑼聲音從左邊最後一間石牢傳出來：「不對，不對，他是天台山傻禪師，不是武當痴道人。」

「不對，不對。」沈神通也學他講話腔調，唯一不似是那副天生的破鑼聲：「我是百花洲胡說和尚，誰叫我的江西口音露出破綻？當然還有我這副破鑼嗓子，也是罪魁禍首。」

「哈哈，」破鑼聲乾笑兩聲，但任何人都聽得出他竟是承認了，「神捕孟知秋果然名不虛傳，洒家看他這個徒弟可能比老孟還可怕。」

如果順着江西百花洲胡說和尚話題講下去，恐怕一忽兒就繞到天南地北去了。

所以沈神通道：「還有五位前輩，希望不必叫我一個個的猜，因爲我們的時間很寶貴。」

另一個石牢內傳出雄壯震耳聲音道：「我是鄂北袁越。」

「我早猜到了。」沈神通的確是已猜到了，故此聲音很平靜：「除了袁前輩之外，天下還有誰能將石墻擂得那麼巨大聲音？」那鄂北袁越外號「擂地有聲」十二式「擂手」拳力之重，天下第一。

袁越重重歎口氣道：「秋老果然天下無雙，連他的弟子也如此高明，誰能不佩服呢？」他短暫停歇一下，又道：「除了胡說和尚，痴道人和我你已知道之外，此地還有四人，一個是萬里雲雁吳蕭蕭，他是第一流的獨行大盜，諒你必定知道他？所以不必多介紹。」

沈神通的確驚訝地嗯了一聲。

「第二個是『割愛手』顧慈悲，這個傢伙邪得很，我也不必多說。

「當然，誰不知道天下十大邪人之一的『割愛手』顧慈悲呢？」

祇不知輪到顧慈悲自己之時，能不能像他對別人那樣洒脫地使人割愛？

袁越雄壯震耳聲音又道：「還有兩位，一是泰山怒漢馮當世，一是黃山女俠『金花銀蛇』冉華，這兩人名字你聽過麼？」

「我聽過。」沈神通仍然很平靜，雖然他心裡其實很急，現在是什麼時候？還在這裡慢慢的介紹？「從前傳說『金花破鐵膽，銀蛇吞怒漢』看來泰山馮前輩的鐵膽和石敢當神功，都在冉姑娘面前吃過大虧了。」

泰山怒漢馮當世居然不「怒」，反而哈哈一笑，冉華聲音仍然嬌滴滴很悅耳：「沈神通，孟老還好麼？」

「家師目下情況未卜，此事說來話長，反正跟刀王蒲公望和血劍嚴北都有關連，但如果眞有問題的話，禍患却絕對不是蒲、嚴兩人，所以我說這事很複雜，需要慢慢地解釋，現在各位前輩要不要離開此地？」

胡說和尚破鑼聲音先道：「廢話，我們好好的爲何要離開？你擔保有地方給我們管食管住麼？」

痴道人聲音含含糊糊而却偏偏十分清楚：「我們出得去麼？」

馮當世聲震屋瓦大叫：「小冉，我們出得去第一個地方就是到黃山去。」

吳蕭蕭很斯文很溫和：「沈神通，如果你不要代價，我們一定很感激，如果你要代價，我們一樣也很感激，你爲何遲疑？你爲何要問我們？」

「吳前輩的話眞是一針見血，我先請問你們，爲何你們被囚十多年，都很安份？爲何每天三餐，你們呼嘯吆喝，但一旦吃飽就沒有一點聲息？」

沒有人出聲回答，所以沈神通祇好自己接下去：「因爲飯菜中有毒，你們吃完之後，不運功對抗不行，所以你們不但沒有餘暇設法逃出石牢，而且每到吃飯前那一點時間，正是你們功行圓滿之際，於是你們或是嘯吼，或是吆喝，還有撞門擂墻，你們祇不過試驗自己的功力而已，並非眞要弄出許多聲音。」

胡說和尚道：「放屁，我們又不是吃飽飯沒事幹，其實正是沒事可幹，你快快滾蛋，別惹惱我大和尚了。」

顧慈悲接口道：「沈神通，這傢伙就是愛胡說八道，不過，你分析這些情形有何用意？嚴家向我們下毒也不算是怪事！」

冉華悅耳聲音傳過來：「這種講法也不妥，因爲，血劍嚴北當年在牆壁留下擊敗我們每個人每一招的劍法圖形。又在屋角留下一條紅綢帶，言明祇要我們找得出破他劍法的招數，我們一扯動紅綢帶，他馬上就會出現，既然如此，他何需下毒？」

馮當世厲聲道：「對，嚴北明明要借我們之力，找出他劍法、掌圓滿的地方，所以他怎會向我們下毒？」

他的聲音甚是响亮，故此沈神通實在不得不「噓」兩聲，道：「各位前輩照例飯後就寂靜無聲，如果給人家聽見我們許多聲响又聽我們交談內容，祇怕非常不妥。」

冉華低聲呵斥道：「對！馮當世，你以爲你聲音大就可以什麼都辦得通？哼！笑話，我十幾年吃不飽睡不好，還有十幾年都沒有衣服可換，你怎不替我嚷嚷，怎不使我日子好過一些呢？」

馮當世自是不敢哼聲，他能夠一頭碰死自己，但「金花銀蛇」冉華的要求却是無法達成的奢望。

「擂地有聲」袁越道：「沈神通，你一定猜對了，怪不得十幾年來每次吃完飯，不論早午晚那一頓飯，吃完總是眞氣溢散，全身懶洋洋的，所以不得不全力運功對抗，也所以一吃完飯就無人弄出聲响。」

胡說和尚打個哈哈道：「那時候我祇是跟着大伙兒不作聲而已，要是祇有一個人窮嚷嚷有什麼意思呢？」

痴道人聲音含含糊糊道：「別聽他胡言，沈神通，嚴家下的毒很了不起，我們十幾年來雖然也想過這一點，也運功試無數次，却沒有人敢確定人家下毒，而且，如果嚴北要殺死我們，根本不費吹灰之力，何須用毒？」

「萬里雲雁」吳蕭蕭道：「祇要一二十天不送食物食水，我們統通餓死渴死。人家爲何要使毒呢？」

胡說和尚搶着說道：「人家高興行不行？」

好幾個人一齊罵出「胡說」「放屁」等話，但沈神通接口時聲音大而憂慮道：「有時候有某些情況不一定是按常理想得通的，胡說和尚前輩這話大有道理。」

袁越重重哼一聲道：「我看沒有道理。」

黃山女俠冉華道：「有道理，我常常會想到，我們既不是貪生怕死之人，但何以每到快有飯菜送來時候，個個都急得不得了？每個都垂涎等候？」

沈神通道：「我老早想過這問題，如果人家飯菜中有某種奇異藥物，迫使各位不得不全力運功消解，等到毒力去盡，却也就是各位能夠發出聲音之時，咱們更可能假定由於各位運功之故，所以那時飢渴交集，都十分急於得到飯菜食水，但天下有這種奇妙可怕的毒藥麼？」

「割愛手」顧慈悲緩緩道：「我祇是奇怪何以起初的一年多，嚴北對咱們人人禮遇非常，每天有人打掃，有人收拾床鋪，每天有熱水洗澡，也有人洗衣服，飯菜也十分豐

盛，但爲何突然間完全變了樣子？」

人人全都默然，大概除了同樣感到了迷惑之外，却不免懷念嚴北禮遇那段時光。

沈神通道：「各位前輩當必知道，再過一陣，就有人來收回碗盤，他們十幾年來已做慣這些事，所以這也是各位離開這地牢的上佳機會，你們意下如何？」

胡說和尚道：「我不去。」

馮當世問道：「這裡很舒服麼？」

胡說和尚應道：「當然啦，天下還有那一個地方管吃管住而又沒有人向你囉嗦的？」

顧慈悲道：「沈神通，我們誰能破門而出？如果能夠老早就動手了！」

沈神通道：「各位若是出得此地，嚴家有兩個人萬萬動不得，一個是啞女人，她行走之時連飄帶滑行十分好辨認，第二個也是個女子，很年輕也很美麗，叫做麻雀，她們都出了不少力量，我才能夠幫忙各位。」

這些高手絕對不會傷害啞女人和麻雀，這是沈神通現下唯一最有把握的了。

至於他們出去之後怎麼做，却無法猜測也無法管束。

要是你是當代一流高手，而又被囚禁十幾年之久，你知不知道你脫困之後會做些什麼事兒？你大概也不知道，也無法想像吧？

沈神通恨不得立刻背生雙翅，立即飛回大江邊那個小小愛巢，祇要能夠再看見馬玉儀，再看見小沈辛一眼，那怕當場死了也沒有遺憾。

因爲他這條生命根本就是撿回來的，何況他已答應嚴溫，祇要治好他放走他，以後就不再出手報仇，還須奉上「悲魔之刀」！

故此沈神通空自有一身本領，却祇能藏身大樹上。

而且由於場面之盛大，所以一時也不願離去。馬玉儀以及小兒子，也祇好等一等再說了。

能夠吸引沈神通的場面，當然不是尋常的，嚴溫便化成灰他也認得出。

大江堂的高手如虎頭香主李寬人，鳳尾香主羅翠衣，「有死無生」包無恙，「燕人」張慕飛等等，沈神通都認得，此外還有幾十個箭手劍手，聲勢頗爲浩大。

但對方人數雖然不多，聲勢却絲毫不弱，沈神通自然也統通認得或猜得出來。

第一個就是武當派的司馬無影。

此人劍術之精妙，當世祇怕只有一個「血劍」嚴北才接得住(意思不是贏得了他)，此外還有一個鐵塔似的提刀大漢，就是「猛將」朱慎。

天色雖然昏暮，但四下燈火通明，把庭院一片空地照得纖毫畢現。

沈神通眼光落在第三個人身上，這個人高高瘦瘦大約五十餘歲，身穿青衣，臉色也有如衣服一樣青得駭人。

由於眉毛淡得幾乎看不出，加上唇角兩道下垂的深紋，使人禁不住泛起「他不是人」的奇異感覺。

司馬無影、朱慎站在一邊，青袍人却離開他們遠達兩丈，但三個人却一齊對着「大江堂」的嚴溫等人。

可見得他們都是大江堂的敵人，同時又可見得這三人志同而道不合，所以並不站在一塊兒。

「看來大江堂形勢很不妙。」沈神通心中自言自語：「青袍人顯然就是名列惡人譜，而且又是天下十大邪人之一的『青蠅吊客』樂未央，事實上祇要司馬無影和朱慎兩人就足以使大江堂陷入難於對付的局面了，何況加上青蠅吊客樂未央這個惡魔，如果我是嚴溫的話應該怎辦呢？我想我祇好不露痕跡趕快溜之大吉，除此之外還有什麼辦法？」

不管形勢多麼緊張，「玉籃翠帶」羅翠衣仍然是最惹人矚目的一個，因爲她又已露出那種攝魂奪目的冷艷光彩。

她似乎每逢遇到艱險，遇到强敵，就會呈現直迫人心的冷艷光芒。

「猛將」朱慎集中注意力觀察羅翠衣好一會，忽然大大歎口氣道：「唉！如果我早生二十年就好了，我可能會很傷心，但却不會遺憾。」

若是時光倒流二十年，那朱慎遇到遨遊江湖的羅翠衣，彼此年紀相當，自然可以有非份之想。

由此推論，朱慎很可能因爲得不到芳心，獲不到青睞而傷心，却沒有今日全無指望而遺憾。

人人都明白他的意思，目光一時都集中在羅翠衣臉上。

羅翠衣的表情越發冰冷得如霜似雪，但也美麗冷艷得更爲眩目更有魅力。

她修習的一定是一種奇異內功，人人都這樣想，因爲她平時看來祇不過是個很普通的中年婦人。

可是一旦臨陣對敵(對敵時當然要運功護體以及準備出手應敵)，便突然呈露無限奇異冷艷，變成光芒閃耀的明星。

朱慎一點也不在乎她不悅的反應，還聳聳寬厚的肩頭，又道：「我的話雖然聽來近於褻瀆，也近於不自量力，但我說的是實話，所以

問心無愧，別人不過只把話藏在心裡而已，這兒可有誰敢說我講得不對？」

當然沒有人肯獨持異議，就算眞的不同意朱慎，也絕對不會講出口。

李寬人踏前五步，笑容聲音都十分和氣說：「各位如果是爲了『海龍王』雷傲侯而來，我李寬人的回答是雷傲侯既沒有來到嚴府，也沒有來過敝堂任何地方。」

司馬無影道：「雷傲侯親筆用當鋪特殊字體寫的一封信，藏在大廳主樑上，這封信是留給他兒子雷不羣的，信內寫得明白，若然一旦遽生巨變，他會躲到嚴家。這封信當然不是事發生後才寫的，可見他十分縝密，事前連兒子都不讓他知道，可惜百密一疏，他差遣人送信給管家于忠時，這封信却被人截獲，所以找到樑上那封密函。」

嚴溫以至李寬人等爲之目瞪口呆，既然雷傲侯留下親筆信，當然是舉世之人都絕不相信大江堂方面的話了。

司馬無影又道：「我們在碼頭別後，我查了兩天，祇知道那陳歸農，還有『長春籐』常逢、『醉貓』周四平、『鏡裡移花』趙五、『撥雲踏雪』李逍遙等正邪高手死在大江堂手上，雖然你們大江堂也折損了三位舵主，但如果雷傲侯眞的不在此地，你們何以全力以赴殺死那些人？你們難道沒有其他方法可以讓天下的人消解疑惑？眞的沒有其他方法解釋誤會，還你們淸白？」

大江堂的人你望我，我望你，竟沒有一人能夠開口說話反駁。

如果祇有一個司馬無影，那怕他劍術精妙絕倫，大江堂仍然不須多所顧慮，道理講不通乾脆就動武，但現在還有朱慎和「青蠅吊客」樂未央，問題就不但不簡單，簡直是嚴重之極了。

李寬人笑嘻嘻(他外表一團和氣，就算刀子擱在他頸子上也是如此)說道：「雖然雷傲侯的確沒有來過，但根據司馬兄的話，看來雷傲侯却又會躲到嚴府來了。如果這是一個圈套，我李寬人第一個佩服得五體投地，天下誰人能設下這麼一個圈套呢？」

這個問題天下只有一個人能夠回答，這個人就是藏身在十丈外一棵大樹上的沈神通，祇不過目前沈神通就算打死他也不肯現身回答，這是毫無疑問的事。

沈神通忽然聽到嚴溫大叫「我知道是誰。」這句話時，幾乎以爲自己耳朶出毛病，嚴溫怎會知道？難道啞女人會洩漏秘密？但一定不可能，她若是洩秘，鐵定連自己性命也不保了，她會做這種傻事麼？

她會出賣我麼？

嚴溫忽然變得口齒不清，所以他雖然喃喃反覆的說出「一定是人面獸心陶正直」這句話，却沒有人聽得明白。

人面獸心陶正直的手段智計，的確可以做出這種可怕的圈套，尤其是他曾經參與刀王蒲公望、血劍嚴北、雷傲侯以至微塵和尚山凝之等人一連串決鬥場面，知道了一切內幕，所以的確祇有他最有設圈套的資格。

李寬人道：「堂主，既然你知道幕後之人是誰，何不公佈出來使大家知道？」

嚴溫身子震動一下搖頭道：「不，我猜錯了，一定不是他，他決不會害我！」

他不但語無倫次，而且面上表情顯然現出甚是恍惚。

五湖釣叟「有死無生」包無恙斯斯文文道：「堂主若不想說，那就不必說了。難道我們大江堂還能讓人迫着說話不成？」話聲雖是斯文有禮，但話中之意却橫蠻暴戾之至，這一點正是與衆不同之處。

羅翠衣的聲音冰冷而又淸脆道：「青蠅吊客樂未央，你走還是不走？」

顯然他們很多年前已經相識，甚至可能不祇「相識」那麼簡單。

樂未央青色的面孔閃過一陣白，氣道：「我不走！」他答得很乾脆。「你如是站到一邊看熱鬧，我也站一邊去。」

李寬人肚子裡算盤一打，立即算出這是穩賺不賠的交易，一個羅翠衣抵消一個樂未央，自然佔足了便宜。

「羅香主！」李寬人聲音十分威嚴有力：「且站到一旁去。」

羅翠衣道：「好的。」舉步走去，但是却向「青蠅吊客」樂未央那邊走過去。

人人都聽到李寬人的話，當然也聽到羅翠衣的話，目前既然她已聽令移步，不問可知，她和樂未央都將置身事外，所以都不注意她。

直到羅翠衣忽然揚手飛出一道顏色柔和的綠光，那是她兵器之一的「翠帶」，這條翠帶下居然竟是遠交近攻丈半外的司馬無影時，雙方的人才大吃一驚，同時也十分疑惑不解。

李寬人訝異的是羅翠衣何故魯莽違令出手？難道她不知道樂未央的份量？

司馬無影和朱慎則奇怪她何故硬要拖樂未央下水？何以反而跟大江堂過不去？

司馬無影像變魔術一樣，也沒有看見他有什麼動作，但手中忽然多出了一把寒光四射的長劍。

長劍劃出一道精光，劍氣乍閃，羅翠衣那道翠帶，忽然只剩兩

尺軟垂下。

羅翠衣掣回「翠帶」，司馬無影也壓劍凝立。

首先說話的人，果然是青蠅吊客樂未央，他說道：「羅翠衣，妳必定想知道二十年後的樂某人，還會不會像當年那樣爲妳出手對付任何强敵？我看妳馬上就知道答案了。」

人人心中叫聲「慚愧！」敢情羅翠衣突然出手另有內情，並非自以爲武功蓋世，也不是失去理智。

羅翠衣冷冷地道：「我爲何要知道？」她說時舉起左手玉籃道：「樂未央，如果你不馬上離開嚴府，那就不能不猜猜看我一手訓練的『六十甲子死神之箭』裡面那十二支是『空亡』之箭了，你要不要猜猜看？」

四面八方突然出現六十名箭手，六十張强弓，每張强弓都拉滿也控着硬箭。

六十甲子是中國自古所用干支記年以後記載日子的方法，由於天干(甲乙丙丁等)有十二個，而地支(子丑寅卯等)有十二個，故此排列起來，每一旬有兩個地支落空，在占卜星相諸家稱爲「旬空」，也叫做「空亡」。

換言之羅翠衣的箭陣隱伏着奇異之危機，這種危機對付別人有沒有用不得而知，但對付青蠅吊客之樂未央必定百分之百有效，因爲樂未央臉色已經由青色轉爲白色，又由白色變成了黑色。

「我一直希望你來試驗一下，看看『空亡』之前能不能殺死你？」羅翠衣顯得很開心，所以如冰似霜的臉上居然露出笑容，樂未央臉色變得這麼厲害，即使傻瓜也看得出他的恐懼，羅翠衣當然也更加看得出。

「不過現在不急。」她又說：「你既然不跟着我動手，那就站到一邊去，等我應付强敵之後，才輪到你。」

青蠅吊客樂未央好一會兒臉色才恢復原狀，他跺跺脚厲聲道：「罷了，罷了……嗚……嗚……」慘厲嘯聲極是驚心動魄，嘯聲隨着他宛如一朵青雲的身形破空飛起，刹那間搖曳於數十丈之外。

羅翠衣徐徐回到本陣，這時連嚴溫也稱讚地向她笑着點頭，青蠅吊客樂未央成名三十年，名列惡人譜上同時又是天下十大邪人之一，這種大敵誰敢惹上了誰就倒霉無疑，但羅翠衣輕描淡寫之間就把他攆走，誰能不佩服呢？

李寬人拍拍「拂花令」的皮鞘，跨出兩大步說：「我擔保敝堂主會開放嚴府以及大江堂任何地方，好讓天下名家高手搜查，雷傲侯確實沒有來過，所以我們並不怕你們搜查。」

司馬無影道：「如此最好。」

李寬人苦笑一聲說：「但嚴府以及大江堂各處地方豈能輕易開放供外人搜查？所以你們最好先殺死我們幾個人，祇要我們都變成了屍體，敝堂主一定給我們這個面子，一定讓你們搜查任何地方？」

說來說去仍是老套，看來除非當眞殺盡了大江堂「三香五舵」八大高手，否則必定有阻力，必定不能進行搜查。

「有死無生」包無恙揮動一下長釣竿，由於釣竿末端纖細而又柔軟，所以劃空時發出刺耳的「呼呼」聲響。

這種刺耳聲響，可怕的程度，絕對不比刀劍相交聲響弱些，你祇要讓那細細的釣竿末端掃中的話，不但臂膀大腿會有如刀劍砍中一樣，又或者身上任何骨頭都會斷裂，你就非害怕不可了。

「我先請教司馬無影的武當鷹派神劍。」他拖着高木屐，踢踢走出來，說：「但司馬無影請你注意提防，我有不少幫手，我不是跟你單打獨鬥，不是跟你印證武功。」

「對，我們是拚命。」司馬無影回答，對於這個人他反而有點好感，因爲他一派明人不做暗事作風。

包無恙離司馬無影還有兩丈之時，突然一道人影，如奔雷閃電的衝出，擦過包無恙身邊，一直撲向司馬無影。

這人手中的丈八蛇矛一下子就搠到司馬無影胸口要害。

丈八蛇矛屬於長兵器，本是在戰陣騎馬衝殺的武器，所以威猛之勢懾人心膽，再加上「燕人」張慕飛凶悍外型，更添凜凜然三軍辟易的威勢。

包無恙一定也跟張慕飛搭檔慣熟，故他手中釣竿「呼」的一聲斜斜掃了過去，居然後發先至，一股寒風已刮到司馬無影後頸要害。

任何人都不難想像得出司馬無影窘困危險處境，因爲包無恙、張慕飛都是時下高手名家，這兩人聯手出擊已經少見，更何況他們竟然搭嵌檔熟，因而一加一便不等如二，而等於八或者是十了。

司馬無影長劍一豎一壓，黏住釣竿壓到右邊空門，這刹那張慕飛長矛也到達了，司馬無影略略一側身，矛尖夾着勁風從他胸口擦過，却落了空。

張慕飛的長矛當然不是那麼容易落空，事實上長矛是被一把特別寬厚特別沉重的長刀劈歪的，長刀主人就是「猛將」朱愼。

朱愼龐大身形輕盈如燕雀迴旋半圈，長刀映出耀眼精芒，「嚐」一聲及時架住另一件沉重兵器「拂花令」。

原來李寬人亦已出手進攻，他動作快得有如鬼魅，一刹那，又攻出了三招之多。

雖然拂花令三招都被封架住，但已成可怕壓力，所以一道翠帶橫空飛來之時，連十丈外的沈神通也幾乎閉上眼睛。

羅翠衣這一招實在攻得太美妙了。不但招數是第一流境界，尤其是拿捏的時機恰好趁虛而入，這一點才是最上乘最可怕。

她和李寬人也是拍檔慣熟，所以配合得精采神妙，威力陡然增加許多倍！

翠帶「劈」一聲掃中了朱愼肩頭，朱愼像鐵塔那麼高大的身形也禁不住被輕輕柔柔一條絲帶子一擊，斜斜蹌出三步。

在這踉蹌敗走的三步當中，朱愼長刀一共擋了三招拂花令和一記翠帶攻擊。

朱愼居然還不倒下(換了別人老早肩骨盡碎，以至內臟重傷跌倒了)。他忽然舞刀幻成一團光彩護住身子。

拂花令和翠帶，雖然驟雨狂風般攻去，但看來朱愼這一套防守護身刀法嚴密得有如鐵桶，看來三、二十招之內絕無問題。

朱愼聲音很柔和，絕對不像是鐵塔似的大漢口中說出的，「無影兄，今日看來情形不妙，咱們還是脚底抹油，逃之夭夭。」

司馬無影的辛辣劍法已迫入張慕飛圈內，所以張慕飛也已經丟掉長矛改用背上的長大古劍，另一方面包無恙的釣竿由於戳不進司馬無影劍圈中，所以暫時是僵持局面。

司馬無影面上泛起淡淡笑容，在這種拚命時候，這個人居然還能夠笑得出，的確令人驚奇，也可以由此看出司馬無影不但劍術精妙，而且心靈的修養也很有火候，「說到逃之夭夭，朱愼兄可曾考慮到四方八面的箭手和不少古怪殺手？又可曾考慮到速度問題？朱愼兄，你這麼一個大塊頭，難道跑起來會比別人快？」

朱愼緩緩回答：「不要緊，我皮堅肉厚，任何兵器都可以硬拚一兩下，所以我一定會衝出去，你呢？」

司馬無影道：「說來慚愧，我跑得頂快是不錯的，可是原意却不是用來逃走的，唉！」他重重歎了口氣：「但現在不跑祇怕不行了？」

他忽然喝一聲「着！」，劍光閃處，張慕飛左上胸口已經中了一劍，濺射出鮮血，不過因爲刺得不深，而又不是要害，所以張慕飛掄劍攻擊如故，似乎一點也不受影響。

羅翠衣冷冰聲音插入來道：「你們如果想變成刺蝟，那就不妨逃走，我這個箭陣，就是專門對付來去如風的高手，例如青蠅吊客樂未央之類擅長輕功人物，不信你們大可以試試看。」

朱愼、司馬無影都未答話(事實也不易回答任何話)，忽然嗅到一陣臭味。

這種臭味絕對不是「毒氣」，而是污穢動物的臭味，他們眼光一閃，已看見一共六個赤裸上身，下身祇有一條短褲子，全身黑毛，面目猙獰的大漢衝了過來。

陣陣噁心臭味無疑是他們身上發出的，這些簡直祇能稱之爲「野獸」的人，連聲音也是可怕的咆哮。

他們動作極爲敏捷，一下子就撲入戰圈，也一下子就被司馬無影、朱愼劈死了兩個。

只剩下的四個更爲凶惡，露出獠牙猛撲過來。

司馬無影和朱愼的兵器被對方四大高手牽制羈絆住，一時抽不出手對付這些野獸般的惡漢，祇得連連後退。

嚴溫縱聲尖笑：「他們就是我豢養訓練的『獸人』，我還有幾十個『獸人』，我想知你們能夠殺死多少個？」

連沈神通也爲之毛骨悚然，因爲這些獸人顯然絕不怕死，你就算有一身武功可以一脚踢死一隻瘋狗，然而當你面對幾十隻瘋狗之時，你豈能不心驚膽寒？

臭味忽然更濃，因爲黑暗中又奔出八九個獸人，咆哮之聲確實可怕之極，此外又湧出七、八個持長劍的標悍漢子，這些人一望而知是殺人的專家，也就是世俗稱之爲「殺手」的人。

他們散開守住外圍，分明是等對方突圍之時才出劍狙擊。

天羅地網似乎已經佈成，司馬無影、朱愼能夠至今尚未敗亡，已經很不容易了。

忽然衆聲靜寂了一下(咆哮之聲除外)，因爲黑暗中出現了一隊人，魚貫列隊出現在燈光之下。

帶頭的竟然是一個妙齡少女，臉蛋圓圓的，既美麗而又可愛。

跟在後面成爲一串的人，個個衣衫襤褸，髮鬚蓬鬆污垢，面孔髒得看不出本來面目。

緊跟隨少女後面的是一個白髮老人，他手中有一支竹子，看得出乃是剛剛折下來的，竹支一端頂住美麗的少女後心，其餘尚有六個同樣古怪污垢老人，魚貫跟在後面。

尾隨最後面的是個高大魁梧的白鬚白髮虬髯老者，他突然發出一聲更可怕更响亮的咆哮，也突然離開隊伍飛身躍出數丈，落在那羣獸人中間。

「砰砰啪啪」一陣七八下巨响過處，同時便是七八個獸人飛上半空，每一個至少飛上六七丈之高，在夜色中幾乎已看不見了。

不過這些獸人很快就掉下來，重重摔在地上，祇見他們個個癱捲成一團，顯然早已全身骨骼盡碎，也顯然不是摔死的。

這等確實威猛的拳力眞是曠古絕今，你不妨拿一塊石頭丟丟看，如果你能夠丟上六層樓高，你已經可以創記錄了，何況是一個人，那麼巨大的軀體和重量，當然更加驚世駭俗了。

他鬚髮戟張，仰天大笑道：「痛快，痛快！」聲音响亮震耳欲聾，「大江堂那一個過來接老夫一拳？」

李寬人大驚，發出號令，登時人人撤退，因此，那四名獸人轉眼之間都死在武當長劍和朱愼大刀之下。

李寬人發出和氣笑聲，說道：「您老敢是拳頭天下無敵的『擂地有聲』袁越前輩？咱們無寃無仇，有話好說，何必動手呢？」

嚴溫盯住那美麗少女，他已經很久沒有見到這美麗活潑的痲雀，他實在又氣惱而又想念那幾次兩人纏綿已經形成的神秘魔力，使他實在無法忘懷。

但痲雀爲何會和這七個奇形怪狀，汚垢骯髒的老人在一起？她爲何面色很蒼白也有點憔悴？她最近日子過得好麼？

七個骯髒老人當中有一個是女性，她的面孔五官已看不清楚，祇有一頭白髮顯示出她的年紀，不過她的聲音倒是很嬌柔悅耳，「李寬人，你說我們之間無怨無仇？」

李寬人大大怔了一下，這位聲音嬌嫩的老婆婆是誰？她何以會認識我？

這個老婆婆自然是黃山女俠「金花銀蛇」冉華，她輕笑兩聲道：「對，你也許說得對，我們之間可能無怨無仇，但我却想把你們所有的人統通剝皮拆骨。」

她用食指按唇「噓」一聲，表示叫別人不要出聲，然後又說道：「別問我爲什麼，前塵往事不堪回首，總之，我要剝你們的皮，拆你們的骨。」

爲什麼她和他們都對大江堂如此深仇大恨？爲什麼他們都骯髒不堪，汚垢全身以至發出臭味？爲什麼冉華會帶領他們前來？這些昔年縱橫江湖却又已經銷聲匿跡的一流高手們何以會聚在一塊兒？

總之都是疑問！

緊隨冉華身後就是泰山怒漢馮當世，他身量也和「擂地有聲」袁越一般高大，所以他忽然離隊斜行十步，沒有人會看不見。

馮當世的位置已經告訴大家，他要對付三名持劍殺手，這三人都是嚴溫親信侍衛，平時祇聽嚴溫命令，甚是跋扈驕橫。

他們雖是震懾袁越驚世拳力，但這一個老人並不是袁越，手中也沒有兵器，所以他們反而竊喜，因爲一來他們手中之劍都極鋒利，所學劍法也都凶狠毒辣的殺手劍法，一般武林高手的武功可能强過他們，但却不一定會被殺(這是很微妙的問題，此處暫時不浪費時間分析了)。

這三名殺手二來認爲世上拳力强猛，威重得如袁越的人絕對很少，這一點他們都很有信心，假如沒有袁越那種可怕拳力之人，却用赤手空拳對付他們三把快劍，這人一定是想自殺或者是神智不清了。

故此當馮當世用粗大手指指住他們之時，他們不但沒有退却，反而一齊迎上去，事實上除了他們三個之外，還有三個服飾兵器甚至年紀都一樣的殺手悄悄移動脚步，這另外的三個顯然也打算截斷馮當世的逃路。

正面那三個殺手之中有一個冷笑道：「你想動手？」

馮當世發出响亮的笑聲，不過笑聲中却表示出怒氣而不是高興：「對，我要碰扁你們的腦袋。」

那三個殺手中有個比較聰明冷靜，所以有點驚訝：「你很生氣？」

馮當世道：「我當然生氣才殺人，誰在高興快樂時殺人呢？」

既然他要聲明打扁腦袋，聲明要殺人，所以那三個殺手就不必客氣了，正面的一個長劍疾揮，劃出一道眩目光圈，由於劍身雪亮，燈光强烈，故此反射出去的光綫眞能使對方眼睛有一刹那看不見景物。

就在這一刹那，三支劍的鋒利尖端都刺中馮當世身體，事實上正面的一支劍(劃圈反射光綫的)慢了一綫才刺到馮當世身上。

他們的招式一點都不好看，而且最大缺點就是人人放盡了全力，不像其他武林高手人物，總是攻中有守，總是蘊蓄餘勢和餘力。這樣若是一劍攻去能得手，自己還可以閃避對方攻擊，或者能以餘勢封架。

但是這三個殺手，却都是用盡所有力量和速度，故此看來既不瀟洒又沒有學問。

可是這才是正式的殺手劍法，這些殺人專家受過嚴格的訓練，絕不浪費任何一絲氣力於無關殺人的動作上，「閃避」或者「封架」只跟自己安危有關，與殺人無關，所以他們就完全不加理會，決不留下絲毫氣力。

三把劍明明都刺中了馮當世胸腹之間等處，可是問題馬上出現，

那三個殺手忽然懷疑自己的劍尖是不是因爲有東西包住所以變得很鈍，變得完全不鋒利？

那是因爲三把劍都刺不入對方身體。

其實以他們劍上的功夫內勁，加上閃電般的速度，就算用鈍頭的粗木棍，也可以洞穿牛腹了。

泰山石敢當神功號稱天下硬功第一，果然有驚世駭俗之威。

馮當世怒吼一聲，這是他神功的一部份，並非被人刺中而憤怒大吼，其實他吼聲還未傳出口腔，雙拳已發，像打鐵一樣「砰砰砰」一連三响，就完全解决了三個殺手。

這時他怒吼之聲才响徹全場，有如深山老虎，吼叫之聲，四下樹木紛紛搖震。

馮當世第四拳却是向身後殺手攻去，其間毫無停滯，在他後面的那三個殺手本已全包抄阻截他退後，所以雙方距離並不遠。

誰也想不到馮當世身軀那麼魁梧，硬功那麼霸道，但縱跳之時竟也靈活迅速如燕子。

所以那三名殺手已來不及逃走，來不及後退，當然他們絕對不會束手待斃，所有的人都看見三把長劍一齊刺中馮當世的身體，他們的劍並無虛發，而且最可怕的是劍劍刺中都是立刻會死，立刻就失去抵抗力的要害。

可惜，碰到的是馮當世，就一點用處都沒有，馮當世第四拳第五拳第六拳連續發出，這三個殺手立即飛開老遠，有的兩目血肉模糊，有的胸陷骨碎，總之都是一拳就送掉了性命。

李寬人和羅翠衣迅速交換了一個眼色，這迅速的一瞥中已經互相交換了不少意見：「我們的兵刃碰上馮當世都糟糕之至，對方有這麼多高手，我們一定崩潰敗亡，所以我們要不要逃走呢？如果血劍嚴北在此就好……」

在這些意見中令人不解的是以李寬人和羅翠衣一身本事，何以會有不知逃往何方的憂慮？天下之大何處不可容身？

馮當世已走回冉華身後，隊伍中却走出一瘦一胖兩人，快逾奔馬，一轉眼已分頭撲上東西兩邊高牆。

刹那間兩人又已奔回，一去一來都迅速宛如兩陣無聲淸風。

四面高牆高簷上忽然紛紛傳來驚叫駭呼之聲，衆人都聽得出那是有不少埋伏高處人手被那一胖一瘦二人給殺死或者至少被點住穴道。

那個瘦老人聲音含糊糊：「這個箭陣暗藏『空亡』危機，那可不是開玩笑的。」

身量肥胖的老人聲音有如破鑼：「沒有的事，這個箭陣祇不過是小孩子的玩意兒。」

破鑼聲當然就是江西百花洲胡說和尚，此人平生專說相反話，你這樣說話他就非那樣說不可，不知道他的人一定全被他弄得顚七倒八，至於聲音含糊的瘦老人則是武當痴道人，這兩大高手一齊出馬，都是出其不意，所以羅翠衣辛辛苦苦訓練的「六十甲子死神之箭」登時陷入混亂，不能互相呼應，冰消瓦解於一旦，也就不足爲奇了。

現在祇剩下「萬里雲雁」吳瀟瀟，「割愛手」顧慈悲沒有作聲，但顧慈悲根本已經出手，他用一支竹枝頂住痲雀後心，痲雀但覺心膽俱寒，不知何故害怕得完全沒有反抗勇氣，甚至連反抗逃走的念頭都不敢想。

她如果知道這種現象祇不過是「割愛手」駕馭心神的妙用之一，她一定更驚懼而且自歎倒霉，爲何偏偏會落在這種邪裡邪氣的人手中？

大江堂外圍力量(箭陣、人獸、殺手等)，無疑已經全部崩潰了，瓦解了，現在祇剩下主力李寬人，羅翠衣等四大高手有資格一拚，其餘的人雖然還有十幾個，箭手也還有三四十個，但都不能發生作用了。

嚴溫一轉身隱沒於黑暗之中，但誰也不加理睬，那七位從地牢逃出生天老一輩的高手根本不知道他是誰，而司馬無影、朱愼却認定祇要誅除了李寬人等四大高手，嚴溫就等如沒有脚的螃蟹了，一點也不必擔心他有什麼作爲。

李寬人雖然已發現痲雀面色不對，知道她受了某種奇怪功夫所制，也知道她隨時隨地都會性命不保，但既然連嚴溫都不管，他們又何必多管呢？

司馬無影朗聲道：「那一位敢是痴師叔？我是司馬無影。」

痴道人怒道：「我不跟你講話，你們都當我已經死了，都很高興，所以這麼多年，都沒有人來探望我。」

司馬無影微微一笑，他雖然跟這位師叔不甚熱絡親近，但他的痴呆脾氣却知之甚稔，所以既不着忙也不急於答辯。

胡說和尚駡道：「牛鼻子眞是糊塗透了頂，如果你廟裡的人都以爲你死了，敎他們上那兒去探你？」

「猛將」朱愼大步踏上前，道：「李香主，朱愼再請你賜敎幾手拂花令絕學。」他外表雖是驍勇威猛，但其實心細如塵，智計過人，所以他能夠一下子就扭轉場面氣氛，使得所有的人注意力又回到大江堂四大高手身上。

朱愼剛才以一把大刀，在重圍

中力拚李寬人、羅翠衣兩大高手，居然還支持得住，可見得若是以一對一，他的勝算一定比較大。

「我朱愼跟各位並沒有梁子過節，要是各位肯讓我們搜查嚴府和大江堂各處，證明『海龍王』雷傲侯的確沒有來，我轉身便走。」

怪叫怒吼之聲，忽然震耳欲聾，最嘈吵的當然是「擂地有聲」袁越和「泰山怒漢」馮當世，其餘的人(痴道人等)雖是哼哈吆喝，但聲音都被這兩位悍猛高手的吼嘯聲壓下去。

連朱愼也不禁心頭一凜，坐馬蓄勢準備應變，因爲他們的激烈反應顯然是聽到他的話而產生，他們當然很可能都是「海龍王」雷傲侯的朋友，如果正是如此，則身爲雷傲侯的人不用說也必是極危險的事。

衆聲稍歇，冉華嬌聲軟語聲音說道：「雷傲侯如果在此，那就太好了。」

雷傲侯在此對他們有什麼好處？而且她的話也沒有任何使人從而能得知他們和雷傲侯之間究竟是友是敵？

朱愼轉頭望望司馬無影一眼，司馬無影心中明白，當下大聲道：「痴師叔，我們想從雷傲侯身上找到血劍嚴北，但你們跟雷傲侯不會是朋友吧？」

痴道人「呸」了一聲，道：「誰跟他是朋友！」

敵我之勢本是立刻分明，但痴道人又道：「可是那老小子很有點辦法，好像跟掌門眞人頗有點交情，我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以雷傲侯的聲名本事，能與武當掌門眞人結交並不算是奇怪的事！

泰山怒漢馮當世大怒喝道：「好哇！牛鼻子我告訴你，我找雷傲侯算完賬，再找你們武當掌門算賬。」

這話居然有幾個人出聲贊同支持。

冉華嬌聲的道：「馮當世，你是不是糊塗了一點？」

馮當世道：「我清醒得很！」

冉華道：「這十幾年來痴道人跟我們有什麼分別？你先告訴我？」

馮當世答道：「沒有分別。」

冉華道：「對，可見得人家武當根本全然不知道我們的遭遇，既然全不知道，如果是有什麼變化，難道凡是認識雷傲侯或者認識血劍嚴北的人都有罪，都有責任？」

人人都沒有了聲音。

朱愼直到這時才放心，但李寬人他們却恰恰相反，因爲在這一刹那間，他們已經陷入七個骯髒老人包圍網中，這七個老人雖是骯髒發出奇臭異味，可是使李寬人等皺眉躭心的決不衛生問題。

痴道人忽然問道：「這女孩子叫什麼名字？」說時指指麻雀。

「割愛手」顧慈悲白眉皺了一下，道：「左右是一個女孩子，管她叫什麼名字？」他祇須竹枝上傳出奇異內力，麻雀就包死不生。

但顧慈悲却不敢這樣做，因爲他感到左右兩邊都有森森殺氣，左邊是胡說和尚，右邊是「萬里雲雁」吳瀟瀟，如果麻雀倒下，那時他就算不死，恐怕也得付出相當代價。

啞女人立刻答道：「這女孩子名叫麻雀。」

登時六對眼睛都集中在顧慈悲身上。

顧慈悲收回了竹枝，很大方地把女孩子推到吳瀟瀟身邊。

吳瀟瀟一手抓住麻雀脈門，麻雀自是全身動彈不得。

羅翠衣大聲斥道：「放手，你們都是當代一流高手，幹嗎欺負一個小女孩？」

但沒有人去理睬她，因爲人人眼睛都注視着吳瀟瀟，好像吳瀟瀟忽然變成個英俊小生，所以値得全神欣賞。

羅翠衣怒哼一聲，一道綠光從左袖飛出，又快又靈活向吳瀟瀟手腕搭落。

吳瀟瀟的手沒有動彈，反倒是旁邊的顧慈悲竹枝忽然一伸，搭住這支竹枝，伸出去的時間簡直間不容髮，眼睛不夠尖的人必定是以爲吳瀟瀟正在變魔術，把他的手腕變成一根竹枝。

顧慈悲內力傳出，祇見那條翠帶忽然飛起丈餘。

羅翠衣感到對方內力沿着翠帶傳到，當即也運內力抵禦，同時小指微微勾一下，收回翠帶，表面上風平浪靜，雙方祇過了一招，但羅翠衣却感到心神一震，情緒波動得煩燥不安。

她猛一收攝心神，冷冷道：「原來你是割愛手顧慈悲，你怎會跟痴道人他們走在一起，聚在一塊兒？」

顧慈悲不答反問：「剛才我好像聽見青蠅吊客老樂的怪叫聲，是不是妳把他攆走的？妳當起青蠅吊客的保鏢？」

他們顯然是老相識，羅翠衣道：「你向來最講究衣着，爲何現下如此狼狽難看呢？」

誰也沒有回答誰的話，而且由於吳瀟瀟忽然開腔，所以他們更加沒有機會追問了。

「還好。」吳瀟瀟聲音很溫文爾雅的道：「麻雀沒有事，說不定顧慈悲功力衰退，所以連一個女孩子也傷不了！哈，哈，哈……」

顧慈悲怒道：「放屁，如果別人都不幫忙，我馬上叫你好看。」

吳瀟瀟仍然很溫和而又斯文，道：「你省點氣力吧，如果雷傲侯在這裡，嚴北也不會離得很遠，我會等着瞧你怎樣給嚴北好看。」

霎時所有注意力全集中在李寬人等大江堂四大高手身上。

吳瀟瀟一手牽着麻雀奔走，當他經過一棵大樹下面，忽然停步，因爲樹上傳下來沈神通壓低的語聲：「吳前輩，我是沈神通，顧前輩爲何不守諾言，竟想傷害麻雀？」

吳瀟瀟放開麻雀道：「你最好記住他的外號，他一定以爲你跟麻雀有一手，這個人就是喜歡人家傷心。」

麻雀恢復自由「颼」一聲躍上大樹。

沈神通道：「顧慈悲根本弄錯了，麻雀祇是又乖又熱心的女孩子。」

吳瀟瀟道：「我沒有錯，麻雀已經懷孕，我把的脈從不會出錯，連『大自在天醫』李健華也不敢說我錯。」

沈神通替麻雀歎口氣，也趕快換個話題：「我先走一步，我希望有機會請你喝酒。」他本來想說：「向前輩你請益」等語，但忽然又覺得很多餘，所以沒有講出來。

吳瀟瀟笑一聲，回頭就走，祇說了一句：「是不是薑酌？」

沈神通一手抱着麻雀，頭昏腦脹苦笑一聲，心想：這誤會可大了，麻雀若是有孕，當然是嚴溫的骨肉，我沈神通連邊都沒沾，現在却變成是我的孩子！

這件事必須設法澄清，所以沈神通改變了主意，決定暫時不走。

麻雀在他懷中發抖，她大概二十歲還不到吧？但已經遭遇悲慘的命運，命運之神，究竟是怎麼回事？爲何使美麗可愛還未完全長成的孩子，陷入如此悲慘的境地？

那邊吳瀟瀟大聲道：「她已經走了，還有那個傢伙。」他向衆人眨眨眼睛：「她已經懷孕，我希望她順順當當生個胖小子。」

除了顧慈悲之外，人人微笑點頭。

接着，衆人眼光又回到李寬人等四人身上。

朱愼和司馬無影互相看了一眼，莫逆於心，突然間一齊出手。

但他們並非向李寬人他們出手，而是分頭撲向那殘餘的十幾個獸人和劍手，他們突然發難事前毫無徵兆，所以大刀長劍一下子就劈翻了兩個劍手和四個獸人。

餘下之人四散竄奔，朱愼、司馬無影放盡全力追殺，一眨眼間又各殺死一個獸人。

朱愼忽然在一棵大樹下停步，接着微微彎身作勢便待躍上。

樹上傳下來低低而又清晰聲音：「我不是大江堂的人。」

朱愼仍然躍起，但方向却已改向斜刺裡飛上，最後停在一根橫椏上，他看見丈許外樹上有兩個人，是一女一男摟抱着，如果他們是敵人，這樣子摟抱的姿勢，一時也發揮不出什麼威力。

朱愼冷冷道：「你們是誰？」

「朱兄在百忙中居然還能發覺樹上有人，的確是一代高手，看來剛才你對付李寬人羅翠衣之時，根本未盡全力。」

朱愼聲音仍然冷冰冰，但事實上心中吃了一驚：「我爲何不盡全力？」

「因爲你就算出盡全力，但那時也祇不過能夠稍佔上風，可是如果你忍辱負重裝作不支，還挨了兩下翠帶，你就大有機會大展神威殺死李寬人他們了。」

朱愼哼了一聲，道：「你一向都喜歡猜測別人的心意？」

「可以說是，但也可以說不是，如果與我無干的事，我才不傷這個腦筋，換言之，如果大江堂不是我的仇敵，我老早就出手幫李、羅二人對付朱兄你了。」

朱愼默默無聲，他本來已運聚全身功力準備立刻撲過去，可是對方的話句句連環相結，使他不能不往下聽，而不幸的是，聽到最後，忽然發覺消失了撲過去全力一擊的理由。

那人既然是大江堂的對頭人，則殺死他豈不是等於給自己過不去。而且世上也沒有殺死同仇敵愾的人的道理。

「我是沈神通，希望朱兄聽過在下賤名。」

「啊！我當然聽過，你爲什麼不早點說？」

「因爲你爲人精細愼重，所以既不能太早報告，也不必太早報名？」沈神通顯然鬆了口氣，照他觀察估計，朱愼武功之高十分駭人，如果他突然發難出手，沈神通自閃雖然可以躲得過，但懷中的少女，就難說之極了。「太早說出來，祇怕收到反效果，反而加速你出手，但如果我能使你聽下去而不出手，你才肯相信我是沈神通，故此不必太早說出姓名。」

朱愼默默點頭，道：「沈神通名不虛傳，我敢用人頭打賭，你絕不是冒牌貨，你有什麼指示呢？」

「朱兄太客氣了？我目前祇想安全離開嚴府，你肯不肯幫忙？」

「幫忙？憑你沈神通也要我幫忙你？」

「是的，如果我從未負傷，又如果我祇有自己一個人，大概我還用不着請求朱兄。」

「你抱着麻雀？爲什麼？她究竟是誰？爲何幾位前輩都護着她？

她分明是嚴家的人，你爲何……」

朱愼忽然閉着嘴吧！因爲他知道有些問題既不便問，也不必問。

他擺了一下長刀，簡簡單單一句，道：「跟我來吧！」

沈神通歎口氣：「現在不行，因爲我希望知道李寬人、羅翠衣這等人物，竟也甘爲大江堂香主，並且忠心耿耿至死不渝的原因。」

朱愼以旁觀者的語氣道：「你忽然變得婆婆媽媽，要走又不走，無疑跟痲雀有莫大關係，也無疑你對她有深厚感情，但你不走我走。」

此人個子雖然魁梧高大，雖然樣子氣度很悍猛，但他外號絕對不應該叫猛將。

沈神通苦笑一聲：「你應該改一改外號，不妨稱爲『心細如髮料事如神』。」

「我們之間沒有交情。」朱愼道：「我平時也看不起吃你這一行飯的人，所以我們根本不是朋友。」

沈神通道：「是的，我素來很少朋友，大概很多人都像你一樣的看法。」

朱愼道：「但無論如何痲雀把那七位前輩高手帶來，使局勢扭轉反敗爲勝，她的功勞是不小的。」

司馬無影聲音插入來，他其實已躍上大樹好一會，所以雙方對話他並沒有錯過：「其實沈兄的功勞也很大。」他聲音比朱愼尖銳生硬得多：「看來痲雀所以不曾被割愛手顧慈悲所殺，完全由於沈神通的關係，由此也可知沈神通跟那七位前輩有莫大的關連。」

沈神通道：「兩位請看，李寬人他們已經作困獸之鬥了。」

其實司馬無影和朱愼都看見了，祇不過他們一邊看一邊說話，他們顯然想弄清楚沈神通與那七位高手之間的關係。

出手之人是馮當世、袁越兩位極悍猛高手，還有就是顧慈悲和吳瀟瀟。

對方當然是大江堂四大高手，李寬人、羅翠衣碰上馮當世、袁越，馬上就顯得手忙脚亂，難以應付，因爲馮當世的絕世硬功到底厲害到什麼程度，李寬人無法得知，所以明明有機會可以用「拂花令」掃中他身體，却又怕是誘敵之計，而不敢掃出，這種打法自然是萬分糟糕，也是有敗無勝。

另一方面「擂地有聲」袁越的「擂手」絕技也把羅翠衣打得花容失色，有退無進，因爲羅翠衣的「翠帶」根本遠距袁越尋丈，就被舉世無匹重愈山岳的掌力震退。她的兵器已經失去效用，試問焉能有取勝機會？

包無恙的釣竿去勢兇狠詭異無比，可是碰到「割愛手」顧慈悲的短竹枝，有如蒼蠅的脚黏在蛛網上，只覺得黏滯得有如在水裡面揮舞一樣，完全不能隨心所欲。

其實招式尚在其次，如果包無恙不是當代高手，如果不是內功精湛的話，他早就被顧慈悲由竹枝傳來奇異古怪和能夠制駕心神的內功擊敗了。

吳瀟瀟身子大半時間在半空中，像大鳥一樣盤旋轉折往來，不過他輕功身法雖是神妙莫測，但碰到「燕人」張慕飛雙手揮舞長矛，遠遠掃打刺扎，反而甚是不利而無法迫近張慕飛。

然而整個局勢已經十分顯明，大江堂眞能出手一戰，有姓有名的現在只賸下這四大高手，而且一望而知他們支撐不了多久，只要大江堂這四大高手都傷亡了，大江堂就等於完全崩潰瓦解了。

這種想法看法，連沈神通也不禁大吃一驚，誰敢相信以百年基業高手如雲的大江堂，居然會一旦淪爲一般小幫會的命運？金錢和勢力（即權力）竟然失去作用。顯赫歷史只不過是一場虛幻夢境。

如果世間上的一切，例如無數財富强大權力甚至男女間愛情，在本質上根本空幻不實，在無限空間無盡時間之中倏然而生，又倏然而滅，世人們爲何還悽悽皇皇追求呢？

追求幻夢當然是很愚不可及，可是有沒有「永恒」，或者「超永恒」的事物存在呢？

如果有的話，世人當然值得去了解去追求，但永恒或超永恒又是什麼呢？應如何着手去了解去追求呢？

不過幻夢般的世事却也正如「幻夢」這兩個字包含「變幻不定」的意義一樣，世事變幻莫測，時時叫人大出意料之外而吃驚。

那「泰山怒漢」馮當世和「擂地有聲」袁越的驚天動地威勢，忽然大大減弱，而且不久甚至都停歇退後兩丈，自然「割愛手」顧慈悲和「萬里雲雁」吳瀟瀟也一樣。

他們七個老人又聚在一起，都略略仰頭向天，清涼晚風中透來陣陣奇異香氣，漸漸變濃而瀰漫四週。

古人說「不見西子之美者是無目也」，這裡稍爲改動一下，變成如果沒有嗅到而且不覺得這氣味清香的話，是無鼻也。

這陣香味既不是香料香水之類，不又是食之香，總之很香又香得不會令任何人討厭。

李寬人等露出喜色，却也掩飾不住貪婪嗅吸香氣的動作。

這陣香氣當然不會無緣無故出現，所以一個面貌瘦削鼻嘴尖突的老嫗現身時，沒有人覺得奇怪，却

祇想知道她是誰？她施放的是什麼香氣？

李寬人等四大高手向她行禮，稱呼她爲「鷄婆婆」，事實上她樣子當眞極像老母鷄，誰也不知道她那一對作弧形下垂的大袖（有如僧袍式）內裡藏有什麼玩意兒？

鷄婆婆眼光很銳利，聲音也一樣尖銳刺耳：「大江堂的事我素來不管，可是眼看覆亡在即，所以我又不能不管了。」

她眼光向黑暗中搜索，又厲聲道：「痲雀，妳躲在什麼地方？」

現在是何等形勢何等時機？鷄婆婆不趕緊料理重大事情，却找尋起毫不足道的小女孩痲雀？她是不是老糊塗得分不清事情輕重緩急呢？

痲雀身子一顫，嘴唇擦過沈神通的嘴巴，跟着又擦過他面頰而停在耳邊，低聲道：「我以後要找你的話，怎樣才能找得到？」

沈神通嘴上還殘存着她柔軟香唇味道，他也在她耳邊輕輕說出南京茂興綢緞莊林掌櫃地址，並且告訴她最好留下密函便可以聯絡上了。

痲雀迅快躍下大樹奔到鷄婆婆身邊。

鷄婆婆先向顧慈悲冷笑一聲：「你最好看清楚痲雀的面貌。」

顧慈悲訝道：「我？看清楚她？爲什麼？」

鷄婆婆又指着吳瀟瀟和袁越道：「你們也是，快看清楚她！」

這時，不但顧、吳、袁三人，其實所有的人都睜大眼睛望住痲雀，人人都想看出她面孔究竟有什麼奇特之處值得細看。

鷄婆婆又道：「好，你們看完了，痲雀，妳回去，坐在房間裡不許出來。」

痲雀遲疑了一下迅速跑掉。

人人知道鷄婆婆已遣開痲雀，當然鷄婆婆馬上會給答案，所以大家都十分聚精會神。

鷄婆婆道：「痲雀的媽媽十年前已經死了，但她直到臨死之時，還不知道痲雀的父親是誰，你們三個看得出麼？」

「你們三個」當然是指的是顧、吳、袁三人。袁越用打雷的聲音道：「爲什麼問我們？」

鷄婆婆道：「因十七年前痲雀的媽媽夕姬曾經認識三個男人，她輪流和他們要好了一個多月，直到月事不來，知道已懷孕，才從此絕跡，從此不再找那三個男人。」

顧、吳、袁三人滿面污垢竟也掩不住駭然震動之色。

顧慈悲一定是心腸較硬的人，所以他首先道：「夕姬爲何要找那些男人？爲何要三個之多？她是很淫蕩的女人？」

鷄婆婆冷嗤一聲：「淫蕩？如果她是淫蕩的話，後來爲何不找那些男人？難道懷孕之後就由淫蕩變成貞潔？」

顧慈悲果然無話可駁。

鷄婆婆又道：「夕姬是我的女主人，她後來生下一個女孩子，她就是痲雀。」

當然人人都猜到了，但問題是痲雀究竟是誰的女兒？鷄婆婆爲何在這時提及這件往事？

鷄婆婆不必指明那三個男人是誰？也沒有人不知道便是顧、吳、袁他們三個人。

但是顧、吳、袁三人都不作聲，都不敢說痲雀像自己或像任何人。

鷄婆婆忽然轉變話題：「你們剛才嗅到的香氣一定覺得很舒服？那是用罌粟爲主加上十七種藥物烘發出來的香氣，不過你們嗅過之後，很快就要服食一種藥物，否則，你們全身骨節酸痛，頭昏眼花而且鼻涕眼淚都會出來，時間一久，可能連大小便都會忍不住的了。」

七位前輩高手都大爲震動，四下氣溫忽然降低，寒冷得好像要下雪，當然那是他們人人透出殺氣滙聚瀰漫而使得氣溫陡降。

鷄婆婆喔喔冷笑，笑得像隻老母鷄！「你們根本不必動手。」

她指指自己面孔：「你們看看我的樣子，我活着有什麼意思？我又醜又老，早就恨不得死掉，如果不是主人夕姬託我一些事未辦好，我老早就上吊了。」

這話說得也是，任何一個女人長得她那麼樣老醜，眞是活着沒有一點趣味。

對方既然不怕死甚至想死，你自然消失了殺死她的理由，自然感到殺她的行爲愚蠢而又不合理。

所以氣溫忽然又恢復正常清涼狀態。李寬人等四大高手，這時才收起劍拔弩張的姿態。

顯然如果對方出手對付鷄婆婆，他們一定全力出戰阻止，至死方休。

大江堂四大高手何以如此忠心耿耿，早先李寬人和羅翠衣都有「天下雖大却無處容身」之歎，莫非他們不得不忠，也不能遠遁離此，却是鷄婆婆所說的那種「藥物」之故也？

世上有很多藥物可以殺人，也有很多會令人上癮，這種癮絕對不是抽煙喝酒那麼簡單，那麼容易戒絕的，何況當這種「癮」得到滿足的過程中，還有飄飄欲仙脫離現實的快樂。

祇見李寬人等四人都摸出一個小銀盒，也都從銀盒中掏出一粒黑色的指尖大小的藥丸，放入口中。

幾個銀盆一打開，便又有另一種香味透出來。

其他的人也莫不眼露奇光，盯住那些銀盒，看來那幾個小銀盒在他們心目中比十萬兩黃金還寶貴重要得多了。

「你們若是想要這種美妙藥物，一點都不困難！」鷄婆婆聲音變得溫柔而不尖銳：「我保證你們天天都有藥，保證你們武功有增無減，保證你們住得好吃得好也穿得好，也保證你們如果喜歡女人的話，有一百個美女任你們挑選，天天可以換人，你們什麼事都不必做，祇要大江堂不垮就可以了。」

如果是別人許諾這些豐厚條件，尤其是「女人」這一項，一定很難叫人相信。

但大江堂當然不同，大江堂的富有天下皆知，買她百兒八十個美麗女子祇是小意思而已，又祇要大江堂不垮台，物質上的享受保證可以達到第一流水準。

痴道人用含糊的聲音道：「胡說和尚一定第一個答應，因為他整天都怕沒有人管吃管住，何況還有香噴噴的妙藥，香噴噴的女人？」

胡說和尚道：「放屁，現在的女人都變成母豬比我還臭。」

這話未免太過離譜一些，而且還使「金花銀蛇」冉華誤會，冷冷地道：「你罵誰？」

胡說和尚可眞不敢惹她，因為泰山怒漢馮當世肯定會為她拚命，這兩高手聯手之威，那裡可以開玩笑？「我說的是現在年輕一輩的小女人，我意思根本是說十七年前的夕姬才是香噴噴的女人，可惜那時候我和尚禪心清淨，白白糟蹋了好機會，所以現在那些小女人，我那裡還放在心上呢？」

此人向來是胡說八道，所以誰也不敢眞信，却又不能完全不信。

鷄婆婆笑得很和氣：「但你到底肯不肯留下來？」

胡說和尚搖頭道：「我不知道，如果武當痴道人也留下，我跟他便是。」

馮當世也暗暗拭掉嘴角口涎，因為他已看見冉華眼中閃動熟悉的光芒，那是她已有了決定的意思，她向來很固執，誰也不能說服她，改變她，而她顯然不打算留下，所以馮當世祇好一橫心忘掉那妙藥的香味。

痴道人道：「眞胡鬧，你一個大和尚跟着道士亂跑那像什麼話？」

鷄婆婆突然指住「割愛手」顧慈悲：「你，你怎麼說？」

他果然找到了對象，顧慈悲毫不遲疑地道：「我留下。」

鷄婆婆手指移動換了「擂地有聲」袁越道：「你呢？」

袁越想一下，「我想再看看麻雀的樣子。」

鷄婆婆毫不放鬆，冷笑道：「別的話不必說，你祇要回答留下或不留下？」

袁越無可規避，垂頭道：「留下。」

鷄婆婆尖聲大笑，她當然可以傲然放心大笑，大江堂忽然多了顧慈悲和袁越，已經立刻恢復無比强大實力，任何强敵也可以拚了。

「你呢？」她繼續移動手指，現在指着萬里雲雁吳蕭蕭道：「留下或不留下？」

吳蕭蕭比較沒有心理負擔，一來他本來邪多於正，二來前面已有顏、袁二人答應留下，便免却許多被迫意味，面子上好過得多了，於是便道：「我留下。」

大江堂實力更强了，也因此李寬人他們對鷄婆婆這種忽然扭轉乾坤的手段大為佩服。

冉華聲音仍然很嬌脆悅耳，但却透出萬分堅決意味道：「我不留，馮當世，我們走。」

馮當世聲音有如巨雷道：「好，咱們走。」任何人一聽，便知他心中絕無絲毫勉强，也因此使人感到他能如此深愛冉華，實在是既可佩而又是很有福氣之事。

忽然連沈神通也聽見司馬無影的喘氣聲，以及抓碎樹幹的聲音。

司馬無影內功深厚，要他病到神智不清地步，祇怕比殺死十個獸人還困難十倍，但如果他不是病得神智不清，何以忽然喘氣以及把樹幹抓得粉碎？

當然沈神通幾乎同一時間就明白了：「司馬兄，我敢保證痴道人前輩不會做大江堂保鏢，你敢不敢跟我打賭？」

司馬無影長長舒了口氣，道：「不必賭，祇要敝師叔把持得住大江堂的詭奇誘惑，我一定用最好的酒泡死你，用無數金錢壓死你。」

因為這個判斷是由沈神通口中說出，自是大大不同於別人，所以司馬無影馬上鬆一口大氣，如果痴道人也做了大江堂的保鏢，他司馬無影可就當眞不知怎麼辦才好了，故此沈神通的判斷眞是使他感激萬分。

沈神通躍下大樹，不過他才站穩身子，旁邊已多出一個人，此人身材高大，可是輕功妙絕，比一粒跳虱更高明更厲害。

這個高大的人竟是朱慎，沈神通說道：「朱兄不看看熱鬧了？」

朱慎微笑一下道：「如果痴道人不肯留下，我敢打賭胡說和尚也一樣，所以沒有熱鬧可看了，但你的情況却使我擔心，你一定眞的受過傷，所以輕功已經大打折扣。」

「是的，我早告訴過你，我曾經負過傷。」

「好戲還未散場，所以如果你要安然離開，當然要趁這機會了。」

「是的，我正是這樣想，可惜你已經躭誤了我不少時間了。」

「你放一百個心，我朱慎若是不能保你平安離開，我馬上自殺以謝沈神通。走！」

司馬無影其實他已經在他們身邊，他這時才道：「我也一樣。」

這兩大高手保駕，沈神通也不禁欣然一笑，故此當他們出了嚴府來到了江邊一處很僻靜的地方時，沈神通才道謝一聲，道：「如果不是兩位神威，我自問很難衝得過那數十個獸人和百餘守衛的包圍。」

他講的是實話，那些獸人悍不畏死，往來巡邏形成一道包圍網。此外大江堂上有精銳好手，守於嚴府外圍，他們當眞費了不少氣力才突圍而出。

司馬無影先行離開，朱慎仍然陪沈神通站在江邊。

沈神通很感激：「朱兄，不必相送了，此地雖然仍屬大江堂勢力範圍，但他們主力還在嚴府，我大概還可以照顧自己。」

朱慎看看黑暗江邊，這時候想僱船似乎不容易，尤其是這兒不是碼頭，根本沒有船隻靠泊過夜。

「我不是為你着想，我只為自己打算，我絕對不許大江堂把沈神通殺死。」朱慎一邊說一邊發出奇異令人困惑的笑聲：「你水底功夫好不好我不知道，但大江堂却肯定有不少高手，所以如果你掉在水裡，一定非常不妙。」

沈神通在陰暗之中蹲下，他雖然不是筋疲力竭，但受過傷的內臟隱隱作痛，同時他必須盡可能趕快恢復氣力，越快越好，因為世事變幻莫測，很可能剛剛拚命救過你的人，忽然會變成可怕的敵人，至少朱慎笑聲很古怪，似乎有點變幻莫測的跡象。

朱慎居然也學他蹲下，他莫非也覺得有點疲倦？

兩人在黑暗中蹲了好久，朱慎竟沒有其他奇異的表現。

沈神通聲音很穩定平淡道：「朱慎兄，你一向都深藏不露，你的性格跟你的外型竟如此迴異其趣。」

朱慎語調也很穩定，聲音却柔和而又低細，所以距離稍稍遠一點的人絕對聽不見：「我等你開口，我知道你不輕易開口，如果開口絕對不是平淡無奇的話。」

「你希望我說些什麼呢？」

「我不知道。」朱慎似乎很坦白：「所以我在此，當然我極不希望你會使我失望。」

這種話顯然屬於沒頭沒腦一類，連他自己都不知道想聽什麼，別人如何能使他不失望？

但沈神通居然不困惑不驚訝道：「好，我試一試，誰叫我是沈神通呢！」

四下雖然無人影人聲，但還有多少聲音，例如江水拍擊江岸之聲，秋風掠過遼闊江面宛如喃喃低語，還有一些不知名的秋蟲發出很有節奏鳴叫聲，當然四下隨風送來此起彼伏的犬吠，更有人烟的地方所不可少的夜間聲音。

沈神通道：「你用剛强明快的長刀，手法招式都陰柔細膩，我早先看看不明其故，但剛才聽到你調息運功，才知道你深藏不露到了驚人難能地步。」

朱慎嘆道：「唉！沈神通果然名不虛傳，果然一開口就有駕馭心神魔力。」

「誇獎了，我聽你呼吸調息節奏，顯然你一身兼具陰柔陽剛兩種內功，陽剛內功是那一家不很清楚，但却是你用刀的原因，只不過你永遠不施展出來，除非到了生死關頭之際，你才突然施展出殺敵人救自己，那時敵人早已習慣了你陰柔細密刀法，所以如果你忽然改變為雄猛無比大開大闔刀法，擔保你就算高明到如『割愛手』顧慈悲那一類人物，只怕也很難不遭遇敗亡命運。」

朱慎又重重歎口氣：「這是我秘密中的秘密，我用了十幾年時間使武林人人都相信我是『刀走劍路』，但和你只坐了一會兒就原形畢露了。」

「這個秘密的洩露對你可有妨礙？」

「當然有，我不必騙你。」

「既然如此，朱兄，你還有一個秘密我不妨說出來，橫豎如果你要對付我的話，一個秘密和兩個秘密已沒有分別了。」

朱慎訝道：「我還有秘密，但我自己竟然不知道？」

沈神通道：「這個秘密就是等到你用刀法對付過血劍嚴北之後，你才肯讓天下武林人知道你其實擅於用刀，也才讓天下武林知道你刀法是什麼家派，可惜現在你找到血劍嚴北的機會已經很渺茫了。」

朱慎沒有作聲，沈神通道：「當然你想找血劍司馬無影亦不算秘密，可是等你擊敗嚴北，然後再向刀王蒲公望挑戰，這才是你最大的、最後的願望，你想成為『刀王之王』，你其實不想飄泊江湖流浪人間，終於平平凡凡死去。」

沈神通的確很感慨，如果練武之人都不過是為了强身自衛的話，人世上眞不知少了多少兇殺，少了多少仇恨。

所以他出自眞心嘆口氣，又道：「你如不是胸懷大志，你的秘密一定不能隱藏這麼多年，你也一定不能忍受羅翠衣翠帶褻體的痛苦和侮辱。」

勾踐不但卧薪嚐膽，還奴顏婢膝逢迎夫差，還挑選越國最美麗的女人西施送給夫差享受，如果不是有更大圖謀，更大目的，他豈能如此堅苦卓絕，忍受一切耻辱呢？

朱愼輕輕道：「沈神通，我正考慮一件事，非常重要一件事。」

沈神通淡淡應道：「如果我是你，自然也不得愼重考慮，但是我還要指出兩點。

「一是我沈神通絕不是世上唯一能夠看出你秘密的人，二是你自己目前已經很難找到血劍嚴北和刀王蒲公望，如果這兩人一死一傷，你的秘密就失去了任何意義了。」

沉重嘆氣聲混集在江水嗚咽聲中倒也不如何刺耳，關於血劍嚴北、刀王蒲公望，他們結局的推測，沈神通必有堅强的理由以及確實的證據，朱愼怎能不相信？但如果心目中的武林兩大强人都已變成弱者，這十多年苦心孤詣豈不是白費了？

所以朱愼面上還泛起苦笑：「我本以爲快要大大忙碌起來，可是現在忽然發覺，竟沒有任何事情可做了。」

「如果你找事做，一定找得到的。」

「我爲何要『找』事做呢？」朱愼搖了搖頭問。

雖然是在黑暗中，朱愼仍然發覺沈神通眼光銳利地觀察自己，但這回他還能不能找出連自己都不知道的秘密呢？

沈神通道：「每個人不論是聖賢豪傑，或者是走卒販夫，他最大最難戰勝的敵人不是從外來的，而是他自己的習慣。」

「你忽然冒出這番道理，我要想過考慮過，才可以答覆，不過假定就算你道理很對，這與我何干？」

沈神通微微而笑：「你起初要找嚴、蒲二人雖是主動的、自發的，但多年下來，却已變成了被動，因爲你已形成習慣，這個習慣已經變成你人生重大理想目標，正是好酒者與酒一樣不可分離。」

他停一下又道：「我還可以舉幾十個一百個例子，因爲我們生活態度完全被大大小小形形式式的習慣支配，我們養成無數習慣，却不是主人而是奴隸，你還要我舉例嗎？」

現在絕不是探討人生哲理的時候，因爲朱愼也不是沒有觀察力的人，沈神通來到了這地方，眼睛時時搜索江面，顯然他有點把握，或者曾有過安排，所以如果忽然出現一艘快艇之類的並不稀奇。

但朱愼對沈神通却生出肅然起敬的感情，他一點沒有公門中人的缺點，反而有深湛的智慧，所以對人對事無不觀察入微。

「好，我跟你走。」朱愼忽然大聲道。

「跟我？」沈神通也禁不住驚訝了！

朱愼道：「你目前一定需要一個能抵抗敵人也能殺人的朋友，我就是。」

沈神通聲音流露出眞正感激：「你使我忽然對人又恢復了信心。」

這意思祇有他自己懂，他也不要求朱愼懂，又道：「不過目前祇怕泰山怒漢馮當世和金花銀蛇冉華兩位前輩更急於有人暗中保護，他們要全力向習慣作戰，所以外來的侵害便無法應付了，痴道人和胡說和尚的情況比較好，司馬無影一定已趕回去幫忙。」

沈神通的推測大可以相信，朱愼沉吟一下，道：「敢向那麼可怕的習慣挑戰之人我很佩服，如果當時他們投降，大江堂力量就更加可怕了，你說得對，我應爲他們出點力量表示敬意，但你自己呢？你的船會不會來？」

「不一定，我已經負傷被囚多日，是一個親信手下背叛了我，所以現在外面情形如何我還不知道。」

他的安排自然可能被笑面虎何同查出而予以破壞，甚至進一步裝設陷阱，可惜他目前無可選擇，一來找不到可靠船隻，二來他若想觀察推論一些大本營的情況，非得有個觀察不可。

過了不久，江上忽然出現兩點燈光，那是懸掛船頭船尾的角燈，是一艘快艇。

朱愼已失去踪跡，也許還在遠遠處暗中望着這邊？但現在任何事都不重要了。

最重要的是江邊那幢小房子的女人和孩子，只要能再看見再擁抱他們，一切痛苦災難，一切榮華富貴都可以完全忘記。

沈神通很有信心，所以他微笑一下便躍上那艘來接他的輕舟，後事如何？請留意本故事之四「江天暮雨洗清秋」。

（本篇完）

女俠黑牡丹故事／辛奇士·文
可飛·圖

圍剿紅毛賊

上文提要：黑牡丹等三人趕到何家集，見盜匪正在殺戮老少，爲避免多傷亡，女俠建議先答應照給糧食，何浩然接納女俠建議。等强盜離開，女俠帶領衆人圍堵强盜……當何老爺子知道女俠等三人要助南陽府衙剿滅紅毛賊時，唇亡齒寒，他們自告奮勇，會合了邱太沖等人，由女俠等五人見知府大人，決定三月初十殺上羅漢嶺……

官兵遭遇戰　匪巢被火焚

蹄聲「得得」中，早把馬回子引出茅屋外，他邊走出茅屋門，邊自言自語道：「誰會在這個時候趕路，就算騎牲口只怕趕到西口鎭也要二更以後了！」

就在這時候，馬上的牛大壯已高聲道：「馬掌櫃的別來無恙！」

馬回子毛臉一仰，不由高聲叫道：「哦，原來是你們呀，稀客稀客，怪不得我馬回子昨夜做了個怪夢，一大羣喜鵲圍着我叫不停呢！」

這時馬大娘與兒子馬寶也走出來，見是女俠二人，忙走過來拉住馬轠。

一行人全來到了馬回子的茅屋裏，就聽馬回子粗聲笑道：「來的早不如來得巧，今兒我才把壓的醬牛肉壓好，你們就來了，沒話說，我得先給你們叨拾一盤子，盡二位吃個飽。」

女俠笑道：「完了我們得馬上趕往西口鎭去的。」

馬回子邊切醬肉，兒子馬寶已送上一壺燒酒，馬大娘又從燒鍋裏爲女俠二人各盛了兩大碗黃澄澄牛筋同里脊，一聽女俠要連夜趕往西口鎭，馬回子忙問：「這時候趕着去西口鎭，一定是有急事吧！」

女俠邊吃邊笑道：「也沒有甚麼了不起的大事，只想聽聽封大洪封團練的口氣，因爲我們正要帮着南陽府去圍剿羅漢嶺上的紅毛子阮化龍，不知他願不願意出兵協助！」

馬回子一聽，一巴掌拍在胸口上道：「不管封團練發不發兵，我馬家父子三人一定會去的。」

一面回頭對老伴道：「你說呢？」

不料老太婆早點頭道：「你說怎樣就怎樣，還用問我？」

女俠十分感動的道：「有你父子三人助陣，足頂一隊兵丁。」

馬回子道：「今晚你先往西口鎭，明日我們收拾收拾也會趕去的。」

牛大壯道：「可不要忘了帶上你醬好的牛肉，可知那玩意兒吃一頓頂兩頓呢！」

於是，五個人全笑了……

女俠黑牡丹與牛大壯二人趕到西口鎭的時候，已是二更已過，從翻過西口鎭南面的小土崗，已有幾隻野狗一路跟在牲口後面吠叫不停，直到二人過了護城河那三丈長的木橋到了南城門下面。

城門內，早聽一個鄉丁高聲盤問道：「你們是那裏來的，半夜三更進城找誰去？」

牛大壯直着嗓門應道：「我們是封大洪封團練的朋友，這就要見他的。」

城門內一聽來人是找封團練

的，城門被拉開一條縫，一個鄉丁擧着燈籠伸出頭來看，不由喜道：「原來是女俠客來了，快請進城來！」

城門拉開一扇，那鄉丁對另外一個鄉丁道：「這位就是去年幫着殺盜的黑衣女俠客，我帶他們去見團練，你好生守着城門。」

鄉丁領着女俠與牛大壯二人，進得城來，只往左面一個大拱門內走去，早有守夜鄉丁向裏傳報。這時封大洪已在團練所睡下了，但聽說女俠來了，連忙穿衣迎出來。

女俠甚覺不好意思的道：「黌夜闖來，眞是過意不去呢！」

封大洪笑道：「俠駕蒞臨，必有要事，快請聽上坐下說話。」

三人來到團練所的大廳上，女俠把來意說了一遍。

封團練一聽，當即道：「剿除地方盜匪，這是每個鄉鎮應該做的，女俠且在此住下，明日我就召集，西口鎮集合個百來人應無問題。」

女俠一聽大喜，道：「全看封團練的調配了。」

封大洪當即問道：「前幾天聽人傳說，桐柏山的閻半仙已被人剷除，這事不知女俠可知道？」

牛大壯一旁笑道：「抄了閻半仙的老窩，正是我們同信陽州的官兵合力幹的，只是當時閻半仙被女俠殺成重傷逃去……」

封大洪不等牛大壯說完，口中直叫可惜！

牛大壯早笑道：「可是天網恢恢，那閻半仙逃到老河口又被我們發現，於是我們連夜找上武當山，那個閻道士終被我們殺了！」

封大洪吁了一口大氣，道：「我聽的消息是來自從那方面過來的客商，有的說閻半仙完了，只是沒有說出他的生死。如今聽說，心中頓感輕鬆不少，因爲我們這裏人還眞擔心他會把人馬拉到這附近，那可是一場大禍害呢！」

就在第二天正午過後不久，遠從草嶺來的馬回子一家三口，也到了西口鎮的團練所，只是這一次他們可沒有騎牛來，因爲前不久馬回子才把最後一頭牛宰掉，有一半被他醬成整塊醬牛肉，如今分成兩大塊，分由父子二人背着，算是乾糧了。

當天，西口鎮的封團練已把鄉丁集合在西門外的南崗操場上，且又發出征召，因爲地方鄉團的人，全是附近四鄉良民。

平時農忙在田，遇有土匪，拿起刀來就是勇士。西口鎮上足有三四百鄉丁，大家輪班駐在西口鎮，如今女俠要攻打羅漢嶺，西口鎮留下一半人守城保鄉，另一半就由封大洪親自率領，跟着女俠、馬氏父子等人，第三天就開拔，繞道赤眉鎮往東北，趕着在三月初九要到羅漢嶺西北方十五里處的木缽山呢！

對於地方上的武力運動，實在說來，他們不要餉銀，不吃大鍋飯，每人背上一把大砍刀，足蹬爬山芒鞋，腿紮綁腿，一個大包，裏面全是自己家裏烘的乾糧，再抓上一把大蒜頭，渴了山邊喝泉水去，足可以頂上十天半月的。

從西口鎮往赤眉嶺，中途得經過屈原崗，附近也是高山峻嶺，人煙稀少，這一衆人才剛剛走上崗嶺，只見路邊幾棵大槐樹下面，正坐着二十多人在啃吃乾糧，雙方來之且近，不料女俠早見到其中一個老者，精光飽綻，傲骨嶙峋的坐在一塊大石頭上吃餅呢！

女俠翻身下了黑驢，高聲道：「可是南陽府的萬勝鏢局的總鏢頭鐵老英雄嗎？」

那老者手起涼棚看，不由哈哈大笑的道：「原來黑衣女俠也來了。」

邊高興的又對附近一個老者笑道：「宗亮兄，你們飛雲堡的救命恩人到了呢！」

於是，兩個老者迎着女俠黑牡丹走來！

封團練招呼鄉丁們，大家暫時在這屈原崗上塡飽肚皮，再行趕路，因爲女俠遇到故人，總得寒暄一陣！

這時女俠又把封團練、馬氏三人、牛大壯等，全介紹給鐵總鏢頭與宗亮認識，大家就在槐樹下坐地。

女俠就把自己要協助南陽府衙攻打羅漢嶺的事，又對鐵、宗二人說了一遍……

不料鐵勝英聽罷，哈哈大笑，道：「事情可眞巧，這次我押鏢浙川，正趕着回頭來，路上又遇到老友宗亮，他也是由老河口回來的，既然女俠能出面爲我們地方上出力，我等豈能袖手旁觀，再說只把一方土匪肅清，萬勝鏢局的鏢車更見安全。」

宗亮也道：「這兩年地方上出了大盜，結夥打劫，日子過得提心吊膽，大家要合力除盜，我宗亮也學了一身本事，這時不用更待何時，沒話說，我們飛雲堡也願做女俠的馬前卒。」

女俠黑牡丹十分感動的道：「如得兩位老英雄大力鼎助，何愁紅毛子與李大鼻子不除。」

這時突聽得鐵勝英又道：「想起南陽府衙來，也眞是令人痛心，當初羅漢嶺上紅毛子只有一二百人，因爲天災，被他拉去幾多年輕逃難的，南陽府衙既不賑災民，又不及時出兵攻打阮化龍，直等他坐大，前幾天路上聽人傳說，羅漢嶺

上已有近千名土匪，這股力量，足以搶州奪縣了。」

女俠知道官家畏首畏尾，不由也是一嘆！

當下女俠就把同官家商議破賊之計說了一遍！

鐵勝英點頭道：「計謀很好，我等就追隨女俠，先去到木缽山下，大家齊心合力，不怕紅毛賊不滅！」

想不到就在當天晚上又在景陽莊附近遇見楊定邦，大家在景陽莊住了一晚，晚上楊定邦又在家中擺下酒筵招待女俠等人，連封團練帶來的兩百人也全有酒喝。

席間，楊老爺子問起周通，牛大壯說周通受傷正在夏館養息呢！

原來去年大破陀螺谷「陰陽麻面」的時候，周通曾替楊定邦妹妹假扮新娘，如今提起周通，尚自心存感激，聽說受傷，自也一陣難過！

第二天一早，楊定邦也率領四十名景陽莊的人，跟着女俠一同前往木缽山，女俠心中感激，想不到自己只是稍加提及，大家就這般同仇敵愾，師直爲壯，過去女俠未來這伏牛山區之時，善良民衆無可奈何，正所謂：斯人不出如蒼生何！

如今女俠振臂一呼，大家自是決心結合力量，一鼓作氣。

一衆近三百人，女俠跨黑驢行在前面，時而回頭望，只見山道上蜿蜒游動着三百個滿腔熱血的勇士，他們不只是爲了保家保鄉，也是爲了一個義字，因爲這幾年土匪爲害地方，他們眞的受夠了，如果再由土匪坐大，便成了當年李自成一般，又不知要有多少人遭殃！

女俠黑牡丹領着一衆人於三月初九午時已趕到木缽山。

只見這木缽山背面盡是參天古木，原始荒林，直迤邐到一座高嶺下，從正面看，那木缽山又像個和尚頭，只是正面嶺中央，好深的一道石縫，遠遠看去黑洞洞的，有一條小河從木缽山的前面擦着山邊流向下游，而下游十幾里地方，正就是羅漢嶺，當地人們相傳，羅漢嶺上有十八羅漢，常年擊缽誦經，所擊的缽正是這座山。

女俠等人登上木缽山遠望，羅漢嶺那個圓嘟嘟的山頂，四週連着高嶺，看上去並不是十分險峻，但知道的人却十分清楚。

要想登上羅漢嶺，必定要走九孔，登八峯，過七絕壁。

所謂走九孔，那是繞着羅漢嶺盤着上，中間有九處天然孔道，又似山洞，長短不一，長的十幾丈，短的只有兩三丈，但要從這些山洞走過去，就得防着敵人偷襲。

登八峯，都是在過山洞之間，尚有高低不等的山峯夾在中間，再加上七絕壁全是蔴繩吊橋啣接，易守難攻。

最令人感到爲難的，是那羅漢嶺上的土匪們，有一半是住在山洞中的，那些山洞並非是在一處，加上荒林蔽天，怪石崢嶸，可想而知，這一仗必然十分艱難。

然而，事情可正是天意安排，因爲正當女俠等一衆尚在等候夏館與何家集人的時候，就在羅漢嶺與南陽府之間的黑龍嶺下，羅漢嶺上近八百土匪，正準備夜襲南陽府呢？

不料竟會在此與趙守備率領的近千名官兵相遇，這時方集來的方長仁也領了五十名方集的鄉丁，與馬長江的二十名捕快結合在一起。

這是一場出乎意料之外的遭遇戰，雙方這種不期而遇，光景可眞夠慘烈！

原來南陽府的趙守備以爲走鎭平官道往北入大山，直逼羅漢嶺，目標太過明顯，容易被土匪發現，如果土匪中途設伏，可就得先吃大虧，於是，他決定走荒山小道。

而荒山小道有兩條，一條走野猪林，得走上三天多，另一條走黑龍嶺，這條路知府大公子曾在此幾乎喪命，這條路雖不好走，但却是路程要近上大半天的！

不料紅毛子阮化龍在與「老夥伴，新聚首」的李大鼻子商量以後，二人同時覺得，不如對南陽府來個夜襲，但在夜襲之前，爲了不暴露八百多人行蹤，最好走荒山野道，當然就決定走黑龍嶺這條路了！

雙方在黑龍嶺荒林相遇，趙守備心中在想，這下子只怕眞要豁着幹了！因爲戰場原定在羅漢嶺山前，那麼黑衣姑娘一衆，就會配合着從羅漢嶺背面攻去，敵人腹背受敵，必然容易擊潰，如今却在此地相遇，而且日期尚不到初十呢！

不過既然遇上，總不能後退，就聽他馬上狂吼一聲：「軍士們！强盜當前，正是大家立功的時候到了，殺過去呀！」說着，只見他挺一把大關刀，呼呼掄着衝去。

趙守備這一吆喝，方長仁早與馬長江道：「馬捕頭，事情有變，咱們分兩路包抄過去殺！」

於是方集的五十條好漢，掄刀跟在方長仁身後斜刺裏向左翼包抄過去，馬捕頭的二十名捕快緊緊的扭結在馬長江四週，往右翼抄去。

迎面紅毛子阮化龍與李大鼻子二人，全都是與衆土匪一般的紅巾包頭，那阮化龍凶殘的雙手握着一根帶刺巨杵，光景還是鐵鑄的，足有兩百斤，趙守備個頭大，阮化龍可不比趙守備矮，只見他挺胸凸肚，皆目欲裂的大踏步迎着趙守備殺來。

就在滿山谷的殺擊中，趙守備在馬上，阮化龍站在地上，雙方對砍對砸，各出絕招，各不相讓，一陣砍殺中，趙守備既護馬還得守住自己門戶，而阮化龍却越殺越勇！

雙方這是不期而遇，雙方誰也不會在這兒設下埋伏，除了硬拚之外，別無他途可想！

李大鼻子這時揮刀已砍翻幾個官兵，却發現敵人中，竟然有個十分了得的人，已放倒自己所帶數人，不由大怒，他聲若宏鐘的高聲喝道：「閃開！看李大爺來收拾他！」

邊叫着揮刀就劈！

來人正是方長仁，他正領着他的人斜刺裏衝殺過來，却正是新加入羅漢嶺上李大鼻的人馬，這時與李大鼻子遭遇，只看對方那隻酒糟大鼻頭，與一雙凶殘豹目，就知道這人就是棋盤山的李大鼻子。

方長仁既知對方是土匪頭子，自是小心應付，一支寶劍立刻舞了個風雨不透，兩個人殺在一起，一時間還眞難分出勝負來！

趙守備人在馬上，山道上扭轉不便，幾乎吃紅毛子阮化龍的巨杵砸中，他縱馬往前，然後急急翻身下馬，雙手端着大關刀，直往追來的阮化龍劈去，於是兩人遠砸近砍，一時間樹枝折斷，砂石飛揚，哼咳之聲不絕於耳……

那馬長江率領着二十名捕頭衝入敵人羣中支援官兵，却不料羅漢嶺上的幾個頭目也十分了得，在一陣硬拚狂殺中，早把一衆捕快殺散，馬長江只得協助官兵血戰。

就在這時候，突聽紅毛子阮化龍高聲叫道：「孩子們！大夥着力殺，完了以後南陽府就是咱們的了，到時候要甚麼有甚麼，宛西全境咱們就是大爺呀！」

他邊說邊砸，而趙守備却也口不閒着，道：「軍士們，大家拚着幹，大人面前我會爲各位請賞的！」

拚戰狂殺肉搏的場面越見擴大，不少人已殺入荒林中。

人看不見，刀聲却不絕於耳，有的竟被逼上懸崖，却又被砍落崖下，帶着悽厲的叫聲，摔了個粉身碎骨！

由過午殺到黃昏，雙方殺得黑龍嶺下面的那條山溪變成紅色，憤怒的喝罵聲也似變得有氣無力，而慘叫聲却更見淒厲絕倫！

山溝中的趙守備，雖中了一杵，但他還是力拚不退，紅毛子阮化龍肩頭中了一刀，鮮血染了半邊身子，他竟連哼也未哼一聲，眼看着二人又要殺上山坡了，不料趙守備突然縱身上馬，直往阮化龍衝去，他是想藉馬的力量，一舉衝到力量似已放盡的紅毛子，然後搏殺呢！

却不料阮化龍橫身錯步，讓過怒馬，跟手一杵揮去，雖然沒有實在的擊中馬腿，但他那巨杵上的銖刺，倒把劉守備的馬帶起幾道血痕，怒馬受傷，再也不聽使喚，竟然拖着趙守備直往山下衝去！

紅毛子阮化龍立刻狂叫道：「孩子們！殺！官兵頭子逃走啦！殺！」

「殺！」

原本是個兩敗俱傷局面，就是這麼一喊，羅漢嶺上的土匪們立刻士氣大振，殺得更加起勁，而加上阮化龍橫衝直撞的見人就砸，不少官兵都死在他的鐵杵下。

於是官兵開始潰逃了，雙方人馬原本一般，如此一經追殺，立刻成了兵敗如山倒，大家向黑龍嶺下跟去。

正在同李大鼻子肉搏的方長仁，一見這種情形，知道大勢已去，心中直罵趙守備貪生怕死，不是東西！不得已，只得虛砍一劍，邊往山下逃，邊招呼方集的人跟他跑！

李大鼻子想不到方長仁的武功那般好，這時見方長仁退去，也不追趕，只高聲引吭大叫道：「敵人畏怯了，孩子們！衝呀！」

山下面，紅毛子阮化龍道：「走哇，大家殺到南陽府去啊！」

「殺！」滿山滿谷的殺聲，一溜的朝着黑龍嶺下面殺去，聲勢端的十分驚人！

這時候的黑龍嶺，眞的是屍橫遍野血成河，雙方死傷總有個兩三百人！

有些重傷的，就等着天黑以後遭野狼來啃咬了，因爲當地傳說，狼是要吃活的人，死人只在狼餓的時候才會被撕吃掉！

趙守備絕沒有想逃走的心，却不料戰馬把他直拖出黑龍嶺還未停下。

他知道這也許就是天意，既然已經形成潰敗局面乾脆收拾殘餘，連夜奔回南陽，固守城池，也許黑衣姑娘有辦法扭轉這種令人莫名其妙的頹勢！

方長仁心不甘情不願的領着方集的人跑出黑龍嶺，他越想越窩囊，立刻想到女俠，何不去找女俠，再定良策。

心念間，他見自己的人尚有四十幾人，立刻跑着對大家道：「前面找個地方躲起來，快！」

方集的人一聽，知道方長仁有妙計，立刻乘着夜暗，斜刺裏躲入一片荒林中！

就在這時候，紅毛子阮化龍與李大鼻子已領着六百多名土匪，小跑步的往前追去，光景是連喘氣的機會也不給前面逃的官兵！

直等到土匪全走過去，方長仁才對衆人道：「快，咱們連夜摸上羅漢嶺去，只要找到女俠，羅漢嶺不必攻，就把這羣土匪攔在宛城附近殺！」

大家一聽，立刻精神重振，返身又奔回黑龍嶺去，從那兒，可不正是抄近路走山道，直上羅漢嶺！

三月初九天黑時，從夏館來的張團練與邱太冲、周芸娘，也率領了一百五十名鄉丁趕來，何仁豪也領了七十名何家集的人，何仁傑傷還未好，所以沒有來，然而在夏館養傷的周通，却不聽話的跟着邱太冲走來！

女俠關心的直問周通傷勢，周通却大叫全好了，女俠只得對牛大壯道：「明日一場大戰，一定相當慘烈，我就託牛兄弟，最好能勸周兄回去，萬一周兄有甚麼三長兩短，黑牡丹一生也難安心。」

牛大壯一聽，點頭道：「牡丹姐這是爲他好，這事我自有主意！」

這天晚上，各路英雄薈集在這木缽山，除了五百多鄉丁外，老少英雄也有不少，不過他們再也想不到，如今羅漢嶺上只有小部份看守山寨的，爲數也不過百來人罷了。

晚上，黑牡丹請過總鏢頭鐵勝英、飛雲堡主宗亮、馬回子、何仁豪，以及張團練與封團練、楊團練，大家商議明日向羅漢嶺攻擊的計劃。

這時候牛大壯却拖住周通來到一處僻靜地方，牛大壯對周通先是上下看了個仔細。

周通不解的問：「兄弟，你怎麼了？可是不認識你周大哥了？」

牛大壯道：「我是差一點不認識你周大哥了！」

周通濃眉一皺，大毛臉一正，道：「怎麼啦？」

牛大壯道：「怎麼啦！」

牛大壯一咬牙又道：「你不覺得牡丹姐怪可憐的？」

望着周通一臉迷惘，牛大壯又接道：「眼看着邱兄弟就要同周大小姐成親了！但是牡丹姐本來有個南宮兄的，可是……」

周通嘆口氣，道：「這事我也着急，可是光着急又有屁用！」

牛大壯道：「至少咱們得替牡丹姐盡盡人事吧！」

周通道：「有甚麼人事好盡的，自從邱兄弟回來後，不也是直搖頭嘆息嗎！我看算了！」

牛大壯果決的道：「不，除非南宮兄眞的同他那杭州表妹成了親，否則你我得設法把這事辦妥。」

周通道：「怎麼個辦法，咱們又不知道南宮大俠到底結婚沒有，難道還要去跑一趟不成？」

牛大壯一拍巴掌道：「對，就是要跑一趟，而且還得立刻上路！」

周通道：「何不等殺了山寇咱們二人再走？」

牛大壯道：「來不及了，周兄這就連夜奔荊紫關，僱艘快船順流而下，盡快的趕到象山灣，也許還能來得及把南宮大俠搬來呢！」

周通尋思片刻，道：「好，我就聽你牛兄弟的，不過我可不能直說去象山灣，那樣女俠一定不會答應的。」

牛大壯道：「那當然，咱們這就同女俠去說，你還是轉回夏館去養傷。」

說着，牛大壯從懷裏摸出一袋銀子，又道：「周大哥你把這些帶在身上，僱船乘馬，全得花銀子呢！」

周通也不客氣，一把接過塞在懷裏，二人這才又去找女俠。

女俠正在同各路人馬商量，見周通要回夏館，自是十分高興，周通來時還騎着馬，遂當晚暫時在木缽山歇着，第二天還未天亮，周通已跨馬走了！

就在周通走後不久，羅漢嶺的後面，女俠一衆已摸到山脚來，只是原訂的前山拂曉攻擊，直到太陽升起扁挑那麼遠還未見有所行動。

女俠百思不解，覺得事情有蹊蹺，於是她在與各路英雄一陣商議後，遂決定設法打探羅漢嶺上動靜，如果南陽府的人馬未出動，女俠決定要親自正面對敵，因爲一方面好不容易連李大鼻子也同阮化龍湊在一起，另一方面自己這次約來的人，全是抱定與土匪決一死戰之士，加上鐵總鏢頭一衆，應可一拚！

經過女俠沉思一陣，她才對邱太冲道：「這事咱們得先打探羅漢嶺上動靜才能有所行動，最方便的辦法，就是抓來山上土匪逼問，如今我思得一計在此，就煩邱兄弟跑一趟如何！」

邱太冲道：「小弟聽牡丹姐安排就是！」

於是女俠又把周芸娘與馬回子老婆馬大娘三人叫到身邊，詳細的解說一遍。

馬大娘首先咧着扁嘴笑道：「姑娘眞是妙計，行！就是這麼辦了。」

陽光普照，照得荒山一片綠油油的，陽春三月，端的是風和日麗，良辰美景！

就在這詩情畫意，山鳥悅耳唱鳴的時候，羅漢嶺的前山「晃浪浪」一陣銅鈴響，從老遠就見三騎馬，緩緩的往羅漢嶺右面繞過去，光景是要馳向南召去的，鈴聲正就是拴在騾子脖根上的銅鈴發出來的，荒

山甚靜，三里外全聽得見響聲。

仔細看馬上三人，只見一個公子哥兒模樣青年人在前面。

後面跟着兩個女的，光景不是去探親戚，那一準是送老婆回門，因爲只看每匹馬後面拖帶的大包小包，就知道一定是有錢人家的。

三騎馬直往迎面一座嶺上緩緩馳去，却不料尚未馳近一半，迎面一溜的站了五個强盜，前面騎馬年輕人一笑，緩緩勒住馬韁繩道：「各位這是做甚麼？」

年輕人話才完，五個强盜全笑了，其中一人紅巾往後一甩，懷中抱着鋼刀，咧嘴一笑，露出滿口黃板牙，道：「小傢伙，你看爺們是幹甚麼的？」

年輕人冷冷一笑，道：「各位可知我同阮當家甚麼交情嗎？」

五個强盜一楞，年輕人立刻又道：「你們也不想想，如果俺們不是同阮當家有關係，羅漢嶺這條山路還敢走嗎？」

五個强盜彼此對望着，全都笑不出來了，就聽那個黃板牙的忙笑問道：「請問你們同阮寨主是個甚麼扯不清的關係？」

突聽馬背上的老太婆喝道：「王八蛋，你這是怎麼話，乾脆大娘就告訴你們，阮化龍當年遇難的時候，老媽媽我救過他的命，不信你們去問問他，看有沒有這回事！」

五個强盜退走幾步，圍在一起打商量。

不料老太婆怒喝道：「你們在嘀咕些甚麼！」

說着翻身下馬，邊對馬上年輕人又道：「咱們下來，別走了，等他們上山去問明以後，看看阮化龍怎麼對我馬大娘交代！」說完自己找了一塊石頭先坐下來。

於是馬上的一雙男女也下得馬來，三個人坐在石頭上眞的不走了。

五個强盜緩緩走來，道：「你們這是幹甚麼？」

年輕人仰頭道：「我媽說不走，那一定不會走的，各位快上山去問問你們阮寨主，就說山下來了馬大娘，該怎麼的，他會對你們說的！」

石上坐的馬大娘突然厲喝道：「快去，不要誤了我們趕路呢！」

黃板牙大嘴咧得收不起來，拉着一臉原不該笑的笑意，哈着腰道：「老大媽，妳息怒，是這樣的，過去我們從來未曾見過各位，當然更沒有聽寨主提過，所以……」

老太婆怒道：「所以我要各位上山寨去問一聲，我們三個絕不會走！」

嚥了口唾沫，那强盜道：「既然妳老大媽這般說，乾脆我們放各位過去！」

說着伸手一讓，又道：「三位請！」

不料老太婆一聽，搖搖頭，道：「見不到阮化龍，我老太婆是不走的，我要問問他當年不是我救他，他會有今天。」

邊又對一衆强盜喝道：「快去叫阮化龍來！」

早聽其中一個强盜高聲道：「老實告訴你們，如今我們寨主正領着人馬去攻打南陽府了，妳叫我們到那裏去叫？」

老太婆指着五個强盜高聲罵道：「你們這五個貪生怕死的王八蛋，阮寨主領人馬攻打南陽府，你們爲何不去？反倒在此翦徑弄小錢，你們說說看該不該死！」

只見其中一盜忙搖手道：「老大媽妳誤會了，我們是留下來守山寨的！」

老太婆這才點點頭，道：「原來是這樣，我老太婆倒是錯怪你們了！」

說着一揮手對一對年輕男女道：「走吧，別躭擱事了！」

老太婆攀鞍幾次沒有上得馬背，黃板牙的大盜忙笑着走來，道：「我扶老大媽一把！」

伸出右手攙在老太婆左臂，他才用力扶，不料老大媽右手回扣，一把叉在那大盜脖子上，只聽「咯」的一聲，一根喉管生生被老太婆捏斷！

就聽聽老太婆罵道：「小子！竟吃我老太婆的老豆腐呢！」

另外四個强盜一楞，其中一人走到那人身邊低頭看，老太婆抽冷子一脚踢在那人心窩，當場倒地氣絕！

另外三盜舉刀罵道：「老婆婆可惡！」

三人舉刀殺來，却不料一旁兩個年輕人不約而同的自包袱中抽出寶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一招之間，就把三盜殺死。

原來這三人正是馬大娘、邱太冲與周芸娘。

這時三人施計誘得消息，忙回馬疾馳向原路，來到羅漢嶺後面的絕壁下，邱太冲把消息傳告女俠知道，女俠一聽不由冷笑連連，立刻把人馬集中起來，道：「如今紅毛子與李大鼻子等已撲向南陽府，羅漢嶺上只是少數嘍兵們守着，爲了爭取徹底勝利，我決定與邱兄弟、鐵老英雄與宗老英雄、牛兄弟，馬家父子三人，一同殺上羅漢嶺去，燒了紅毛子老巢，然後再趕回南陽府，至於一衆鄉丁，仍由各位團練率領，連夜趕去南陽府支援。」

女俠調遣已畢，只見西口鎮的封團練與夏館的張團練，景陽山莊的楊定邦與何仁豪等，立刻率領一衆鄉丁，明敞着從羅漢嶺繞過去，

直走黑龍嶺往南陽府趕去。

一衆繞過羅漢嶺的時候，羅漢嶺上一些動靜也沒有，可見紅毛子與李大鼻子眞的領着人馬去攻打南陽府了。

這時鏢局的人與女俠等也有三十多人，就在女俠率領下，朝着羅漢嶺上撲去。

從下面向羅漢嶺上望，似乎是一片綠油油的十分平坦，不料衆人才攀上不到百丈，濃密的荒林中，正面一個山洞，那山洞彎曲向左，洞口附近，地上落葉足有半尺厚，洞外面沙沙響動中，洞內已有人喝道：「誰在洞外面？」

早見兩個嘍兵提刀走來！

女俠人已衝入洞中，兩個嘍兵不及喊叫，就在女俠眩燦劍芒激閃中，早倒在洞內，一衆人跟着衝進去，只見那洞只不過五丈長，洞外面絕壁上連着一條粗蔴繩綑起的三丈餘軟橋，兩個嘍兵坐在對面閒嗑牙，扭頭見女俠一衆撲來，忙着去解繩索，不料女俠只一借力，人已越過軟橋，兩個嘍兵舉刀殺來，但那裏是女俠對手，就聽一連兩聲慘叫，兩個嘍兵早被女俠踢落崖下！

這時附近有個小茅棚，棚子裏放了棉被等物，最令女俠高興的，却是草棚裏存放了一些蔴繩錨爪之類的東西，全是爬山用的東西，想來由於這羅漢嶺上山道，必需走九孔，登八峯，越七絕壁，才能上得羅漢嶺，所以有幾處人住的地方，備有這些登山用具。

女俠讓牛大壯把這些登山用具帶在身邊，大家隨在女俠後面，早望見嶺脊處一大片大茅草屋舍，兩邊懸崖處全用巨木連接成排，做成木柵，再往上看，似有不少洞穴，女俠等衝上大茅屋前，迎面早衝來五六十名强盜。

原來這些强盜全是留守山寨的，見女俠等殺上山來，羣起狂叫着舉刀咻咻殺來，但見刀光如濤中，全都奮不顧身自茅屋中躍出來。

女俠冷叱一聲，奪目的冷芒猝然伸縮暴閃如電，迎面三個嘍兵空中砍刀尚未落下，面前的黑影已自貼身而過，於是血雨在淒厲聲中噴灑出來。

邱太冲與周芸娘也相互配合殺入嘍兵中，牛大壯雙手緊握金背刀，狂掃如電，加上鐵總鏢頭與宗堡主也率領自己人圍殺過來，這些嘍兵那會是一衆英雄敵手，才不過半個時辰，地上已躺了四十多人，餘下的不知躲到何處去了。

女俠正欲越過大片茅屋往上面山穴殺去，却被鐵老英雄叫住，道：「姑娘，咱們應以支援南陽府爲重，以老朽看來，不如一把火把這些大茅屋燒去，趕着連夜去南陽府吧！」

另一面宗老堡主也道：「老夫也是這種想法，等咱們幫着官府殺了一衆强盜，此地官家會來收拾的。」

女俠一聽，遂點頭道：「就依二位老英雄，只是太便宜那些逃跑的。」

於是吩咐鏢局的人與飛雲堡堡丁們，大家分途點起火來，刹時間羅漢嶺上烈焰騰空，劈啪之聲震羣山。

女俠見所有茅屋已在燃燒，立刻回身向原路走去，却不料就在一處絕壁處，一條繩橋竟然斷去，知道是剛才逃走强盜所爲，只是兩下相距四丈餘，就算女俠只怕也難以躍過。

牛大壯早回頭跑去，因爲他把登山錨爪與一綑繩索丟在半路上，原以爲用不到呢！

只是當牛大壯把繩索與錨爪找回以後，却又發現對面懸崖處一片光滑，無處能把錨爪扣緊，一時間無計可施。

這時女俠咬牙道：「我從這裏向山頂看看，也許能找個抓緊錨爪地方。」

只見她長劍入鞘，擧頭上看，上面光禿禿一片，她正準備向上躍去呢！

不料迎面山洞中一陣脚步聲傳來，女俠等以爲又有强盜衝來了，齊齊向前面看去，不料來得且近，却是「南陽周郎」方長仁正領着他的不到四十個方集的人趕來，見了女俠，早叫道：「我們在山下見山上起火，就知女俠等已破了山寨，不過阮化龍那紅毛子正在攻打南陽府城呢！」

女俠忙叫方長仁接過繩索，兩邊連起來，大家才一個個的越過這道深澗崖子。

大家邊往山下走，邊問方長仁的情形，方長仁也說已遇見衆鄉丁趕着往南陽府去了，且又把昨日黑龍嶺一場血戰說了一遍。

衆人一聽，覺得官兵眞是不管用，連帶的以爲趙守備貪生怕死呢！

當眞是救兵如救火，女俠一衆人等自與方長仁的四十人會合以後，連吃飯的時間也是邊啃乾糧邊往前趕路。

直到官道以後，騎馬的邱太冲、周芸娘、牛大壯、馬回子一家三口，加上鐵勝英與宗亮二人，大家在女俠的黑驢後面，飛馳奔向南陽，餘衆只得放開脚步緊趕了。

（未完・三）

風塵俠隱故事之二

鐵馬・文　可飛・圖

龍君天姥

冥冥主宰　隱含玄理

陰森的天色，雖說是新正初一，可是，看起來依然是陰陽怪氣的。

放了一串鞭炮，還是驅不散此地的低沉氣氛，就算有人在高聲說着恭喜發財，可惜，這聲音聽來刺耳，並且，令人有着這樣的感受──狠嗥狽叫似的。

一個穿着打扮十分體面的文士，他的臉容是十分舒泰、福相，不過，當他睜開一對兇睛時，你可以看到一種陰狠、毒辣的神色，即使他在笑，但你却會由心底泛起一陣寒意。

此人乃是七里屯的土皇帝，除了柳善慶，還可與他略作抗禮之外，他算是整塢的發號施令者，他，就是賈莊主，全屯的人，除了他的爪牙、護院之外，個個咬牙切齒的稱他一聲，「吃人不吐骨！」

賈莊主的大號叫仁甫，其實不仁殘忍，是其本份，即使在新正初一，他依然有所表現，在他面前，橫了一張烏光黯然黑沉的長櫈，看清楚，你可以發覺這烏光黯沉的顏色，乃是人血，也可以說，這張長櫈，是讓人血浸沁到這個地步！

當然你是會猜想得到，這張長櫈上，該有多少活人的鮮血！

邊廂傳來一聲慘號聲。

「饒了我，管家……大……大爺！」

越叫越近，越近就越顯示了驚惶、恐懼！

被摔翻在地下，離開了這位賈莊主只有尺來遠。

不知怎麼的，這個可憐者已是渾身只有抖顫的份兒。

唉！壓根兒有七成是凍的！

新正初一，昨夜一場大風雪，所謂滴水成冰的時日，這個可憐的莊稼漢子，只穿了一身破了又髒又補、補了又破的單衫，下身……稀里地拉了一條短褲……那會不凍得發戰！

「饒了……饒……了……」

連一句完整的話也說不全了。

「欠了多少租？」心平氣和，言辭親切。

「利上滾利，合計穀五十八石……折銀八十五兩。」一個看來是賬房模樣的瘦小漢子正在接口。

「李老九，唉，那可不是饒不饒的事了，欠債還錢，天公地道啊，再說，你不是還不出！」

「莊主！莊……主……我！」

「沒有？有！你是有的……」那個莊主可越說越親切，可是，那個莊稼漢却是越來越戰抖了。

「你還有二畝田、一間屋，哈哈哈！」突然，賈莊主狂笑了，笑得那樣响，那麼得意，「還有，妳的翠兒呢！嗯，哈哈哈，送她來，伺候我家夫人，這就不了了！」

「不……不！」

「何苦要我在新年初一，大好日子，做我不願意做的事？」邊說，賈仁甫已湊近了莊稼漢子，而笑意越來越濃，可是，這眼神越來越亮，越亮就越顯示他的陰森！

莊稼漢是抖戰得宛如篩穀子那樣，可是，他閉了口，想必是他已不想再作毫無希望的懇求，所以，他不再訴說，不再求告！

「哈哈哈，李老九，你以爲啞口無言就可算了，不，不，唉！李龍、趙彪，出來！」

有步聲，很雜沓，有男人吆喝聲，也有女人的哀叫聲，可憐的李老九，他聽到了少女的哀叫聲時，宛如爲雷電轟觸那樣的，彈了起來，眼前一黑，一團身影已向他撲來！

「翠兒，翠兒！」

「爹，讓我們死在一起吧！」是翠兒的聲音。

「不！我那會這麼殘忍！阿彌陀佛！」可惡的賈仁甫，他還唸佛號呢！

「不！賈莊主，你……殺了我們吧！」姑娘是滿懷激憤。

「想死，不，新正初一啊，嗯，翠兒啊，我看，你是該好好的活下去，眞，嗯，越看越有味道，如果，三天飽飯一吃，臉上有些血色……哈哈哈！」

這一陣笑聲，可就將他的眞面目、毒心腸，顯示得清清楚楚！

這不是個人，是隻狠、一隻兇狠、狡猾的惡毒豺狼。

突然，飛來一個灰影，這灰影很快，也很準確的蓋住了李老九父女。

遠處傳來一聲清脆，却又夾雜着沉痛的語聲，「快把他包起來，免得受凍冷！」

賈仁甫爲這一個灰影震了震心神，當他看清楚是件老羊皮時，他不禁發了怔，甚麼道理？

他還沒想明白，而一條看來十分清秀苗條的身影在天井出現，並且，慢慢的走進來。

只露出一對眼睛，但是，已可看出，來的是個美人胚子，滿頭青絲，紮了一條黑絲巾，而另一條蒙住了半邊面部，一領狐皮黑色披氅、黑褲、黑靴，俏生生的而僅留在外面的眼睛啊，威而清、清而澈的！

賈仁甫這個惡漢一見來人，他只是在想，啊，如果除了面罩，這位姑娘該如何美，如何俏？如何媚？唉！有這樣個禽獸？各位，天下是有這樣個淫、賤、兇、狠的賊胚子！

如今的賈仁甫是渾忘一切，他只想如何與這位美女打交道，他以爲財雄勢大，並且，莊中有好手，自己又是個硬手……懂得江湖上的門徑，與武林道本就是互通氣息，自己本就風流倜儻，也曾經顚倒過不少武林女子，而今，哈哈，憑自己的口才、手腕，還不是手到擒來？

賈仁甫有恃無恐，所以，他是滿臉帶笑，走着自以爲瀟洒的步伐，雙手一拱，深沉地，萬分恭敬道：「啊呀呀，新正初一，貴客遠來，幸何如之，幸何如之……」

熱烈的說話，換來了冰冷徹骨的回答，「我既不貴，又非客，你又何幸可言？」

宛如兜心一拳，打得賈仁甫幾乎嘔血，即使如此，不過，他依然不甘心！

「來者是客，來客即貴，哈哈！」

「可知我此來的用意？」

「想必是有所聞，有所知？」

「倒有自知之命，我的確是有所聞有所知，聽聞你乃地之一霸，知你是個惡魔兇徒！」

「謠言，謠言！」賈仁甫依然臉帶笑容，一連聲謠言，却並不作解釋。

「是啊，這位女俠，你是誤聽人言，完全誣蠛，完全是胡說八道！」

「你是誰？」

「在下姓富……」

「喔，一隻『虎』，還有一隻狼呢？一條龍？巨彪……你們莊中有的是畜牲啊！」

看來，這位女俠是十分清楚此地的一切，而此地的確是有着個「郎」管家，「富」賬房，還有一個叫李龍，一個叫趙彪，而這四個惡徒，比賈仁甫更惡更毒！

「你們可曾在昨夜……趕走了一對夫婦？」

賈仁甫一聽來人提出這個問題，心中一動，他不禁看了左右一眼！

「……還有一個孩子，你們禽獸不如，你們想糟蹋人家，人家不從，你們再三糾纏，逼得人家用刀割花了臉，然後，你們在人家最困苦之時，逼他們出門，你們要這一家可憐的人家，死在狂風大雪之中，你們還與我講這些無耻之話，誤會……誣蠛？說是……胡說八道？哼，我倒要請問請問，到底是那個胡說八道？」

賈仁甫突然站了出來，他戟指對富賬房道：「你們好大的狗膽，竟然敢瞞了我，作出如此傷天害理的事來，你們簡直死有餘辜……啊呀呀，這位女俠，我說是貴客，果然是貴客，如果不是尊駕你來，我永遠被瞞在鼓中啊，這就該……該……」

「你是一莊之主？」

「是，我，自然是一莊之主啊！」

「這些禽獸，如果沒有你這個靠山，他們敢做出這些事來？」

「我確實不知！」

「哼哼！那麼，這一對父女又該如何啊？」

「這……個……」

「你以爲憑仗幾句花言巧語，就可以推搪個一乾二淨了？」

「且慢！」

「我有的是時間！」

「敢請教女俠尊姓芳名？」

「我並不與你結朋交友，我又何必提說這些？如果你想到陰曹地府，指名是誰送你去的，那你就說，是女羅利、惡魔女！」

「啊！」賈仁甫却有些心神不安了，事實俱在，這個女子太橫，太不講道理，可是，他再回心一想，分明此人是有爲而來，自己手下四大爪牙，每一個人的劣行惡跡，來人已親口說出，這就是說明了，來人是必須橫……因爲，自己與她根本無關連，也不必講甚麼情與理！

既然來人是打不平而來，即使她是個女中英傑，一個不肯說出姓名來歷的人，不至於是個成名的能手，還有，就算成名的能手，常言道得好，雙拳難敵四手，何況自己莊中有不少能手，不少成名英雄！

一個人，終究是易於解決的！

想到這兒，他是笑容不改的對來人再拱手道：「看來你我之間誤會太深了，一時間，也難料理出個頭緒來，唉！女英雄，依你之見，又該如何處置在下？爲求表示誠意，我是決不開口，決不胡賴，常言道得好，殺人不過頭點地，賈某認輸了，只求高抬貴手，只求留得命在，至少，你也該給我個悔改機會啊！」

說得好聽，不，簡直是痛切淋漓，就算是十惡不赦，人，總得有個悔改的機會吧！

不料那個姑娘冷冷的說道：「一個個自己了斷！」

說得極冷，冷得令人擔心，可是，賈仁甫却泰然的笑了，笑得十分歡暢。

突然，笑聲收斂，而背後已傳來了脚步聲。

「姑娘請後看！」

「何必，來了十二個人！」

賈仁甫不禁一凜，甚麼，這十二個護院，雖然武功有高有低，但是，絕不是江湖末流，就算步聲有高有低，可是從後掩進，憑一個姑娘家，頭不回，身不動，却已清清楚楚的說出了十二個人，這耳朶之靈敏，已可見一斑！

「唉！姑娘眞好本領，但是，以一敵十二……」

「我相信，你還有其他的好手！」

越說越玄，越令人感到恐怖，看來，這位女俠是打聽得淸淸楚楚，明明白白，然後前來找事，如果沒有十足之把握，天下那有如此大膽之人，單身偏向虎山行？

賈仁甫是個比狠更奸，比虎更惡的壞蛋，就因爲如此，他善於分析事理，即使在穩操勝券時，他還得防一防萬一，現在，他已留了心，希望自己的看法有誤，更希望來人自恃太高，而最後，敗在一個隱名多年的煞星之手下。

十二個護院已在莊主暗示下出了手。

首先三種暗器，有金錢鏢、有甩手箭及鐵菩提，名稱三種，數量不少，宛如暴雨般，向黑衣少女之上、中、下三路打到。

只聞一聲冷笑，黑影是一個旋風轉，砰砰叭叭聲中，暗器立被一股勁風撞開，有不少暗器更是先到的阻止了後到的，鬧了個自相撞跌，少女身形一停，而三種暗器已全部報銷了！

然後是一窩蜂的擁上，少女冷冷地一笑，不知搞甚麼鬼，十二個護院武師，算算也不是庸手，可惜，在黑衣少女的勁力引動下，就好似一個又一個的，按次序的上前、挨打、跌翻！

明明是一窩蜂，却變成了排隊捱打。

那少女是人抑或是鬼？

賈仁甫看得淸淸楚楚，即使他也有幾下三脚貓，可也不至於毫無見識，而心慌神亂之情形下，他想到走……

但是，現在，他又怎能脫出少女的監視，賈仁甫脚步浮移，而少女的冷笑已傳來，「你不是說得挺有理的，甚麼想走了，我倒要看看，你走得多遠？」

* * *

「是涂家大姐吧！」

後來傳來了一聲蒼老的語聲。

然後，走出兩個老人，一個是穿着白衫黑褲，而另一個黑衫白褲，六十左右年紀，老態龍鍾的，說句話，還得頓個老半天，還有一件奇事，兩個人共同說一句話、共同咳嗽、也共同停止！

黑衣少女一聽見老大叫出她的姓名時，也有些驚異之情，事實俱在，她離家出走，偶然的在此打個抱不平，可也令她幾乎陷入了個絕地中，不過，她相信，在此地絕不會有人認出她的來歷，那料到現在，却有一對老人——十分奇怪而又討厭的老人——認出了她！

來人不是易與，來人定是棘手的對頭，姑娘不得不有所警惕。

「黑白雙老，想不到你倆老在

此地隱居納福！」

聲到人到，一條錦影，宛如勁箭般投到，少女面前又多了一個年才卅七、八的中年人。

少女一見來人，不禁驚叫一聲，「噫！」

錦衣中年人却對她白了白眼睛。

被稱爲黑白雙老的，見了那中年人，不咳嗽了，却是揚聲大笑，黑衣老人先開口了，「老大，我來說！」白衣老人點了點頭，然後，黑衣老人對中年漢子笑道：「是涂家少爺。」

「在下涂光瑜！」

「唉！有廿年沒見了吧，令尊、令堂可好，哈哈哈，想不到，你也長得這麼……該說甚麼呢？老成？對！老成就是老成，你可眞老成得多了！」

一派老氣橫秋的說話，可將個涂小姐憋得十分不自在，可是，她的哥哥，却是十分恭敬的在聽，既不敢插嘴，也不顯示焦躁不耐！

「想不到，今天，大年初一啊！」

「恭祝倆老新春納福，各事大吉。」

「有禮貌，有教育，好，老大，你說是吧！」

「嗯，放兩個娃娃走吧！唉！」

這個老大下了令。

「如此，告辭了！」涂大少爺很輕鬆的，想走了。

「且慢！」大小姐可不領情呢？

「妹子，還不快走！」

「哼！我得敎訓敎訓這個惡霸！」

「老二，想不到多年不出山，你我兩人算是倒了牌子，毀了字號啊！」

「老大，那你說，該如何？」

「她不是說想敎訓敎訓我們的……」

「不，我可不想得罪兩位老人家，却也不能放過這幾個惡徒。」

「女孩子家，可不準這樣的強橫！」

「妹子，走吧！」

涂素馨無論如何想不出，爲甚麼自己的哥哥竟然是這樣的怕事，即使這黑白雙老是能手、是人物，但是，自己做的是行俠仗義之事。江湖上，任何一件事，可走不過「理」字！又何況，自己決不能爲窮苦無告的小百姓，留下個大禍患在！因此，她得據力理爭，不想，她還未開口，一股極奇怪的勁力已向其捲到，身邊又聽得這個老大陰陽怪氣的語聲，「姑娘太狂！」

涂素馨反應奇快，勁力才現，她已一個「貪狼轉」，極自然的，在這股勁力中脫困掠出，老人是微叫一聲「噫」，而第二招已來，這一招之勁力更怪，涂素馨之功力本已不差，自從結識了小輩第一笑俠荊天生之後，她可得到了荊天生無私之指點，神脈訣是已越形精妙，老實說，連她哥哥涂光瑜也難明白，自己妹子之武功，竟然突飛猛進，一日千里，但是，她却爲這個看來不起眼的老人所困！

第一招，她是輕易的掠過，而老人變招奇快，步法更是靈敏，並且，第二招所吐出之勁力，有外爍之勁，也有迴旋之力。

涂素馨那裡想得到，廿年前大鬧武當，連挫三元——靜玄、唯玄、智玄的陰陽雙煞，又被稱之爲飛天雙魔的黑白雙老，今天會與她放了對。

如果，涂素磬不是一夜未好睡，並且，又在剛才打了場驚心動魄的仗，那麼，她也不至於爲此老所困，壞就壞在她估計不足，一心救人，一心除惡，可以說是她元氣未復，更可以說是虛火上升之情形下，趕了來，一到又用了耗精耗神的太陰截脈訣，在幾種虛損交迫之下，涂小姐可以說以疲乏對精銳，又何況，老人本身之功力，本就不比她弱，這一來，她算是被陷入了老人的來復神炁之中，難以脫身了。

可惜，荊天生不知現在在那裡，忙他的救貧大事？

至於方勳植，想到這個小輩英傑，她是心中難免有愧疚之意，可惜，現在他是爲了秦中一俠時泰之事，押走了甘涼雙煞！

現在，自己剩下孤身一人，面前雖說有自己兄長在，可是，她自己心中十分明白，爲了所謂有違家敎之罪，她已經令家人對其有了極大之反感，並且，看得出，兄長之來，定是別有所見，甚或來逼自己回家的，這也就是說，她是個孤身……即使，兄長出手，看情形也極難討得了好，大不了，得個全身而退，那麼，七里屯的兇徒，由得他們在此荼毒生靈？

想到這兒，涂素馨是一咬牙，青靈三陽刺出了手，嗤嗤連响聲中，神脈訣已按週天躔度之理而臨，即是太陰炁固氣虧力損，有所不足，這部威震邪之神脈訣，依然有其極大威力，令白衣老人之來復乾坤圈，不敢加强壓力而只能四外返轉。

涂素馨心中明白，自己已陷於必敗之地！

因爲，老人還有個助手，又何況，現在白衣老人的出手是深沉有力，自己是强弩之末，而他，只屬牛刀小試而已，長時間下去，自己焉有倖理！

「大少爺你出不出手？」黑衣老人在問訊。

「你以為我會出手？」

「就算出手也不怕。」

「過招，哼哼，只怕未必！」涂光瑜冷冷的笑了一笑，然後，他正色的對戰圈中的妹子開了口道：「妹子，看來此地有不少人命！」

涂素馨陡地的一驚，即使她深知此時不可分心亂神，更不可多思多慮，但是，兄長提醒人命，她心中那會不關心？

有多少貧苦無依的小民，在等待她的安排！

若根、他妻子二曼……

面前突然多了一張滿佈刀痕的臉！

一個貧窮但是依然有骨氣的少婦，能讓她死於絕望中？

丫頭、牛小蘭、牛老大、牛大娘……

尤其是那個小蘭，為了救自己，她幾乎將自己的命交了出來。

還有很多窮人啊！而那些吃人不吐骨的惡人不受制裁的話，那麼，他，她們，只有死，並且，死得極慘、極可憐，却那有人會可憐！

她不能死，對，涂素馨絕對不能死，她必須求活，只要她活下去，才可以保護這些窮人，有不少的窮人，必須憑仗她的生命來保護。

但是，她越來越感吃力，不，現在，竟然感到心中空空洞洞。

「妹子，你看如何？」

「你！唉！大哥，你意欲如何？」

「你我一筆寫不出兩個『涂』字，我又怎會對你有所苛求？只不過，唉！妹子，你太任性了！」

「你要我如何？你才肯出手？」

「他出手就行了，」黑衣老人出了聲，也動了手，他是一個搶步，雙掌一揚，已向涂光瑜擊到。

「她是個孩子，當然不在你兩個老不死眼中，可是，我呢……」

一個白髮如霜的老婦，悄沒聲的出現，當他們發覺時，老婦已阻在黑衣老人面前出了聲。

「娘！」涂氏兄妹異口同聲招呼着，可是，老太太寒着一張臉，對黑衣老人道：「田三祝，你可記得我？」

「嗨嗨，老大，你看，是咱們的老債主！」

「好！我們老兄弟收手，等打捱揍吧！」

「不必！」是老太太的語聲。

「這個……龍老太君，你這是為了甚麼？」

「我得問問我的閨女，如果，她眼中沒了我這個做娘的，老太婆抖手一走，而你們毀了她、殺了她，也與我無關！如果，她心目中還有我這個娘的，那麼，白雙喜，我得請你們讓條路！」

涂素馨她已是明白了娘的心意，看來她是為了江湖體面，不惜萬里追踪，但是，自己與方動植之婚事，唉，看來是可以有個辦法解決的，我又何必與娘爭執，因此，她是低頭柔聲的叫了聲娘！

「馨兒，我且問問你，你要死，還要活？」

「娘，你……你那會問得這樣奇怪？」

「因為，你實在是個古怪的孩子啊！好了，實對你說，動兒之走，你之所作所為，為娘的看得一清二楚，如果，這兒沒有黑白雙老兩兄弟在此，你也不會這樣太平無事，你始終會陷入絕境之中！」

「娘，你究竟意欲何為？」

「我來與你約定！」

「甚麼約定？」

「如果，你聽我命，代我辦一件事，那麼，我可以放過你，也等於說，我成全你，由你毀了那些惡人，這七里屯，憑你之意，建成個窮人之世外桃源！」

「真的？」

「我不善於開玩笑、說假話，不過，得看如何了？如果，你答應我這件事！」

「一件事？」

「嗯，只要你代我辦一件事！」

現在姑娘的心中，只想到七里屯變成了窮人的世外桃源，沒有人受苦，沒有人受難，自耕自種自收穫，那該有多好？

姑娘也想到了犧牲，她眼中突的又依稀見到了那個看來平凡，其實超凡的荊天生，他到東走西，一直為貧民請命，他不止一次，為了窮人拚性搏命，而她看到他為窮人中的一切，他是那麼的自在，又是那麼的風發，至於窮人，那一個不把他當作自己的親人，而他，也真真正正的與他們共呼吸、同生活！

她親眼看見他痛哭，為了一個可憐的媽媽的死！

她更親眼看見他抱住了那個孩子飲泣，他流了淚的勸慰那個孩子！

她親耳聽他說：「為了他們，即使要了我條命，而能使他們平安，我會毫不考慮的拿出來！」

現在，該學他，為了七里屯的善良村農，她得犧牲自己，答應娘吧，又何況只辦一件事？而且，這件事，自己是十分有把握的，把他搞一個圓滿的解決，所以，姑娘看了龍老太君一眼，正色地道：「娘！我只求能將這些惡人繩之於法，我只求七里屯能成為平靜的所在，現在，我是……」

「我並未逼你……」

「是，我只是……」

「別說話，我得與你說個明

白，你得容我辦一件事，而不許你討價還價，更不許你言而無信！」

「娘，你何必說這些，請你吩咐！」

「何必如此匆忙，你大可處置你心目中的惡人，然後好好將息，過了初五，再談這些也尚還未遲啊！」

姑娘不敢再多說其他，事實上，她是必須解決了賈仁甫及其手下！

白雙喜與田三祝是無可奈何的向姑娘求情，只求姑娘饒了他一命，那怕是個活死人，只求不立即下毒手，因為，大丈夫得恩怨分明。

雙老因為受過龍老太君之情，所以，他倆不肯也不敢與龍老太君交手，現在，他倆受過賈仁甫十年恩養，他得代其請求留命！

姑娘是勉為其難的答應了，不過，她却提出個條件，要兩老發誓，永不准賈仁甫再為惡人間。

這是逼兩老不再管七里屯之事！

姑娘一心在建立一個平靜的七里屯！

* * *

今年可以說是七里屯的村民過得最開心的一個年，當他們發現在屯中的兩個惡莊主，死的死了，被禁的禁了，他們有說不出的高興。

徐若根逐家按戶的去叫他們去領糧、油、肉……等物時，有多少的窮人流着淚在笑，他們幾時吃過肉……幾時吃過頓飽的，又何況，這是米、白麵……

姑娘深有感觸，更想到了荊天生，她衷心的承認，這樣做是對的。

小蘭在幫助村民取糧、取油……即使她脚傷極重，但是，她毫不顯示她的苦痛，也根本不理會她的苦痛。

事事先意承志，慢慢，她露出了要習武。

「小蘭，習武為甚麼？」

「為保護大伙兒！」小蘭答得極爽朗的。

姑娘十分欣賞這句話，這個窮家姑娘，將會是個好當家，七里屯本該有個當家的。

「唉！」姑娘長長的嘆了一口氣。

「素馨姊姊，你這幾天為甚麼老是長吁短嘆的？有甚麼心事？或者，你……」

「小蘭，我沒有甚麼心事，我突然有些心慌，唉！算了，小蘭，我先得傳你坐功口訣，不可躁進，要循序漸進，現在照我這樣坐，對，雙目垂下，心注己鼻……」

小蘭是十分聰慧，她依樣學，依樣做，但是，她永遠記得一句話，不可躁進！

一晃眼，初五了，姑娘在擔心着娘的命令！

奇怪，一動不動！

初十、十五，而七里屯的村民已開始向大地進攻，提前春耕，他們個個幹得挺歡，因為，他們誰也明白，這是代自己幹活，以後的收成就是自己的收成。

涂素馨依然不見龍老太君的面！

在正月底，小蘭已有初步之坐功根基，涂素馨已開始傳授四式天星掌法。

可是，涂素馨却發現了一個秘密，那個丫頭在暗中打拳脚。

突然，涂素馨發覺自己疏忽了，她忘了叮囑，習武之禁忌，並且，她又發現了小蘭是連徐氏夫婦也教，她不得不對她們有所告誡。

徐若根是年紀大了，骨頭硬了，而不宜習上乘內功，連小曼在內。

她可以教小蘭、丫頭，可絕不許再向外張揚出去，因為習武不宜公開。

小蘭的意思不壞，希望人人能保護自己，那麼，她就傳了一路拳法、一路刀法，可以教村人練習，而練習的主要目的是：保護自己，不受惡人欺侮，如此而已！

高深之內功，只宜獨自修練，還得刻苦地練！

二月之初，姑娘正想傳授她的神脈訣時，她見到了龍老太君！

「你明天起身，辦我命你辦的事！」

姑娘沒有抗議，只是問，「去那裡？辦何事？」

「去皋蘭山、青坪台，殺一個人！」

「殺誰？」

「荊天生。」

姑娘怔住了，她幾乎打了個跌，她努力的睜開了眼睛，她看清了站在面前的母親，突然，她發現這個自己親生母親，是如此陰險惡毒！

這是一着極狠的殺着。

自己親手殺自己最敬愛的人。

她想反抗，但是，她有言在先，還有，七里屯的窮人，得有個安樂之居所，現在，尚未有收穫。

現在，他們依然在與天災人禍作抗爭，如果，再加上新的惡霸、莊頭的苛待，他們可將會陷入於水火之中。

她看得出，她娘會做出極殘忍之事。

自己死，唉！說來便當，可惜，死了將會引起娘的怒火，也等於說，自己將七里屯的命，交付於惡魔。

該怎麼辦呢？

「別人，或者找不到他，但是，我相信妳不會負我所托，還有，妳大哥會接應妳。」

「娘，大哥並不是接應我，而是監視我，不過，娘，我是萬分不明白，荊天生他犯了甚麼江湖大忌！」

「血洗袁家莊，手毀關中三獅！」

「他並沒有錯，娘，這是袁小恩的不是！」

「爲娘並不是主持甚麼武林公道，江湖正義！」

「這，那又爲甚麼？」

「關中三獅的老二雄獅梁元，乃是妳的姨丈。」

「這……個！」

「你明白？」老太君陰森地問。

「我……哈哈……」姑娘突然狂笑，笑得十分响亮、高昂，看得出，她帶有七分的狂態。

一直在笑，笑到了自己的居停之外，突然，她止了笑，可是，一刹那，她那滿臉激忿之色中，又再發出了撕人心肝的笑聲。

小蘭是性急地在叫，「哭，素馨姊姊，哭，你哭出聲來！」

涂素馨看清了面前的小蘭，是的，她實在想哭，她實在爲悲憤堵住了胸膛。可惜，她哭不出聲來，因爲，不講情理，不顧道義，只有自己，而不理親疏的人，竟然是自己的親生母親。

殺荊天生是代關中三獅報仇！

但是，關中三獅却是爲了覬覦荊天生之乾靈三元訣而暗下毒手，這件事，她是一清二楚的看在眼中，三獅害人不成，反害了自身，如果稍有良知的人，誰也不會恨及荊天生！

荊天生俠名遍天下，荊天生古道熱腸，可惜，殺他的人，竟然是自己。

龍老太君之所以初五不來，一直到如今才現身，原來他們就是在打聽荊天生之下落，奇怪的是，荊天生突然失踪個多月，最近才有信鴿傳書，說出人在青坪谷！

他爲甚麼失踪？他又爲甚麼住在青坪谷？

荊天生四海爲家，爲了救人，遍足天下，而今，竟然有了這樣的反常現象，並且，龍老太君更說出了，荊天生在日前，他是決不會離谷地去。

這又是爲了甚麼？

突然，姑娘想到了荊天生可能出了事，龍老太君已說明了，荊天生有着極大的不幸！

乘人之危，而她，將爲了母親而殺人，殺一個有困難，可又是自己的深愛之人，試問，她該不該哭？

小蘭的哀叫，而她流了淚，可是，她依然是哭不出來。

姑不論如何，她該走了！

有多少人來送她，她是苦笑着，當二曼抱起了她的才出世個來月的孩子，向她說道：「爲了孩子，讓他親親熱熱的叫你一聲，你該回來！」

丫頭跑了上來，仰起了頭，看着馬背上的姑娘道：「素姊姊，是你給了我這條命，也是你給了我的名字，以後，有人問我叫甚麼，我會說，我叫念素，念素。」丫頭哭了，其實有幾個人不哭的？

但是，他們口中的親人，却是咬了牙，含着淚，催馬走了。

屯口，風，依然很大，天，漸漸黑了，可是，依然有個人影在，是牛小蘭。

她在盼望、盼望，盼望着她的親人。

「餓！餓……」突然，側邊的草堆中有熟悉的聲音，牛小蘭見到個人，一個衣衫襤褸、白髮盈盈的人，在叫餓，看來餓了不知有多少日，餓得她說話也有氣無力，她爬起身，走沒幾步，又摔倒了，小蘭是看出來這個老婆子是實在餓得太可憐了，她一把將她扶住了。

「老大娘，你別再走了！」

「我……得……找吃！」

「你等等我吧，我替你去拿！」

「你有東西？」

「本來，我也沒有，唉，」牛小蘭流淚了，因爲，她又想起了素馨姑娘，她的親人，自己，全信她啊，唉！可是，小蘭是心中明白，現在親人是向死亡之途中進發。

姑勿論如何，該救人！

她飛也似的走，別看才個多月來，小蘭本身生得體格壯實，如今有內功之助，自己又專心，現在可以看出功夫來了，走得快，並且是還不費力一樣。

今天，因爲送親人，誰家也做了最好吃的東西，請親人受用，請親人帶作路菜，但是，涂素馨那會要了他們的東西？至於他們……誰又有心情吃，所以，留下的不少！

小蘭因爲自己吃過苦，受過罪，她是十分同情與自己一般的人，她的心靈中只有一個想法，該給她多些吃，所以，她拿了不少！

既不理家，也不知會聲家人，急匆匆的走向屯口。

突然，她一聲驚叫，快步上前，只見那個老太婆已僵在地。

難道死了？難道她等不及？這是自己害了她，對，這該算是自己害了她，如果，早些發現，如果，走得快些，如果……小蘭一味怪責自己了。

她放下食物，她扶起了老嫗的頭，她哭了，她的眼淚到了老婦人的頸間。

「咯咯咯」幾聲响，發自老婦人之喉間，依稀聽得老婦人的微弱的呼聲：「餓！」

可憐，老婦人只記得一個「餓」字。

小蘭在萬分的興奮，她快手取食物，一面餵，一面柔聲說道：「老媽媽，你喝些，先喝些湯，緩過一口氣，然後再吃東西，這兒，有很多東西！」

小蘭可想得眞週到，一個餓極垂危之人，是該吃些液汁之物，絕不能吃乾、硬的食物，老婦人是十分貪婪的喝呀喝呀，一大盅肉湯，全下了肚！

來了些精神，老婦人可以坐起身來，雖然有些戰抖，臉色死灰，但是，可以睜開眼睛，有些生氣。

然後吃些肉脯，又吃了一個饅頭……那可好得多了，老婦人開始有力氣說話了，不過，她得閉目養神，還有，她的腰作痛……言下之意，最好，小蘭替她搥骨幾下！

簡直豈有此理……不，小蘭可不這樣想，她眞的代老婦人搥腰、搥腿，老婦人睡着了，還有些鼾聲……這可令小蘭爲難了，露天席地的，二月初，依然是春寒料峭，更何況是一個年老婦人，怎受得起這夜風吹襲！

小蘭可眞好心，她脫下了自己的棉襖，蓋在老婦人的身上，然後，她想走，走回家去，拿些東西來，替老婦替換。

面前勁風起，三條人影出現在小蘭的面前。

「小姑娘，別走！」此人的語聲可不討人喜歡，再看清這面相，可更令人作嘔，借一點天際餘光，只見一張白蒼蒼的臉，一對倒掛的眉毛，一雙小三角眼，可又大鼻掀天，一張薄嘴唇，試問，這樣的五官，這樣個人品，怎能討人歡喜？

後面的二個，有人遮住，看不清臉容神色，可是，這說話更討人厭。

「老大，這妞兒可俏啊！」

「看來，還是個……雛兒……哈！」

這笑聲比夜梟更難聽。

小蘭可看出來了，來了對頭，她理直氣壯的挺身站立，戟指而罵，「你們是誰，敢來這七里屯作惡，可知七里屯有……」

話未說完，那個不討人喜歡的傢伙已截住了她的話頭道：「別這樣，別這樣，哈哈，我們想知道，你們有靠山，靠山是涂素馨，不過，她走啦，我們還盯了她一大陣，然後再回來，哈哈，現在，七里屯又在我們手中啦！」

「你是誰？」

「賈二莊主啊！」

「你來幹甚麼？」

「來救人，救我大哥，帶些你們沒抄到的藏寶，我們走，哈哈哈，當然，也得殺幾個人，還有你，別怕，哈哈哈……我們還有用處呢。」

越說越可惡！

小蘭突然是一彈步，她向屯中直奔，一面在叫，「快逃，來了强人啦！」

* * *

牛小蘭依然有着個捨己爲人的打算，她希望村民能走散，能躲藏，捱得一時三刻，捱到了這强人走。

她走得飛快，可惜，那個賈二到底是個武林中人，何況還有着軟索……

突然，小蘭喉頭一緊，中氣一窒，可憐的她，連叫也叫不出聲來了。

又有一股大力拉她，一個仰天交，跌得她幾乎閉了氣，耳邊又聽得笑聲，還有猥瑣的說話聲。

莫名其妙的，小蘭聽見笑、話聲之中，夾雜了一聲蒼老的央求聲。

「餓……」

這個「餓」幾乎令小蘭彈了起來，她掙扎着起身，突然，發現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婦人……在她身邊，離她……不，簡直是並肩而坐。

她一手抓緊喉間的軟索，希望鬆一口氣，以便說話，但是一開口，她發覺自己的聲音又破又啞！

「老婆婆，你閃開！」是賈二在發話，雖然是對老婦人說話，可是他的眼睛，却是注視在小蘭的身上，兩個黑衣人分立左右，發出桀桀的惡邪笑聲。

「你罵我老婆婆……」

賈二等三人，幾乎給這個老婦人僵住了，甚麼？不稱你爲老婆婆，該稱你太皇太后？

「我幾時向你們乞討過，而你們又施捨了些甚麼給我老太婆了！小子，你們吃人肉、喝人血，今日，也該得到些報應了……孩子！」

老婦人回頭，在招呼小蘭了。

「……唉，在我面前，可不准有人打我的孩子，你，起來，打他們，或者殺了他們，隨你的便，總而言之，他們敢得罪我的孩子，就由我孩子自己動手，報……仇！」

這報仇兩個字，說得十分沉而有力。

小蘭可是疑雲大起，憑甚麼打人，還有，這位老太太，剛才吃了些東西，剛才睡了些時候，她又憑甚麼，要自己打人。

「孩子，你不信？嗯！這不太好，再說，你就不想保全你的親朋戚友？不打他們，對付他們，後

果會如何？嗯！孩子，得打！得狠狠的打！」

老太太的說話有理啊，不打，這後果實在可怕。

村中有多少無拳無勇……有丫頭……有丫頭弟弟……還有，那些整日辛勤的村中又老、叔伯兄弟！

不打，實在是等着捱打，等着任由宰割，不能這樣，小蘭可來了勇氣，打……打……打一個熱鬧的，引起村民的注意，何嘗不好。

可是喉間還有軟索在，她一用力，突然右肘彎處有股熱力一撞，不知那來的神力，就勢將這條金絲、牛皮絞成的軟索，一扯而斷！

人，已站了起來，後面又傳來了老太婆的叫聲，「打他的耳刮子……」

小蘭莫名其妙，揮手向賈二的左臉揮去！

賈二見小蘭如此的出手，他簡直是又惱又好笑，如此笨手笨脚，自己祇要一揮手，還不是連消帶打，將個姑娘摔了個狠的……

唉！賈二啊！你不動手，今晚還可留得條小命，一出手，你算是與死神簽了契約了。

他這裡才伸左手，希望一阻一格，然後右手一個黑虎偷心……那想到，左手才伸一半，不知那裡來的一股又細又勁的寒力，令其機伶伶打了一個冷戰，一打冷戰，手是伸不上，臉上却是一陣劇痛，而一股巨力，左邊有如爲巨鎚所中那樣，賈二就像隻斷線風箏，直飄出老遠……叭的一聲跌翻在地，而喉間一甜，一股熱血直竄出口！

後面的兩個殺手，一見賈二竟莫名其妙的爲小蘭一招打跌，血噴荒地，心中雖然有些奇怪，但是，兩人就是做夢也想不到，他們已撞到了凶星，而死神已開始向他們招手了。

兩人目下祇顧看護賈二，可是，當兩人來到賈二身前，祇見賈二滿臉驚惶之色，而血是一口一口的猛噴。一個小女孩，那會有這樣的功力？還有，看情形，分明是已被擊散了肺穴，以致血噴不止！

兩人七手八脚，既打穴又推血過宮，希望先阻住賈二的吐血不止之苦，可惜，折騰了不少時間，非但血不見止，反而是賈二痛得滿地打滾，一剎那，人已變得血跡淋漓，慘不忍睹了。

小蘭睜大眼睛，她實在不敢相信，自己這一掌，竟然會將人打成如此模樣，並且看樣子，這人吐血不止的話，極可能嘔血而亡！

「這……會不會死……」小蘭不由得自言自語起來了。

「非死不可……」是那老太太的回答。

「啊！老……媽媽……您……」

小蘭似懂非懂，不過她已明白，老媽媽定是非平常人。

「孩子，嗯！妳該相信了吧！在我面前，得罪我的孩子，非——死——不——可！

小蘭不禁怔住了。

「妳怕了，妳怕殺人？殺壞人？孩子，這個世界，就因爲壞人惡人不少，才令得更多的好人、平常人、善良人受苦受難，不殺壞人，壞人就會對付好人，這一點，難道現在妳還不明白？」

小蘭當然明白，並且體驗極深，可是，一個平常的村姑，她祇懂得恨，也幻想過報仇，却絕不致於眞正的殺人、洩憤！

今晚，她眞的打了人，而且，聽老媽媽講，此人非死不可……

她突的明白，這惡人是老媽媽借了自己的手殺的，還有，當她聽了老媽媽有關好壞人之間的關係，尤其是不殺壞人，就是害了好人時，她恍然有悟了，對壞人折辱、殺害好人時，他們幾時可憐我們？

她眼中突然吐出了光芒，令人吃驚的光芒！

「孩子，妳明白了，好好再去殺這一對姓洪的畜牲！」

老太太把一對黑衣人，當作了畜牲。

洪氏兄弟雖然心中微有憤意，當他看到了滾翻在地的賈二時，看出此地別有一股陰森可怖的氣氛，而老太太說的話，令這一對江湖兇手有了層顧忌，雖然已經有所看出，老婦人不是好相與的，現在就算是吃準了，眞正的對頭是她！

洪老大一長身，一拱手道：「想俺兄弟，有眼不識泰山，老前輩，常言道得好，不知者不罪……」

「胡說八道！」老太太怒斥聲中，截住了洪老大的話，「你們這批欺善怕惡的無恥之輩，見了棺材就怕死，裝虫樣，什麼？以爲這樣就可以抱頭而竄，留得條命在，再去爲害人間？做你娘的春秋大夢啦！你老太太出了名的軟硬不受，有膽作惡，有種爲非，就該有種去承擔，想說幾句輕鬆話，以爲可以脫了身，我勸你死了這條心。」

「妳是何人？」

「你老太太素不喜與人多說廢話，孩子，與我打！」

「且慢！」洪老二一聲吼叫，看來他已發了狂性，「老賊婆，是妳同我們打，還是她……」

「由她代我打你這兩個小畜牲！」

「可不準暗中使壞。」

洪老二可眞有些眼光及急智，他已看出來，小蘭無所懼，可怕的是那個老太婆，並且事實俱在，老太婆暗中弄鬼，如果挑明了，擠得老太婆不暗中出手的話，那麼，他兄弟總有一條生機，因此，說出了心中話。

「放你娘的屁，說什麼暗中使壞！你以爲老太婆非得出手幫她嗎？放心吧！你們就等着死吧！」

洪氏兄弟聽得老太婆如此說法，心中一寬，兩人互用眼色示意，這就可看得出，這一對惡徒，實在有些小聰明，兩人毫不托大，對付一個村姑，竟然小貓當猛虎來打，兩人互相呼應的，向小蘭攻到，兩柄喪門劍，一點向小蘭眉心大穴，一個下點小蘭膝頭。

小蘭幾時與江湖人對過手，又幾時與人舞刀弄槍的，就算她膽大、肯學，才學得個來月，那怕神仙來教，也不致於能將個一無所知的村姑，脫胎換骨的將她變成了個武藝精通的女俠。老實說，不在兩柄長劍前嚇得魂飛魄散，自動癱倒，已算難得，如果待她還手發招，這可能嗎？

可是，洪氏兄弟却有個莫名其妙的感受，兩人之出手，以快攻自負，即使不算是疾似驚虹，却也快勁有姿，那想到出手一招，自己的劍頭突有沉重之感，手中握的不是一柄劍，像是一座山，那麼，手擧一座山，這出手那能快得了，簡直是連移動也難！

那會有這樣的怪狀，兩兄弟各用眼睛偷視老太太，老太太坐在地上，一動也不動，如果一動也不動，還可以令人受制……那麼，這個老太太不是人，當得一句，「非仙、即鬼。」

不是她，又是哪一個？

小蘭怔住了一陣，身邊却依稀聽得有人在叫，「姐姐，出手……」

小蘭不由大吃一驚，誰？四望無人，可是，自己身邊分明聽得有人在說話，招呼自己爲姐姐，此人是誰？

「快快打其喉間……」

更清晰，是有人，並且，連打在什麼地方也說了出來，好，打！

小蘭伸手一拳，洪氏兄弟中老大是心中有說不出的驚異之情，他直到現在，尚未弄清這柄劍那會重逾千斤！眼前一花，小蘭之出手已到，老大想閃身避招，可就怪了，身後一股極怪的勁力，將自己推逼着，這顆人頭莫名其妙的後彎，這一彎，可就露出了喉間的部位，而一陣劇痛，咯咯一響，喉間的喉核骨碎了，而一股惡血已由心底泛起來，一陣天旋地轉，眼前發黑，聲也未出，一跤摔倒在地！四肢一陣痙攣，震人心肺的抽搐之感降臨，洪老大就像隻蝦那樣似的，彎曲得不成人形，死於非命了。

洪老大一死，洪老二還想走，並且，他一邊走一邊叫，「老賊婆，妳使刁，妳……」

「回去……」可憐洪老二身後，傳來一聲極清脆有力的女子清叱，立有一股又强又勁的大力，將洪老二縛束住那樣，洪老二後退，混身就像起了束箍之感，擠逼得他幾乎透不過氣來，向前，通行無阻。

可是向前，分明是迫他向死神報到。

現在可以看出來，對方來的人不少，洪老二不禁大駡龍老太君。

因爲他兄弟爲賈二所引來，而賈二此來，分明得龍老太君之默允，事實俱在，賈二所搜括之金銀財寶，數目極大，龍老太君雖然是江湖世家，但是，她何嘗不求財帛，不過，背了個武林世家之名，不能如一般江湖道，開山立寨，擺明來求財，更不能坐地分贓，惹得外人恥笑，可是，開支浩繁，總得有些貼補，而大財東或大窩主，就算是他們心目中的肥肉。

她看中了七里屯，更看中了賈仁甫的窖藏，她打發了女兒刺殺荊天生，她又賣風給賈二，不過，她得取窖藏之一事，賈二就請了洪氏兄弟做助手，分明賈二是有意替代老兄，來主理這筆財富。

那想到落得如此田地，洪老二那得不駡龍老太君，想錢又要面，現在，如果涂門中有個出頭，決不致令賈二，自己老兄及自己送命！

洪老二眞想叫饒命，但是，耳邊却響起了老太太的聲音，「辣手天姥，照例不能饒！」

洪老二心中一震，而臉上又中了一下重擊，這一拳，就算將個洪老二擊散了頭部所有的神經系統，洪老二總算明白了，自己是死在辣手天姥的六靈排雲掌下！

那邊的賈二已停止了吐血，更停止了呼吸，小蘭算是清醒了。

說眞的，小蘭一直是在糊里糊塗中，自從送走了涂素馨，自己一直心神不屬，即使同情心在驅使而救了個老婦人，她的心神依然縈在涂素馨身上。

現在她殺了人，現在，她看清了自己面前的人，那個老太太，看來慈眉祥目的，並不醜，也不討厭，突然她撲倒地上，她哭了，哭倒在老太太的膝頭上。

老太太是十分柔和的撫摸着小蘭，並且一迭聲的說着，「孩子，乖孩子，別哭，別哭，咱們去找小涂去，嗯，別哭……乖……」

小蘭感激着老太太，但是，老太太更愛這一個天性淳厚的村姑娘。

說其餵湯、餵食、蓋衣……老太太是由心底疼惜這個孩子，誰不知辣手天姥生得一副醜陋的臉容，爲了她的醜陋，受人歧視，也不知爲她做了多少殺孽，也因爲這醜的

緣故，她那孤僻怪性，使其一直爲正邪雙方所誤解，實在她的本領高强，更因爲她是被誤解，迫使她不得不拚命用功，而變成方今江湖一怪傑，舉世無敵。

由於她的醜陋，她不得人緣，而有人對她照顧，那怕一絲一分的照顧，她會永遠記住，不，簡直是刻骨銘心，小蘭生得本就樸實，而對她又是如此的眞誠，她已把她當作了自己的孩子，試問，她那能看着有人侮辱她的心肝寶貝，也因此，賈二及洪氏兄弟，非得向閻羅王報到不可了。

其實，辣手天姥是個別具心腸之心，她今晚之出現七里屯，她是發現了涂門中的隱秘，事實俱在，她最看不慣的那些惺惺作態的武林人士，而龍老太君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她發現了龍老太君出賣七里屯，出賣了女兒，並且爲了自己之私，竟然想毀了荊天生！

她並不認識荊天生，但是，她有她的推理邏輯，既然是她看不起的對頭，這對頭一定是好人，她非但得鬥龍老太君，更得救與龍老太君作對的人。

她救七里屯，而小蘭又對了她的脾胃，更加强了她的推理信心，所以，她勸慰牛小蘭，並說明，她會陪她去救涂素馨！

她又將自己唯一的弟子醜紅線黃靜子介紹與牛小蘭相識，牛小蘭却從聲音中，認出了那個幫助自己，擊殺洪氏兄弟的人。

黃靜子是個唯師命是從的少女，由於牛小蘭對師門天姥的照顧，她是把牛小蘭當作了自己的妹子，可惜，天姥命她留下來，暗中照顧七里屯，她倆祇好分手。

牛小蘭回到了家，父母早已睡了，但是，她叫醒了他們，詳細的說明了一切。

牛老大對女兒的走，一些沒不放心，祇是他却殷殷叮囑，無論如何，得讓親人歸來，那怕送了自己的命，牛大娘是淚盈滿眶的說道：「蘭兒，記住，沒親人，我們早已死了，並且，死無葬身之地，窮人祇有一條命，爲親人死十次百次！也心甘情願……」

這就是窮人？天姥在外，聽得出了神，並且，也陪着流了淚，她越來越相信，這個荊天生是個好人，一個了不起的好人。

* * *

在一個深暗的窰洞中，坐滿了人，個個臉色焦急，有幾個在吸旱煙，但是煙斗中根本沒有火，也不知道這位老鄉，還在吸什麼呢？

有一聲極低沉的呼聲……

突然，窰洞中宛如遭了地震那樣，脚步聲亂成了一片，個個向前擁擠，有的點脚離地，頸伸得老長，有的在嘀咕，有的在問訊，可是看得出，個個人有個目標，就是「醒了沒有？」

有個女子聲在說話，由於人多，遮擋太多，聲音發自遠處。

「李大伯、劉三嬸，張大哥、二牛娃，你們該去睡，還有，您們各位長者，叔伯父老們！可不能稍有風聲外洩啊……」

「我問妳，靈姥，他……他老人家怎樣啦！」

「對！得讓我們看了……」

「中了什麼暗算啊！」

「眞叫人焦急，到底有事沒事……」

洞中所有人說的話，充滿了緊張、焦急之意，但是，他們的關心與愛護之情，也就流露無遺，是什麼人受到了這多的人關懷與愛護？

人，漸漸的散了，可以看清了，一張炕，炕上角有個壁洞，放了一個燈座，有火，不算亮，昏黃黃的，令這窰洞看來是昏沉沉，炕上躺着一個人，一身粗衣的衫褲，頭上挽了個文士髻，可惜髮亂如飛蓬，因此，襯得他那張蒼白臉容，更添三分病色。雙目緊閉，鼻孔噏張，頭上汗珠沁出……分明，此人有極大的苦痛在身。

一個村姑年才十七八歲，用一塊布，代此人抹汗，從其眼神所示，她是萬分的關顧着這個病人！

有一個孩子跪爬在炕頭，從其肩頭的起伏來看，他是在飲泣……

一對中年夫婦滿臉痛苦的坐在一角，可是，眼神始終未離炕頭。

遠遠傳來一聲馬嘶，這一聲馬嘶令得洞中人全一凜，姑娘首先推開了孩子一把道：「牛娃，你忘了大叔的馬了，馬也該餓了！」

牛娃——那個跪爬在炕頭的孩子，抬起了頭，有些遲疑的看着姑娘。

「快去，如果沒有這匹馬，我們誰也見不到大叔了，何況，馬身全是血……雖說，看清楚是別人的血，那也可以說明了，大叔遭受了多大的風險，而那匹馬……」

牛娃不再看了，他起了身，他走出洞門，但是，他還是依依不捨的，看着炕頭上的病人。

當其跨出洞門時，姑娘突然說道：「牛娃，小心，不可洩漏痕跡……」

牛娃點點頭，走了……走出窰洞門，你可以看出來，此地是個極隱蔽的所在，洞門一閉，再堆上些草堆，十分巧合地，洞不見了，宛如一片山壁那樣。

牛娃還掃清了脚印……然後，邊掃邊走，到了一個岔道上，他才撇下了草把，走入了一個疏林中。

走了半里路程，他已看見前面不遠處有一匹馬，十分雄駿，迎着

風在響鼻子。

牛娃到了馬前，馬好像認識他似的，隨了他走，走……走……一直走到了個溪水邊，馬低下了頭，喝了幾口水，牛娃看了看馬，突然，他脫下了自己的布衫，這是件面衫，而裏面，却是七掛八吊的，幾塊棉絮……

牛娃用自己的面衫來洗馬了。

馬似乎通人性的，牠不想孩子着涼呢，還在打呼嚕，東閃西躲，可是，牛娃抓緊了馬，一頭依在那血跡斑斑的馬腹上哭了。

「是誰？這麼個黑心，這麼個可惡，害了大叔，你說，祇有你見到，你說出來，你……」孩子越說越沉痛，然後，他抬起了頭，他看了看馬……一邊洗澡，一邊流淚，「我不該……問你，還不是白問，你能說出個子午卯酉未……」

「對啊！哈哈……」一聲冰冷徹骨的笑，笑得孩子幾乎打冷戰，兩手一疏神，祇聽得一聲長嘯，那匹馬突的越溪而走，牛娃想追，不料眼前一花，祇見一個穿素打扮，十分闊綽的道士阻住了他的去路。

「孩子，到哪裡去？」

「回家去。」牛娃沒好氣的說着。

「喔，好，天色不早，是該回去了！哈哈！」

看來，道士挺好說話，牛娃是氣鼓鼓的走了！突然，他想到了靈姑，她說的話，「不可洩露形跡！」對！這個道士來得怪，還有，他是個陌生人，不，可能那匹馬認得他，否則好好的在洗馬，牠那會突的走了！

老道是對頭？

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牛娃可抱定了主意，他走，故意的亂走、亂跑，他是路熟不在乎，可是，他却越來越吃準了，道士不是個好人，因爲到現在，他依然盯緊了牛娃。

牛娃暗想：「好吧，我就和你耗時光，時光越長，村中人就知道提防了，想在此地找到大叔，鬼道士，你在做夢呢！」

突然，前面傳來慘號聲！牛娃不禁一凜……誰？

又傳來一陣，聽清楚了，是李大伯啊！這……又是爲什麼？他飛也似的走了去，當他看清了前面這一副慘情畫面時，他的眼淚又盈了眶……

一個年約卅二三的漢子，滿臉獰笑的抓住李大伯的左手！而李大伯是滿頭大汗……分明，他是給這個惡漢在折磨。

牛娃奔上去，怒聲的對惡漢道：「你放開……放開我的李大伯……」邊說，他已撲在李大伯的身上。

「講是不講！」惡漢冷冷的說。

「我……我該講什麼？」可憐，李大伯連句話也講得不伶俐了。

「那個什麼荊天神……你們心目中的天神……」

「天上……在天上……」

「你說什麼？」惡漢一邊說，一邊用力，「咯」的一聲，李大伯又是一聲慘叫，可憐，又一隻手指被惡漢折斷了，本來十指連心，痛苦得不可言狀，但是，這個惡漢可眞善於折磨人的，不知用什麼手法，令李大伯立刻清醒過來了。

李大伯呻吟着、掙扎着，「天神！不在……天上，該在哪……哪兒……」

牛娃恨得眼中冒火，突的撲上去，張開小口，向惡漢的手臂咬去，牛娃祇求咬得他痛了而撒手，那想到咬巧了，一口咬中了「寸關穴」之際，惡漢正在得意之時，做夢也想不到，有個小子會來這一手，手腕一痛，並且覺得右邊半身有一股痲痹感覺，幾乎有種癱瘓之感，他心神一凉之下，一揮左掌，結結實實的打在牛娃身上，可憐的牛娃，他那能承受得了這一下，一跤摔翻，已昏死了過去。

李大伯總算鬆過了一口氣，當他發現牛娃爲救自己，挨了這重的打，他是一股熱氣冲上了喉間，「你……你……於心何忍？一個孩子，你……將個孩子……打成這般……模樣？」

「老畜牲，講是不講？」

「賊子，別說荊天神不在此間，就算在此間，我們也不會講，決不會講……」

「我可會……令你寸骨寸傷！」

「那怕將我碎屍萬段，我也不肯講，不會講！」

「好！你這個老畜牲……」

「老包，發這麼大的火氣……幹什麼呀！」

那個道士過來了，阻止了此君的暴行……可是，此君却恨聲的說了句，「老頭可惡！」

道士笑了笑，對李大伯打了個稽首，文質彬彬的說道：「啊！那位老丈，你或者是誤會了，來來來，我與你接骨止痛……」他邊說，邊已彎身平掌，將牛娃由昏迷中救醒過來！

李大伯不理自己的斷指，先將甦醒的牛娃抱着，然後他抬起頭來，看了道士一眼，「看在你救治了牛娃份上，我與你說幾句話，道爺，你別自討痲煩，此地是不會有一個人說你們想聽的話！」

「我是他的朋友！」

「道爺，我相信你是他的朋友，那麼，道爺，你大可等，等他來找你。」

「等他來……啊！我可有要緊

之事啊！」

「那怕十萬火急，你也祇能等！」

「哈哈，如此看來，他是在此，並且，在養傷……哈哈……老人家，我可以告訴你，如果，他在養傷的話，祇怕，今生也難得治好了。」

「爲什麼？」

「哈哈哈，這不就是你說出來了，荊天生果然受了傷，可惜這不是傷，而是中了毒，可以要了他的命！哈哈……」

「道爺，道爺，你能救，你能救……」

「我當然能救……可惜，我不見人，難施其法啊！」

李大伯怔住了，事實俱在，荊天生，這位窮人中的天神，救過多少人？三年前的飢荒，全靠他東奔西走，既運來米糧，又運來了金銀，最後更運來了農具、種籽、耕牛等等，第二年，是一場春瘟，他請了大夫、買藥、燒火！

然後，今年，看來可以過個平安年了，嘿！他老人家由馬韁走過來，當被人發現時，他已奄奄一息，可是，他還迸出了句話，「由我去……別惹禍上身……」

他還怕村民惹禍上身，但是他該死？

不！誰也不肯讓他死，把他運入秘密的窖洞中，誰也甘願爲他死，就是不能讓他死，可是現在，他依然在掙扎，誰也看得出，他在與死神拚命！

爲了爲他，李大伯開始向道爺叩頭。

可惜，李大伯無法斷定，老道是神還是魔鬼，爲求恩公得救，李大伯向老道說明，你可殺我一千一萬次，但是，決不可傷害恩公一髮一毫。

來到了那個隱蔽得可以的窖洞前，老道笑了，當李大伯與牛娃移開了那些作掩飾的枯草時，老道與黑漢相對微笑中已顯示出魔鬼的形跡，可惜李大伯看不見！

推開了山石，現出了窖洞，黑漢再不遲疑，一閃身，好快的身法，已在老道身邊擦過，而笑聲中，李大伯已爲人抓住了後頸皮，事實上，當笑聲起時，李大伯經已發覺不妙，待等身落人手之時，他已叫出了聲，「有惡人……」

可惜，你叫你的，而一股大力傳來，李大伯已爲黑漢擲出老遠，氣急逾份，而昏死過去。

牛娃可較機靈，發現不對，他是再不理會其他，一聲厲叫，「靈姐姐，小心啊！」

實在，他已說不出其他示警之句，祇是想通知洞中人有所準備，身邊勁風颯然，兩條人影掠過，牛娃想阻，這不是做夢，他祇能呆呆的，看着那兩個惡人，深入重地。

炕頭一盞油燈，發出昏黃的光芒，炕頭臥着一個人，一個樸素而又健實的姑娘，臉色驚惶的，在掩護炕頭上的人，明眼人一看便知，目的物已找到了。

黑漢就如一隻惡豹的那樣，輕快騰步而臨，一聲獰獰笑聲中，雙手已向炕頭人的肩下抓去。

但是，一個村姑突的橫在炕頭上，以自己的身體護住炕頭上的人，可惜，黑漢可不是個憐香惜玉的人，又何況他一心一意，全神貫注炕頭上的人，村姑的阻手阻脚，他是桀桀笑聲中，一手抓住了村姑，喝聲「去吧！」，一聲慘叫，姑娘已經爲黑漢一手擰開，雙手順勢向下，咯咯兩招，好，炕頭人的琵琶骨，已爲黑漢打得粉碎了。

黑漢透了口氣，桀桀怪笑聲中，突的閉過氣了！

爲什麼，高興過度，中氣自窒了。

咦！不對，爲什麼闊口大張，爲什麼臉現怪相，這神情又驚又怒，又恨又憤的！

漸漸的，他委癱倒在地上，口中却在說話，「爲什麼，爲什麼？」

老道慢條斯理走了過來，微微的看，從其動態來看，根本沒人相信，他剛才出手，殺了自己的同件。

「你問我爲什麼？哈哈，爲什麼不問你自己呢？」

「我！我……」

「你太心急了，也太目中無人了，爲什麼這樣做，嗯！我明白，你是想獨吞，哈哈，乾靈神訣實在太引人起貪念的，我不得不有所戒心！再說，兩人分不如一個人獨自吞，嗯！你明白了沒有？」

「好……個……個……賊……子！可是……你得小心……我問你……你如何向我……叔父……交代……解釋……」

「何用操心？哈哈，我殺了此地所有的人，覓地藏身，乾靈神訣練習，再現江湖……哈哈……哈哈……」

這是窩裡反，這是見利忘義，但是在江湖上，却也不乏此例。

黑漢雖死了，即使他死得萬分不憤，可惜，中了老道的致命暗器，實在難以避免的，向死神報到。

老道雖是更斯文的走近了炕頭，他臉上依然帶了笑，可是現在惡虎的臉容已畢露，人們全看清了，這魔鬼的笑是如此之可恥、恐怖。

「荊天生，起來吧！即使你爲無形姥姥的獨門暗器玄靈散所毀，但是，說幾句話的精神，總應該有

吧！不出聲，裝死樣，嗯，我想，你是不是想勞煩貧道，施展太虛鎖骨法來折磨你，逼你說出個所以然來吧！嗯……」

老道說了一大番話，炕頭人依然不言不動，難道死了，爲黑漢出手殺了？老道是一揚手，一把扶起了炕頭人，昏黃燈光下，照到一張蠟黃的、乾枯的臉容，是個老人，老道是目定口呆，什麼？中了移花接木之計？此人是誰？甘願代人身受如斯之酷刑？

「你……是……誰？」老道的語聲有些戰抖。

這可實在是令老道有着驚慌、悔恨之感受，老道一心以爲乾靈神訣可以到手，如果取得神訣，那麼「遠走高飛」，即使黑漢的叔父有所發現，憑自己的聰明，善於鑽研，三年、五年之內，定可參悟神訣，到那時，這武林道，就得由自己來劍字號，執牛耳，還怕什麼鐵面喪門、玉面神鷹……可是，乾靈神訣無法搜出，那麼黑漢的死，有着自己獨門暗器，除非毀屍滅跡，不！就算毀屍滅跡，也無法向鐵、玉雙面交代，自己是決難走出兩個武林兇星之手，自己就得成爲江湖上無地容身的喪家犬了。

老道希望問出個所以然來，他一定要得到荊天生的踪跡，一定要取得乾靈神訣。

他問，可惜他失望了，老人是閉口不言不語，神態所示，他是寧身遭百死，也決不會說出一絲一毫的消息。

突然，他想到了搜，突然一縷極漫長的清嘯傳入了洞中。

「貪狼星，果然名不虛傳！」

如此陰狠，出手如此毒辣的貪狼星，江湖上有名的南方一怪，竟然臉色慘變，而身子微微有發抖的神態，他游目四望，他希望能找出個出口，唉！這是山窖洞，那有出口之可言，老實說，前門一堵就是死路，貪狼星，冰綾眞人寧山子，却被僵住在這個窖洞之中了。

「是！姥姥！」

「憑你也配見我師傅？」

「呃！妳是……」

「無常仙史，殷雲雲。」

七字傳來，寧山子臉色更爲慘變。

近年來殷雲雲的聲威，比無形姥姥更爲顯赫，這因爲，殷雲雲是持有姥姥鎭山寶太皓金戈，還有，她殺人之多、之狠、之辣、之殘忍，經已令江湖人士聞名膽喪，最厲害轟動江湖之一役，是大鬧九江帮，一夜間，殺人八十一，並且，個個是一招過門，個個是剖腹見五臟，起因是九江帮的小帮主麥景澄，有眼不識兇神，說了一句笑話。

爲了這件事，幾乎引起江湖的公憤、尋仇，殺人，可也得有個分寸，不該連那手無縛鷄之力的童稚也來這一手，因此，丐帮長沙，九袋長老邢端之，聯合三派十二門，上勾漏門，找無形姥姥評理，不想在半途折回，而這件事竟然不了了之，誰也不明白事情之眞相，以及來龍去脈，不過無常仙史殷雲雲七個字，却已在江湖上留下一個顯赫的聲譽，今日在此地與寧山子會面，一則，他是心中有愧，二則，實在也不敢得罪了這個女魔頭，三則，此事之不可開交，令到寧山子心煩意亂。

「殷……姑娘！」

「我可不與你談交情，我祇是來請教你，爲何暗算包文彪，說得出個理由，我放你走，說不出個道理，哈哈，我也放你走……」這可令人難明所以了，說出道理放人走，天公地道，說不出個道理也放人走，這爲什麼？

寧山子却滿頭是汗了，突然一咬牙一揚手，一點金星向發聲處放去，而一手已抖出銀虹。

金星去勢勁疾，那料到，殷雲雲咭咭一聲媚笑，然後聞得「還你」兩字，金星突的去而復返，向寧山子投到，這是本能的伸手一沉一扣，寧山子發現來勢無力，心中一動，莫非殷雲雲所憑的，不過是無形姥姥的太皓金戈，武功功力並不硬。

本來他想仗冰影銀綾自己結束自己，免得受人苛酷之刑罰，現在，又勾起了他的一綫希望。

不想，就在他心神不寧之際，而後面又傳來了殷雲雲的說話，「這是你說不出道理來，强打一口氣了，哈哈，走吧！」

寧山子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朶，什麼？就這樣放走了自己？

「我說過的話就算數，不過……」

「你已中了他的鎖陽玄靈散了……」此時在一個暗角處，燈光不照，又是個背角處，却有個人說着話。

「荊天生。」寧山子又驚又喜又興奮的叫聲，不料他祇叫了一聲，立即一聲怪叫道：「殷姑娘，殷姑娘！妳……妳……饒了我吧！」

「自己向包氏兩老求情去吧！」

老道說道。

而一條長頎的窈窕身形出來了，一張五色斑爛的臉，却有着一對湛然的鳳眼，一頭青絲，梳個臥雲髻、醜陋的臉容，窈窕的身材，唉！老天眞是善於開玩笑。

「荊天生，你果然不愧是人中英傑！」

「不敢當！」

「如此，你該明白我的來意！」

「唉！我可是不明白，荊某與妳們幾時結下了仇怨。」

「風雲三千里袁鐵生，是我忘年之交。」

「喔，唉！殷姑娘，我祇求妳一件事，別難爲那些苦哈哈……他們已經夠苦了！」

「恩公！」是個村姑的慘號，她撲了出來，她跪在殷雲雲的面前，她哀號、她訴說，「殺我們，小姐，那怕，妳要我們死一千一萬次也可以。」

「恩公！你……甘心死，我老漢可不能、永不能讓你死……」是那個被捏碎了琵琶骨的老漢，他已滾下了炕頭，如此重的傷勢，依然不能阻止他懇切的苦求。

荊天生這個小輩中的第一人傑，目下他是精疲力倦，他剛剛醒來，他與這個劇毒惡鬥了三天，他雖說保住了命，但是，他無法復原，他看清了一切，他的濃眉皺得很緊，而就在此時，一個孩子聲傳來，眼前一花，祇見一條小人影撲到。

殷雲雲全神貫注荊天生，她明白，她不能再施展鎖陽玄靈散，就算對付寧山子，她也祇不過是附在他的暗器五芒珠上，令其中計上當，玄靈散不能重覆用，一用再用，這就會「以毒攻毒」。

那想到會讓個孩子得了手，牛娃是拚了命，他是一撲上身，殷雲雲心無二用，牛娃的猛力，殷雲雲在猝然無防之下，爲牛娃用鄉下摔跤之法，拖翻着地，一抬頭，她看見荊天生那眞誠臉容，而她是一急一怒之下，下意識一抬手。

發覺不對，無形鎖陽玄靈散已抖出。

荊天生突然的鼻端聞得一縷淡香，又發覺自己的精力充盈，心中一涼，而試一運勁，眞氣一提即卸，心神一定，而殷雲雲心頭發毛，她看見過殷雲雲的神威玄招，她見錯已鑄成，一聲長笑中，她是掙脫了牛娃的糾纏，一晃身，人已撲出窰洞。

遠處傳來了她的話。

「看來冥冥之中，別有玄理。」

不知她的讚美，抑或是她有所感觸。

荊天生却是苦痛的坐在地下。

當殷雲雲下意的抖出鎖陽玄靈散時，便宜了寧山子，他是發覺了自己無形之鎖陽力已消，他受毒時短，醒時更快，當其看到荊天生倦容滿臉，老道是想不到以毒攻毒這一着，他痴心以爲殷雲雲別有用意。

逼出乾靈神訣，獻給無形姥姥，那麼自己可以保得平安，想到這裡，老道發了狂般似的，向荊天生撲來。

「你還不走！」荊天生沉着地說着話，事實俱在，荊天生目下的心情是，他感到寧山子那些人可恥可卑而已，如果與這些貧民相比之下，那麼，窮人是富於正義與良心，寧山子那些江湖成名人物，簡直連狗屎都不如，又何必對付比狗屎不如的傢伙，可惜，寧山子可會錯了意，他還是不肯收斂這份自私自利的心意，他雙手扣住了荊天生的琵琶骨。

荊天生厭惡的看了他一眼，乾靈炁一運，手一揮，寧山子長大的身形爲這一股震古鑠今之神力，直摔出洞廓之間。

靈姑在笑、牛娃在笑，連靈姑的父親，被毀了琵琶骨的老人也在笑，他擧起無力的手，扳住了荊天生的肩頭，笑得十分歡暢，因爲，他們總算在死神之手中，救回了自己的恩人。

但是荊天生眼中滿是淚，他有着自疚之色，他心中祇是在想，「我到底做了些什麼？而令他們這樣的對我？」

他低下了頭，慚愧、激動之念油然而生，他在那些窮人的面前跪了下來，鄭重的叩頭，表示了他的感謝之情。

「多謝你們救了我……」

「恩公，不是我們救了你，是冥冥之中別有玄理。」

靈姑的說話或者是對的，「冥冥之中，別有玄理。」

本故事到此暫告一段落，欲知後事如何？涂素馨能下得手去刺殺荊天生及辣手天姥能夠及時趕到救荊天生及涂素馨等。請留意下期刊出故事之三「鐵行者」是盼。



新派湖海爭雄故事／狄心・文　可飛・圖

龍生無悔

因禍得福　分道揚鑣

上文提要：「江湖雙怪」把龍生無悔、李若仙兩人作醫療試驗品，經過多次的採藥試驗，終於把他們醫好，但他倆行事一向怪誕異常，而且上官有我一直認爲因龍李兩人破壞了他們師兄弟感情，主張殺了他們，此時龍李兩人已甦醒了，聽到他們的對話，都很感激，亦決定引頸以待，但雙怪終於下不了手，只好再想辦法解決這棘手問題……

上官有我側起腦袋在想這辦法是否可行，想了一會，忽然高聲叫道：「不行不行，這辦法臭極了。」

長孫忘我奇道：「我這辦法如何不行，又如何臭極了？你又爲何叫得如此大聲？」

上官有我見自己的大叫聲不能嚇倒他，還紋風不動的坐着，怔怔的望着他，奇道：「我叫得如此大聲，怎地不能把你嚇得跌成四脚朝天？」

長孫忘我忽然叫得更大聲，道：「笨蛋，我如此容易給嚇倒嗎？」只大聲說了「笨蛋」兩字，又把上官有我嚇得跌了個四脚朝天。

長孫忘我嚴肅的道：「快說，我這辦法如何行不通？」

上官有我這樣跌呀跌的，好像已習以爲常，接着好似從沒有發生過任何事一樣，說道：「當然行不通，我們根本沒有蠢事叫他們去做，我們每天的生活只是到處走、吃飯、拉屎、睡覺，睡醒了又是到處走、吃飯、拉屎、睡覺、數十年如一日，他們可以爲我們做什麼蠢事？難道叫他們替我們吃飯、拉屎、睡覺？這樣我們豈非更蠢？而且還有什麼比我們做出對他們還要蠢的事？」

長孫忘我一想，覺得甚有道理，然後又雙手托腮的坐着苦苦沉思起來。

上官有我見他已陷入沉思境界，連忙拿起櫈子，坐到遠遠去，還以雙手掩着雙耳。

長孫忘我沉思得進入了忘我境界，過了一會，又彈起身來，大叫道：「我想到一個絕妙辦法了。」說完，本以爲又把上官有我嚇得倒在地上，往地上一望，卻是無人，再抬頭一望，只見上官有我坐在大門旁邊。

上官有我雖掩着雙耳，但仍清楚聽見他說什麼，待他說完，拿着櫈子回到他面前坐下。

長孫忘我奇道：「爲什麼坐得這麼遠？」

上官有我道：「這裡冷得很，門旁邊較暖，所以坐在那邊。」

「現在不冷了嗎？」

「別說廢話啦，快把你的臭辦法說來聽聽吧！」

「這辦法一點也不臭，而且絕妙極了。」

「到底什麼辦法？」

「我們從來不救與我們毫無關係的人是不是？」

「是。」

「也從來不便宜與我們毫無關係的人是不是？」

「是。」

「我這絕妙辦法就是跟那兩個娃兒扯上關係，這豈非沒有違背我們的原則？這辦法絕不絕？妙不

妙？」

上官有我側着腦袋在沉思。

長孫忘我在等他回答。

過了一會，上官有我道：「這辦法好像行不通，但也好像可行，很難決定。」

長孫忘我猛在推銷自己的辦法，道：「可行之極，待他們醒了，我們就跟他們行結拜之禮，既然大家有了關係，即是自己人了，那麼我們以往爲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沒有白費，也沒有吃虧，更不愚蠢，救自己人的性命是天公地道之事，不救才天理不容，那我們便宜的是自己人，也合理得很啊，這辦法不是又絕又妙嗎？」

上官有我只覺他的辦法似是而非，但想極也想不出個反對的理由來，只有不屑地道：「要結拜你跟他們結拜好了，我不會這樣做的。」

長孫忘我彷似被潑了盤冷水般，道：「爲什麼你不跟他們結拜？」

上官有我道：「我想不出跟他們結拜的理由，反正人是你救的，又不是我，所以我不會這樣做。」

長孫忘我氣道：「臭王八，他們男女都長得如此標緻，跟他們扯上了關係也不錯，你還擺什麼臭架子？」

上官有我反駁道：「本來我也反對你這樣做，但我知道阻止不了你，所以不勉强你，你卻在勉强我幹嗎？」

長孫忘我更氣道：「臭王八，誰勉强你來了？虧你在臭美。」

上官有我漲紅了臉，道：「別說啦，快去結拜吧，他們在等你呢！」

長孫忘我道：「他們醒了我自然會這樣做，你省得催我。」

上官有我不屑地道：「臭龜蛋，他們早就醒啦。」

「你怎知道？」

「我剛才進去想砍他們的時候，他們已醒啦。」

長孫忘我大喜道：「臭王八，爲什麼不早告訴我。」說完奔進內房。

上官有我露出卑視神色，從後叫道：「替我把刀拿出來吧。」

* * *

龍生無悔與李若仙把外房雙怪的對話全都聽到了，他說要跟自己結拜，兩人都忍着全身痛楚坐了起身，等二人進入。

長孫忘我歡歡喜喜的進入內房，見二人坐在床上，大爲緊張，忙道：「躺下躺下，你們暫時不宜起床。」說着正想扶他們躺回床上，但一時間又不知該扶誰人先好，站在兩張床之間左望右望，好像難以委決。

龍李二人已躺下去了，再看清楚長孫忘我外形，只見他普通身材，頭上梳了個道士髻，兩耳各垂着又圓又大的耳環，看上去有點不倫不類，若不是現下如此處境，早就忍不住笑出聲來了。

其實上官有我扮相與長孫忘我相似，分別只是上官有我頭髮又白又稀疏，只是剛才上官有我進房的時候，二人想着他要取自己性命而來，所以沒有留意他的形貌。

長孫忘我見他們躺下，又見他們原來已甦醒了，心中安慰之極，也開心之極，說道：「你們眞聽話，原來你們一早醒了，那麼我們剛才說的話你們全都聽到了？」

龍生無悔感激得幾乎要哭，說道：「都聽到了，恩公前輩的再生之恩，晚輩今生不知如何相報，請恕晚輩無力下床叩謝恩公。」

長孫忘我眉頭緊皺，道：「你說的話難聽極了，以後別再說，否則我不喜歡我就會生氣，生氣我就會發脾氣，發脾氣我就會，會……會……那個什麼的，總之以後別再說這些話，我不喜歡聽。」

李若仙終於忍不住抽泣起來，長孫忘我見了，緊張地道：「妳怎地哭了，哭什麼？」指住龍生無悔道：「是不是他欺負妳？」隨即想起龍生無悔幾乎連說話也無力，那能欺負她？

李若仙流淚道：「恩公與小女子非親非故，不但救了我們，還爲我們受了這許多委曲，所以想起來就忍不住哭了。」

長孫忘我又眉頭緊皺，道：「我剛說過不喜歡聽這些話，怎地妳又說了？難道這麼快就忘了我說的話？妳這人記性眞差。」

龍生無悔正想說幾句感激之言，但知他不喜歡，改口道：「晚輩姓龍，名叫生無悔。」指住李若仙道：「這位李若仙姑娘，是晚輩在道上認識的朋友，敢問兩位恩公高姓大名？」

長孫忘我正色道：「別再叫我恩公前恩公後的，難聽死啦。」又笑得慈祥的道：「我名叫長孫忘我，江湖上不知怎地稱我爲『一刀震神州』，外房那個是我的臭師弟，叫上官有我，不知怎地，卻自稱『一刀震中原』，江湖上的人都喜歡稱我們做『江湖雙傑』，實在太抬舉我們了，幾乎担當不起。」

龍李二人在李三口中聽過長孫忘我與上官有我的大名，自己性命竟由他師兄弟兩人所救，心中都想，眞是機緣巧合，聽他自我介紹，他那「一刀震神州」的外號明明是自稱的，卻被他說成「江湖上人稱」，他兩師兄弟在江湖上明明被人合稱「江湖雙怪」，但他口中卻把那「怪」字改爲「傑」字，兩人想起他

的胡吹大氣，幾乎忍不住笑出聲來，但隨即想起他到底也是救命恩人，又覺得笑他們實在是大大的不敬。

在外房的上官有我聽長孫忘我說自己是「臭師弟」，又聽他自稱「一刀震中原」，氣冲冲的走了進來，破口叫道：「師兄，你怎地背地裡說我壞話？」

長孫忘我反唇道：「臭王八，誰說你壞話來了，你發什麼臭脾氣？」

上官有我漲紅了臉，道：「你怎地說我是你的臭師弟，又說我自稱『一刀震中原』？」

長孫忘我神氣地道：「我喜歡又怎地？臭師弟，臭師弟，臭死人，自稱『一刀震中原』，你羞也不羞？」

上官有我毫不相讓，說道：「難道你不是自稱『一刀震神州』？江湖上有誰這樣稱呼過你？」

長孫忘我臉上漲紅了，正想反口相罵，龍生無悔忙道：「兩位前輩，別再爲小事失和氣。」

李若仙也柔聲道：「對啊，相罵不好口，又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

長孫忘我笑道：「我們幾十年來都是這樣的，你們不習慣是嗎？」

上官有我瞥見地上自己的刀，又叫道：「臭龜蛋，我叫你替我拾回我的刀，爲什麼不照做？」

長孫忘我也叫道：「快給我滾出去，別再呱呱大叫，吵死人啦！」

上官有我不示弱，道：「我不滾出去又怎地？」

長孫忘我正色叫道：「再不出去，我就跟你脫離師兄弟關係。」

上官有我一驚，拾起地上的刀，便連忙走了出去。

長孫忘我看着他快步跑了出去，笑得很滿意。

龍生無悔奇道：「爲什麼爲了這小事要脫離師兄弟關係，有這個必要嗎？」

長孫忘我忽然笑得很古怪，輕聲道：「當然沒有這個必要，這句話我跟他說了幾十年，幾十年來他都以爲是認眞的，不知爲什麼他一聽了這句話就慌張起來，可能幾十年來他服侍慣了我，若脫離了師兄弟關係恐怕再不能服侍我，怕不習慣，所以乖乖的繼續做我師兄弟。」說完，恐怕被上官有我聽見，連忙走到房門探頭望向外房，只見上官有我蒙頭睡在床上，發出鼻鼾聲，這才放心。

龍生無悔笑道：「你們師兄弟眞有趣。」

長孫忘我一笑，又關懷地道：「你們身體虛弱得很，不要再說話啦，休養多幾天，待可以下床的時候，我遲些和你們行結拜之禮，我現在要和那臭師弟採葯去。」

長孫忘我說完，替龍李二人蓋好了被，便走了出去。

龍李二人感激得簡直心中有點難過。

秋去冬來，天氣一天比一天嚴寒，這幾天還飄下了鵝毛般的白雪。

在這種天氣，上官有我當然天天都穿着又大又厚的寒衣躺在厚而沉重的棉被內了。

長孫忘我也在這段日子製成了五百顆「忘我丸」，兩個葫蘆盛載着。

龍生無悔與李若仙甦醒後，天天得長孫忘我悉心照料，療養了數天之後，兩人臉色已紅潤得多，也可以起床走動了。

龍、李二人甦醒後，長孫忘我知李若仙避忌男女之嫌，所以在龍、李二人的兩張床中間置了一塊屏風，以隔阻兩人同宿一房之嫌，也隔開男女相處的不便。

但這屏風隔阻不了龍、李二人，他們在不知不覺間對對方產生好感——一種男女之間的好感。

長孫忘我選在今天與龍、李二人行結拜之禮，還隆而重之地在房內擺起了香案，排場一點也不含糊。

上官有我看着香案極不順眼，沒好氣的睡覺去了，但長孫忘我硬要他坐在一旁觀禮，上官有我當然大大不願意，本想睡着了就不用看他們耍花樣，但最終還是過不了長孫忘我的一關，祇好被迫呆坐一旁等着觀禮了。

長孫忘我的香案上不但香燭齊備，還有鷄有鴨、生菓糕點，甚至壽桃壽飽也擺上枱，而且竟然連冥鏹也準備妥當。

一切準備就緒，便到內房把龍生無悔與李若仙叫了出來。

龍、李二人行出外房，見枱上林林種種的擺了這許多東西，龍生無悔奇道：「幹什麼？」

長孫忘我一本正經地道：「今天是好日子，我特別選在今天跟你們行結拜之禮。」

李若仙抿嘴一笑道：「行結拜之禮好像不是這種場面的。」

長孫忘我道：「隨隨便便，一切從簡，大家將就一下算了。」

龍生無悔見了這個陣式，又聽他說「隨隨便便，一切從簡」，幾乎忍不出笑了出來。

李若仙溫柔地一笑道：「我和龍大哥商量過了，既然你喜歡跟我們結拜，我們兩個就叫你一聲義父，至於上官前輩，我們也叫聲二義父。」

上官有我聽了，忙站起身來怪

叫道：「混賬，誰跟你們扯上關係？什麼二義父的？難聽極了。」

長孫忘我一手推開上官有我，令他跌坐在椅子上，然後緊張地道：「你剛才叫我什麼？」

龍生無悔道：「我和李姑娘認你作義父。」

長孫忘我忙道：「非也非也，我要和你們結拜成兄弟妹，不是義父，你們錯了。」

龍生無悔皺眉道：「你準備認我們做弟妹？」

「對了對了。」

「那怎可以？」

「爲什麼不可以？」

「你年紀比我們大得多，而且又是前輩身份，怎可以跟我們以兄弟妹相稱？」

長孫忘我認眞的道：「我心意就是跟你們結成兄弟妹，就這麼簡單。」

龍生無悔道：「我們一直都以爲你想認我們作義子義女的。」

長孫忘我道：「認你們作義子義女？那豈非被人誤以爲我無能力生兒育女，到六十歲才渴望做人父親不成？」

李若仙道：「要我們叫你大哥，好像有點不妥。」

長孫忘我正色道：「當然是你們叫我做大哥，難道要我叫你做大哥，叫妳做二姐？」

李若仙忙道：「我們不是這個意思。」

長孫忘我道：「不是這個意思最好。」說完把香案枱推到窗前，然後把窗門打開。

窗門一打開，外邊的風雪登時捲進溫暖的房內，寒氣大增。

上官有我頓時冷得全身打顫，牙齦作響，狀甚淒涼，大大不滿地道：「臭龜蛋，怎麼把窗打開了？」

長孫忘我惡瞪住他道：「我們要向天膜拜，不開窗我們怎樣對着上天？」

上官有我知道拗不過他，連忙拿起一件又厚又沉重的棉衣穿在身上，看上去臃腫得有點滑稽，但他尚不夠暖，還在床上拿起那張大棉被包在身上，全身祇露出一雙眼，雖然如此，全身還是不停在顫，牙齦發出的聲響倒是停了。

龍、李二人見了他的樣子，相視笑了起來。

長孫忘我把龍、李二人拉到窗前的香案前道：「快下跪，一齊膜拜。」說完自已已跪了下去。

龍生無悔臉有難色道：「前輩，這好像有點不妥，倒不如認我們作義子義女好了。」

長孫忘我見他們不跪，站起身來，正色道：「我喜歡認你們作弟妹又怎地？我的決定決不改的了。」

龍、李二人仍難以委決。

長孫忘我又微笑起來，語氣帶哄的道：「快下跪吧，過了時辰就不好了，你們若不下跪我就不喜歡，不喜歡我就會生氣，生氣我就會發脾氣。」說完又跪下。

龍、李二人在面面相覷，一時間仍難下決定。

長孫忘我見他們仍不下跪，又站身起來催促道：「快快快，時辰也快過啦！」

上官有我坐在一旁，雖然在全身發抖，見了這個情形，嘲笑道：「臭龜蛋，你要不要面子的？人家不願跟你結拜，你却在强迫人家？」

長孫忘我回頭惡瞪着他，怒道：「臭王八，給我住嘴！」

上官有我發出兩聲冷笑。

長孫忘我不理他，按着龍、李二人的肩膊，大力把他們按了下去，令兩人下跪。

龍、李二人都想：「江湖雙怪」在江湖上古怪見稱，知道今番難以推却，而且他到底是救命恩人，且一番熱誠，最後也祇好接受他的意思了。

長孫忘我見他們終於跪下了，喜道：「好極了，我們馬上向天膜拜，從此成爲八拜之交，你們年輕，若不懂我會教你們。」

龍生無悔扭頭見上官有我坐在一旁冷笑，對長孫忘我道：「上官前輩爲什麼不跟我們一起下跪行結拜之禮？」

上官有我聽了，正想說幾句冷言冷語嘲諷一番，但話未開口，長孫忘我已比他先開口道：「這臭八蛋那夠資格？」

上官有我登時感到大大的沒趣，到唇邊的話也祇好吞回去了。

長孫忘我跪在龍、李二人身旁，一本正經的道：「你們留意我說什麼和做什麼動作，然後你們把我說的話照說一遍，並跟我的動作做一遍，明白了嗎？」

龍、李二人齊道：「明白了。」

然後，長孫忘我雙手合什，舉頭望天，狀甚虔誠，口中說道：「喃無阿彌陀佛，我佛慈悲，皇天在上，后土在下，今天十月初八午時，弟子長孫忘我，江湖上人稱『一刀震神州』，跟龍生無悔和李若仙結成八拜之交，以後他兩個是我弟妹，從此有福同享，有難同當，有飯同吃，有床同睡，不不不，這句不算，弟子長孫忘我一生保護兩位弟妹，不讓人欺負他們，願上天保佑我們福如東海，壽比南山，弟子一拜天。」說着叩了一個頭，續道：「二拜地。」又叩了一個頭，又道：「再拜天地。」再叩了八個頭。

他的儀式似是完了，龍、李二人聽罷，也不知儀式是對是錯，但

聽他一開頭說了兩句，便愕然起來。

長孫忘我拜完，向兩人道：「你們把我剛才的說話和動作做一遍，把名字改了自己的就成。」

龍生無悔道：「你的話太長了，我們恐怕記不清。」

長孫忘我道：「那你們跟我說吧，我說一句，你們跟着說一句好了。」

龍、李二人同意。

長孫忘我把剛才所說的話一字不漏的由頭說了一遍，龍、李二人便跟他一路說下去，當中祇把名字改了，長孫忘我帶他們說下去，甚至那句「有床同睡，不不不，這句不算」竟也照說出來，還要龍、李二人跟着說，最後，龍、李二人也叩了八個響頭。

就這樣，龍生無悔與李若仙就糊裡糊塗的跟長孫忘我成爲八拜之交了。

叩拜完畢，長孫忘我喜極，叫聲「禮成」，便拉着龍、李二人的手站起身來，然後興奮得說不出話來。

上官有我聽了「禮成」兩字，以閃電般的速度撲到窗前，迅速把窗關好，這才溫暖了一點，然後他死瞪着香案枱上的一隻肥雞與肥鴨，看得口水直流，接着鬼鬼祟祟的望望長孫忘我，見長孫忘我不察覺，便伸手迅速把枱上的一雞一鴨抓起，然後收在棉被內，又迅速的爬上床，躲在被窩內大嚼雞鴨。

長孫忘我興奮之下並不留意上官有我的舉動，向龍生無悔道：「二弟，你是哪裡人士？」

龍生無悔道：「我自幼父母雙亡，是由恩師把我養育成人的。」

「那你師傅是誰？」

「恩師就是白雲城外獨秀山莊莊主，姓燕，名諱上獨下風。」

長孫忘我詫異道：「你師傅就是『奪命旋風』燕獨風？」

龍生無悔道：「正是！」

上官有我一手拿雞，一手拿鴨，忽然從被窩內迅速走到三人面前，嘴裡塞滿了雞鴨肉，說話含糊不清，約莫聽他說：「不行不行，燕獨風是名門正派，你怎可以跟他的徒弟成爲結拜兄弟？我們不是一向都最討厭名門正派的人嗎？」

長孫忘我見了上官有我的吃相，眉頭緊皺，再見他一手捧雞，一手捧鴨，不由一怔，望望他手上的雞鴨，又回頭望望香案上，祇見枱上的雞鴨不翼而飛，知給他偷吃了，心中一氣，正想出言相罵，上官有我却甚是機警，忙說道：「師兄，我說的話對不對？」

長孫忘我忘了罵他偷雞鴨，沉思起來，在嘴嚼上官有我的話。

上官有我一邊大啖手中雞鴨，一邊在等他說話。

龍、李二人知道長孫忘我師兄弟一向不喜與名門正派的人來往，正在等他的反應。

長孫忘我沉思了一會，忽然大叫道：「不同不同，燕獨風大大的不同。」

李若仙被他突如其來的大叫聲嚇了一跳。

上官有我這次站着，沒有被嚇得跌倒，但却嚇得把雙手中的雞鴨掉在地上，連忙拾起，問道：「燕獨風有什麼不同？」

長孫忘我道：「我們一向討厭的是以名門正派自居之人，這些人整天在爭名奪利，沽名釣譽，虛僞極了，所以我才討厭，但燕獨風從來不以名門正派自居，而且一生淡薄名利，爲人眞誠得人人稱頌，毫不虛僞，二十年前更已退出了江湖，過着隱居的生活，更從來不與武林中的各門各派之人打交道，這種人我不但不討厭，我喜歡還來不及呢！所以我說燕獨風大大不同。」

上官有我吃得「嘖嘖」有聲，說道：「師兄說得對，燕獨風眞的大大不同，我也喜歡這種人得很。」

龍生無悔見雙怪並不排斥師傅，心中大喜。

長孫忘我又對李若仙道：「三妹，妳又如何？」

李若仙道：「我爹叫李三，娘叫李三娘，家裡還有一個師兄叫卓飛，父母在家鄉做點小生意，一家四個人生活過平淡得很，個多月前，爹娘帶着我和師兄上路去揚州，探一個親人，去到白雲城的時候，我們入了客棧，把行裝都放在客棧房中，然後到處逛，當回到客棧的時候，所有行裝連同銀兩都被賊人偸去了，我們身無分文，又離開家鄉太遠，最後爹娘祇好安排我和師兄在街頭賣藝，以賺點上路費用。」

李若仙的話好像是告訴龍生無悔，自己因何會在街頭賣藝，而不是向長孫忘我說自己的來歷身世。

龍生無悔也在此時方知李三一家不是靠街頭賣藝爲生，祇是形勢所迫而已。

長孫忘我聽了問道：「那妳爹娘不是江湖人物了？」

李若仙搖頭道：「不是。」

「妳爹娘懂不懂武功？」

「懂。」

「你爹娘有沒有跟那些以名門正派自居的人互相來往？」

李若仙道：「爹娘雖然懂武功，但好像並不認識什麼武林中人，更不會跟武林中人來往了，我們的生活都很平淡，祇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生活得很開心，爹娘還替師兄找了個好姑娘，打算去

揚州探親回來之後就替師兄辦喜事。」說到這裡，因不知父母及師兄卓飛下落，不禁憂心忡忡起來。

長孫忘我喜道：「看來三妹的父母也不是我討厭那種人，眞太好了。」

上官有我感到話題沒有自己的份兒，倒不如索性躺在溫暖的被窩內享受雞鴨之美味，當下捧着吃得所餘無幾的雞鴨，帶着滿身油污，便鑽進被裡去了，還蒙頭大嚼起來。

龍生無悔看得呆了，像是看見前所未有的怪事一樣，幾乎笑出聲來，但看見李若仙憂心父母及師兄，也不其然憂心燕無爭及燕七郎起來，此時，就算看見最好笑的事物，相信也笑不出來了。

長孫忘我又道：「你千里迢迢的離開家鄉到哪裡去？」這話是問龍生無悔。

龍生無悔道：「我原是到揚州代表師門參加『統一盟』大會的。」

長孫忘我道：「你師傅不是已退出了江湖嗎？怎麼又派你參加那個勞什子大會？」

龍生無悔道：「因爲現任『統一盟』盟主是恩師的三師弟，即我三師叔，所以師傅才派我參與這個盛會。」

長孫忘我道：「若果現任盟主不是沈星雲，相信燕獨風也不理會這些爭出風頭的什麼會了。」

龍生無悔道：「相信也是。」

長孫忘我道：「所以我最喜歡這種人。」

上官有我忽然自被窩內擲出一大堆骨頭，龍、李二人一看，祇見那雞鴨的骨頭都被啃得乾乾淨淨，半點肉碎也不存，兩人見了終忍不住笑出聲來。

上官有我把雞鴨吃完了，一堆骨頭甫拋出被褥外，隨即傳來如雷的鼻鼾聲，想必是吃完後馬上睡着了，龍、李二人簡直如見了千古怪事一般，又愕然又好笑。

長孫忘我望見那堆雞鴨之骨，心中有氣，正想走到床邊臭罵上官有我一頓，龍生無悔恐師兄弟兩人吵上了就難以收口，忙道：「大哥，你和上官前輩要往哪裡去？」

長孫忘我回轉身道：「我和這個臭師弟也要到揚州去。」

「去揚州幹什麼？」

「參加『統一盟』。」

「你們不是最討厭名門正派的人嗎？『統一盟』全是名門正派的掌門人，你們何以去參加這個大會？」

「不是參加，應該說參觀才對。」

「參觀？」

「是。」

「有什麼好參觀？」

「我最討厭那些名門正派自居的人，但最喜歡欣賞這些人的嘴臉，這個勞什子大會必定聚滿了這些人，我就是要欣賞他們如何爲出鋒頭而各出奇謀，欣賞他們的醜陋嘴臉，和欣賞他們如何裝腔作勢，這倒是人生一大快事，所以不惜千里迢迢，挨着嚴寒天氣無論如何要準時趕到會場。」

龍生無悔道：「也不是每個門派的掌門人都如大哥口中那種人的。」

長孫忘我認眞地道：「你還年輕，又沒有江湖經驗，我幾十歲人啦！什麼人沒有見過？你想想，這些各門各派的人，來自各個省份，萬水千山的，還要抵受大風大雪的上路，爲的是什麼？你以爲他們眞是爲了匡扶正義，對抗江湖上的黑勢力嗎？錯了，若果不是有機會出鋒頭，他們倒不如躲在家裡，像我這個臭師弟一樣，天天在被窩裡做人，他們參加這個勞什子大會，不但有機會出鋒頭，若果被人推舉出來，選了做盟主，就可以一夜之間名字紅遍整個中原武林了，這算盤我早就替他們打過啦！」

龍生無悔祇覺他的想法不但主觀，而且也偏激得很，但不敢與他執拗。

* * *

又過了三天。

到處鋪滿了盈尺的積雪，把整個大地變成白色世界，但風雪終於停了。

龍生無悔與李若仙身上的傷口漸漸癒合，也天天服食「忘我丸」，祇要天天服食，就會與常人無異，直至體內毒素清除爲止。

龍、李二人在武隆鎮上受到歐陽寒劍及司空氏兄弟等人暗算，以至跟李三夫婦、卓飛、燕無爭、燕七郎失散，兩人都極之掛念各人，尤其卓飛及燕氏師兄弟事前中了毒鏢，不知現下如何，就更教兩人掛心了，龍、李二人不知他們會否在武隆鎮上等候兩人，所以決定往武隆鎮一行，打探各人消息，若武隆鎮沒有各人下落，則到附近繼續打探。

龍生無悔把心意對雙怪說了，長孫忘我本來欲與他們同行，然後一起上路往揚州，但由於天氣持續嚴寒，上官有我又怕冷得要命，長孫忘我對上官有我終究是手足情深，怕他抵受不了嚴寒，所以不與他們同行，祇想等天氣稍爲回暖，道上積雪溶化之後才與上官有我上路，龍、李二人掛念李三各人，已達憂心如焚之境，恨不得馬上趕到武隆鎮去，惟有與雙怪分道揚鏢了。

雙方相處了一段時期，都生出了一份濃厚感情，更何況已成爲八

拜之交？這份關係更爲密切，所以都有點依依不捨，尤其長孫忘我，若不是爲了上官有我怕冷，早就跟龍、李二人寸步不離。

長孫忘我與龍、李二人離別依依，雙方的心情都有點不好過，上官有我則瑟縮坐在一旁，臉上發出不屑的冷笑。

長孫忘我拿着龍、李二人的隨身兵器，兩個葫蘆，交到兩人手上，心情甚沉重的道：「這兩個葫蘆內各盛着二百四十顆『忘我丸』，由今天起計算，你們要連服一百八十天，每天一顆，一百八十天後，你們體內的毒就會全部清除了，記住，不能多吃一天，也不能少吃一天，少吃了則清除不了體內的毒，多吃了就會中『忘我丸』的毒，知道嗎？」

龍、李二人早已領受了他的關懷備至，現在又聽他作臨別的叮囑，都感激得體內熱血翻騰。

上官有我在旁聽了，冷笑道：「太混賬了，爲什麼不每天吃十顆，十八天就全都吃完了，却要吃一百八十天？」

長孫忘我惡瞪住他道：「臭王八，你才混賬！」

上官有我道：「數是這樣計，怎麼說我混賬？」

長孫忘我道：「大笨蛋，你每天吃三餐，一百天就三百餐，你能不能一天吃下三百餐的食物，然後一百天不吃東西？」

「當然不可以，這樣會把我飽死的，就算不飽死，一百天不吃東西，準會把我餓死。」

「臭王八，知道就好了，何況這是藥，怎可以亂食？」

上官有我甚感沒趣，祇好住嘴，上床睡覺去了。

長孫忘我不理他，又對龍、李二人道：「日後你們若再中了那毒鏢，祇要毒力發作之前，拿三顆『忘我丸』出來，放在口中咬碎，然後敷在中鏢的傷口處，『忘我丸』自然會把毒性全部逼出來，害不了你們的，記住，中一鏢用三顆，兩鏢則用六顆，知道嗎？」

龍李兩人同時點頭道：「知道了。」

長孫忘我早已替龍李兩人預備了寒衣包在包袱內，又把銀両交與兩人作盤川之用，龍李兩人感激之餘，加上離別在即，眼眶也不其然的開始紅了。

長孫忘我正想再向龍李兩人叮囑幾句，但忽然眉頭緊皺道：「奇怪極了。」說着望向蒙頭大睡的上官有我。

龍生無悔道：「大哥，甚麼事如此奇怪？」

長孫忘我怔怔的望着蒙頭而睡的上官有我，喃喃地道：「這臭王八每次一躺在床上便發出如雷的鼻鼾聲，怎地今次却靜得出奇？莫非有甚不妥？」

龍李兩人也發覺了這一點。

長孫忘我回頭對兩人道：「既然我們大家都是到揚州去，這樣吧，揚州有間臭客棧，名叫金陵客棧，很有名氣的，我們就在那裡會面吧，誰先到誰就在掌櫃處留下口訊，到時我們又可以見面了。」

龍李兩人都答應了，然後兩人離開房間，長孫忘我依依不捨，直到他們到客棧門口，再叫店中夥記把兩匹馬自馬廐拉了出來。

長孫忘我見龍李兩人已騎上馬上，心中更是不捨，想說幾句話，但又不知說什麼話才好，祇好聲聲珍重、保重的說個不停。

龍李兩人在馬背上，龍生無悔拱手道：「大哥、上官前輩，不要送了，請回吧！您們也要多多保重。」說完，兩人便策馬而去。

長孫忘我聽他說「上官前輩」，不其然的扭頭一望，祇見上官有我不知何時站在自己身旁，見龍李兩人策馬而去，臉上竟出現陣陣離別的難受。

長孫忘我望望上官有我，再望向街上，不消一刻，龍李兩人已消失在街角，然後回轉身，正想返回客棧，但瞥眼一看，祇見上官有我正在呆望着龍李兩人消失的街角，雙眼又紅又濕，仿似要哭一般。

長孫忘我見了他的樣子，奇道：「你幹什麼？」

上官有我如夢初醒般，連忙側轉臉，以背對着師兄，怕被他看到難過的表情，聲音微有哽咽道：「我那有幹什麼的？誰說我故意從溫暖的房間走出來相送那姓龍與姓李的兩個臭龜蛋？誰說我不捨得那兩個臭龜蛋？誰說我爲那兩個臭龜蛋流淚？」

長孫忘我道：「我沒有說過你故意從溫暖的房間走出來送他們，也沒有說你不捨得他們，更沒有說你爲他們流淚呀！」

上官有我口硬道：「你沒有說過最好，因爲我不會這樣做，這樣做太笨了。」

長孫忘我破口道：「臭王八，我和你相處了幾十年，你的性格我難道不清楚？你根本不捨得他們，你還臭口硬幹什麼？」

上官有我二話不說，匆匆返回客棧去了，最後竟滴下幾滴離愁淚。

* * *

歐陽寒劍與雷浪上了滄海山之後，甚得帮主方競天器重，還安排他們師徒住在「霸業坊」，須知道「霸業坊」乃是「滄海帮」重地，其間除了商議大事之重地外，住在其間的，全是帮中職級較高的重要人

物，甚至司空氏兄弟也沒有資格入住，歐陽寒劍因而感到飄飄然，也沾沾自喜。

歐陽寒劍記掛唐向東與戚人傑兩弟子，方競天便派人到武隆鎮替其打探。

方競天派出的狙擊部隊的探子打探唐、戚兩人消息，根據武隆客棧的老闆與夥記口中得知，唐、戚兩人於當晚打鬥過後死於房中，與兩人相鬥的燕無爭與燕七郎其後下落不明，李三夫婦及已中毒鏢的卓飛更不知去向，後來官府把唐、戚兩人的屍體收斂去了。

探子返回滄海山，把情形照實對方競天與歐陽寒劍說了。

歐陽寒劍聽了兩弟子的死訊，又傷心又憤怒，他認定龍生無悔已死了，所以把這筆賬全都算在燕獨風頭上去。

歐陽寒劍本來帶着三名弟子往揚州參加「統一盟」大會，然後進行他的陰謀，但三名弟子中，兩死一斷臂，方競天有感他是堂堂一派之掌門，祇帶一名弟子前往揚州並不太體面，而且怕難擔大任，於是與歐陽寒劍商量過後，再往白雲城多召兩名弟子前來，歐陽寒劍也同意了。

方競天又派人前往白雲城，把歐陽寒劍的二弟子及三弟子帶到滄海山，這兩人分別是二弟子戚萬軍，乃是戚人傑的兄長，另一人則是三弟子西門英。

這戚萬軍與西門英乃是「寒劍門」中武功最高的兩名弟子，比之大弟子雷滾還勝一籌。

戚、西門兩人被帶到滄海山見師傅，起初不知所為何事，更不知滄海山是什麼地方，抵埗之後，方知道滄海山乃是「滄海帮」的總壇，更知道師傅歐陽寒劍於數年前秘密加入了「滄海帮」，同時也知道了唐向東與戚人傑的死訊，戚萬軍見親弟客死異鄉，心中甚難過。

原來歐陽寒劍秘密加入「滄海帮」一事保密得甚嚴，除了大弟子雷滾之外，門下一衆弟子都一無所知，而唐向東與戚人傑也是在道上受到司空氏兄弟遠道相迎方知其事。

戚萬軍與西門英知道師傅加入了江湖上第一大帮會之後，都表現得甚是訝異。

這天，歐陽寒劍師徒四人，還有「神鬼雙煞」司空氏兄弟都被召到「傲世樓」的大殿，聞說副帮主有事磋商。

六人便聯袂前往「傲世樓」，在大殿依次坐下。

司空彪受到龍生無悔重創，雷滾一條右臂更被龍生無悔一刀砍下，經過治療之後，兩人早已康復，但雷滾從此則成了獨臂人了，每當想起斷臂之恨，雖則以為龍生無悔已死，但把燕獨風恨得咬牙切齒。

戚萬軍與西門英並排而坐，祇見此戚萬軍年約卅五六歲，個子甚健碩，面相倒也威嚴，是個極嚴肅之人，西門英也年約卅五六歲，同樣都身形甚健碩，國字臉口，臉上充滿英氣，這兩人同樣一看便知是硬朗漢子。

六人此行是會見副帮主，更知副帮主有重任託負身上，都耐心的坐着等候。

「滄海帮」除了帮主方競天之外，尚有一副帮主，但據悉這副帮主從來不以眞面目示人，除了帮主方競天一人之外，其餘帮中上下都無人見過副帮主的廬山眞面目，更不知其有多大年紀，更不知其眞實姓名，但帮中上下都很尊敬他，人人就祇叫他做副帮主。

不多久，殿堂盡頭處的豹皮交椅之後的一道門打開了，兩個幪面人依傍着一個戴着恐怖面具的人走了出來。

原來這戴着面具的人就是副帮主。

副帮主步履穩健的走到豹皮交椅坐下，兩幪面人把門關上，便分立豹皮交椅兩邊。

這副帮主不但以神秘姿態出現，就連他身旁的人也幪着面，顯得極是神秘。

各人不祇看不見副帮主的眞面目，甚至連眼神也看不到，因為他雙眼也藏在面具之內，除了知他是個男人之外，就一無所知。

各人都不明白，既然帮主可以用眞面目示人，而且名頭響遍江湖，何以副帮主却以這姿態出現？

副帮主坐定之後，歐陽寒劍等一共六人連忙行禮，並逐一自我介紹，司空氏兄弟已為副帮主所識，並沒有作自我介紹。

副帮主的語氣竟甚隨和，祇聽他道：「各位弟兄，知不知道本座叫大家相聚有何目的？」

司空氏兄弟與歐陽寒劍齊口道：「還請副帮主示下。」

副帮主很滿意地一點頭，「嗯」了一聲道：「還有個多月，揚州『統一盟』大會就要召開，本座要你們於三天後出發，開始進行大計。」

司空氏兄弟及歐陽寒劍同聲道：「屬下隨時聽候差遣。」

副帮主道：「歐陽兄弟，你知否你們師徒四人的任務？」

歐陽寒劍恭敬地道：「屬下的任務乃是暗殺被提名的『統一盟』盟主候選人。」

副帮主道：「你又知否『統一盟』選盟主的過程？」

歐陽寒劍道：「屬下不大清楚，屬下洗耳恭聽。」

副帮主便向左手邊的幪面人做了一個手勢，幪面人一點頭，便向歐陽寒劍清楚的講述了「統一盟」的選盟主過程。

原來「統一盟」大會在十二月初一召開，第一天齊集各地門派掌門人之後，再由各地的掌門人推舉一個當地代表，成為「統一盟」的地方領袖，第二天，再從一批代表之中推舉十人，連同現任盟主共十一人，然後由這十一人角逐來屆新盟主，新盟主將由投票方式選出，投票日定在十二月初五。

歐陽寒劍明白了選舉過程，更明白自己的任務，他的任務就是以無人懷疑的掌門人身份，逐個接觸十一個新盟主候選人，然後出其不意逐個殺死，十一個候選人一死，「統一盟」自然陣脚大亂，也變成蛇無頭不行，目的就是要瓦解「統一盟」，解除對「滄海帮」的威脅，祇要「統一盟」瓦解，「滄海帮」在江湖上就可以為所欲為，無所牽制，方競天就可以實現其統領江湖的美夢了。

方競天何以不派帮中的好手執行此任務？原來方競天顧慮到若果派幫衆執行任務，到時揚州城高手林立，怕難有下手機會，更顧慮到若果做得不乾淨，被各武林人物知道是「滄海帮」所為，到時會惹起公憤，一衆武林人物不羣起而攻才怪，那時不但難以應付，更會作出無謂犧牲，「滄海帮」勢必元氣大傷，說不定其他有過節的帮會也趁機報仇了。

派歐陽寒劍執行任務則全無顧慮，一則歐陽寒劍到底出自名門，各派掌門人不會對他起疑心，而且祇要接近十一名候選人，就大有下手機會，即使歐陽寒劍失手，或者被揭發了，犧牲的祇是歐陽寒劍師徒四條性命，對「滄海帮」毫無損失，這暗殺行動更與「滄海帮」沾不上半點關係。

這就是方競天的如意算盤，難怪他與副帮主如此器重歐陽寒劍師徒了。

此時又聽那副帮主道：「歐陽兄弟，你師徒四人執行此任務，勢必要做得乾淨俐落，一切行動要從詳計議，否則會大大影響了本帮的計劃。」

歐陽寒劍道：「屬下定當鞠躬盡粹，死而後已。」

副帮主又滿意地「嗯」了一聲，又道：「兩位司空弟兄，你們的任務就是從旁輔助歐陽兄弟，一切要聽從歐陽兄弟吩咐行事，知道嗎？」

司空氏兄弟同時道：「屬下明白。」

副帮主道：「三天後，你們六個人就一齊起程，但記住，到了一些城鎮之後，你們要和歐陽兄弟師徒分開，免被人看見你們在一起，那時就會被人知道歐陽兄弟與本帮扯上了關係，那就不好了。」

司空氏兄弟又同聲道：「屬下也明白了。」

副帮主很滿意地點了點頭，然後站起身，由兩個幪面人依傍之下離開了大殿。

* * *

兩天後，帮主方競天又召集了歐陽寒劍師徒、司空氏兄弟共六人到「光明堂」。

六人在「光明堂」坐定不久，方競天由左右護法簇擁坐在虎皮交椅上，各人都相繼行了禮。

方競天正想向各人說話，此時，忽有一男一女進入「光明堂」。

這兩人，就是方競天的一對子女，男的就是江湖上人稱「風雷魔刀」方傲天，女的則是外號「滄海魔姬」的方紅影。

祇見這方傲天年約廿七八歲，樣子俊朗，且滿臉英氣，硬朗中帶着一份瀟洒，還略帶一份飄逸感，絕沒有邪魔外道之味。

至於那方紅影，則年約廿二三歲，高挑身材，樣子相當漂亮，但却略帶冷傲，又彷彿是個佻皮的小女孩。

這一男一女站在一起，若不知兩人是兄妹關係，倒容易令人誤以為是一對才子佳人，匹配之極的一雙男女。

兄妹兩人怎樣看也不似是在黑道中打滾的，但他們的父親的確是江湖第一大帮的主腦人物，兄妹兩人在江湖上雖沒有做過一件傷天害理之事，尤於他們是方競天的兒女，因此在江湖上的外號也被人冠了個「魔」字。

方競天見了一雙兒女，有點不悅的道：「本座正在與下屬商議帮中大事，你們闖進來幹什麼？」

方傲天一臉正義地道：「爹，您又派帮中弟兄去殺害武林中的無辜者，是不是？」

這句話已接近質問，方競天臉色一寒道：「沒有你們的事，出去！」

方紅影語帶哀求道：「爹，武林中的正派人物與我們河水不犯井水，為什麼要殘殺他們？」

方競天咆哮道：「給我滾出去！」

這一聲咆哮，倒把歐陽寒劍等人嚇得噤若寒蟬。

方氏兄妹却不害怕，祇感到有點無奈，祇好離開「光明堂」了。

方競天不把這事放在心上，目光銳利的望着司空氏兄弟，不慍不火的道：「兩位司空兄弟，知否你們的任務？」

司空氏兄弟的目光那敢與他接

觸，祇垂頭齊聲道：「請帮主示下。」

方競天目光生出一道殺氣道：「你們的任務就是到揚州後把劉鐵風殺了。」

司空氏兄弟道：「屬下知道。」

歐陽寒劍有點愕然。

方競天手一揮道：「你們出去吧！」

司空氏兄弟口中應聲「是」，便退了出去。

方競天望着歐陽寒劍道：「歐陽兄弟，剛才本座向司空弟兄下命令時，你感到有點愕然是不？」

歐陽寒劍同樣是眼光不敢與他接觸，垂首道：「帮主，請恕屬下直言。」

「但說無妨。」

「帮主派兩位司空弟兄殺劉鐵風，屬下恐怕他們難當此大任。」

「歐陽兄弟何出此言？」

「需知道，不久之後揚州城將會聚集各地武林中人，兩位司空弟兄走在揚州城街上會很易被人認出，以他們過往的所作所爲，性格又衝動，說不定會有殺身之禍，即使不被人認出，相信也很難接近劉鐵風，那來下手機會？更重要一點，兩位司空弟兄的武功加起來，也絕對敵不過一個劉鐵風，更何況，殺劉鐵風的任務本來已落在屬下身上？」

方競天聽了，忽然仰天大笑起來，又把歐陽寒劍弄得更爲錯愕了。

方競天笑聲過後，才道：「你說得對，本座派他們去殺劉鐵風，正是基於你所說的幾點理由。」

歐陽寒劍心下奇怪道：「屬下不明白。」

方競天目光又透出殺氣道：「本座根本就是叫他們去送死，因爲他們過往所作的一切，都是利用本帮的威名到處招搖，爲本帮樹敵，平添不少麻煩，現在他們已沒有利用價值了，本座又不想親手殺他們，難以向帮中上下交代，所以祇好來一着借刀殺人了，明白嗎？」

歐陽寒劍忙道：「帮主果然英明果斷，決勝千里，屬下端的是望塵莫及。」

方競天道：「這殺劉鐵風的任務，終究是落在你身上了。」

歐陽寒劍忙點頭道：「屬下定當悉力以赴，以謝帮主錯愛。」

方競天感到相當滿意。

歐陽寒劍見帮主滿意，也感到很開心，想起帮主委以重任，更感到有點光榮。

戚萬軍與西門英則一直木無表情，雷涙却感到有一種使命感。

*　*　*

且說龍生無悔與李若仙兼程趕到武隆鎮，到日前入住的武隆客棧打探李三等人的消息，在客棧老闆與夥記口中所得的，自然與方競天派出探子所得結果一樣，同樣都說當晚打鬥過後，唐向東與戚人傑雙雙陳屍房中，燕無爭與燕七郎不在房中，下落不明，李三夫婦及卓飛於事後不知去向。

龍、李兩人得了這個訊息，更是憂心如焚，李若仙急得幾乎哭了出來，龍生無悔祇好從旁安慰了。

龍生無悔知道，當晚兩位師弟已中了司空氏兄弟的毒鏢，且毒性發作得甚速，照理兩位師弟絕無能力殺得了唐、戚兩人，情形換轉則大有可能，然則唐、戚兩人爲誰所殺？兩位師弟又身在何處？是死是活？

龍、李兩人更知道唐向東與戚人傑非李三夫婦所殺，燕無爭與燕七郎也非李三夫婦帶走，因他們從客棧夥記口中得知，李三夫婦進入燕氏兄弟房中時，他們已不知所踪了。

一切都像個謎。

龍、李兩人雖極度失望，也極之憂心，但並不氣餒，便到附近一帶打探，即使他們死了，也要找到屍骸，替他們安葬。

龍、李兩人冒着嚴寒，天天策馬在冰天雪地之下打探，但幾天下來，仍是音訊全無，這時候，龍、李兩人悲傷之餘，把歐陽寒劍恨得咬牙切齒，更料不到歐陽寒劍卑鄙至勾結「滄海帮」，與「神鬼雙煞」於夜半才進行下三濫的暗算勾當。

兩人心中仍存一絲希望，就是李三夫婦本來是往揚州去的，他們會不會已到了揚州，還是在往揚州的道上？所以兩人放棄在武隆鎮一帶打探，便改道往揚州城去，希望能在當地碰上李三夫婦。

兩人在武隆鎮逗留了幾天，便開始上路往揚州去。

連日來，龍、李兩人患難與共，所經歷的都盡是相同，因此一雙年輕男女的感情在不覺間又昇華了。

龍生無悔本來一直都活在無憂無慮之中，性格有點放蕩不羈，爲人更有點輕佻，但經過一連串遭遇之後，不覺間已大大改變了性格，這連串遭遇，把他磨練得成熟，也較穩重，初次涉上江湖以來，更知道天外有天，人上有人之道理，因此性情跟以往相比簡直判若兩人。

兩人趁着天氣稍爲轉好，加上憂心如焚，都不停的趕路，同時也不忘每天服食「忘我丸」。

兩人每天都馬不停蹄，祇希望能盡快到揚州城去。

這一天，龍、李兩人策馬在舖滿積雪的荒郊奔馳，兩人恐防附近無市鎮，更怕入黑後錯過了投宿之處，於是不讓馬匹稍停，祇望能於

入黑前找到個市鎮投宿。

兩匹馬在皓皓白雪的草原上飛奔，不多久，祇見前面數百尺遠處出現幾乘人馬也向前奔，看清楚一共有六人六馬，兩人都想，這些人也在嚴寒之下趕路，跟着他們而行定必找到投宿之處，便加快步頭跟了上去。

在快馬加鞭之下，漸漸趨近前面的六乘人馬，於是便保持距離的從後跟着。

再行不久，前面六人發覺身後有人跟着，其中一人不其然回轉頭一看，那人甫一回頭，與龍、李兩人打了個照面，雙方都大大詫異起來。

原來那回頭張望的人竟是「鬼煞星」司空彪，其餘五人當然是「神煞星」司空揚及歐陽寒劍四師徒了。

龍、李兩人不料會與他們相遇，詫異之餘，不禁湧起了暗算之仇，而導致兩位師弟，還有李三夫婦及卓飛下落不明，生死未卜，同時也暗叫不妙，心想：遇上他們，看來難免又有一番惡鬥了。但兩人所受重傷初癒，元氣尚未恢復，打起來恐怕難有勝算，更何况他們人多！

司空彪見了兩人，詫道：「是你們？你們不是已死了嗎？」

龍、李兩人把馬勒停，龍生無悔眼光仇恨極深的盯着他。

歐陽寒劍等人忽聽司空彪說出此話，微感奇怪，五個人一齊回頭，除了戚萬軍與西門英未見過龍、李兩人外，歐陽寒劍、雷涙及司空揚見了，起初都出現詫異的表情，因爲各人心中，龍、李兩人該必死無疑了，豈料竟活生生的出現在眼前。

六人也把馬匹勒停了，雙方以馬頭對着，歐陽寒劍想起兩名徒弟之死，恨恨的道：「龍生無悔，原來你未死？」

龍生無悔雖知情形不妙，但毫無懼色，冷聲道：「總算上天待我不薄，留我性命跟你清算所有恩怨。」

歐陽寒劍得意地狂笑道：「好，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戚萬軍在馬上望見龍生無悔，問道：「師傅，他就是燕獨風的大弟子龍生無悔？」

歐陽寒劍道：「正是，你兄弟人傑就是死在他手上的了。」

龍生無悔不屑地道：「好一個姓歐陽的卑鄙小人，你們以下三濫手法暗算我們一行七人，又在我們毫無還手之力下痛下殺手，把我兩個師弟害得生死未卜，你明知兩個徒弟不是死在我手上，也不知那個正義之士替天行道，你却在歪曲事實，顚倒是非，枉你身爲一派掌門，你到底羞也不羞？」

歐陽寒劍一點也不羞，「錚」的一聲，拔出長劍，雷涙也手握長劍，司空氏兄弟也緊握手中鬼頭刀，正想向龍生無悔動手，戚萬軍忽然叫道：「各位且慢！」

歐陽寒劍四人回頭望着他。

戚萬軍一臉正氣，向龍生無悔作個揖道：「龍兄，有道是寃有頭，債有主，我弟弟眞不是你殺的？」

龍生無悔義正詞嚴，慷慨地道：「『奪命旋風』燕獨風的弟子從來說一不二，更何況即使令弟死在龍某手上，也是他自招惡果，上天也自無話可說。」

戚萬軍身旁的西門英見龍生無悔英氣凜然，竟生出敬佩目光，不其然地道：「果然有燕獨風大俠之風範。」

歐陽寒劍仇恨湧現，怒得臉容也扭曲了，叫道：「龍生無悔，無論你說什麼也好，今天我要你死無全屍。」

龍生無悔冷笑道：「看你們是打算以多欺少了，若果不怕被武林同道恥笑的話，一起上吧！」

歐陽寒劍與司空氏兄弟又豈是怕被恥笑之人？但見歐陽寒劍臉色一沉，喝聲「一齊上」，便與雷涙、司空氏兄弟共四人一齊躍離馬鞍，向龍生無悔飛撲而前。（未完・五）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秋水芙蓉

上文提要：神手華佗取出七星會的聘書將薄士祿嚇走，並留字勸君簫不可招惹七星會，因爲該會是江湖上的一大秘密組織，但君簫現在巴不得七星會的人來找他，雖然找到李大小姐李如雲索回他的行李，却被薄士祿知道，敦請到風雲山莊一叙，出來迎接的是莊主李從善和二莊主李從義，他們對君簫佩在腰間的銅簫很注意……

邀請非誠意　盤詰另有因

只說查天祿發出火器之時，那黑衣老者把身上着火的衣衫，朝查天祿當頭罩落，引發了查天祿身上火器，黑衣老者擊斃幾人，投入火堆，就長笑一聲，騰空而去。

君簫所說的雖然半眞半假，但全部過程，也確是事實。

李從善用心諦聽，直等君簫說完，一手撚鬚，濃眉微蹙，沉吟道：「能擋得住查天祿一身火器之人，武林中寥寥可數，這黑衣老者又會是什麼人呢？」說到這裏，突然目中精芒迸射，沉聲道：「君公子說的，全是實情麼？」

君簫泰然道：「在下當時藏身林中，因距離較遠，又在黑夜，看得並不清楚，後來查天祿發出火器，山前火光熊熊，就較爲清晰，大致就如在下所說，自然全是實情了。」

李從義道：「大哥，君公子說的，大致上差不多，他如果站得較近，別說瞞不過黑衣老者，就是查天祿也會發現了。」

「好！」李從善道：「老夫相信你，但仍有疑點，你既和孝女庵瞎眼佛婆不相識，何以在蕭山遇到本會杭州分會弟兄之時要把事情攬到身上去了？」

君簫冷笑一聲道：「在下在蕭山酒樓上，正好和貴會二人同桌，聽他們談話口氣，似乎貴會依然不肯放過一個雙目已瞎，孤苦無依的佛婆，在下一時出於義憤，才略予告誡。」

「好個出於一時義憤！」李從善嘿然沉笑道：「君公子眞的不知瞎眼佛婆來歷，不知內情麼？」

君簫道：「前輩之言，好像認爲在下隱瞞了什麼嗎？」

李從善道：「不錯，老夫認爲君公子想必知道瞎眼佛婆的去向。」

君簫愕然道：「她不是在孝女庵麼？」

李從善道：「她如果仍在孝女庵，老夫也不用請君公子到敝莊來了。」

君簫心中暗生警惕，忖道：「原來瞎眼佛婆已經離開，他們敢情找不到瞎眼佛婆，才找到自己頭上來了！」心念轉動，正容說道：「在下說過不認識瞎眼佛婆，怎知她去了那裏？」

李從善一陣嘿嘿冷笑道：「老夫一生之中，閱人無數，君公子方才和老夫說的話，避重就輕，難道老夫還會聽不出來麼？」口氣一頓，目光轉向君簫續道：「君公子如肯據實相告，李某既請閣下而來，仍當恭送閣下離開風雲山莊，如若閣下不肯相告……」

他拖長語氣，不再說下去，這口吻，自然含有威脅之意。

「在下無可奉告。」

君簫隨着話聲，緩緩站起身子，抱抱拳道：「在下已經一再聲明，只是路過曹娥，不知內情，自然更不知瞎眼佛婆去向，大莊主既然不肯置信，在下不願浪費唇舌，告辭了。」

說完，舉步向外走去。

李從義忙道：「君公子請留步。」

君簫回身道：「在下多留無益，貴莊要找瞎眼佛婆，與君某無干。」

「站住！」

李從善大喝一聲，虎的從椅子上站了起來，厲聲道：「風雲山莊，豈能容你說走就走？」

君簫腳下一停，冷聲道：「大莊主那是要把君某留下了？」

李從善一張紅臉已是隱含殺機，沉聲道：「不錯，瞎眼佛婆在逃，如今你是唯一的線索，老夫豈能容你輕易離去？」

君簫臉色一變，但瞬即恢復了鎮靜，說道：「在下一再向大莊主聲明，只是爲了師命在身，不願爲不相干的事多惹是非，並非怕事，大莊主成名多年，應該是明理的人，幸勿相逼。」

就在此時，只聽階前傳來一聲狠嗥的笑聲，說道：「李大莊主正在會客麼？」

話聲入耳，兩條人影已經翩然走入大廳，這兩人步如流水，不但輕，而且穩，一眼就可看出不是尋常之輩！

走在前面一個，生得又矮又胖，腹如覆盆，身上穿一件寬大綢袍，像個大腹賈，臉上也掛着笑容，只是聲若狼嗥，聽來十分刺耳。

後面一個中等身材，雙手特長，短眉小眼，腦後見腮，臉上平板得木無表情。

李從善抱抱拳道：「錢護法，孫護法恕兄弟失迎。」

矮胖老人拱着手尖聲笑道：「大莊主好說。」接着又朝李從義拱手道：「二莊主好。」

李從義也向二人拱了拱手，含笑道：「錢兄，孫兄遠來，快請上坐。」

矮胖老人打量了君簫一眼，又道：「看來，兄弟二人到的還正是時候，這年輕人，大概就是那個姓君的了？」

李從義暗暗皺了下眉，含笑道：「這位正是君公子。」一面朝君簫引介道：「君公子，老朽給你引見，這二位是七星會的錢護法，孫護法。」

君簫覺得李從義爲人較爲溫和，他既然替自己引見，只得點點頭道：「在下久仰。」

錢護法（矮胖老人）笑嘻嘻的問道：「小伙子，那瞎眼佛婆那裏去了？」

君簫道：「在下不知道。」

錢護法訝異的望望李從善，說道：「大莊主，可是他不肯說麼？」

李從善道：「老夫正在問他，但他一直不肯承認。」

錢護法仰首發出狠嗥般的笑聲，說道：「小伙子，你大概沒吃過苦頭，眞要不肯說的話，我老錢就讓你吃些小苦頭，到時那怕你是銅澆鐵打，也會承受不住，識時務的，還是早些說出來的好。」

君簫心頭甚是忿怒，但還是忍了下來，輕哼道：「你想嚴刑逼問？」

錢護法尖笑道：「我老錢又不是名門正派的掌門人，還怕江湖上非議不成？小伙子，我再問你一聲，瞎眼佛婆現在在那裏？」

君簫劍眉一軒，朗聲道：「在下還是一句話，不知道，閣下有甚麼絕活，在下倒想瞧瞧。」

錢護法胖臉上笑容未泯，目光烱烱，逼視着君簫，尖聲道：「好小子！你這是跟我老錢挑戰？」

君簫道：「在下不願惹事，但也並不怕事，諸位一再相逼，無可理喻，那就只好訴之武力，各憑武功，一決勝負了。」

孫護法陰惻惻道：「好狂的口氣！」

他從進入大廳，一直都沒說過話，但這句話，却說得又陰又冷，簡直不像出於生人之口！

「好！」李從善臉現鬱怒，沉喝道：「君簫，這是你逼老夫出手了，老夫十招之內，如是勝不了你，你可安然離去，風雲山莊決不會再有人留難於你。」

李從義叫道：「大哥……」

李從善截口道：「你不用多說。」

錢護法又是一聲狠嗥般的大笑，接口道：「割鷄焉用牛刀，對付這小子，何用勞動宮主出手，十招之內，交給兄弟，就把他拿下來。」

話聲出口，右手一探，直向君簫肩頭抓來。

他出手如電，五指如鈎，抓的是君簫肩胛關節，手指未到，五縷尖風已然襲到，別說被他抓中，光是這五縷指風，已足可截經取穴！

君簫看他出手就有這般凌厲，心中不禁暗暗凜駭，但他少年氣盛，豈肯服輸，口中冷笑一聲道：「十招之內，閣下未必能把君某拏下。」

身形一側，腳下移形換位，從旁閃出。

這一下他好像只是極爲簡單的側身一閃，就輕而易舉避開了錢護

法凌厲的一抓之勢，身法輕快已極！

錢護法出手一抓，就落了空，他只覺眼前人影一閃，就被君簫閃避開去，目光斜睨，只見君簫依然神態悠閒的站在左首，一時不禁呆了一呆！

要知他外號拏雲手，不但以七十二把「拏雲手」獨步江湖，精擅擒拏手法，尤以兩柄飛抓，百步取人，號稱向無虛發。

如今居然出手第一把就抓不住君簫的身子，心頭自然微生驚凜，輕敵之意登時消失，尖笑一聲，點頭道：「小伙子，你身法果然滑溜得很！」

他在說話之時，暗暗提聚功力，右脚倏地踏前半步，右手蓄勢，左手箕張，突然橫抓而出，右手半屈，隨身疾進，緊接着扣拏君簫左手關節。

你別看他身軀矮胖，腹如覆盆，但欺進的身法，配合他左手橫抓，右手扣拏，雙肩左右擺動，兩招齊發，快速絕倫。

君簫這回並沒躲閃，隨着對方欺來，脚下斜退半步，凜然道：「在下已經讓你一招，閣下現在小心了！」

雙手揚起，食中二指直豎，揑了兩個劍訣，右手倏然劃出，指風嘶然，迎截錢護法抓向他右肋的左腕，左手劍訣，迎着對方箕張右手，疾向掌心點去。

因爲他已經退後半步，故而使來從容不迫，瀟洒自如。

李從善雖未親自出手，但他兩道烱烱目光，只是凝着君簫身上。

方才看到君簫閃避錢護法的身法，看似簡單，但錢護法豈是庸手，若非內蘊奇奧，如何能躲閃得開？但這也是心中暗暗思索而已，因爲他也並未看得出來。

這回君簫雙手揚起兩個劍訣，他却看得清清楚楚，但依然有不解之處！

錢護法身形如風，出手如電，明明先發制人，快速到了極點，君簫揚起雙手，明明在錢護法之後，照說應該錢護法是搶攻，君簫是封架！

但君簫雙手揑着劍訣揚起之時，錢護法還未攻到，直等君簫右手劍訣劃出，左手劍訣點出之時，錢護法才剛剛攻到。

好像錢護法出手之後，中間停了一停，等候君簫出手，才攻過去的。

錢護法出手之後，當然不會在中途停手的。那麼是不是君簫出手比錢護法快？

也不是，君簫出手，決不會比錢護法快。

遊龍李從善久經大敵，見多識廣，疑念在他腦際一轉，突然間，他想通了！

君簫比錢護法出手要遲，手法也沒有錢護法快速，而他竟能在出手之後，反而搶到錢護法之前，完全是他後退了半步之功。

錢護法在出手之前，不是也踏上半步麼？君簫跟着後退半步，按照常理，也搶不了先機，但他居然佔了先機，這是他半步後退的身法上有了古怪。

君簫的身法，似乎別有奧妙，令人不可思議！

李從善心頭暗暗一凜，忖道：「他這是什麼身法？」

這眞是電光石火般事，錢護法在這一瞬間，當然也發覺了！

他發覺的，當然不會是君簫身法奧妙，而是君簫出手，比他先了半着，本來他抓向君簫右肋的左手，如今被君簫劃來的右手，快要劃上脈門，他扣拏君簫左腕關節的右手，也被君簫左手指風快要戳及掌心。

兩人同樣一招兩式，他由主攻變成了被攻，而且幾乎就像自己湊上去的，避無可避！

這下直把錢護法看得心頭大凜，一時來不及撤招，只好猛一吸氣，一團矮胖身軀突然離地飛起，往後退出去四五尺，落到地上，一張胖臉不禁兩頰如火。

君簫及時收手，看了他一眼，緩緩說道：「還有八招，閣下……」

錢護法怒火中燒，口中像狼嘷般厲笑一聲，雙手翻處，已經分握了一對細鍊鐵爪，尖聲道：「小伙子，你亮兵刃，不錯，還有八招，咱們在兵刃上比劃比劃！」

君簫心知强敵環伺，今晚之事決難善了，這就從容不迫的從藍布劍囊中取出一柄白練長劍，佩到腰間，但他並未拔劍，只是取下銅簫，隨手一掂，冷然道：「閣下可以發招了。」

錢護法雙手一抖，正待發招。

只聽孫護法陰冷的喝道：「錢兄且慢，且問問此子師承是誰？」

他進入大廳，一共只說了兩句話。

＊　＊　＊

錢護法被他一語提醒，看了君簫手中銅簫一眼，問道：「小伙子，快說，你師傅是誰？」

君簫道：「家師從不在江湖行走，說了你也未必知道。」

錢護法心中雖有顧忌，但他畢竟是素負盛名之人，怒哼一聲道：「小子，你當眞狂妄得很，錢某問你師承，只是不想以大欺小，你當我懼憚什麼人嗎？」

他口中雖說不懼憚什麼人，但心中却正懼憚着一個人。

君簫橫簫當胸，徐徐說道：「

在下有事在身，不克久留，閣下要動手，那就請吧！」

錢護法厲聲笑道：「好，你小心了！」

右手突然往前一送，銳利如鈎的鐵爪，呼的一聲，迎面飛出。

君簫身形一側，銅簫斜指，疾向錢護法右腕點去。

這一簫竟然制敵先機，對方爪勢如若不變，右腕就非被銅簫點中不可！

錢護法右腕一撤，左足向前跨了一步，左手鐵爪又已遞出。

君簫簫勢一轉，劃出一道凌厲勁風，直逼錢護法左肩，去勢如電，他如何掉轉簫招，竟然沒有人看得清楚！

錢護法不愧是久經大敵之人，急急往後躍退，已經驚出了一身冷汗。

孫護法不言不語，但雙眸轉動不休，好像心中在思索，人已閃動到君簫身側，一掌橫裏拍來。

君簫一簫逼退錢護法，並未再出手追擊過去，此時瞥見孫護法欺身襲來，不覺劍眉一挑，冷冷道：「二位早該聯合出手的了。」

脚不移位，左手斜出，使了一招「簾捲西風」，五指上翹，朝孫護法脈門拂去。

孫護法冷哼一聲，掌勢忽變，手腕一收即吐，中途改招，變爲「雲龍探爪」用出了七成眞力，推擊過去。

君簫一拂落空，突覺一股暗勁襲上身來，心頭暗暗一凜，立時移形換位，右足跨步一閃，輕捷的避開正面，身子隨着旋轉，左手反臂一招「疏影斜橫」，抬手向孫護法肘間切去。

他右手提着銅簫，但並未使用簫招，只以輕捷身法和左手應敵，却依然有守有攻，孫護法連發兩招，他也絲毫不讓，還擊了兩招。

這出手兩招，一招「簾捲西風」是華山派的手法，第二招「疏影斜橫」，則是青城派的招數，但在他手中使出，不僅招式連貫，極爲自然，而且使得恰到好處。

當然，最精妙的還是他的身法，孫護法這兩招都是看準部位而發，如果出手封解，就未必如此輕易，但他只是微微一轉，就避了開去。

一時直看得李從善皺眉頭，依然摸不清這少年的路數。

臥虎李從義也同樣雙眉緊蹙！

他平日最疼愛姪女如雲，這回是受了如雲的央告，要暗地裏維護這年輕人的，他雖然看出君簫身懷絕技，但在兩大高手夾擊之下，君簫未必接得下來。

何況還有大哥在場，今日之局，君簫決難闖得出去，他心中不住的暗暗盤算，自己如何助他一臂才好？

錢護法究是成名多年的人物，他雖被君簫逼退，但孫護法出手之後，他自恃身份，只是雙手提着鐵爪，站立原處，沒有出手。

這一段話，只是作者交代廳上三人的動靜，在時間上和動手的兩人，並不相干。

却說孫護法兩擊不中，居然倏然而退，閃開了三尺，臉上依然木無表情，一雙深陷的小眼注視着君簫，還是一言不發。

君簫只不過用左手隨手出招，就破解對方掌勢，此時忽見對方飄身而退，心中對他方才一言不發，突施襲擊，自然極感氣憤，冷聲道：「二位既已聯合出手，勝負未分，怎麼不屑賜教了麼？」

錢護法胖臉微微一變，回頭道：「這小子口氣狂得很，孫兄如果不想出手，那就仍由兄弟收拾他了！」

孫護法冷漠的道：「不要慌，兄弟覺得他身法古怪，才出手相試。」

錢護法道：「孫兄試出了麼？」

孫護法突然冷厲道：「小子，你是天台山農范樂山的什麼人？」

君簫聽得暗暗一怔，自己使的「九轉遁形身法」，確是師父好友天台山農所授，他居然一口就叫了出來！

但范師叔一再交代，不准自己說出認識他老人家，當下目光一抬，說道：「在下並不認識天台山農。」

孫護法一雙小眼之中射出森冷寒光，厲聲道：「你使的明明是范老兒的『九轉遁形身法』，還說不認識他？」

君簫朗笑道：「天下武學，雖然派別很多，但紅蓮白藕，殊途同源，難道各門各派之中，沒有互相雷同的招數麼？閣下也不免太囿於一己之見了。」

孫護法目光如電，緊緊盯注在君簫的臉上，冷哼一聲道：「小子不用狡辯，老夫要再試你一招。」

他口中說着，但却並未即時發招。

這回君簫從他凝重的神色中，看出對方目光隱射殺機，自己雖然不知他和范師伯有什麼仇恨，至少對他這一擊，必然十分凌厲，當下也不敢大意，暗暗提聚眞力，凝神戒備。

廳上諸人也已看出孫護法特長的雙手，隱藏袖中，這一擊不僅只是爲了挽回先前兩招落空的顏面，而是存心要把君簫毀於當場！

李從義看出情形不對，脚下不由自主的朝右首跨出了一步。

這是因爲君簫正在他右首，必

要時，他好及時攔阻。

孫護法冷森一笑，喝道：「老夫這一招共有四個變化，你小心了！」

他臉色陰沉如海，話聲冷森如冰，這樣的人，定然心機極深，豈會把自己出手一招有幾個變化，也告訴和他動手的人？

這無他，其中必然有詐！兵不厭詐，君簫自然也不會相信他的話。

孫護法話聲出口，突然身形一旋，快如鬼魅，一下欺到君簫面前，雙手揚起，大袖飛舞，左手衣袖由下而上，朝君簫當胸拂到，右手衣袖由上而下，橫掃君簫左腰！左首一記袖風，竟然奇寒徹骨，凌厲如刀！

君簫不敢硬接，人隨簫走，身形一晃，朝右閃出。

孫護法陰笑一聲，身形疾轉，雙手一抖，大袖中伸出一雙比墨還黑的枯瘦手掌，一左一右，攔擊過來。

他倒沒說假話，一招之間，果然有四個動作。但君簫明明向右閃出的人，忽然朝前跨出一步，正好脫出孫護法的掌勢之外。

但就在此時，耳中忽聽孫護法一聲極輕的陰笑，一隻枯瘦烏黑的手掌突然伸長，悄無聲息的朝君簫後心追擊過來。

這一掌出得奇絕，不但出手快到無以復加，而且右臂暴長，練的竟是旁門異術「通臂功」。

李從義看得大吃一驚，正待出聲喝阻！

忽聽一個清亮的聲音喝道：「孫兄快請住手。」

一道人影，快若掣電，飛入大廳。

孫護法自然聽得出來人是誰，烏黑的手掌迅快收了回去。

李從善也聽出來了，雙手一拱，說道：「司馬令使駕蒞，兄弟失迎。」

君簫早就閃身而出，只聽耳邊起一縷極細的聲音，說道：「君公子，你目前的處境極危，不必再講究江湖過節，伺機離開，不可猶豫，大門右首停着一匹青鬃馬，並未拴上，可乘此馬速行。」

君簫聽得一怔，抬目看去，但見李從義清癯的臉上含着微笑，正朝自己暗暗點頭。

這時，進入大廳的來人已經停下來，那是一個肩插長劍，手執拂塵的青袍道人，生得臉如滿月，胸飄五綹黑鬚，看去仙風道骨，一派出塵之概！

這人正是七星會總宮令使賽純陽司馬宣是也。

司馬宣朝李從善打了個稽首，含笑道：「兄弟見過李宮主，錢、孫護法。」

李從善問道：「令使遠來，必有見教？」

司馬宣含笑朝君簫點點頭，才道：「會主聽說君公子是銅簫鐵劍的傳人，甚是器重，特命兄弟專程趕來，奉邀君公子至總宮一晤。」

李從善一呆道：「會主已經知道了？」

司馬宣笑了笑道：「會主胸羅萬有，君公子挾銅簫鐵劍出現江湖，會主怎會不知？會主命兄弟轉知李宮主，請李宮主陪同君公子前往總宮一行。」

李從善拱手道：「兄弟遵命。」

說完，轉身朝君簫道：「君公子也聽到了，敝會會主慕君公子之名，特命司馬令使前來奉邀，君公子今晚就在敝莊下榻，權宿一宵，明日一早再行動身，未悉君公子意下如何？」

君簫收起銅簫，抱抱拳道：「在下並非銅簫鐵劍的傳人，又和貴會會主素不相識，只怕傳聞失實，何況在下師令在身，不克久留，貴會主見召，恕在下礙難遵命，告辭。」

一轉身就走。

司馬宣一怔道：「君公子留步，敝會會主命兄弟前來奉邀，君公子怎可不顧而去？」

錢護法矮胖身軀忽然橫移數尺，擋住了去路，笑嘻嘻的道：「小伙子，會主召見，你不能不去。」

君簫朗笑一聲道：「貴會會主要見我，不是我要見貴會會主，在下爲什麼非去不可？」

李從善道：「會主在武林中輩份甚尊，碩德望重，夙爲江湖同道所崇敬，他派司馬令使趕來相迎，對小兄來說，已是異數，小兄弟縱然師命在身，也該去一趟才是。」

君簫道：「在下和貴會素無瓜葛，在下行動應該由在下決定，任何人都不能勉强，在下沒有興趣去看一個素不相識的人。」

李從善臉色一變，沉喝道：「君公子這般說法，那是不給會主面子了？」

君簫抗聲道：「七星會主是你們的會主，在下並非七星會的人，何用聽他之命？」

司馬宣道：「李宮主，此子强項得很，會主要見的人，自然非去不可，看來只好把他請去了。」

「請去」，自然是暗示李從善把他拿下了。

李從善點點頭道：「令主說的極是，老夫那就把他拿下了再說。」話聲出口，雙目凝注君簫，沉喝道：「君公子敬酒不吃吃罰酒，那就怪不得李某了。」

李從義心頭一急，趕忙攔着道

：「大哥，還是小弟代勞吧！」

此時大廳中無一不是高手，只有他出手，才能伺機賣個破綻，讓君簫逃出風雲莊去，因此才自告奮勇，挺身而出。

錢護法大笑一聲，「大莊主、二莊主且慢，方才兄弟和君公子十招之約，還沒有結果，還是交給兄弟辦吧。」

李從義只好點頭道：「錢兄出手，自無不可，只是此子是會主要的人，不可傷他性命。」

錢護法笑道：「李兄放心，兄弟手下自有分寸。」他手提鐵爪，走前三步，含笑道：「小伙子，來，咱們繼續下去。」

司馬宣適時朗聲道：「君公子，會主因你是銅簫鐵劍的傳人，對你十分器重，可說並無惡意，依在下相勸，還是隨在下去一趟總宮，對你來說，也躭擱不了幾天時間，何必鬧成僵局，非動手不可？」

君簫道：「在下既非銅簫鐵劍傳人，說過不去，就是不去，諸位仗着人多勢衆，在下就會屈服了麼？」

錢護法發出狠嗥般一聲大笑，說道：「司馬令使不用多費唇舌，這小子倔得很，最好的辦法，就是把他拿下了再說。」

呼的一聲，雙爪同時飛出，一取君簫左肩，一取君簫右膝。

君簫早已等得不耐，口中大喝一聲，「來得好！」

銅簫起處，左點右劃，分頭封出。

兩人這一動上手，威勢之强，和方才大不相同。

錢護法方才吃了輕敵的虧，這回雙爪飛舞，展開他的絕活，兩柄精鋼鐵爪，十指如鈎，倏張倏闔，遠抓近攻，縱擊橫拏，如挾雷霆萬鈞之勢。

君簫銅簫疾展，如鳳展翼，劃起一片簫影，忽東忽西，乍左乍右，招數之快，武林罕見。

就在兩人動手之際，李從善朝衆人暗暗使了個眼色。

廳上諸人個個都是老江湖，自然不用他明說，就明白他的心意，各人身形悄悄移動，防備君簫仗着奇奧身法，在動手之際，忽然突圍而去。

李從善趁機掠到大廳門口，當門而立。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但聽君簫的聲音喝道：「閣下這是第九招……第十招了……」

話聲未落，只聽「噹」的一聲，激戰之中，似有金鐵墮地之聲，人影驟分，錢護法右手鐵爪墮地，向後疾退。

衆人一瞥之下，但見錢護法一條右臂已然下垂若廢，似是被君簫一簫點中右肩！

但君簫這一簫幾時點到錢護法肩頭，沒有一人瞧見。

這一下直看得大家心頭猛然一震！

拏雲手錢飛功力深厚，一雙鐵爪，縱橫江湖二三十年，號稱百步取人，向無虛發，居然會在第十招上，就傷在這年輕人手下！

錢護法身形剛剛退下，孫護法已經閃身欺到了君簫面前，陰冷的道：「孫某也領教你十招。」

君簫劍眉一軒，朗笑道：「在下要走，只怕也未必走得了，自然要會會諸位的高招了，只怕兵刃無眼，閣下有意賜教，最好也亮出兵刃來。」

李從義接口笑道：「君公子大概還不知道孫護法外號冷臉鬼王，以『通臂玄功』、『陰極掌』馳譽江湖，向來不用兵刃。」

他因方才君簫差點傷在孫護法「陰極掌」下，故而出言提醒。

冷面鬼王孫浩回頭，陰惻惻說道：「二莊主過奬。」

口氣之間隱含責怪之意。

拏雲手錢飛突然雙目一睜，狠嗥般厲聲道：「孫兄且請後退，兄弟今晚非和這狂小子分個高低不可。」

原來君簫方才這一簫出手不重，只點了他肩頭「巨骨穴」，是以他略爲運氣，就恢復過來。

賽純陽司馬宣忽然發出一聲清朗的長笑，說道：「錢兄、孫兄，這君公子乃是會主指名要見之人，這不是私人恩怨，不必單打獨鬥，也用不着按江湖過節行事，大家只須合力把他拏下就好，不知李宮主意下如何？」

遊龍李從善頷首道：「司馬令使之言，兄弟完全同意。」

君簫仰首敞笑道：「諸位要聯手合擊，儘管出手，似乎用不着找什麼藉口。」

賽純陽司馬宣手執銀絲馬尾拂，當胸一横，含笑道：「君公子名師高徒，身手非凡，你不肯應邀前往敝會，咱們除了把你請去，別無良策，我等平生從未和人聯手應敵，今日之事，情非得已，君公子多多原諒。」

說到這裏，朝李從善打了個稽首道：「請李宮主發令。」

廳上諸人，若論聲望，自以遊龍李從善在武林中名氣最響，而且在七星會的地位，宮主雖和護法相等，但宮主畢竟是一宮之主，實際權力就比護法高得多，所以司馬宣要請李宮主發令了。

李從善也不推辭，目光一掃，沉聲道：「大家一起上，把這位小兄弟給拏下了！」

話出，左脚突然跨上一步，雙臂伸張，五指下垂，作神鷹展翅狀，猛向君簫正面欺了過去。

他這一發動，帶起了頭，本來已經各佔方位，把君簫圍在中間的四人，(令使司馬宣、護法拏雲手錢飛、冷面鬼王孫浩、臥虎李從義)在這一瞬間，跟着往中間湊去。

司馬宣沒有動背上長劍，使的是一柄馬尾拂。

使拂塵的人，一定是以捲、拂爲主，可以捲人兵刃，也可以纏人脖子和手臂，他不使劍而使拂，正是以擒拏爲主。

拏雲手錢飛的是一雙鐵爪，三十年來，號稱百步取人，向無虛發，也是以擒拏爲主的兵器。

冷面鬼王孫浩練的一「通臂玄功」，手臂可以暴長，也是擅長擒人的好手，但他使的却是一方寒鐵令牌，是他成名兵刃。

只有遊龍、臥虎李從善兄弟兩人，未便徒手，以兵刃進搏。

五個人佔的是五行位置，自然由五個方向，朝君簫襲來。

君簫懷抱銅簫凜然喝道：「兵刃無眼，諸位小心了！」

身隨簫轉，輕輕一旋，錯開李從善欺來之勢，簫橫肘後，抬肘之間，銅簫向左首司馬宣當胸撞了過去。

司馬宣哼道：「好快的手法！」

短短五個字，他不但迅快閃動身形，讓過了君簫的簫勢，右手一揮，銀絲拂塵閃電朝左向君簫的銅簫纏了上去。

拏雲手錢飛更不怠慢，趁君簫攻向司馬宣之際，雙手一抖，兩柄鋼鈎脫手飛出，一抓右肩「肩井穴」，一抓君簫後心。

君簫心中明白，對方五人把自己圍在中間，一人出手，其餘四人必然同時出手，使你措手不及，防不勝防。

因此目前的情勢，一時之間，只怕無法硬闖得出去，那麼自己必須先求自保，再伺機突圍。

此刻一簫逼退司馬宣，立即施展「九轉身法」，右足後跨半步，身形疾轉，掄簫朝身後掃去。

他右足後跨半步，正好讓開飛襲過來的兩隻鋼爪，這一記掃出去的簫招，發如迅雷，一道古銅簫影，一股如潮罡氣，正好掃到錢飛後腰。

拏雲手錢飛已知君簫來歷，再加方才又吃過他的苦頭，雙爪一收，朝前縱出尋丈。

他身形方退，冷面鬼王悶聲不響，一面寒鐵令牌，挾着一股森寒勁風，朝君簫左肋攻上來。

君簫更不怠慢，銅簫隨着横掃之勢，簫頭一昂，朝令牌中點去。

冷面鬼王孫浩一聲陰笑，右手一縮，令牌倏地縮了回去，左手暴長，一隻枯瘦烏黑的手掌閃電擊出，掌還未到，君簫幾乎已可感到一陣無形的陰寒之氣，迅快逼上身來。

方才聽李從義說過，冷面鬼王孫護法以「通臂玄功」和「陰極掌」擅長。

「通臂功」不過雙手可以互通，手臂可以暴長，使人難以防範，還不見得如何。但「陰極掌」，顧名思義，是極陰寒的掌力，可能是異派旁門的歹毒功力。

君簫自知「玄門護身眞氣」火候尚淺，無法抗拒，只得身形連閃兩閃，避讓開去。

冷面鬼王那裏肯放，身形一仆再起，烏黑的右手緊隨君簫身後，如影隨形，遙遙覷定君簫後心，相距約有五尺光景，遙遙追擊過來。

就在君簫閃出之時，耳中只聽李從義的聲音以傳音入密說道：「君公子不可戀戰，能走即走。」

接着大喝一聲，呼的一掌，直劈過來。

他這一掌聲勢雖盛，却偏了一些，一道强猛無儔的罡風狂飆，從君簫身邊掃過，直向冷面鬼王孫浩側面撞去。

孫浩冷不防一道掌風從斜刺裏撞來，此時再待閃避，已是不及，百忙之中，只好擧起鐵牌，朝前擋去。

君簫自然早就閃了出來，李從義也發覺了，趕緊右手一招，把力道收了回去。

他縱然修爲深厚，掌力已到收發由心之境，但終究發現已遲了一步，掌力已經接觸到冷面鬼王的鐵牌，才收回去。

冷面鬼王但覺手中鐵牌一震，竟被震得横向旁側退了兩步。

李從義不覺歉然道：「孫護法，眞對不住。」

五人聯手一經發動，攻守之間，此退彼進，此分彼合，自然不會讓你有喘息的機會。

他們本以爲合五人之力，就算是一招，最低限度，也總可以把君簫迫得招架不迭。

那知君簫「九轉遁形身法」快速無比，在這一招之間，五個人出手雖有先後，但幾乎和同一時間出手，也差不了多少時間，他居然在極短促的時間內，一連閃避過五人的襲擊，還向三人還攻了兩招。

(作者是分開來寫的，所以在感受上，好像已有很多時光，實在君簫在五人之間，進退閃讓，快得何殊電光石火？)

遊龍李從善大喝一聲，雙肩微晃，高大身軀快逾奔雷直欺而上，掄手一掌，迎着君簫劈擊過去。

他功力何等深厚，這一掌出手，凌厲强猛的潛力隨掌而生，帶起了一陣嘶嘯之聲，直撞過去，威勢驚人至極！

掌勢出手，直欺過去的人並未停止，隨掌而上，左手「葉底花開」，使了一記擒拏手法，往他右肩抓去，兩招齊發，出手之快，宛如閃電奔雷。

令使司馬宣那肯放過機會，趁李宮主出手之際，突然身形一矮，銀光匝地，馬尾拂塵化作一蓬柔絲，疾向君簫右足纏去。

君簫身子半旋，右手横掄，劃出一道簫影，封住前面門戶，把李從善擊來掌勢和衝來的人影一齊擋住，同時左手五指微翹，指風如刀，飛快朝司馬宣當胸劃去。

在他出手之際，拏雲手錢飛的一雙鋼爪和冷面鬼王的寒鐵令牌，都相繼攻到。

尤其是冷面鬼王，敢情和天台山農有仇，自從認出君簫使的是「九轉遁形身法」，就把他視作深仇大恨，連番施展他從不輕施的「通臂玄功」和枯瘦烏黑、森寒陰毒的「陰極掌」，記記朝君簫全身要害下手。

轉眼間，但見四件兵器，(司馬宣的銀拂、拏雲手的一雙鋼爪，和冷面鬼王的鐵牌)五道人影，像走馬燈一般，圍着君簫全力搶攻伺機擒拏。

這五人，可說都是名震江湖的頂尖高手，五人聯手，對付一個初出道的少年，眞是破天荒的「盛擧」。

若是傳出江湖，定然會轟動江湖，使君簫一夕之間名揚天下。

君簫奮起全力，右簫左掌，力拒五大高手，以他的功力，自然十分吃力。

他所憑仗的，全是一套「九轉遁形身法」，在五人之間避重就輕，穿走遊行。

一支銅簫使出來的簫招，倒也極盡變化，這些招式，好像大雜會一般，都是從各門各派，各種兵刃中拼湊而成，正因爲是拼湊來的，所以更見奇奥，他使了上面一招，你休想摸得清他一下招的路數。

這是他師父取精用宏，化了多年心血，才連綴起來的「集錦簫法」。

因爲他師父的眞正絕技是九傷一死的「九簫一劍」他顧慮到君簫行走江湖，有時難免會和人動手，但「鳳簫九式」，出必傷人，總不能讓門人出手就傷人。

於是才創了這一套「集錦簫法」，每九招之中，暗藏一招「鳳簫九式」，這樣就不致被人認出師門來歷。

當然，九式簫招，也可以單獨使用，那非得遇上絕頂高手時，「集錦簫法」已經無法應付時，才能施展，這是師父再三叮囑他的話。

今晚情形，就是到了師父說的這一境況了！

君簫在五人困戰之中，仗着「九轉遁形身法」對付對方五人，才打十幾招，就已感到不對！

他如果沒有這套變化奇妙的「九轉身法」，僅憑九九八十一招「集錦簫法」，只怕連十招也走不出來。

那是因爲「集錦簫法」遇上單打獨鬥，變化神奇，誰也摸不清你的路數，自可應付裕如，得心應手。

但此刻遇上的是五個頂尖高手，你如無石破天驚的招式，足以尅制五人威勢，僅仗招術變化巧妙，是無法應付的。

此刻他就吃了這個虧，簫招逐漸的施展不開，僅仗「九轉身法」避重就輕，也只能躲躲閃閃，趨避對方來勢，要想出手封解，就已無法應付，還手反擊，當然更不用說了。

對方五人，看他簫招支絀，除了仗着一套怪異身法左右閃避，已是黔驢技窮，不約而同的加緊搶攻，好把他拿下。

這一來，君簫自然更加吃重了！

但覺四面八方襲擊而來的力道隨着大增，除了臥虎李從義出手掌勢雖重，暗中却手下留情，劈來的掌風，往往偏上一點，從身邊擦過，其餘四人的掌指兵刃，幾乎沒有一招不指向要害大穴，凌厲絕倫。

尤其對方五人，個個都有數十年修爲，功力上强過君簫甚多，這一加緊搶攻，君簫就愈感應付艱難。

「哈哈！」

激戰之中，突然響起遊龍李從善的一聲長笑，說道：「君公子，你能接下老夫五人聯手合擊十餘招之多，已可說是武林罕見的少年高手，但你也應該知道，老夫等人並無取你性命之意，否則就不會讓你走出十餘招之多，這話，老夫不說，現在你應該明白了，依老夫相勸，只要你答應隨老夫去一趟敝會總宮，老夫等人立時住手，決不難爲於你。」

他這話說的也並不爲過，他們五人聯手，只是爲了要把君簫拏下，確無取他性命之意。

老實說，以他們五人的武功，不論那一個，眞要遇上仇敵，最多也不過兩招三式就可解決，那會像今晚這樣圍着你，只許生擒活捉，投鼠忌器，不敢把你置之死地。

(未完・五)

上文提要： 正當麥小明與張敬安打得激烈之時，忽然出現了一個藍衫幪面人，方替麥小明暫時解除危機。麥小明決定離開迷踪谷，羣豪力勸，他終於留下。苗素蘭暗中通知鍾一豪，霍元伽要將麥小明置諸死地，鍾一豪、余亦樂兩人勸麥小明離去，但麥小明不理……第二天，霍元伽召衆人到聚義廳，宣佈了麥小明之罪狀……



新派湖海武俠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妙絕天香

枉自費心機　奸計難得逞

霍元伽冷冷一笑道：「王老弟不必着急，老夫當然會讓他死得明明白白！」

他說着回頭喝道：「宣佈罪狀！」

但見屏風後應聲走出一個獐頭鼠目、尖嘴縮腮、頷下留有一撮山羊鬍子的老者，手裏捧着一張寫得密密麻麻字跡的字條，來到大廳中央。

霍元伽吩咐道：「宣讀罪狀！」

那獐頭鼠目老者立即用讀祭文般的聲調，搖頭晃腦的開始照本宣科。

霍元伽的準備工作實在下了一番工夫，居然爲麥小明列舉了十大罪狀，幾乎狀狀都罪不可赦，死有餘辜。

獐頭鼠目老者讀完之後，剛要向霍元伽行禮離去，却聽王大康高喊道：「慢走！」

霍元伽臉色一變道：「王老弟又有什麼話講？」

王大康道：「請問盟主，這位讀狀老頭是從哪裏找來的？」

霍元伽道：「這位丁師爺滿肚子學問，連祭文都讀過，還唸過四書五經，你可是認爲他方才讀的有什麼不妥？不太清楚？」

「清楚個鳥！滿口是他媽媽的話，俺王大康就是放幾個屁，也比他說得清楚。」

霍元伽氣得剛要發作，那位讀狀的丁師爺也忍不住氣得臉色鐵青，一對鼠眼眨了幾眨道：「這位王頭領怎麼出口傷人？」

王大康却出人意料地笑道：「可見你這老小子是賤骨頭，非罵不可，剛才這句話清楚多了，早這樣何必挨罵！」

丁師爺被弄得哭笑不得，看了王大康那般兇神惡煞模樣，根本不敢再回嘴。

霍元伽揮了揮手道：「丁師爺請回去，沒你的事了。」

丁師爺可能氣得不輕，臨走時一轉身竟然帶出個響屁來。

忽然搜魂手巴天義道：「稟盟主，屬下有個不情之求，不知該不該講？」

霍元伽道：「有話就講，何必囉囉嗦嗦！」

巴天義似是稍微猶豫了一下，才道：「麥小明雖然罪無可逭，但念在他總是胡、谷兩位已故盟主最愛護的舊屬，所以……」

霍元伽輕咳了一聲道：「你敢替他講情？」

巴天義道：「屬下不敢！屬下只求你老人家能在他死後爲他超度亡魂。」

霍元伽淡淡笑道：「還用你提醒，老夫做事，一向公私分明，就像諸葛亮揮淚斬馬謖一樣，公是

公，私是私。處死麥小明，這是公事，在私的方面，老夫照樣也心裏難過。尤其老夫不能不想到他是胡、谷兩位已故盟主的愛將。」

「這樣說盟主是同意將他厚葬，再打醮超度亡魂了？」

「豈止打醮超度他的亡魂，老夫在把他處死之後，馬上就有表示。」

「盟主要怎樣表示？」

「那就不妨當場給大家看看。」

霍元伽邊說邊立即轉頭叫道：「丁師爺把他們五個帶過來！」

很快的，那個獐頭鼠目、尖嘴縮腮的丁師爺便由屏風後帶着五個人魚貫而出。

這五個人的穿戴在大廳出現，使得所有的人都有些目瞪口呆。

他們都穿着一式的孝服孝帽，手持哭喪棒，一個個垂頭喪氣，像死了三天沒埋的樣子。

王大康首先禁不住問道：「這五名吊死鬼是做什麼的？」

霍元伽拂髯一笑道：「他們是充當孝子哭墓的，待會兒就由他們伴送着麥小明的屍體到墓地，這樣有個名堂叫做『五子哭墓』。」

王大康吼道：「簡直豈有此理！」

霍元伽臉色一沉道：「你可是覺得有什麼不妥？」

王大康冷笑道：「當然不妥。麥小兄弟連老婆都沒討，哪裏來的五個兒子？而且這五名吊死鬼，至少年紀在三十開外，麥小兄弟縱然有兒子，也不可能生出比自己年紀還大的兒子！」

霍元伽被激得有些語塞，紅着臉頓了一頓道：「咱們中國有句話說『人死爲大』，老夫爲他安排下這五個兒子，也算對他盡了一番心意。」

王大康猶自不肯罷休道：「待會兒他們怎樣的哭法？」

霍元伽道：「你放心，他們一定哭得比親兒子更爲傷心。」

王大康道：「可不可以現在就表演一下？」

霍元伽道：「當然可以，你們五個馬上哭給大家聽聽。」

頓時，那五個身穿孝服孝帽的人，雙膝往地上一跪，搥胸頓足，哭聲大作。

他們哭聲之大，幾乎要掀開大廳屋頂，而且有的像殺鷄殺鴨，有的像宰猪宰牛，奇腔怪調百出。

羣雄們有的受不了這種過大的干擾，都不禁掩起了耳朵。

忽聽王大康一聲大喝道：「奶奶的，別哭啦！」

王大康的吼聲比「五子哭墓」還大，有如焦雷驟發，五人立即停止哭聲。

王大康接着又吼道：「你們五個狗娘養的，盟主還沒死，就哭得這麼兇。若盟主眞死了，那還得了！」

霍元伽臉色一變道：「大膽！你敢咒罵老夫。」

王大康道：「屬下怎敢咒罵盟主，盟主這話是什麼意思？」

霍元伽語含殺機道：「老夫倒要問問你方才的話是什麼意思？」

王大康道：「方才那五個狗娘養的，面向盟主跪在地上大哭大叫，誰看了也會認爲他是哭你老人家的。屬下因爲看不過去，才禁止他們再胡鬧，這完全是一番好意，盟主怎麼反而怪起屬下來了，簡直是好心不得好報！」

霍元伽明知王大康是在强詞奪理，却也只有默認，望着丁師爺揮了揮手道：「把他們帶下去，待會兒麥小明正法了再來！」

王大康猶自不肯見好就收，哼了一聲道：「盟主，你老人家爲麥老弟的後事準備得這樣周到，俺們柏齡院的人都很感激你。可是說了半天，麥小明還沒見人影呢。」

霍元伽不動聲色道：「王老弟可是希望他早一點死？」

王大康道：「反正他犯的是死罪，想活也活不了啦，那就不如早一點兒讓他歸天，人死入土爲安，這是誰都知道的。」

霍元伽這才側臉道：「鍾副盟主，麥小明的人呢？」

鍾一豪道：「屬下方才來聚義廳時，他還睡在房間裏沒起來。」

「爲什麼不把他押過來？」

「屬下們只奉命到聚義廳來，並不清楚到聚義廳做什麼，亦未奉命押麥小明來。」

「麥小明論律當死，你和余先生都已事先知道，不該想不到把他押來的事。」

「可是屬下們並不清楚盟主要什麼時候處置他，他的武功甚高，若事先打草驚蛇，豈不更爲不妙。」

霍元伽點了點頭道：「副盟主說得也是，那就請你現在回柏齡院把他押來。」

鍾一豪暗道：小明雖然已經逃走，但我回柏齡院虛晃一下再向他回報，他可能會咬定是我故意把小明放走的，豈不給他留下把柄，霍元伽反覆無常，我豈能上他的當……

想到這裏，搖了搖頭道：「盟主只派屬下一人去押他，只怕不妥。」

霍元伽豈能不知鍾一豪的用意，故意哦了聲道：「有何不妥？」

鍾一豪道：「麥小明的武功在屬下之上，屬下一人怎能把他押來？」

「你是副盟主，而且據老夫所

知，他一向最聽你的話。」

「盟主這話未免近於可笑，平常他固然肯聽屬下的話，但現在是生死關頭，又有誰肯束手就縛？」

「既然如此，你就把柏齡院的高手多帶幾位回去。」

「也不妥。」

「爲什麼？」

「柏齡院的人，都和麥小明有交情，誰也不會拚死拚活去對付他，這樣一來，麥小明就很可能走脫。」

「那麼副盟主的意思呢？」

「最好由嶺南的巴兄和宋兄去執行這次任務。」

「可是副盟主也要前去才成。」

「屬下當然要陪同他們兩位，必要時也可協助他們。」

霍元伽略一猶豫道：「也好，就由巴、宋兩位老弟隨同副盟主到柏齡院一趟。有你們三位，麥小明武功再高，也必定會被乖乖押來。」

鍾一豪、巴天義、宋天鐸走後，柏齡院方面的人都在暗笑，看看霍元伽這場戲究竟如何再演下去，又如何結局。

其實巴天義和霍元伽的那番對話，也是事先商議好的，不然不會那樣逼眞，目的只是做給不知情的人看，以凸顯霍元伽的大公無私，恩威並濟。

不管如何，霍元伽也算煞費了一番苦心。

不但佈置起香堂，又準備下罪狀和「五子哭墓」，同樣的也表示麥小明不是個簡單的人物。

王大康一向不甘寂寞，搭訕着問道：「盟主，萬一押不回麥小明怎麼辦？」

霍元伽哼了聲道：「老夫不信這三位絕頂高手，會逮不住他！」

王大康道：「你若早早下令，俺們柏齡院的人，在他睡夢中把他逮住，不費吹灰之力，何必再費這麼大的手脚？方才讀狀和『五子哭墓』的那一場，也能讓他親眼看到，那多好。」

「你說有什麼好？」

「他能在死前看到喪事辦得這麼隆重，死了也可含笑九泉，當然好啦。」

大約盞茶工夫之後，鍾一豪、巴天義、宋天鐸都急急奔了回來。三人的臉色，凝重中又帶着緊張。

這又是在演戲。

霍元伽當然心裏清楚，因爲這件事一直是由他擔任導演。

霍元伽故意一楞道：「爲什麼沒把人押回來？」

巴天義也故意慌慌張張地道：「稟盟主，那小子不見了！」

霍元伽啊了聲道：「豈有此理！仔細搜過沒有？」

巴天義道：「柏齡院不過十幾二十間房間，屬下和鍾副盟主都仔細搜過了。」

「他是否藏在什麼地方？」

「他就是躲藏起來，也不可能躲藏在柏齡院。至於整個迷踪谷，範圍這麼大，一時之間，又到哪裏搜查？」

「各處關卡有沒有回報他從哪裏逃走的？」

「屬下並未接到任何消息。」

霍元伽猛地一跺脚道：「馬上傳令下去，各處關卡一律嚴禁有人出谷，再召集總寨所有高手，展開搜查！」

只聽苗素蘭緩緩說道：「盟主，依妾身愚見，還是不必勞師動衆的好。」

霍元伽道：「夫人有什麼高見？」

苗素蘭道：「以麥小明的武功，各處關卡如何攔阻得了？他既然要走，必定是遠走高飛，怎可能還留在迷踪谷裏，現在展開行動，豈不是白忙一場？」

霍元伽又一跺脚道：「早知如此，老夫昨晚就該把他擒住。他這一走，弄得老夫等於白忙了一場！」

他嘴裏雖不得不如此說，內心却感到十分欣慰，因爲這場戲總算圓滿演成，柏齡院走了麥小明，等於爲他淸除了心腹一患。

苗素蘭道：「既然麥小明已經逃走，盟主儘可慢慢再設法把他逮回來。大廳裏這場面也該撤收了吧，免得把衆位頭領都耗在這裏。」

霍元伽剛要吩咐散場，突聽大廳外有人朗聲道：「霍元伽，你不是要找在下嗎？在下就在這裏！」

這聲音赫然正是麥小明。

在這刹那，所有的人幾乎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麥小明怎會自投羅網，主動送上門來？

霍元伽聞言臉色一變，急急衝到大廳門外，一面大喝道：「大廳內的人都出來，把這小子給老夫團團圍住！」

羣雄聞言蜂湧而出。

大廳外的空地上，站着一個神態自若，淵停嶽峙的少年，果然正是麥小明。

麥小明手橫長劍，昂然而立，一副神威凜凜模樣。

霍元伽又喝道：「還不快快把他圍住，這次絕對不能讓他跑掉！」

鍾一豪在情急之下，迅速地向柏齡院羣雄暗施一個眼色，然後閃電般掠到麥小明身後去。

接着柏齡院所有的人，也都包圍在麥小明的後側。

如此一來，等於爲麥小明解除了後顧之憂，否則，若霍元伽的手下圍攏在麥小明的身後，對麥小明的威脅，也就可想而知。

嶺南二奇、江南四怪等霍元伽的心腹高手，見柏齡院方面的人已搶先奔向麥小明身後及兩側，只好圍住前方及前方兩側的空處。

此刻柏齡院方面的羣雄，對麥小明此舉，莫不又痛又氣，痛的是他勢必將濺血橫屍，氣的是他既已逃走，爲何又前來送死？

爲了逞一時之强而送上一命，那是多麼不值而又愚笨的一件事！麥小明一向聰明過人，爲什麼竟做出這樣的傻事來？實在令他們難以理解。

但事已至此，羣雄們已對救他不死已無能爲力，現在霍元伽要把麥小明處死，可說已是名正言順了。

霍元伽雙頰不住抽搐，吼道：「麥小明，叛徒！你的膽子也未免太大了。不過換句話說，你這份勇氣倒頗令老夫佩服，世上居然還有像你這樣不怕死的！」

麥小明依然氣定神閒，淡淡一笑道：「霍元伽，多謝啦！在下原以爲你這人無恩無義，想不到會對我麥小明這麼好。」

霍元伽吼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麥小明道：「你方才在大廳不是說過嗎？要爲我厚葬，又準備好『五子哭墓』，你給我這份身後哀榮，我怎能不感激你。」

霍元伽只氣得怒火急衝，道：「聽你的語氣，是認爲死比活著好？」

麥小明笑道：「不錯！我活着的時候，哪會得到這種榮耀，所以我是自動前來送死的。」

「好！那你就進入大廳，等候行刑。」

「既然死比活着好，在下爲了感謝你的恩德，還不想一個人死。」

「你想怎樣？」

「想把你喜歡的人帶走幾個一起死，這樣也算在下對你一番回報！」

搜魂手巴天義再也耐不住，叫道：「稟盟主，用不着和他多費口舌，屬下現在就把他生擒活捉，然後交給盟主正法！」

拘魄索宋天鐸知道巴天義一人絕非麥小明對手，忙道：「宋某和巴兄一起聯手擒他！」

只聽霍元伽喝道：「眼下有這麼多人，還用不着你們動手！」

巴天義道：「盟主可是又要派那個叫張敬安的？」

霍元伽向麥小明身後掃了一眼道：「副盟主，柏齡院的高手在場不少，麥小明就由你們擒下！」

鍾一豪立即叫道：「稟盟主，柏齡院所有的人，都不曾攜帶兵刄，以麥小明的武功，誰敢上前擒他？」

「你們爲什麼不帶兵刄？」

「屬下們只是奉命到聚義廳來，當時並不知來做什麼，何必攜帶兵刄？」

霍元伽見此情形，當然不能命鍾一豪等人回去取兵刄，只好回頭叫道：「張敬安出來！」

一條人影由大廳內掠出，果然是張敬安，顯然此人是藏身在屛風之後。

張敬安雙手早已握著光芒耀眼的兩枚金環，來到霍元伽身側，目光呆滯的站在那裏待命。

原來霍元伽昨夜見張敬安敗在麥小明手下，一直以爲是一時失誤和大意所致，因此，他決定讓張敬安再試一次。

如果仍然敗北，再採取其他行動。

這時柏齡院所有的人都越發爲麥小明着急，鍾一豪距麥小明身後最近，以「傳音入密」之術叫道：「麥老弟，這是何苦？你是聰明人，怎可爲逞一時之氣而做出傻事？」

麥小明並未回頭，也以「傳音之密」之術道：「鍾副總放心，小弟料想霍元伽還不能把我怎樣！」

鍾一豪眞想把麥小明臭罵一頓，又痛又氣的道：「霍元伽手下在場的就有十幾名高手，咱們柏齡院的人又幫不上你的忙，你還說不能把你怎樣，你簡直太不知天高地厚了！」

麥小明道：「連我自己都不緊張，你何苦這樣緊張？別再分我的神，我現在必須全力對付張師兄，等晚上沒事時，再陪你和余先生好好喝幾杯酒。」

「小明，你好像瘋啦！晚上當然要喝酒，不過喝的該是祭奠你的酒！」

「不管什麼酒，只要有酒就好。」

兩人這一陣對話，只有他兩人知道，並未引起別人注意。

只見霍元伽喝道：「張敬安！你昨晚爲何不曾達成任務？」

張敬安兩眼呆視着霍元伽，一副似懂非懂模樣。

霍元伽再喝道：「現在再給你一次機會，把那小子拿下！」

張敬安兩道呆滯的目光轉向麥小明，接着疾撲而上，雙手兩枚金環閃電般一起擊出，頓時光芒交錯，令人眼花撩亂。

麥小明隨即也劍氣如虹，寒芒閃爍，圈入了金光之中。

一陣「波波」的金鐵交擊之聲過後，張敬安很快便搶佔了上風，在

十餘招過後，麥小明便被迫雙脚不住向後移動。

這時，柏齡院所有的人都不免看得驚心動魄，麥小明連一個張敬安都應付不了，何況霍元伽手下還有十幾名高手，隨時都可上前助陣，而必要時，霍元伽也可能親自下場。

但霍元伽却看得眉飛色舞，大爲得意。

就在這時，戰局已有了顯著變化，麥小明不但已穩住陣脚，反而逼得張敬安開始手忙脚亂。

在場雙方的人哪裏知道，麥小明此刻又已使出「妙妙劍訣」上的劍法。

只聽「噹」的一聲，張敬安的一枚金環已被擊落。

張敬安剛要向後躍退，不但另一金環也幾乎在同一時間被擊飛出去，連麥小明的劍鋒，也抵住了他的咽喉。

情勢轉變得如此之快，實在大出所有人的預料。

張敬安只是呆在當地，瞠目結舌，動也不動。

巴天義和宋天鐸剛要聯手擁上，却聽霍元伽喝道：「暫時用不着你們兩位！」

巴天義和宋天鐸只道霍元伽要親自出陣，只好暫立原地待命。

只見霍元伽回頭向大廳高聲道：「你們三個一起出來！」

他話音剛落，立即有三條人影由大廳中迅速無比的掠了出來。

三人來到霍元伽身側，自動一字排好。

這三人都年在四旬上下，雖然雙目無神，但却氣度不凡。

最左一人，方面大耳，身軀魁梧，手拄一條足有七、八尺長鴨蛋粗細的鑌鐵拐。

中間一人，身材瘦削，馬臉無鬚，右手緊握一柄光芒閃爍耀目的金刀。

右面一人，臉貌冷峻，膚色奇白，雙手各握一支天星筆。

在這刹那，雙方羣雄因不認識這三人身份來歷，只是詫異而已，但麥小明却已大驚失色，幾乎要呼叫出聲。

原來這三人竟全是酆秋的弟子！

最左一人，名叫羅錚，綽號鐵拐追魂。中間一人名叫丁一魂，綽號金刀鬼梭。右邊一人名叫高嶙，綽號冷眼神梟。

神杖翁酆秋原是迷踪谷首任盟主胡柏齡的師叔，此人一生行徑介於正邪之間，他最大的興趣便是廣收弟子。

因之一共收了六名弟子，大弟子方天瀾，上次在天台山萬花宮被長白神叟龐士冲擊斃，以下依序二弟子羅錚、三弟子丁一魂、四弟子高嶙、五弟子張敬安、六弟子便是麥小明。

麥小明再也想不到，他的二師兄、三師兄、四師兄也全落在霍元伽手中，看他們眼神呆滯的模樣，毫無疑問也是喝下了向心露，失去了本性，任由霍元伽隨意控制。

這三人的武功比起張敬安，都要更高一籌。

以麥小明來說，對付一個張敬安已不輕鬆，如今三位師兄若一起出手，後果如何，可想而知。

但他此刻已成騎虎難下之勢，只有硬起頭皮硬拚了。

忽聽耳邊又傳來鍾一豪的聲音道：「小明，這三人好像都是你的師兄，他們顯然已被『向心露』迷失本性，這下子你怎麼辦？」

麥小明極力保持著鎮定道：「我也不知道怎麼辦，死就死吧！反正已有五個兒子給我哭墓，也算值得了！」

霍元伽掃視了羅錚三人一眼道：「你們是一起出手，還是和他單打獨鬥？」

羅錚等人都未作答。

霍元伽這才想起這三人已經失去理智，方才的話等於對牛彈琴。

他正要下令齊上，以便及早將麥小明收拾，却忽聽苗素蘭道：「盟主，暫緩讓他們三人出手，待我和麥小明這叛徒講幾句話！」

霍元伽茫然道：「夫人和他有什麼話好講？」

苗素蘭道：「等我逼他放了張敬安，你再拿他，否則豈不白白送了張敬安一命。」

霍元伽弄不清苗素蘭將用什麼方法逼麥小明放回張敬安，正訝然不解間，苗素蘭已迅速的向麥小明走去。

麥小明頓時悟出苗素蘭的來意，原來她是救自己來的，就在苗素蘭走近身前不足一丈時，閃電般出手把張敬安一指點倒，緊接著一個箭步竄上前去，劍尖又抵上了苗素蘭的咽喉。

霍元伽大吃一驚，駭然叫道：「夫人！夫人！」

麥小明冷笑道：「霍元伽，夫人的性命已經落在我的手中，你叫她還不如叫我！」

霍元伽頓時瞠目結舌，呆在當地。

就在這時，一條人影由數丈外的一棵大樹下，勢如弩箭離弦，劃空疾掠而來，輕飄飄的無聲無息降落在麥小明身側。

但見這人一襲藍衫，臉罩黑紗，正是昨晚相助麥小明的那名藍衫蒙面人。

鍾一豪和余亦樂頓時心情大爲放鬆。

不過那些昨晚未見此人的雙方羣雄，却仍楞在原地。

只聽藍衫蒙面人道：「麥小俠只管對付這女人，如果有人敢來偷襲，一切有在下應付。」

藍衫蒙面人的身手，昨夜已有不少人見過，尤其霍元伽，更對此人印象深刻。

其實即使藍衫蒙面人不來相助麥小明，霍元伽也不敢再命手下人輕舉妄動，苗素蘭是他的壓寨夫人，在他的心中，保住苗素蘭一命，不消說比殺麥小明更爲重要。

當下，霍元伽急得猛一跺脚道：「夫人，妳這是何苦，爲了跟他講幾句話，却落入虎口！」

苗素蘭臉色慘白道：「妾身怎會想到事情演變到這種地步？」

霍元伽道：「妳有什麼話，現在就對他講，老夫倒要聽聽，到底是什麼重要的話。」

麥小明擔心被霍元伽看出破綻，一把抓住苗素蘭肩頭，將劍尖晃了幾晃，嗔目喝道：「不准妳講，妳已是霍元伽的人，在下不想聽妳講話！」

苗素蘭叫道：「我偏要講！」

麥小明吼道：「不怕死只管講，先殺了妳，在下死也值得。」

霍元伽大叫道：「夫人，不必講了，妳的命要緊，那小子在這種關頭，絕不會開玩笑的，他是說殺就殺。」

麥小明冷笑道：「你知道就好！」

就在此時，突聽藍衫冷面人一聲冷叱，接着左腕一揚，一道白光，直向撲來一人射去。

那人慘叫一聲，應手倒地，是江南四怪中的林魔苗強。

原來苗強爲了立功，竟偷偷由一側撲去，可惜他只移動了二三步，便被藍衫蒙面人的暗器擊倒在地。

江南四怪的另三怪，海登、包通、毛越，一見苗強中了暗器，連忙奔上前去把他抬了回來。

苗強被擊中「期門穴」，除了全身痳痺，並無大礙。

霍元伽厲聲叱道：「你這混蛋可是想找死！」

苗強有氣無力的道：「稟盟主，屬下是想救夫人的。」

霍元伽怒道：「你根本就是害夫人，你這條狗命可能抵上夫人一命！」

苗強哪裏還敢吭聲。

霍元伽覺得方才有些過份，吩咐毛越等人道：「暫時把他抬回去，拔出暗器爲他療傷。」

接著掃視了全場一眼道：「誰都不准輕舉妄動，保住夫人的命要緊！」

衆人聞言，自動各自向後退開丈餘。

霍元伽望向麥小明道：「你準備把夫人怎麼辦？」

麥小明淡淡一笑道：「在下今天既然難免一死，總要找個墊背的，少不得要把她帶走。」

「帶到哪裏去？」

「不是上天堂，就是下地獄，免不了同歸於盡！」

霍元伽臉色一變道：「是否還有商議餘地？」

麥小明道：「你可是想跟在下談條件？」

「你的意思呢？」

「既然有條件好談，那很好，在下就決定不殺她。」

「現在就請你把夫人放回來！」

「我只說不殺她，並沒說放她。」

「既然不殺，爲什麼又不肯放？」

「我是說不用劍殺她，而是用別的方法讓她死，也好給她留個全屍，這樣做很對得住你了。」

「老夫是跟你談正經的。」

「死當然是正經的，也是嚴肅的，那有人死之前還開玩笑的道理？」

霍元伽輕咳了一聲道：「麥老弟，老夫從前並未虧待於你。」

麥小明道：「霍盟主，你這話像是人講的嗎？」

「你怎麼又罵起老夫來了？」

「在下幾曾罵你，是你自己找挨罵！」

「你說這話……」

「霍盟主，你明明要殺我，連『五子哭墓』都設置好了，在場所有的人都是人證，你却偏說待我很好，這不是睜着眼說瞎話嗎？」

「事情已經過去了，希望麥老弟別再計較。」

「你差一點就要了我的命，却要我不計較，簡直豈有此理！」

「只要你肯放了夫人，咱們什麼條件都好商議。」

麥小明環掃在場所有人一眼，高聲道：「各位，你們可知道霍盟主爲什麼要殺我嗎？」

四下裏鴉雀無聲，誰都沒答話，事實上在這種情形下，又有誰肯自找痲煩？

麥小明笑道：「你們既然不講話，那就表示不明白事情原因。現在在下就公開告訴你們，免得我死了沒人知道。」

只聽鍾一豪叫道：「麥老弟不必說了，免得再讓盟主難堪，盟主是領袖天下綠林的人，咱們做部下的，總該給他老人家留點面子。」

麥小明道：「你們是他的部下，我現在是叛徒，早已不是他的部下了，他要殺我，我還給他留面子，天下有這種道理嗎？」

他語氣略頓，接著提高聲音道：「現在我告訴大家，他是為了一個女人要殺我。如果這個女人是他的壓寨夫人，那還情有可原，偏偏這女人却是個毫無廉恥的臭婊子。」

鍾一豪急道：「小明，不必再說了吧！」

麥小明道：「我為什麼不說，那臭婊子現在在東海院。大家當然知道是誰，霍盟主昨晚發下令牌，要我去嫖那臭婊子，我不嫖，他就要殺我。大家想想看，咱們迷踪谷綠林總寨可有這種規距？若這事一旦傳揚出去，豈不被人笑掉大牙？霍盟主的令牌，居然是嫖婊子用的，連人家肯不肯嫖，他也要管，簡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這時霍元伽早已臉色憋得有如猪肝，跺了跺脚道：「麥老弟，你就少說兩句好不好？既然老夫處置不當，當然不會再殺你。現在該是咱們好好商量商量的時間了！」

「要怎麼樣，你先說說看！」

「只要你肯放了夫人，過去的事一筆勾銷。」

「這麼說你是不殺我了，那麼你是要趕我走？」

「一切悉聽尊便，你要走，儘可離開迷踪谷。如果仍要留在這裏，老夫也甚表歡迎。」

「你空口說白話，怎能算數？」

「老夫剛才的話，在場之人皆已聽到，怎能不算數？」

麥小明冷冷一笑道：「言出如風，空口無憑，我必須有證據捏在手裏才行。」

霍元伽頓了頓道：「你要什麼證據？」

麥小明道：「你自己能寫一張字據給我最好，否則就由方才那位讀狀的丁師爺寫，再由你簽名畫押，把它交給我，就算儀式完成。」

霍元伽為了苗素蘭的安全，不敢多躭誤時間，忙命巴天義道：「把丁師爺找來！」

丁師爺很快便被巴天義帶到。

霍元伽道：「老夫現在要你寫一張字據交給麥頭領。」

丁師爺道：「方才屬下已經在大廳內聽清楚了，馬上就遵照你老人家的意思寫。」

他說着回到大廳，盞茶工夫之後，便把寫好的字據交給霍元伽道：「屬下已帶來筆硯，盟主認為無誤後就請簽名畫押。」

霍元伽匆匆看過後，再接過筆，簽了名畫了押，道：「送過去交予麥頭領收執。」

却聽麥小明道：「別忙！」

霍元伽一楞道：「莫非麥老弟又要變卦？」

麥小明道：「霍盟主太多心了，我是準備請你吩咐丁師爺把字據內容當衆宣讀一遍，以便讓大家都聽明白。」

霍元伽忙道：「丁師爺馬上宣讀！」

誰知麥小明却又叫道：「別忙，你讓他怎樣宣讀？」

霍元伽道：「當然是照着上面寫的，一個字一個字的唸。」

「廢話，誰能同時唸出兩個字來！」

「你究竟要怎麼樣？」

「要他用官話唸，至少每句每個人都聽清楚，別再像讀『祭文』！」

霍元伽蹙了蹙眉，側臉問道：「丁師爺，你到底會不會講官話？」

丁師爺咧了咧嘴道：「屬下在外闖蕩了這多年，當然會講。」

「會講為什麼先前不肯講？」

「讀罪狀的與讀祭文一樣，必須讓人帶點聽不懂，才顯得有學問，夠意思。」

忽聽王大康吼道：「去你奶奶的熊！待會兒俺們把刀按在你脖子上，看你這狗養的求饒時還是否像讀祭文一樣！」

丁師爺哪敢回嘴，立即展開字據，高聲朗誦起來。

這次他讀來果然清楚得多，雖然還帶點土腔土調，至少已讓人聽懂。

丁師爺讀完後，硬著頭皮戰戰兢兢的來到麥小明跟前，將字據雙手遞了過去。

麥小明探手接過，匆匆看了一遍，然後摺起來揣進懷裏。

霍元伽催促着道：「為什麼還不把夫人放回？」

麥小明道：「你放一百二十個心，霍夫人，請回吧！」

說着收起了劍。

當苗素蘭尚未走回霍元伽跟前，突見麥小明和藍衫蒙面人齊齊縱身而起，掠過鍾一豪等人頭頂上方後，很快便在遠處消逝不見。

鍾一豪和余亦樂、王大康等人想叫喚，却已來不及了。

這變化霍元伽也有些意外。

鍾一豪高聲道：「盟主，你可是不准麥小明留在谷裏？」

霍元伽道：「豈有此理！剛才雙方所說的話，大穿都聽得清清楚楚，老夫並沒不准他留在谷裏。」

「那他為什麼要走？」

「他要走是他的事，老夫哪裏清楚！」

「如果有一天屬下把他找回來呢？」

「老夫正希望能把他找回來，麥小明武功出衆，他走了正是迷踪谷的損失。」

＊ ＊ ＊

當羣雄在大廳外散去不久，天星院的密室裏，便開始了一項秘密會議。

主持人自然是霍元伽，參與的只有嶺南二奇的巴天義和宋天鐸二人，連苗素蘭都不在場。

霍元伽猛跺了一脚道：「老夫在黑白兩道闖蕩了幾十年，今天這觔斗栽得實在太大，眞不知今後該如何領導迷踪谷所有弟兄！」

巴天義陪着諂笑道：「事情已經過去了，盟主再煩惱又有何用？」

霍元伽嘆了口氣道：「好在那小子已經走了，總算去了一害。」

巴天義臉色陰沉吟了半晌，忽然乾咳兩聲，低聲道：「盟主，屬下有件事，不知該講不該講？」

霍元伽眉頭一皺道：「老夫請你們兩位來，就是要商議事情，有事何必吞吞吐吐？」

巴天義頓了頓道：「有道是『疏不間親』，屬下想講的話也許不妥，還是不講的好。」

霍元伽兩眼轉了幾轉道：「豈有此理！老夫對你，什麼時候會見外過！」

巴天義這才欲言又止的道：「既然如此，屬下便斗膽講了，今天的事情，屬下很懷疑毛病出在夫人身上。」

霍元伽哦了聲道：「你是說……」

巴天義道：「也許是屬下多心了，今天的事情所以會弄到這種地步，不外是夫人落入了麥小明手中，盟主可曾想到夫人為什麼會落到他的手中？」

霍元伽似有所悟道：「莫非你懷疑夫人是故意這樣做的？」

巴天義道：「並非屬下多心，盟主應該想到夫人和柏齡院方面的關係。」

霍元伽沉默了好久，終於點了點頭道：「你說得有理，但為了和她是夫妻關係，這事老夫又不便追問。」

巴天義道：「以後還請盟主多多留意，凡是和柏齡院方面扯上關係的機密大事，最好少讓夫人參與。」

霍元伽道：「老夫不會再吃第二次悶虧。」

「關於對付柏齡院方面，盟主可有什麼新的打算？」

「柏齡院去了麥小明，已對咱們的威脅大減，鍾一豪那幫人，今後可能不敢再囂張了。」

巴天義搖搖頭，陰森森一笑道：「不管今後他們還敢不敢再囂張，但盟主若想把那些人引為心腹，只怕還大不容易。」

霍元伽嘿嘿笑道：「現在正在用人之際，為了內部團結，老夫只是暫時和他們妥協，時機一到，當然會把他們集體翦除。」

一直未開口的拘魂索宋天鐸忽然輕咳了聲道：「屬下也希望進言一件事，也是不知當講不當講？」

霍元伽道：「你怎麼也來這一套，有話就講，何必再問？」

宋天鐸頓了一頓，才道：「屬下說的是關於許仙子……」

霍元伽連忙截住宋天鐸未完之言，歉然笑道：「這事就是你不提，老夫也覺得對你們兩位抱歉。」

宋天鐸怔了怔道：「盟主對屬下們抱的什麼歉？」

霍元伽道：「東海院自成立以來，老夫共發四次慰勞令牌，對象都是柏齡院的人，兩位到現在還沒輪到，老夫怎能不抱歉。其實老夫是另有用意，你們二位千萬別介意。」

宋天鐸輕咳了幾聲道：「盟主誤會了，屬下並非這意思。」

「你是什麼意思？」

「屬下是說今天這事的禍根，完全是由許仙子身上而起，如果不設立東海院，根本不可能發生麥小明事件。」

「說的也是，宋老弟的意思該怎麼辦？」

「屬下斗膽進言，最好把東海院關閉，像許仙子那種女人本來就是禍水，如果盟主同意，就把她逐出谷去或者把她活埋掉。」

「東海院暫時關閉我同意，至於把她逐出谷去，那倒不必。因為她還有利用價值，也許你們還不知道，她現在已完全在老夫的控制之下。」

「盟主是怎樣控制她的？」

「老夫已暗中給她服下一種藥物，若七日之內不服解藥，就會腹痛難忍，無法行動。」

「這事許仙子知不知道？」

「老夫當然不會讓她知道。」

「那麼她毒發時又怎會不知道？」

「老夫計算時間，每次都在她毒發前，派人暗中在她茶中放進解藥，因之她至今毫不知情。」

三人又密議了半晌，才各自散去。



（未完・十六）

上文提要： 衆人終於知道是曹雄暗中替李青鸞治傷，而奇經八脈打通後，李青鸞亦開始清醒，但病況時好時壞，衆人以爲曹雄是白雲飛派來害李青鸞的，曹雄不解釋便一走了之……悟空正想到括蒼山找馬君武，以爲他被白雲飛留住，白雲飛却突然出現，待白雲飛解釋後，才知馬君武半年前已離開括蒼山……白雲飛並答應替李青鸞療傷……

新派武林俠義故事／原著：金 童／修訂：卧龍生

仙鶴神針



私心瞞敵踪　情意日漸深

扶李青鸞回到靜室，玉眞子吩咐龍玉冰爲李青鸞去準備食用之物，自己和悟空靜坐養息。

這時，風雪已住，滿天陰雲隨風散去，一抹夕陽返照，天色已快近黃昏。

龍玉冰準備好食用之物，送入靜室，白雲飛讓李青鸞食用一些湯餅後，立時動手替她療傷，她讓李青鸞面壁而坐，自己也盤膝坐在李青鸞背後，口授李青鸞玄門吐納導引口訣，伸右掌頂在李青鸞後背「命門穴」上，默運本身眞氣，一股熱流，緩緩攻入李青鸞體內。

李青鸞也依照白雲飛傳授口訣，凝神行功，兩個時辰過後，五腑聚集的陰寒已逐漸的散歸體內經脈，陰寒循轉於奇經八脈，奇冷難耐，漆黑無光的靜室內，祇聞得李青鸞牙齒交響之聲。

功行一轉，天色已到子夜，白雲飛低聲對李青鸞道：「妳現在可以暫停行功，閉上眼睛休息一陣，千萬記着，不管如何痛苦，都要忍耐着，在行功之時，不要講話，不管發生了甚麼事情，都不要分散心神管它。」

李青鸞依言，閉上眼睛休息，過了一會之後，痛苦逐漸消減。

三天時間，匆匆過去，李青鸞的傷勢雖然大爲好轉，但白雲飛却因消耗眞氣過多，元氣虧損很重，容顏日見憔悴。

第五天早上，李青鸞體內陰寒已大部被迫出體外，精神逐漸恢復。她在這四五天的時間中，除了行功療傷之外，因習白雲飛口授玄門吐納導引之術，獲益極大。

要知玄門吐納導引術，是一種極高內功的修養秘訣，和一般內功進修之法大不相同，不但有助功力精進，而且體命雙修，駐顏益壽，如至大成境地，更能化氣成力，凝神還虛，克敵於舉手投足之間，飛行於江河激流之上，飛花殺人，摘葉傷敵，李青鸞因禍得福，學得了玄門吐納導引術眞訣。

到中午時候，白雲飛已替李青鸞完成了第六次治療，停住手，笑道：「現在你的傷勢，已是大致痊癒，午時過後，迫出殘餘陰寒，就算大功告成了。」

李青鸞笑道：「我們就可以一起去找武哥哥啦！」說着話，慢慢的轉過頭來，目光一觸到白雲飛臉上，登時驚得她啊呀一聲，呆在那兒，說不出話來。

祇見白雲飛暈紅的嫩臉，此刻却變成了一片蒼白，倦容隱現，神態萎靡，李青鸞心頭一酸，兩行清淚順腮流下，幽幽說道：「黛姊姊，我不要再治療了。」

白雲飛笑道：「那怎行？如果不把那殘餘陰寒迫出，日久難免復發。」

李青鸞泣道：「姊姊爲替我療治傷勢，累得臉也變成了蒼白色，一定是耗損很多元氣，把我的傷醫好了，可是姊姊却累傷了，我又不能給姊姊醫傷，怎麼辦呢？」

白雲飛笑道：「我不要緊，養息幾天，就會復元，妳如果不肯作最後一次療治，姊姊這幾天消耗的眞氣，不都是白白的糟蹋了麼？」

李青鸞黯然一嘆，緩緩偎入白雲飛懷中，淚如泉湧，但她却說不出一句感激之言。

白雲飛扶正她身子，說道：「妳現在傷勢還未全好，不宜有所傷感的，快些坐着用功，免得功虧一簣，妳要不聽姊姊的話，我以後就不理妳了。」

李青鸞勉强收淚坐好，依言行功，白雲飛略一休息，又凝神運聚眞氣助她療治體內殘餘陰寒。大約有頓飯工夫，祇見李青鸞臉上汗珠如雨水一般滾滾而下，漸漸的全身各處，冷汗泉湧，透濕衣裙，有如水淋，正值這緊要當兒，突聽靜室外傳來了悟空大師一聲怒吼，接着幾聲金鐵交鳴，房門被人一脚踢開，人影閃處，曹雄手執金環劍衝來。

李青鸞轉臉望去，看曹雄仗劍急奔而來，心神一分，正待出言相詢，却聽白雲飛急促低聲吩咐道：「快些閉上眼睛，照常行功，不要分散心神。」

李青鸞經白雲飛輕聲一喝，頓時收住心猿意馬，轉臉面壁，重又凝神行功。

曹雄目睹一個青衣少年和李青鸞同榻而坐，不禁妬火中燒，冷笑一聲，一躍近榻，振腕一劍直奔白雲飛前胸點去，他含忿出手，劍勢如迅雷奔電，猛快至極。

白雲飛頂在李青鸞後背「命門穴」上的右手不動，左掌半屈，迎着劍勢拂去，直待將要接觸到金環劍時，食、中二指，突然一齊彈出。

這是武學中一種至高絕技「彈指神通」功夫，曹雄那裏識得，但覺握劍右腕一麻，不由自主鬆開五指，金環劍脫手向後飛出。

就這一擋之勢，悟空大師已追踪躍入，鐵禪杖一招「飛鈸撞鐘」猛點曹雄後背。

金環二郎一閃身，讓開背後點來一杖，施出三音神尼手繪譜上記載身法「移形換位」，膝下彎曲，足不跨步，一晃身，已欺到悟空大師身邊，右手一把抓住禪杖，左掌一招「揮麈清談」，疾劈悟空握杖右腕。

老和尚剛才在屋外和他交手過幾招，祇覺他出手劍勢怪異難測，隨手兩招，就把自己逼退，衝入李青鸞療傷靜室，他隨後追入，心中本早已有備，那知仍然沒有看清楚人家用甚麼身法，欺到自己身側，不禁呆了一呆。

就在這一刹那間，曹雄右掌已切到腕上，老和尚不鬆手丟杖，手腕勢非受傷不可，祇得一鬆手，讓開曹雄切來一掌，左手却探臂一拳，向曹雄前胸打去。

金環二郎想不到他丟掉禪杖還能一拳打出，這一拳迫得他向後疾退三步。

悟空趁勢搶攻，右脚飛踢小腹，左手却閃電伸出，又抓住了禪杖，用力一帶。

這一着用得恰當至極，曹雄手中握着的禪杖，驟然被悟空一帶，身子向前一栽，正好向老和尚踢出的右脚迎來。

可是金環二郎武功實已大非昔比，側身一讓，右手不放禪杖，左手探處，抓住了悟空右脚，用力一抬，老和尚重心頓失，身子向後倒去。

悟空吃一驚，暗想：此人武功當眞高强。心裏想着，左手仍緊握禪杖不放，借力一拉，已經向後倒去的身子，突又挺起，右手一招「潮泛南海」平推過去。

曹雄心頭也是一驚，暗自忖道：這老和尚倒是難鬥，左掌「迎風斷草」掃襲脈門。

悟空一沉掌勢，讓開迎擊，右手施用羅漢十八掌，呼！呼！呼！搶攻三招。

曹雄讓開三掌後，立即還以顏色，左手吞吐如電，還了三拳。

倏然間，兩人已對拆了二十多招，悟空勝在功力深厚，曹雄却以奇詭的手法，彌補了功力的不足。

金環二郎一面打，一面偸眼向床上望去，祇見那青衣少年，右掌頂在李青鸞後背「命門穴」上肅容端坐，對眼前激烈無倫的打鬥，渾如不覺，看也不看一眼。

李青鸞神情有些激動，但還能勉强自持，不爲二人打鬥所亂。

這時，曹雄心中已有點明白，那青衣少年是在替李青鸞療傷，費解的是自己已把李青鸞奇經八脈打通數日，傷勢早就應該全好，難道她傷勢好轉之後，又突然復發不成？

他心中祇管思解李青鸞傷勢惡化原因，手下略慢，吃悟空搶了先機，呼的一掌，逼攻過去。

這一掌威勢奇大，而且攻擊的又是要害，曹雄警覺時，已來不及出手化解，祇得一鬆手丟了禪杖，向旁側一閃身，着地掃出一腿，擋了擋悟空攻勢，探臂撿起金環劍，躍到門口，橫劍而立，目光却投在木榻上白雲飛和李青鸞的身上。

悟空奪回禪杖後，本想趁勢掃

攻兩杖，把曹雄迫出靜室，那知曹雄鬆手放了禪杖後，却撿起了地上的金環劍。

他剛才在靜室外面，已和曹雄交手過幾招，知他劍招的詭異，較拳掌尤爲難測，這間靜室也不過一丈方圓大小，剛才兩人各抓禪杖一端，近身相搏，拳掌帶起的勁風，就震飄起白雲飛和李青鸞身上衣服，如果在這小小房間內，再以兵刃相搏，難免要傷到兩人。

老和尙想一想，也停手不再搶攻，橫杖護守榻前，和曹雄相峙對立。

金環二郎見悟空守着榻前，蓄勢相待，不再迫攻，已猜知他的心意，是怕傷了李青鸞，他本是極端聰明，而又城府深沉之人，心中打了幾轉，立時改變了主意，望着悟空笑道：「那位穿着青衣的書生是誰？可是在給李青鸞療傷麼？」

悟空答道：「甚麼人你管不着，她在給鸞兒療傷倒是不錯，你問這些幹麼？」

曹雄收了金環劍，冷笑一聲，道：「我問問有甚麼要緊？既然有他給李青鸞療治傷勢，我倒省了不少麻煩。」說完，轉身向門外走去。

悟空大師一縱身，追到門邊，叫道：「聽你口氣，倒好像也是存心爲李青鸞療傷來的？」

曹雄回過頭，冷冷答道：「如果我存心害她，她就是有二十條命，恐怕也沒有了。」

悟空還未答話，突聞一聲嬌脆的冷笑道：「嗯！如果不是你打通她奇經八脈，她還不致於陰寒攻心，傷得這樣厲害。」

曹雄抬頭望去，祇見那青衣書生，帶着一臉睏倦容色，站在靜室門口，兩眼望着自己，眉宇間隱泛着一種不屑和鄙視的神氣。

曹雄心中早就氣他，聽完話冷哼一聲，正待出手給他點顏色看看，突然想起他剛才雙指彈劍的本領，不禁一陣猶豫。

祇聽身後又一陣冷笑響起，轉眼望去，玉眞子手握寶劍擋住去路，成了前後挾擊之勢。

金環二郎目睹當前形勢，心中暗自忖道：玉眞子和這老和尙，已難對付，再加那個武功莫測高深的青衣書生，萬一動上手，對自己大是不利，想一想，不宜久留，緩步向前走去。

玉眞子見曹雄直對自己走來，一揚寶劍，還未及出口喝問，曹雄突然一挫腰，閃電般直衝過來，金環劍左刺右掃，刹那間攻出三招。

劍勢怪異，似點似劈，但見寒芒流動，分襲玉眞子十幾處穴道。

白雲飛咦了一聲，顧不得損耗元氣未復，縱身躍起，直向曹雄撲去。

玉眞子被曹雄出手的怪異劍招，逼得倒竄疾退，白雲飛却帶着衣袂飄風之聲，凌空落下。

曹雄反身振腕一劍，迎刺過去，白雲飛皓腕疾吐，一拂衣袖，立時有一股潛力把劍逼開，左手一探，扣拏曹雄握劍右腕。

金環二郎吃了一驚，疾退三步，劍勢突變，但聞劍上金環一陣錚錚急響，寒光閃動，勢若狂飈捲到。

白雲飛青衣飄處，投身在曹雄凌厲劍風中，左手封劍，右手攻敵，倏忽之間，兩人已交拆五招。

悟空和玉眞子祇看得眼花撩亂，以兩人武功之高，竟看不出白雲飛和曹雄的身法和劍招。

陡然間，聽得一聲悶哼，曹雄倒提金環劍，躍退了一丈四五，白雲飛一縱身，如影隨形般追上。

曹雄反手揮劍一掃，左手伸縮間，已搭上白雲飛右手小臂上。

白雲飛一錯步，左掌劃襲曹雄左肩，曹雄力道還未運用出，左肩已被白雲飛指風掃中，蹌跟退後幾步，轉身幾個縱躍逸走。

白雲飛不再追敵，臉上神色十分驚奇，望着曹雄背影，右臂斜垂，似是受傷。

兩人幾招交接，快如電光石火，悟空和玉眞子都看得目瞪口呆，直待曹雄逸走之後，兩人才雙雙躍到白雲飛跟前，問道：「白姑娘，受了傷麼？」

白雲飛搖搖頭笑道：「不要緊，他祇拂傷我右肘間曲池穴。」說着話，潛運眞氣，自行活了穴道，接道：「看他幾招劍勢、掌法，來路頗似阿爾泰山一脈，難道那位老前輩，還有傳人不成？」話說一半，倏然住口，轉身向李青鸞房中緩步走去。

悟空、玉眞子，都知道江湖上流傳的歸元秘笈一事，白雲飛提起阿爾泰山一脈，兩人心中都聯想到三音神尼，想追問時，白雲飛已轉身而去了，看她臉色憔悴，和曹雄交手幾招，已微微嬌喘，兩人也不便再多問話。

白雲飛進了房門，李青鸞剛好行功完畢。

這時，她身上陰寒已完全被迫出體外，一躍下榻，迎着白雲飛，笑道：「黛姊姊，剛才和我師伯打架的曹雄走了麼？」

白雲飛道：「那個人最壞蛋，妳以後再遇上他時，千萬可要小心，半年前在祁連山中，不是我趕到的時機湊巧，妳早已……」早已怎麼樣？她却是難於出口，白雲飛知她心地純潔，不知人心險惡，一時間，無法給她說得清楚，輕輕歎息一聲，躍上木榻，盤膝坐下，運氣調息。

她剛才在元氣大損之際和曹雄交手幾招，雖然勝了金環二郎，但自己也幾乎被曹雄用「拂穴錯骨」手法所傷，幸得她應變迅速，祇被拂閉穴道，自己運氣解穴，又耗眞氣不少，人已倦累難支，盤膝坐好後，立時閉目凝神，調息耗損眞氣。

李青鸞看她合眼端坐，知在用功，不敢再問話打擾，輕步走出房門，直往悟空走去。

老和尙看李青鸞臉色紅潤，精神充沛，病勢似已全好，心中極是高興，呵呵大笑兩聲，問道：「鸞兒，你的病全好了麼？」

李青鸞點點頭，答道：「我的病是好啦，可是把黛姊姊給累壞了。」說着話，擧目四外張望一陣，問道：「怎麼不見我師傅和龍姊姊呢，她們那裏去了？」

悟空歎口氣，道：「你大師伯和玉簫仙子相約尋地比武，一去五六天，還沒有回來，妳師傅爲替妳守護關期，這五天中就沒有離開茅舍附近，剛才見妳黛姊姊離開靜室，逐走曹雄，知妳關期已滿，她才去找妳大師伯去了。」

李青鸞抬頭望着悟空，眼眶中淚水盈盈，長長的歎口氣，道：「師伯，你在這裏守護着黛姊姊吧，我去找大師伯和師傅去。」

悟空道：「妳傷勢剛好，如何能夠走得，妳留在這裏，陪妳黛姊姊，我去找他們。」說罷，轉身急步縱躍，已到十幾丈外。

李青鸞追出竹籬，悟空已走得踪影全無，她已十餘天未出籬門一步，抬頭見萬株梅花怒放，如錦如繡，景物幽美已極。

她望着盛放梅花，想着這次臥病之中，連續不斷發生的事情，使她一向純潔的心中，也有了很多感觸，望着梅花，出神良久，才轉身回到室內，靜靜的坐在木榻旁邊，陪守着白雲飛用功，同時心中在思索着一個難題，她想不出一個人學好了武功，到底是爲了些甚麼，難道就是專門來和人打架麼？

再說曹雄連吃白雲飛兩次指風掃中，已知非人敵手，再打下去，勢必要傷在人家手中不可，立時見機而退，穿過梅林，直向斷崖上攀去。

奔了有十餘里後，突然覺得左肩、右肋，被白雲飛指風拂中之處，微微作疼起來，心中吃了一驚，趕忙停下身子，試行運氣，那知不運氣還好，這一運氣，傷處突然一陣痲木，瞬息之間，擴及半身，一陣陣巨痛刺心，連擧手也覺得十分艱難，這才知道對方已暗下了毒手。

這時，他正停身於一處斷崖所在，下臨千丈絕谷，深不見底，一失神滑落下去，必要摔個粉身碎骨，四週又都是連綿的山勢，傷勢既已發作，決難再越渡絕峯，不如暫時停下來，調息一陣再走。

想了想索性盤膝坐在地上，緩緩的運氣行功。過了頓飯工夫，忽聽一陣急促的步履聲傳入耳中，曹雄睜開眼睛，回頭望去，祇見一個三十旬左右的壯漢，手持長劍，直對自己奔來。

那人到了曹雄五尺左右處停住，長劍一指曹雄問道：「你是甚麼人？爲何坐在這等荒凉的地方？」

曹雄仔細看了那大漢兩眼，認出是自己初入山時，遇到那個和道姑比劍的大漢，這時，他已覺得傷勢好了許多，冷笑一聲，答道：「崑崙山又不是你們崑崙派私產，爲甚麼我不能來？」

那大漢怒道：「你這人好生無禮。」說着話欺身直進，一劍刺來。

曹雄冷笑，閃身讓開劍勢，一晃肩，已到那大漢身側，左手一揚，拍出一掌。

那大漢心頭一震，再想閃避曹雄掌勢，已遲了一步，眼看這一掌就要打中，曹雄突然一沉臂，退了兩步，那大漢趁勢一躍，向左方讓開數尺，橫劍發楞。

原來曹雄掌勢打出一半時，左肩傷處，突然又一陣痲木，一條左臂登時不聽使喚，他怕那大漢劍勢迴掃，因而疾退兩步。

大漢望着曹雄出了一陣子神，長劍封住門戶，慢步逼來，他剛才一劍躁進，幾乎吃了大虧，這次已不敢再稍存輕敵之念，全神貫注，蓄勢緩進。

金環二郎剛才拍出一掌後，已知自己傷勢不宜運氣和人對敵，上半身算是不能用了，要想除掉眼前敵人，祇有用兩條腿和人一拚。

他正在忖思之間，那大漢已一劍掃過來，曹雄縱身一躍，避開劍勢，右脚陡然一招「魁星踢斗」飛踢大漢右腕。

那大漢沉腕疾退，讓開一脚後，施展分光劍法，劍勢連綿不絕攻到，轉眼間，連攻二十幾招。

曹雄閃避過對方一陣連綿的劍勢後，頭上已見了汗水，他不但要避敵攻勢，而且還得保持上半身的輕鬆，既不能運氣，又不能用手還擊。

曹雄初動手還能不使血氣上達，保持着上半身的舒暢，但過了一陣工夫後，下半身加速循環的熱血，逐漸難以克制，沿着體內經脈循攻上身。

這一來，立時覺得左肩、右肋，被白雲飛指風拂中之處，陣陣

劇痛刺骨，極難忍受，而且不斷的加重擴大，只痛得金環二郎臉色變青，汗如雨下，縱躍也逐漸緩慢下來。

這個和曹雄交手的大漢，名叫黃志英，是崑崙派掌門人通靈道人門下的首座弟子，在三清宮崑崙門下數十個男女弟子中，是武功最高的一個。

他見曹雄不用兵刃，身法漸慢，臉上也變了色，喝道：「你再不肯亮兵刃，不出十合，必傷在我的劍下。」

曹雄冷笑道：「我只要一出手，你不死即傷。」

黃志英大怒道：「好狂妄的口氣，你不妨出手試試，看你能不能過得了三招。」

曹雄回頭望望身後千丈絕壑，長長呼吸兩口氣，把翻湧的氣血穩下，使上半身恢復舒暢，冷冷接口道：「你試我一招？」說着話，陡然欺身而進。

黃志英揮劍一封，那知曹雄身形隨着他劍勢一閃，已滑到身側，身法之奇，簡直是聞所未聞，不覺心頭一震，仰身疾退三步，掃出兩劍，寒光霍霍，封住門戶。

祇見曹雄身子轉了一轉，竟從劍勢空隙中直滑進去，咬牙出手，右手一伸，已扯住了黃志英握劍右肘關節。

黃志英吃了一驚，左掌疾隨攻出，當胸劈去。

曹雄一側身，黃志英掌勢掠着前胸掃過，隨着左手一翻，又托住黃志英左肘，如在曹雄未受傷前，黃志英雙肘關節早已被他折斷，但此刻情勢却又不同，曹雄雖然擒拿住了黃志英兩次關節，可是他左肩、右肋的傷勢，使他兩條臂使不出一點氣力，勉強凝神運功，力量還未用出，傷勢却先發作，一陣劇疼，上半身節骨如散，不自主鬆了黃志英的雙肘。

這不過是一刹那間，黃志英雙臂一分，向後躍退了五六尺遠，一臉驚奇神情，望着金環二郎，他對曹雄的奇詭擒拏手法，佩服至極，但對他擒住自己雙臂後的微弱力道，却又感到十分意外。

他望了金環二郎艮久，才一聲長歎，道：「承蒙手下留情，黃志英感愧得很。」說罷，轉身疾奔而去。

曹雄臉色冷漠，一語不發，直待黃志英消失不見，他才緩緩的盤膝坐下，這時，他左肩、右肋的傷勢，劇疼更烈，趕忙閉目調息。

艮久之後，慢慢的站起身子，望着那綿連雄偉的山勢，心中突生悽涼之感，暗自想道：不知我還能活得多久，即讓我再活數年不死，也成了一個毫無用處的廢人了，當眞如此，那還不如早些死了的好。

一幕幕的往事，展現腦際，他回想起從師學藝的諸般經過，憶及初入師門，自己還是個八九歲的孩子，和師妹蘇飛鳳一起學練武功，兩小無猜，玩得甚是融洽，那知年齡增長之後，因性格不合，反而逐漸疏遠，自己雖然已對她遷就很多，但仍難使她傾心相愛，而且她做事任性，處處要搶佔上風，一言不合，立時就大吵起來，毫無女人的溫柔情態，過去心中雖存有介蒂，還不感覺甚麼，自從遇到李青鸞之後，不知不覺間，被李青鸞溫婉柔和的性格，扣緊心絃，覺得李青鸞處處都比蘇飛鳳好，因此不惜跰涉西域，來尋李青鸞，想不到，竟遭了那青衣書生毒手，害得一身武功盡被廢去。

想到這裏，他心裏又有些恨起李青鸞來，就地一跺脚，自言自語道：「如非爲她，我曹雄怎會遭人毒手。」

他這一陣急氣，傷處又隱隱作疼起來，趕緊吁了兩口長氣，使心氣平下。

說也奇怪，如果曹雄心平氣和，絲毫不覺痛苦，祇要心氣一動，傷處立刻作疼。他呆呆的站在山峯上，不知過去了多少時間，猛的心中一動，想起了懷中還帶着三音神尼手繪的拳譜，上面雖然祇記載一十三種武功，但却無一不是絕世奇學，包羅內、外、拳、劍，各種武功的心法眞訣，也許那上面能找出療傷之法。

他心機深沉，從絕望之中尋得了希望後，人反而冷靜下來，舉目向四外張望一陣，不見人踪，才繞向左面一處斜度較大所在，向谷底走去，祇因他心中想到，剛才在這山峯上和崑崙門下弟子動過了手，難保那姓黃的不向崑崙三子稟告，如果崑崙三子聞訊趕來，這時給崑崙三子看到了三音神尼手繪拳譜，恐將出手搶奪，自己這等重傷，自是難以和人動手，這部奇書勢必爲別人搶走，祇有先尋一處隱蔽所在，然後再取出查閱，才保無虞。

曹雄心念一轉，立時向峯下深谷中走去。

曹雄隨着深谷形勢，向北深入，大約有五六里，轉過了幾個山角，眼前景物突然一變。

祇見地勢突然開闊，成了數十畝大小一片盆地，四週都是排天峭壁，這道深谷，似一條甬道般，通入這片盆地，入口處寬僅三尺多，除此一條山谷外，四週絕壁封阻，再無可通之路。

盆地中間，有兩畝地大小一片水塘，碧波無痕，水光照天，也許因四週千丈峭壁，擋住了風雪，盆地間不但不見積雪，而且溫暖如春，和外面刺骨寒風，彷如兩個世界。

青青綠草如茵，紅白山花競艷，一陣陣襲人芳香，三五隻戲水翠禽，景物幽美，如臨仙境。

曹雄目睹這等清絕景物，心中十分高興，暗道：這所在當眞是好，祇是不知有沒有容身的山洞突巖。

當下沿着峭壁繞行尋去，不及半週，果然被他找到了一處棲身所在。

這是北、西兩處峭壁交接的地方，一道寬約尺許，高可及人的石洞，深入三四尺後即向右彎去，洞口被北面延伸峭壁擋住，如不走到跟前，很難看得出來。

曹雄順着夾道，向裏面走去，深入不過十尺左右，已然轉了兩三個彎，前面一片漆黑，不知有多深多長，他停住脚步，定定神，又繼續向前走去。

又拐了兩個彎，夾道已盡，眼前是一座三間大小的石室，緊靠裏面石壁，並放着兩隻玻璃製成巨燈，燈中清油半滿，突出幾條燈芯，曹雄燃起火摺子，點燃燈心，細查四壁，祇見東北角處，石壁間微現裂痕外，其他處再無可疑。

他本是工於心計之人，見到石室兩個玻璃燈中積存的清油，已知此處早有人先發現，那壁間微現裂痕，說不定是一道密門，祇是自己武功已失，無法打開一窺究竟，看來此處也非久留之地，但現下清靜無人，何不借此時機，先查閱一下三音神尼手繪拳譜，因此他很仔細翻閱，這是他唯一的生存之望，是以字字不肯放過。

聚精會神把拳譜閱讀一遍，雖然又體會出不少拳、劍、身法上的竅訣，但最後兩種習修內功之法，却是一點看不明白，更找不出一篇和療傷有關的記載。

他最後的一點希望完全斷絕，心頭一涼，手中的拳譜掉在地上，轉臉望着那瑩瑩燈光，暗暗歎息一聲，忖道：覺愚老和尙辛辛苦苦的才得到這本拳譜，武功尙未完全學成，却遭自己徒弟挖目斷腿，囚禁在石室之中，他把我收到門下，不惜以絕學相授，無非希望我能替他報仇，爲求我武功速進，把這本珍逾他性命的拳譜，交我研讀，他却死在這拳譜上所載的「拂穴錯骨」法上，這一本蓋世奇書，落在了我的手中，祇望照這拳譜所載，把一十三種武功全都練好，便可縱橫江湖，睥睨武林，那知武功未成，就先遭人毒手，我要是死掉，這部奇書勢將落在別人手中，那實在死也難瞑目，倒不如把它燒掉，免得再落在他人之手……

心念及此，霍然起身，舉起手中拳譜，正待付之一炬，突聞一陣步履之聲，自外傳來，曹雄顧不得再燒拳譜，一口氣把燈吹滅，急走幾步，隱在入口石壁後，探懷取出一把毒針，暗暗想道：能有人陪我葬在山洞之中，倒是不錯。

祇聽那步履聲愈來愈近，瞬息間已到入口外面，但聞一聲嬌脆的驚叫，一條人影飄然而入。

曹雄手舉毒針，正待打出，那知心中略一緊張，不自覺運集了控針右手的勁力，未及打出，傷疼復作，右臂登時軟垂下來。

那入室之人，似已警覺，亮出寶劍，振腕迴掃過來，身隨劍轉，目光也同時投在曹雄身上。

金環二郎向左一躍，避開一劍，已看出來人是龍玉冰，那人也看清了是曹雄，微微驚顫的一聲嬌喝道：「是你！」倏然收劍躍退，左手探懷取出火摺子，點燃玻璃燈，收了寶劍，目光盯在曹雄臉上，問道：「你跑到這裏做甚麼？」

曹雄趕忙把手中一把毒針收入懷中，喘了兩口氣，答道：「爲甚麼我不能來，這又不是你崑崙派的地方。」

龍玉冰一揚手中寶劍，正要發作，突然軟軟垂下，幽幽歎道：「你不知這是甚麼地方，自然怪不得你。」

曹雄道：「難道這山洞之中，還住着你崑崙派的祖師爺不成？」

他這句本是氣忿之言，那知龍玉冰聽了，却點點頭，答道：「不錯，這座石室裏面，正是我們崑崙派歷代師祖坐化之處，一向劃爲禁地，除奉掌門令諭外，任何人不能進這石室。」

曹雄道：「我又不是你們崑崙門下弟子，自然不受你們的門規約束。」話到此處，倏然而停，放聲大笑起來。

龍玉冰聽他笑聲特異，看他臉上汗水隨着笑聲直滾，心中納悶，不覺問道：「你是在哭呢？還是在笑？」

原來曹雄放聲一笑，氣血浮動，傷勢又疼起來，他笑得越厲害，傷處也就越疼，祇疼得他滿臉汗水，直向下淌。

龍玉冰看他越笑越不像樣，笑到最後，竟是涕淚橫流，她本早對曹雄動情，此刻見他這個模樣，不禁憐惜頓生。

龍玉冰丟掉手中寶劍，急奔過去，問道：「你這人究竟是怎麼啦？」說着話，雙手伸出欲扶曹雄身子，手快觸到曹雄身上時，突然感到一陣羞赧，又把雙手縮回。

就這一刹那之間，金環二郎已自不支，笑聲霍然而止，人也暈倒地上。

龍玉冰看曹雄暈倒地上，再也

顧不得男女授受不親之嫌，伏下身子，用推宮過穴之法，推拏他「肺海」、「玄機」兩處要穴。

曹雄祇不過悶住一口氣緩不過來，經龍玉冰一陣推拏後，立時醒轉，睜眼看自己半依着龍玉冰嬌軀而坐，不禁一陣感愧，急忙挺身而起，一揚眉頭，話還未說出口，右肋處又是一陣急疼，不自主雙手捧着傷處蹲了下去。

龍玉冰目睹他忍受苦痛神情，心中憐惜倍增，扶着他柔聲勸道：「你傷得這等嚴重，還逞甚麼强，這地方異常清靜，你就在這裏養息幾天，等傷勢好了再走。」

曹雄也覺出這短暫一兩個時辰之中，傷勢已加重不少，不知對方用的甚麼手法，使自己傷得這等厲害，事已至此，再逞强好勝，徒討苦吃，當下歎息一聲，閉目靜坐調息。

兩盞清燈，光熖熊熊，祇照得石室通明，龍玉冰望着對面閉目靜坐的曹雄，心底泛上來無窮煩惱，這座石洞中，供藏着崑崙派歷代師祖們的法體，派中弟子從不許擅入一步，何況對方又非崑崙門下，祇此一種，已犯了武林大忌，何況他眼下還是崑崙派的仇人，依據派中的規矩，自己本應把他擒押三元宮，聽候掌門師尊發落，但不知怎地，却感到無法下手。

正當她煩惱之際，曹雄已睜開眼，目光凝注在龍玉冰臉上，靜靜欣賞當前這道裝少女的風韻，秀眉星目，嫩臉匀紅，膚白如雪，低頭弄衣，無限嬌羞，曹雄看了一陣，覺得她秀美並不比李青鸞差，另有一種成熟少女的誘人風韻，爲李青鸞身上所無。

李青鸞未入崑崙門下前，龍玉冰在數十個崑崙門下女弟子中，本是最美的一個，祇因她平時穿着道裝，再加上幼失父母，從小就追隨玉眞子身側，在三元宮中長大，坎坷的身世，養成她一種冷若冰霜的性格。

通靈道人門下大弟子黃志英，藝冠同門，才華標逸，對這位師妹異常傾心，十餘年相處中，對她愛護無微不至，龍玉冰自解人事後，黃志英從沒有一次違拗過她的心意，通靈道人、玉眞子又都是親身體會到情場遺恨之苦，他們不願下一代也嘗試到情愛折磨，因而對門下約束並不嚴苛，祇要他們能情止於禮，兩人也不願多管，這種餘情甘露，普及了崑崙門下的男女弟子。

歲月匆匆，轉眼數年，在這段時日中，黃志英仍然對她和過去一樣，處處關懷呵護，一點不變，龍玉冰也想出一個自解之法，她想：我這一生永不嫁人，酬答他一番深情也就是了。

可是，天下事往往却非人所能預算，尤其是男女間的情愛，更是微妙難測，龍玉冰自那天在茅舍中和曹雄見了一面，被他那含情一笑，搖動了一寸芳心，數日來腦際間一直盤旋着金環二郎的音容笑貌。

她生性內向，異常拘謹矜持，平常把一腔少女熱情壓制心底，不肯對人稍假詞色，可是一旦被人挑開心扉，熱情立時如狂流洶湧，極難自禁，何況曹雄此刻又身受極重內傷，這不禁加重了龍玉冰惜憐之心，而且還啓發了她一種潛藏在女性中純潔的母愛。

她不自主移身到金環二郎身側，臉上情愛橫溢，眉宇間憂慮重重，四道眼光交相投注，彼此都感覺週身血流加速。

曹雄祇覺小腹中一股熱流，由丹田直冲上身，傷處又隱隱作痛起來，慌忙收歛綺念，調匀呼吸，歎息一聲，道：「你就是不肯捉我，我也是活不久了。」

龍玉冰慢慢的伸出一雙柔荑，握住曹雄兩隻手，無限深情慰道：「你儘管放心在這裏養息傷勢，這地方祇有我和大師兄能來……」

曹雄冷冷接道：「妳師兄既然能來，還不是一樣的要發現我，那和妳把我捉住，送到三元宮去有甚麼分別？」

龍玉冰笑道：「你急甚麼呢？就不聽別人把話說完，這座石室，現已經有掌門人指命我和大師兄輪流管理，除了我們兩人外，其他人都不能擅入此室一步，這個月又正好輪到我當值，今天才十一月十二，還有十八天時間才輪換我大師兄，這十八天中你可以安心在此養息。」

曹雄看她對自己溫婉慰藉，深情欵欵。

龍玉冰嬌靨生暈，半含羞態，曹雄不覺心中一蕩，暗自想道：此女風韻不下蘇師妹，溫柔不輸李青鸞，半帶嬌羞，更是可人！

想着想着，右臂突然探出，正想抓住龍玉冰那隻纖纖玉手，突然心念一轉，又想起自己奇重內傷，立時順手一推，冷冷說道：「我傷得極重，就是有三十六天時間，也未必能養息得好。」

龍玉冰看他瞬息間，變換了兩種極端不同神情，不覺怔了一怔，顰起兩條柳眉兒，柔聲慰道：「你先養息幾天看看，也許能夠好轉，我先去給你準備一些食用之物送來。」

曹雄聽得龍玉冰一提，突然感到腹中飢腸轆轆，甚難忍受，點點頭，閉上眼睛。

龍玉冰慢慢的站起身子，一聲

輕輕歎息，附在曹雄耳邊，低聲說道：「你安心在這裏等我，我至遲在晚上二更天前趕到。」說罷，撿起地上寶劍，轉身出了石室。

剛剛奔出山口，突聽有人喊道：「龍師妹！龍師妹。」

龍玉冰停住腳步，抬頭望去，祇見黃志英手提着長劍，站在三丈外的山坡下，臉上帶着笑意，向她走來。

龍玉冰驟見大師兄後，突覺心中一陣惶愧，好像做了甚麼錯事一般，不自主垂下了頭，不敢再多看師兄一眼。

但聽輕微的步履之聲，慢慢的到了她身側，接着一個低沉而又充滿着關懷的聲音，由身側響起，問道：「龍師妹，妳怎麼啦？」

龍玉冰抬起頭來，祇見大師兄兩道眼神中，無限深情逼視在自己臉上，不禁一陣心跳，强自鎮靜，搖搖頭，答道：「我沒有甚麼，祇是剛經一陣急奔，有點兒累。」說着話，轉過身子，緩步向前走去。

祇聽身後傳來了黃志英一聲悠悠長歎，龍玉冰停住步，回頭望去，祇見黃志英已離開自己向右面山壁間攀登，舉步緩慢有氣無力，充分顯露出頹喪的神情。

龍玉冰心頭一酸，忍不住湧出兩眶淚水，她無法再控制激動的情緒，幾度揚起玉腕，啓動櫻唇，想把師兄黃志英叫回來，投在他懷中痛快地大哭一場。

可是曹雄俊俏的影子，和那迷人的微笑，不斷的在她心目中擴張，瞬息間，遮掩了黃志英凄苦的形象……

她伸手抹去眼眶中含蘊的淚水，轉身又向前奔去，待黃志英攀登到壁間一處矮松下，停住身子，回頭望時，龍玉冰已轉過了一個山角不見了。

他望着被山峯遮住一半的夕陽，說不出心中是愛是恨，倚松出神，直到暮色蒼茫，才帶着沉重的心情，返回三元宮去。

再說龍玉冰奔回到梅林茅舍，悟空和玉眞子尋找玄清道人尚未回來，茅舍中祇餘下白雲飛和李青鸞兩人。

這時，白雲飛行功尚未完畢，李青鸞靜靜的坐守一側，瞪着一雙大眼睛看着黛姊姊運氣調息。

一陣輕微的步履聲，驚得李青鸞霍然立起，抓起寶劍，躍至門口。

待她看清楚來人後，垂下了手中寶劍，笑道：「啊！原來是冰姊姊，妳看到師傅沒有？」

龍玉冰搖搖頭，道：「沒有，妳的黛姊姊呢？」

李青鸞道：「黛姊姊正在運氣調息，已經快三個時辰了，還沒有睜開過一次眼睛，唉！我這場病，實在把黛姊姊給累壞了。」

龍玉冰心中突然一動，暗自忖道：曹雄傷在白雲飛手中，白雲飛必知解救之法，怎生想個主意，讓她說出來才好。

李青鸞看師姊不答自己的話，祇管低着頭沉思，心中甚覺奇怪，忍不住問道：「冰姊姊，妳在想心事麼？」

龍玉冰臉一紅，岔開話題，問道：「妳們吃過飯沒有？」

李青鸞搖搖頭，答道：「我在守着黛姊姊，還沒有工夫去弄飯。」

龍玉冰笑道：「我去替妳們弄飯去。」

李青鸞歎道：「我雖然從小就沒有了爹娘，可是有很多人都待我好，悟空師伯、師傅、武哥哥、黛姊姊，還有妳和武哥哥的朋友曹雄……」

李青鸞還未說完，突聽一聲清脆的嬌笑，接口道：「那個壞蛋曹雄麼？以後他再也不能夠做壞事了。」

李青鸞回頭望去，祇見白雲飛已站在身後，望着她不斷的微笑，不知何時她已運功完畢，出了房門。

龍玉冰聽得心中一動，故意問道：「怎麼？曹雄被妳殺了麼？」

白雲飛笑道：「我雖沒有殺他，但已廢了他一身武功，今生今世，他永遠不能再和人動手了。」

龍玉冰祇聽得心頭一震，抬起頭望着白雲飛發呆，她本想追問她用甚麼功夫傷了曹雄，有沒有解救之法，那知一和白雲飛目光接觸，立時被她一種高貴的威儀鎭住，竟是說不出話來。

原來她做賊心虛，一觸到白雲飛那威稜逼人眼神，好像是被人看穿了心中隱秘，是以開口不得。

李青鸞却接口道：「曹雄是武哥哥的要好朋友，姊姊要是把他打死，武哥哥知道了，一定會很傷心的。」

白雲飛笑道：「不要緊，他死不了，祇是被我用天罡神功點了他右肋左肩兩處經脈關節，祇要他不再練武功，或是和人家打架，安安靜靜的養息，那就和好人無異，一運氣，或是血脈流動加速，傷勢就立刻發作。」

李青鸞滿臉感傷，問道：「姊姊，難道就沒有辦法解救麼？」

白雲飛歎息一聲，道：「解是有法子解，祇是救了他之後，不知道要有多少人毀在他手中了。」

李青鸞道：「那麼姊姊把解救的法子告訴我，好嗎？」

白雲飛奇道：「妳要學解救的法子幹甚麼？」

李青鸞道：「我以後要是遇上他時，就告訴他解救的辦法，要不然他這一生就不能再練武功。」

白雲飛兩道清澈的眼神凝注李青鸞臉上，沉吟不語。

李青鸞慢慢的走到白雲飛身邊，拉着她一隻手，說道：「姊姊不願告訴我，那我就不學啦。」

白雲飛道：「我不是不願告訴妳，祇是不想讓他的傷好。」

她整理下李青鸞鬢邊散髮，接道：「姊姊很疼妳，將來姊姊的本領，都要一件一件的傳給妳，現在妳還不能學習，等到我授妳的玄門吐納導引術有了基礎，我再慢慢的傳妳。」

李青鸞歎道：「姊姊待我好，我心裏早就知道，但妳不告訴我解救曹雄傷勢的辦法，曹雄的傷就不會好，武哥哥知道了，定會責我不好好的待他的朋友，何況他在祁連山中還救過我，我知道了這件事，怎麼能不管呢？姊姊不要傳我本領了，祇把救曹雄方法告訴我吧？」

白雲飛看她臉上滿是憐惜神情，心知如不告訴她，在她純潔善良的心中，將留下一道創痕，歎口氣，道：「好吧！我告訴你就是。走！咱們到屋裡去，我就教妳解救曹雄的法子吧。」

龍玉冰望着兩人進了房門，才轉身奔到廚下，做了很多油餅，又烹飪幾色精美菜餚，收藏起來，然後才端着菜飯，走到李青鸞房中。

三人都覺得腹中有些饑餓，很快把一頓飯吃畢，李青鸞幫着龍玉冰收拾碗筷，送入厨下洗刷，龍玉冰借機問道：「鸞師妹，你說那曹雄是好人還是壞人呢？」

李青鸞笑道：「黛姊姊對我說，曹雄壞死了，不過他和武哥哥是朋友，他要是壞人，武哥哥決不會跟他要好。」

龍玉冰道：「不錯，我也看那曹雄不像壞人。」

李青鸞歎口氣，道：「祇是不知道他現在甚麼地方，沒辦法告訴他療傷的法子了。」

龍玉冰心中一動，問道：「想那療傷之法，一定是非常困難，除了妳黛姊姊以外，別人就是知道了，也沒有本領醫得。」

李青鸞笑道：「黛姊姊說，她用天罡指神功，點傷了曹雄右肋左肩處少陽、少陰兩脈，血氣不能在上身運轉，祇要他血氣一動，傷處立時就疼起來，要想療治，必得頭下脚上，陰陽倒置，使全身血氣逆行，俟兩脈通後，再靜息幾天，就可以復元了。」

龍玉冰歎道：「妳黛姊姊的武功，當眞是高不可測。」

李青鸞道：「嗯！黛姊姊說這叫透骨打脈手法，不過她在下手時，又用出天罡指功夫，用本身眞氣，透過肌膚，點傷了曹雄少陽、少陰兩道經脈，她說曹雄的本領很大，如不用天罡指神功，單用透骨打脈手法，就是傷了他，他也能自行療治。」

說至此一頓，突然，顰起兩條秀眉，長長歎息一聲，接道：「黛姊姊又告訴我說，祇要過了七天，傷勢就會凝結惡化，再想療治，那就不容易了。可是我不知道曹雄現在在甚麼地方，沒法子去對他說，那麼他的傷勢就沒法好了。」說完，又是一聲長嘆，淚水盈眶，神情黯然。

龍玉冰從李青鸞口中探得曹雄療傷方法，心中甚是高興，但想到曹雄在石室中忍受饑餓之苦，心中又感焦急，臉上神情也隨着變化不定。

她正回想玉眞子十數年來之教養薰陶，恩如再生父母，而她却背棄了崑崙派門規，把曹雄隱藏在派中劃爲禁地的石室之內，一旦被人發覺，不但生命難保，且將大傷師傳之心。

但心中又浮現曹雄的音容笑貌，拭去眼中淚水，笑對李青鸞說道：「妳傷勢剛好，不宜多勞動奔走，如果大師伯和師傅今天晚上還不回來，我就去稟報掌門師傅派人尋找。」

李青鸞歎口氣道：「我過去甚麼都不知道，現在才明白一個人活在世上，要遇上很多很多的煩惱……」說着話，緩步離去。

這時，天色已近黃昏，夜風砭骨，吹得龍玉冰有點寒意，抬頭望天色已是初更，想起和曹雄之約快到，祇得緩步下了山峯，忖道：我已答應給他送食用之物，如何能自食諾言，不管如何，得按時赴約，把療傷之法轉告給他，要他在傷勢好轉後，早些離開石室就是了。心念一決，立時加快脚步，返回茅舍，取了食用之物，向幽谷石室疾奔而去。

她一路急趕，走到石室，祇不過初更稍過，曹雄正靠着石壁靜坐。

龍玉冰放下手中食物，笑道：「你一定餓得很厲害吧！這些菜餚、麵餅，都是我親手製的，你吃點嘗嘗看，味道如何。」

曹雄道：「就是再好吃，也不能把我的傷勢醫好。」

龍玉冰聽了一怔，垂首不語。

曹雄看她臉上滿是憂傷，眼眶中淚光瑩瑩，緊顰柳眉，神態凄楚，心中忽覺不忍，輕聲一歎，想說幾句慰問之言，但轉念又想到自己愈來愈重的內傷，把到了口邊的話，又嚥回肚裏。

龍玉冰慢慢抬起頭來，望着曹雄，幽幽說道：「你的傷勢雖然很重，但並非無法療治。」

曹雄冷笑一聲，閉目不答。

龍玉冰看他對自己冷漠神情，不禁心頭一寒，緩緩起身，向外走去。

這時，她自己也不知心中是愛是恨，祇覺柔腸百結，芳心欲碎，走出石洞坐在水塘旁邊出神。

突然一陣步履之聲，由身後傳來，回過頭望去，祇見曹雄踉踉蹌蹌的走出石洞，直向那山谷中走去。

龍玉冰忍了又忍，到最後還是忍耐不住，站起來，追上去，攔在曹雄面前，說道：「山谷中有人把守，你傷勢這樣重，如被他們發現，非被活捉不可。」

曹雄冷冷答道：「我守在你們的石室中，也好不了。」

龍玉冰慢慢說道：「你回來，我告訴你療治傷勢的法子。」

曹雄聽後微覺一驚，突然縱聲大笑道：「我自己既不知療治之法，料你們崑崙派也難知得……」他一陣狂笑，陡感傷疼復作，忍不住右手捧胸，蹲在地上。

龍玉冰看曹雄皺眉忍受痛苦神態，心中又生憐愛，黯然一歎，走近他的身側，輕伸皓腕，扶着他的右臂，道：「你被人用天罡指點傷了少陽、少陰二脈，如不及早療治，七日之後，傷脈凝結，永成痼疾，不但一身武功全要廢去，而且今生今世，永無療好之望。」

曹雄聽得一怔，調勻呼吸，站起身子，道：「不錯，少陽、少陰均屬體內主要經脈……」

龍玉冰不待曹雄說完，連忙接道：「那天罡指是一種極高的內家功夫，能夠透肌傷脈，所以你外面不見傷痕，其實却傷得很重，全身血氣不能運轉兩脈，因而一身武功盡皆廢去。」

曹雄聽她說得頭頭是道，心中信了一半，忍不住問道：「那要用甚麼方法，才能醫好？」

龍玉冰聽他祇問療傷之法，對自己一片憐愛之情，毫無一點感激之意，不禁傷心之至，於是不理曹雄問話，轉身慢步而去。

金環二郎本是絕頂聰明之人，如何看不出龍玉冰一番憐愛之情，祇是他生性陰沉，不管對甚麼人都存戒心，再者他傷勢越轉越重，自知已無復元之望，心中一股怨恨之意，無法發洩。是以龍玉冰雖對他關懷備至，却難得聽他一句感激之言。

龍玉冰走入石室，收拾好殘餘的菜餚麵餅，回頭却見曹雄當門而立，臉上似笑非笑，望着她一語不發。她心中一腔委曲，此刻再也忍受不住，怒道：「你還來見我作甚麼？快些給我滾出去……」她口中雖在發狠，眼中淚水却奪眶而出。

曹雄臉色微變，仍是不發一語，龍玉冰一縱身躍到門邊，道：「閃開路讓我出去。」

曹雄充耳不聞，動也不動。

龍玉冰心頭火起，右手一揚向曹雄身上推去，她祇想把曹雄推到一側，自己出去，那知曹雄被她一掌推個仰面朝天。

曹雄傷勢正重，不能運氣抵禦，龍玉冰又在氣忿之時，這一推，用力不小，曹雄那裏還能站得住脚，竟跌個皮破血流。

龍玉冰見他摔得很重，心中隨又覺得不忍，立刻蹲下身子，扶他起來，一面撫摸他的傷處，一面柔聲問道：「你摔得很痛麼？」

曹雄淡淡一笑，道：「妳心裏如果還不消氣，再把我摔幾跤，也沒有甚麼。」

龍玉冰心頭一酸，淚水滴在曹雄臉上，幽幽說道：「你就不知道人家費了多少心機，才探得療治你傷勢之法……」

停了一會，龍玉冰看着曹雄無限憐惜的繼續說道：「還不趕快起來，調勻呼吸，休息一下，讓我告訴你療傷之法。」

曹雄立起身來，依言調勻呼吸，然後兩人重入石室，龍玉冰告訴他療傷之法，曹雄聽完後，依法作爲，脚上頭下，貼壁倒立，俟全身血脈逆行後，暗中試行運氣，傷處雖仍作痛，但已不甚劇烈。

大約過有頓飯工夫，果然覺得傷處痛苦逐漸消失，隨即加速運氣行功，待氣血逆行一週，已累得全身汗水透衣，正身坐定，閉目養息。

龍玉冰不勝關懷，問道：「這法子可有效麼？」

曹雄陪笑道：「傷處已好轉許多了。」

龍玉冰放了心，起身囑道：「既然有效，你就安心在這裏療治養息，我明天再來看你。」說完，退出石室。

曹雄休息一陣，又繼續依法自療，每行一次，傷勢就好轉許多。

再說龍玉冰一路急奔，回到茅舍，看天色已到三更，整座屋中，一片漆黑，她走到李青鸞臥房窗外，手彈窗櫺，輕呼兩聲李師妹，沒有人答應，心中生了懷疑，繞到門口，推門而入。

那房門本是虛掩，一推而開，她在李青鸞房中住了旬日之久，各物放置之處，均甚熟悉，隨手取過生火之物，燃起案上松油火燭，定神望去，祇見床上被褥，折叠得十分齊整，白雲飛、李青鸞早已不知去向。

（未完・十九）

上文提要：酒鬼和老酒鬼拚酒，酒鬼中毒昏倒，口角吐出黑色泡沫，在旁冷眼觀看的素衣少女忙將酒鬼送往「一帖堂」神醫包瘉處診治。事前包瘉接到匿名人警告，要將酒鬼整死，包瘉只好依從，豈料被小神童知道，將毒藥換成解藥，酒鬼才得慶幸生還，而包瘉則被匿名人殺之滅口，小神童和少女追出去，只見到一個不清楚的背影……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英雄悲歌

傳言確非假　茶樓失芳踪

酒鬼的表現最令人納罕，彷彿事不關己，仍如沒事人兒似的站立原處未動，正陷入沉思中。

也不知他在想些什麼，見少女去而復返，這才如夢初醒，望着包神醫的遺體，回想一下中毒後的片斷記憶，表情全無的道：「謝謝姑娘的救命之恩。」

少女的話很古怪：「不必謝，只要記得欠本姑娘一條人命就可以了。」

酒鬼苦笑道：「我知道，是欠妳一條人命，酒鬼永遠不會忘記的。」

心念一轉，忽又加了一句道：「姑娘是個有心人，似乎正是爲了讓酒鬼欠妳一條人命才救人的？」

「你不喝酒的時候很聰明，就是這個意思。」

「不知要怎樣才能還清這筆債？」

「本姑娘想先問你一句話，閣下是不是花滿樓？」

問這話的人太多了，答覆千篇一律，少女不想再聽，接着又道：「你一定會否認，問也是白問，但有一個地方你非去不可。」

「那裡？」

「南門外，五里亭。」

「去那裡幹什麼？」

「本姑娘要在五里亭向你挑戰。」

「酒鬼只會喝酒，不會武功……」

素衣少女截口道：「不管你是否答應，也不管你是否花滿樓，反正這一架是打定了，明日午時三刻本姑娘會在五里亭候教，待分出勝負後自會告訴你如何償還這筆人命債。」

此姝言行怪異，叫人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弄不懂究竟在打什麼鬼主意，話一說完，便自大步離去，不想聽酒鬼任何辯解。

* * *

南門外五里，大路邊上有一座六角小亭。

這就是五里亭，專供送往迎來者歇息之用。

今日的情形不用，將當作戰場。

午時三刻，是殺人的時刻，不知會不會鬧出人命來？

素衣少女已到，就站在亭旁，一隻玉脚踩在欄杆上，手裡握着一把劍，腰際繫了一個皮囊，顯得甚是輕鬆，充滿自信，料定血染黃沙的八成不是她。

時辰到了，酒鬼却姍姍來遲。

亦未見花滿樓的大駕光臨。

另一人則如幽靈般出現在少女面前。

是功力奇高，來歷似謎的旋風

俠。

少女並不感到意外，只是微微一怔，上半身靠在紅漆木柱上，擺出一副俏麗的姿態，笑盈盈的道：「閣下可是替酒鬼來赴約？」

旋風俠目光平視，淡而無味的道：「是有此意。」

「可知酒鬼欠下本姑娘一筆債？」

「知道，欠妳一條人命。」

「你願意替酒鬼償還？」

「姑娘若堅持要討，本俠情願代還。」

少女的眼珠骨碌碌地轉了一下，嬌聲道：「坦白說，這筆債並不打算向酒鬼或你旋風俠討，最好是由花滿樓出面償還。」

旋風俠昂首望天，言簡有力：「找本俠也一樣。」

「你能代表酒鬼、花滿樓？」

「可以這樣說。」

「難不成你就是酒鬼，酒鬼是花滿樓，你們原來是三位一體？」

「我們只是至交好友而已，姑娘請勿亂猜。」

「閣下究係何人？」

「妳問得太多了，快說如何才能替酒鬼還清那筆人命債？」

少女欲言又止，思慮再三後才說：「只要替本姑娘辦一件事就行啦。」

「那件事？」

「殺一個人！」

「殺那一個？」

「這事以後再說，先要確定你是否夠資格替我辦事。」

「如何確定？」

「功夫上見。」

旋風俠驚「哦」一聲，道：「原來姑娘是想與本俠決一高下？」

「不錯！」

「刀劍無眼，姑娘不怕鬧出人命？」

「小女子若是落敗，只能怪自己技不如人，絕不怨天尤人。」

「可是，本俠代人赴約，一旦命喪五里亭，豈不冤哉枉也。」

素衣少女花樣的臉龐上乍然籠上一層寒霜，以尖刻的語調道：「那也只能怪你自己學藝不精，不該自不量力，多管閒事。」

輕移碎步，香風如蘭，少女步下小亭，緊握着劍柄，直往旋風俠面前走，道：「閒話少說，咱們該動手了，請留神！」

這丫頭不簡單，事事出人意表，處處神秘兮兮，而且城府頗深，顯然是個久經大風大浪的老江湖，旋風俠很識貨，不敢掉以輕心，從身旁樹上折下一根柳枝。

少女不僅足智多謀，功力修爲亦達登峯造極之境，神字甫出，劍光乍閃，一眨眼便到了旋風俠面前三寸處，拔劍、出手、進招，宛若一個動作。

快，太快了，連旋風俠這種大行家，亦不免大吃一驚，忙不迭地沉肩滑步，險險避開。

旋風俠不愧爲是一等一的高手，行進間不忘反手還擊，拿柳枝當刀劍用，振腕橫掃，直奔少女頭部。

姑娘不是省油的燈，同一時間也施出了殺手鐧，原來那一劍只是佯攻，眞正的殺手狠招是隨後打出的三枚暗器。

暗器呈倒品字形，上取雙肩，下取心胸，彼此又近在咫尺，出手就到，旋風俠嚇一跳，危急間露了一手絕活兒，雙脚向後猛踢，身子懸空半躺，陡升五寸，兩枚暗器擦身而過，另一枚被他撈在手中。

攻勢不變，刷！一聲，將少女頭上金釵削去寸許長的一截，而柳枝則完好無損，全憑深厚的內家眞力奏功。

少女風度絕佳，不怒反喜，摸一摸頭上的斷釵，笑容可掬的道：「朋友好功力，小女子自歎弗如。」

旋風俠道：「姑娘不必自謙，以妳的身手足可廁身武林一流高手之林而無愧色。」

直至此刻，旋風俠才看清楚手中的那枚暗器，是一隻製作極爲精巧的燕子飛鏢，不由的多瞧了少女幾眼，道：「妳是金燕子水長流？」

少女頷首默認，笑而不語。

旋風俠却思潮如湧，想起了許多有關金燕子水長流的事。

水長流是三晉大俠水自清，與嫦娥仙子許吟月夫婦的掌上明珠，這一對神仙俠侶早在二十幾年前便名滿天下，聲譽極隆，在江湖上的地位絕不在南城主司馬旭，北城主卓玉君之下。

但在三年前却突然失踪，至今生死下落不明。

據說早已橫遭不測。

也有傳聞說是金盆洗手，歸隱林泉。

孰是孰非，無人敢下定論，成爲武林中的一大懸案。

水長流跟着雙親走南闖北，從十二歲起便在江湖上闖出了自己的字號，打暗器的手法既快又準，特製的燕子飛鏢無往不利，百發百中，故而贏得金燕子的雅號，在年輕一輩的女俠中，其成就遠在南城的司馬倩、北城的諸葛嵐之上。

令人不解的是，三晉大俠水自清與嫦娥仙子許吟月於三年前離奇失踪後，金燕子水長流亦隨之銷聲匿跡。

今日復出，已非昔日的黃毛丫頭，比以前更老練、成熟、俏麗，武功又大有精進，難怪大家都摸不透她的底細。

旋風俠一共現身三次，前二次殺完人就走，多一句話也不願說。

這次則不同，非但沒殺水長流，亦無離去的意思，道：「令尊令堂如今何在？近況可好？」

金燕子水長流充耳不聞，未答腔，換了一個話題道：「閣下的功力與花滿樓在伯仲之間，眞想不出江湖上有誰能跟花大俠相提並論。」

言外之意是欲探詢旋風俠的來龍去脈，旋風俠同樣裝聾作啞，不予理會，笑道：「水姑娘對花滿樓好像很有興趣，莫非是青梅竹馬，兒時舊識？」

水長流一揚柳眉兒，嗔道：「兄台想到那裡去了，本姑娘只是覺得這事由花大俠來辦，成功的機率比較大些。」

旋風俠已意識到，此事必定非同小可，否則金燕子絕不會千方百計的要找花滿樓，又道：「水姑娘認爲本俠辦不了？」

「也可以。」

「本俠夠不夠資格？」

「夠！」

「憑妳金燕子的身手，殺不了這個人？」

「殺不了！」

「既然如此，本俠恐怕也無能爲力。」

「不，合你我二人之力，成功的機會會大增。」

弄得旋風俠滿頭霧水，不相信武林中有自己合水長流二人之力也不一定能殺得了的人，道：「姑娘還沒有說此人是誰？爲什麼要殺之而後快？有何深仇大恨？難道……」

言猶未盡，被金燕子水長流打斷了，「待時機成熟，該下手的時候自會當面奉告，現在言之尚早，閣下以及你的朋友酒鬼、花滿樓只要記住欠本姑娘一條命，答應要助我一臂之力就夠了，其他的事不必多問，再見。」

說走就走了，如飄過的嵐，掠過的風，一閃而沒。

旋風俠略一沉吟，也朝着她遠去的方向舉步離開。

不料，行沒三步，便被人喚住：「請留步！」

發話之初，人尚在數丈之外，話一落地，人已到了旋風俠對面，乃天下第一高手花滿樓的師弟小霸王王侯是也。

有人擋路，旋風俠只好停下來，冷聲道：「有事？」

純屬廢話，沒事怎會擋住別人的去路。

小霸王王侯的回答也很怪，指着自己的鼻尖道：「你認識小弟吧？」

旋風俠目不斜視，望着六角亭上跳來跳去的一對小雲雀，吐出來三個字：「不認識。」

「那麼，你不是花滿樓？」

「本來就不是。」

「你是誰？」

「旋風俠。」

「沒有姓名？」

「有也不便奉告。」

王侯報以一聲冷哼，譏誚道：「小弟不會藏頭露尾，故示神秘，是花滿樓的師弟，姓王名侯，人稱小霸王，請多多指教。」

旋風俠聞言將自己目光收回，望着小霸王，道了兩聲：「失敬，失敬！」

王侯凝目而視，欲從體態身形上分辨是否花滿樓，看來看去，似曾相識，却又難下定語，道：「聽說你自稱是花師兄的朋友？」

「沒錯。」

「既是好友，盼能知所收斂。」

「什麼意思？」

「花師兄心胸坦蕩，光明磊落，不會鬼鬼祟祟，尤其宅心仁厚，更不會隨便動手殺人，尊駕甫現江湖便一再逞兇，而且還打着他的旗號，這對花師兄的淸譽難免會有所損害。」

這話語氣太重，簡直是在教訓人，旋風俠眸中微現怒意，但迅即消逝不見，義正詞嚴的道：「這些人個個該殺可殺，死了一個少一個，免得日後再去糾纏花滿樓。」

小霸王王侯質疑道：「南海劍客陳全壽那裡該殺？」

「追名逐利，企圖踏着別人的白骨往上爬，當然該死。」

「雪裡紅呂三娘呢？」

「情形也差不多。」

「就算言之有理，也不一定非要殺人不可呀。」

「這種人不見棺材不掉淚，只有死才能解決問題。」

王侯的眼中閃過一抹詭異的神采，一字一句的道：「恕小弟冒昧，想討教幾招，請玉成。」

旋風俠錯愕一下，道：「對不起，本俠歉難奉陪。」

「這是爲何？」

「因爲你是本俠好友的師弟。」

「怕勝之不武？」

「更怕失手傷人。」

「哼，誰勝誰敗尚在未定之天，請勿太自負，先知老人的門下沒有紙老虎。」

「本俠知道，賢昆仲俱乃人中之龍，絕無半點輕蔑之意。」

「那就亮傢伙吧。」

「師出無名，本俠不能接受，告辭！」

當即轉身大步離去。

小霸王却不答應，冷哼一聲，道：「哼，這可由不得你！」

發話同時，人如怒矢，劍似長

虹，連人帶劍直奔旋風俠的後背要害。

旋風俠說不打就不打，頭也不回，奔勢陡然加快，好似瀉電奔雷，欲以驚人的速度將王侯甩掉。

那知，旋風俠快，王侯更快，如影之隨形，緊咬不放，鋒銳的劍尖眼看就要送進旋風俠的後心窩。

旋風俠不含糊，冷不防來了一個急轉身，由東轉北，奇巧無比的躲過那要命的一劍。

小霸王收勢不及，直衝出一丈二三，因而爭勝之心更熾，式行「旱地拔葱」騰空而起，再變「大鵬展翅」，飛臨旋風俠頭頂，猛打「千斤墜」，頭下脚上，身劍合一，以雷霆萬鈞之勢貫頂而下。

這一招夠狠也夠毒，若被擊中，即使未被劈成兩片，也會在頭上開一個大天窗。

說時遲，那時快，王侯如影隨形，瞄準旋風俠的腦袋刺下去，隨即聽到一陣刺耳的異聲。

不是頭破骨裂。

亦非皮開肉綻。

小霸王的劍以毫釐之差，貼着旋風俠的脊樑滑下去，足足插入土中一尺有餘，人也成了倒立之勢，雙手仍緊握着劍柄，抖顫不已。

這時候，旋風俠若要出手，王侯便成俎上之肉，毫無還手之力。

旋風俠却什麼也不會做，頭也沒回，冷聲道：「人上有人，天外有天，權勢不是一切，名利會誤人一生，就算你打敗了本俠，將來還是會有人打敗你，何必爲這些虛無之事浪費精力，多在心性修養上下功夫方爲正途。」

邊說邊走，話一完，人亦杳。

王侯已拔劍而起，未再追下去，心底深處則升上來一股濃濃的恨意。

恨他自己爲什麼老是屈居人下，不能出人頭地。

以前，他自認爲頂多只輸給一個人——花滿樓。

現在，又冒出個旋風俠來，高高在上的騎在他頭上。

小霸王跺一跺脚，咬一咬牙，喃喃自語道：「錯過今天，還有明天，那裡丢的，再從那裡找回來，總有一天我王侯會高高在上，把別人踩在脚下。」

＊　＊　＊

另一個小鎭。

另一家酒樓。

生意不惡，約莫上了九成座。

熟面孔不少，多數都是有所爲而來，大家都得到消息，酒鬼已來到小鎭。

酒鬼一到小鎭，自會來酒樓報到。

偏巧，直至此刻酒鬼迄未現身，大夥只好耐着性子等下去。

白雲飄顯得很焦急，坐立不安，不停的向外張望。

步履聲起，小酒鬼沒到，老酒鬼常醉拖着沉重的步伐踱進來。

常醉一年到頭都在醉鄉中渡過，難得今天很清醒，一雙三角眼掃視全場一週，行至白雲飄桌前，笑道：「老酒鬼可有榮幸與白姑娘同桌而飲？」

白雲飄愛理不理的搶白道：「桌子是店家的，高興坐那兒就坐那兒，誰也管不着。」

老酒鬼眞的坐了下來，得寸進尺道：「好人做到底，可否請常某喝一杯水酒？」

未待白雲飄開口，接着加了一句道：「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短，老酒鬼不會白喝，會告訴妳一個消息作爲交換。」

白雲飄還是沒答腔，招招手命店家送來兩壺白乾。

常醉好酒量，一口氣便灌下一壺，將壺口的餘漬舐乾後說道：「小酒鬼今天不會來啦，他去了別處。」

白雲飄開口了：「他去了那裡？」

「北風茶樓。」

「酒鬼去北風茶樓幹什麼？」

「去茶樓自然是喝茶。」

「這可鮮，酒鬼一向嗜酒……」

「大概是想換換口味吧，不過……」

白雲飄神色一緊，追問道：「不過怎樣？」

老酒鬼常醉慢條斯理的道：「北風茶樓是北城設在本縣的一個堂口，藏龍臥虎，無異虎穴龍潭，小酒鬼這一去等於自投羅網，八成兇多吉少。」

「北城何故要爲難酒鬼？」

「他們的目標是令師兄花滿樓。」

「哦！」

「令師兄如今已是衆矢之的，大家都想拿他當墊脚石，誰要是殺了花滿樓，誰便可以一炮而紅，名揚天下。」

「這我知道，花師兄正是爲此而不願公然現身。」

語音一頓，又補充道：「花師兄不是怕事，而是不屑跟這些俗不可耐的蠢物打交道。」

老酒鬼喝乾了另一壺酒，冷嘲熱諷道：「可惜未能全始全終，自己跑去北風茶樓。」

「你認爲酒鬼是花師兄？」

「姑娘不是也一直這樣想嗎？」

「本姑娘想知道，你爲什麼要說這些話？」

「沒有任何目的，只是想換一杯水酒喝喝而已。」

抹抹嘴巴，拍拍屁股，大搖大擺的走出酒館。

白雲飄坐不住了，也急匆匆的隨後付賬離開。

* * *

酒鬼未去小鎮。

仍留在縣城內。

爲避免成爲別人獵取的對象，索性連酒樓飯莊也不去了。

酒，還是要喝，買了一隻葫蘆，沽滿了酒，躲進城隍廟裡，與神像爲伴，斜倚在神案前喝起來。

無獨有偶，過沒多久，又來了一位同好，同樣手提酒葫蘆，邊走邊喝，搖搖晃晃的踱進來。

是老酒鬼常醉，一見酒鬼便顯得十分熟絡，湊過去笑容滿面的道：「酒鬼老弟，上一次在太白居未分勝負，今天再一較高下如何？」

酒鬼瞪了他一眼，話比冰冷道：「謝了，咱家愛喝好酒，不愛毒酒，喜歡做酒鬼，不想做屈死鬼。」

咕嚕！咕嚕！老酒鬼灌了三大口黃湯，酒沫一濺道：「小兄弟以爲是老酒鬼下的毒？」

「難道不是？」

「寃枉，寃枉，絕無此事。」

「這就奇了，不是你會是那個？」

「當時在場的人數不少，許是有人暗中動了手脚。」

酒鬼不以爲然道：「可是，咱家毒發而倒，差點丟了性命，你老酒鬼爲何安然無恙？」

老酒鬼矢口否認道：「不對，不對，老弟去後不久，老酒鬼也發現中毒，足足吐了三盆毒酒才把老命從鬼門關撿回來，算起來老夫同樣也是受害人。」

「哼！」

酒鬼冷哼一聲，沒再言語，兀自喝他自己的酒。

老酒鬼對拚酒有所偏愛，仍不死心，搖一下彼此的酒葫蘆，差不多都有八分滿，道：「這樣吧，咱們各喝各的酒，先乾者爲贏，如何？」

酒鬼依舊無動於衷道：「沒興趣。」

「有一件事老弟一定有興趣。」

「那件事？」

「白雲飄被人捉走了。」

酒鬼先是一驚，旋即鎮靜下來，若無其事的道：「白雲飄與在下非親非故，你告訴我這事做什麼？」

「小酒鬼，記得你曾說過，是花滿樓的朋友。」

「有這回事。」

「白雲飄是花滿樓的師妹，站在朋友的立場，你是否該施以援手？」

酒鬼的雙目陡地一亮，閃過一抹奇異的神采，道：「白姑娘是在那裡被擒的？」

「北風茶樓。」

「也就是說，下手者是北城諸葛世家的人？」

「不錯，爲首者據說是諸葛三英之一的諸葛峯。」

「噢，諸葛峯很少現身江湖，此番親自出馬，活捉了花滿樓的師妹白雲飄，究竟目的何在？」

「江湖傳言甚多，老酒鬼也不甚了了，你自己去打聽吧。」

「老酒鬼，你這些話可是眞的？」

常醉欲語未語，小霸王王侯及時從門外跨步而入，代答道：「老酒鬼句句實話，並無半句虛語，白師妹確已做了北城的階下之囚。」

往老少二酒鬼中間一站，王侯的話說得更清楚：「諸葛峯仍坐鎮北風茶樓，並且放出風聲，公開承認白師妹在他們手中。」

酒鬼不再喝酒了，放下了酒葫蘆，肅容滿臉的道：「北城如此明目張膽，意欲何爲？」

小霸王王侯先不答話，將老酒鬼常醉趕出去，目送他走出廟門之後才一本正經的道：「北城傳出來的消息顯示，有兩個目的。」

「那兩個目的？」

「一個想逼花師兄露面。」

「嗯。」

「二是以白師妹的生死威脅家師先知老人交一本武功秘笈出來。」

酒鬼的臉色微微一變，道：「先知老人手上有武功秘笈嗎？」

王侯道：「家師神功蓋世，花師兄乃天下第一高手，想來必有秘笈之類的寶典爲張本。」

「說了半天，你也不曉得先知老人有沒有？」

「小弟打算即刻返回逍遙谷，面稟家師，是有是無當可立見分曉。」

「記得花滿樓曾經說過，先知老人天資過人，無師自通，一身驚人的藝業全由苦修而來，並無任何寶典或秘笈。」

小霸王想了想，道：「爲了師妹的安危，不管有沒有武功秘笈，我王侯必須跑一趟逍遙谷，與家師共商救援大計，此間尚有一事可否請兄台代勞？」

「說說看。」

「請將白師妹被擒之事轉告花師兄。」

「可以。」

「最好請花師兄親自出面營救。」

「這可能有困難。」

「怎麼說？」

「花滿樓會認爲這是一個陷阱，不會自動往裡跳。」

「兄台只要把話傳到即可，是否現身營救由花師兄自己斟酌。」

「這個沒問題，酒鬼一定負責把話傳到。」

「王侯先在此謝過，告辭。」

「不送！」

* * *

黃昏時分，晚霞燒天。

老酒鬼常醉又醉了，正東倒西歪的行走在一條僻靜的小巷內。

臉色紅噴噴的，還不時哼幾句小調，顯得十分愉快，看來今天的晚酒喝得很痛快，或者另有其他値得慶賀的喜事。

正行間，不小心撞上一棵樹，常醉却誤以爲是個人，還煞有介事彎腰哈背的道了一聲：「對不起。」

樹後有人，旋風俠閃身而出，譏諷道：「別客氣，百年老樹老酒鬼再撞幾次也撞不倒。」

旋風俠如今已是名人，黑巾蒙面變成他的註册商標，尤其心狠手辣，無異死神的化身，老酒鬼一見是他，酒已醒了一大半，結結巴巴的道：「啊，是你，旋風俠。」

「沒錯，是本俠，專爲找你而來。」

「不知有何見教？」

「江湖傳言，你老酒鬼跟毒美人西門翠有一手？」

「那個風流寡婦人盡可夫，我老酒鬼從來不沾惹這種女人。」

旋風俠冷哼一聲，道：「哼，你倒推得乾淨，本俠問你，既非西門翠的姘頭，你那來的斷魂散？」

常醉辯解道：「這事已經跟小酒鬼解釋過，與老酒鬼一概無關，常某也是道道地地的被害人。」

「這事姑且不談，本俠想查証另外一件事。」

「請大俠明示。」

「你告訴酒鬼說白雲飄在北風茶樓涉險？」

「確有其事。」

「實情眞的是這樣嗎？」

老酒鬼的話有些顫抖，舌頭好像打了結，望着旋風俠銳利的眸光，畏畏縮縮的道：「事後事實証明，純粹是北城故意放出來的謠言，目的在釣花滿樓上鈎。」

旋風俠眸中怒火益盛，話鋒如刀：「你老酒鬼却淪爲工具，做了謠言的散播者！」

常醉的額頭沁出了汗珠，是冷汗，以近乎乞憐的語氣道：「此乃無心之失，大俠千萬要高抬貴手。」

「本俠還想請教，白雲飄是否確實去了北風茶樓？」

「是的。」

「結果如何？」

「被北城生擒活捉。」

「企圖逼花滿樓現身，逼先知老人交一本武功秘笈出來？」

「諸葛峯是這樣說的。」

「是你老酒鬼親耳所聞？」

「當時常某正在北風喝茶。」

「有無說謊？」

「句句實言。」

旋風俠略一沉吟，眼中射出兩道懾人的光芒，道：「沒說謊就好，走，咱們到北風茶樓喝茶去，我請客！」

老酒鬼常醉聽得一呆，抹了一把冷汗，道：「小老兒愛喝酒不愛飲茶，大俠請自便，常某恕不奉陪。」

這老小子比泥鰍還滑，轉身就想開溜，旋風俠上前與他並肩而行，道：「不去北風茶樓，換個地方也可以。」

「換那裡？」

「棺材店。」

「去棺材店幹什麼？」

「到時自知。」

「能不能不去？」

「不行！」

「天都快黑了，改天吧。」

「天黑最宜殺人，走！」

旋風俠令出如山，拉着老酒鬼就走。

* * *

自從南、北雙城交惡以來，非但在武力上爭强鬥勝，在財力方面同樣各不相讓，凡是南城有生意的地方，北城不甘後人，必會插上一脚。

而且，不論經營何種行業，皆以「南」或「北」字爲首。

北風茶樓的經營者自然是北城。

斜對面的南國酒店則歸南城所有。

不論是北風茶樓，或南國酒店，都是雙城設在縣城裡的一個堂口。平時規規矩矩的做生意。必要的時候則改做殺人買賣。

今夜，南國酒店與北風茶樓的生意都不賴，扎眼的人物特別多，頗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

尤其是北風茶樓，幾乎座無虛席，小神童龍兒，鐵膽孫飛虎與金燕子水長流均赫然在座。

另外，在四個不同的方位上，各坐着一條彪形大漢，面前的茶桌上各放着一把七星寶劍，顯係北城的頂尖高手無疑。

北城的三少爺諸葛峯則端坐在正對門口的一張方桌前，此人年約二十三四，仿若臨風玉樹，可謂一表人才，顯得篤定而又悠閑，正自品嚐杯中香茗，嗑着盤中的五香瓜子。

茶樓大，茶客多，堂倌也不少，十來條精壯漢子各據一方，添茶倒水之外，當然另有特殊任務。

顯而易見，諸葛峯在此佈下了天羅地網，正在等大魚上鈎。

這條大魚自然就是花滿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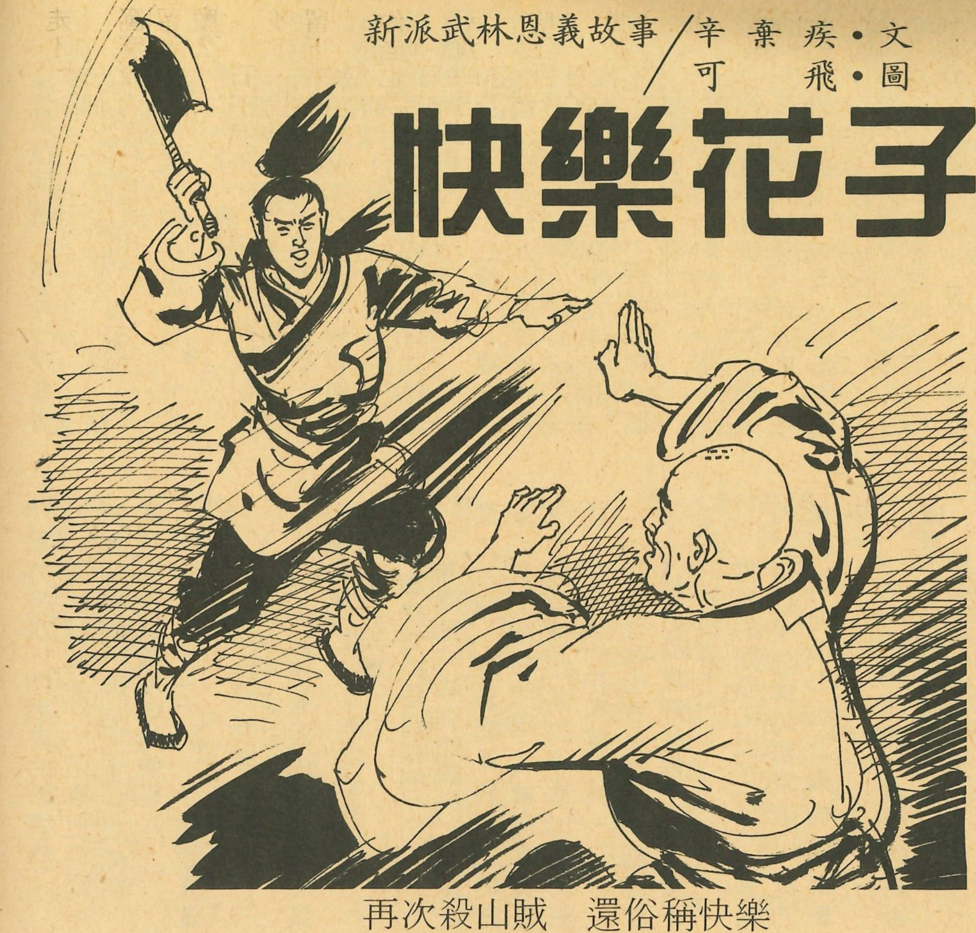
（未完・四）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

辛棄疾・文
可飛・圖

快樂花子

上文提要：三年的災荒，使空空和尚被迫下山到江南逃荒，路上結識席本初、李士艮兩人，與他們一起上路，不料在路上遇到山賊，憑空空和尚的武功把山賊打走，更殺了山賊頭領的騾子充饑，席、李兩人見他武功高強，不斷遊說空空和尚還俗，但空空和尚趁他們睡覺時走了……在路上有幾名叫化子想搶他的乾糧，原來花子幫幫主石不悔已很多天沒吃東西了……



再次殺山賊　還俗稱快樂

西門風道：「別看他和尚，武功比我强！」

老者用力喘喘氣道：「强你多少？」

西門風道：「大鷹爪與伏虎拳，兩三招便弄得我右臂難動彈！」

老者却閉上了眼！

西門風忙把一塊窩窩頭往老者的口中送過去，空空和尚立刻叫起來，道：「不可以！」

西門風道：「你又捨不得了？」

空空和尚道：「不是捨不得，你若這樣餵他，只怕會把老人家噎死！」

西門風道：「說得也是，你們快去找些水來，咱們把窩窩頭泡開了餵師父！」

附近有條小河溝，好年景河水清清三尺深，如今河水三寸還是斷斷續續的泥巴底。

兩個年輕花子取下頭戴破帽子，掬了河水便奔回那間小草棚裡，只見西門風急急的把一塊窩窩頭泡在水裡，然後剝下泡開的雜麵往老者的口中塞。

老者初時沒反應，但當半塊泡開的窩窩頭吃了一半，老者開口說話了，「別餵了，剩下的你們大伙分吃。」

西門風道：「師父，距西陵堡還有二百里地，兄弟們還能撐得住。」

老者道：「那就留着，誰餓極了由誰吃。」

他一挺而起，又道：「阿風，怎麼你的三個師兄還不見回來？」

西門風道：「他們分頭找吃的，找不到他們不回來，唉，找吃的太難了！」

老者看看空空和尚道：「少林寺的？」

空空和尚道：「我師慧明大師。」

老者道：「少林掌門慧明大師，老朽已數年未見過了，你師還好吧？」

空空和尚立刻臉現悲淒之色，道：「撐不過這荒年，我師已圓寂在達摩洞了。」

老者一驚，道：「慧明大師死了？」

他一聲嘆，又道：「這年頭死人就如同死隻螞蟻，老朽也幾乎……」

一邊的西門風道：「師父，咱們走吧，趁大伙還有些力氣在，趕緊去西陵堡。」

老人搖搖手道：「不急，且等你三個師兄回來，大家一起走。」

這時候空空和尚對老者道：「石老前輩，小僧這就要走了，你多保重。」

「九節公」石不悔道：「你不能走！」

一怔，空空和尚道：「我已把窩窩頭送你們了，我如今只剩一塊留着塡肚子，我還留下來做什麼？」

石不悔道：「這兩天我想得可多了，我覺得咱們往南邊逃，不如留下來碰碰運氣。」

空空和尚道：「碰什麼運氣，你老也差一點餓死。」

石不悔道：「我沒餓死，這表示我的運氣不差呀！」

空空和尚道：「那是因爲你老吃了我給的窩窩頭。」

石不悔道：「和尚，這可是亂世吧！」

空空和尚道：「而且也是大荒年。」

石不悔道：「和尚，中原死了千萬人，一大半是被李自成那批奴才殺死的。」

他頓了一下，又道：「李自成皇帝沒當成，反把淸人弄進關，如今流寇分道四下在流竄，他們走到那裡吃到那裡，和尚，如果你留下來，咱們力量大結合。」

空空和尚道：「再結合也不過二十幾個人。」

一邊的西門風道：「我們一共五十多兄弟在此，另外三十人分別由我三位師兄率領着找吃的去了。」

空空和尚道：「便是五十多人又怎樣，流寇們一夥就有上千人，打得過他們嗎？」

「打得過！」石不悔的聲音很雄壯，不像是餓了三天沒吃飯的人。

空空和尚道：「石老前輩，你有什麼本錢同那些流寇們較量的？」

石不悔道：「流寇雖多，烏合之衆，咱們人少，大家却是一條心，咱們把力量扭成股，找他們去要糧。」

他這麼一說，二十個花子直點頭。

空空和尚道：「石前輩，聽說流寇中不乏武功高强之人，更多謀士。」

石不悔道：「和尚，常言道得好，『男人要有衝勁，女人要有涙勁』，你不過二十吧，怎麼做事情瞻前又顧後的，怕他娘的什麼？」

他頓了一下，看看空空和尚，又道：「我的年紀比你大多了，我還正想找上李自成大幹一場吶。」

空空和尚猶豫了。

一邊的西門風立刻對空空和尚道：「和尚，我師說得對極了，中原鬧飢荒，人也跑光了，老頭小娃跑不動，大半已死在家鄉了，就算跑到江南去，又能找到什麼下肚子？有道是……人生百歲也是死，樹長千年劈柴燒，我看你同咱們在一起，說不定也給流寇們來一個下馬威，叫他們知道中原還是不可欺的。」

空空和尚木然了，他原是要往南面去的，如今再看人家花子幫，一比之下倒覺得自己怕死了。

空空和尚仍然拿不準主意吶，忽然間從遠處奔來十幾個人，走近一看也是花子幫的人。

西門風眼尖，立刻認出來人了，道：「師父，三師兄東方雷回來了。」

跟着東方雷的還有十個叫化子，一個個跑得上氣不接下氣，一下子蜂湧到草棚外面了。

這東方雷瘦瘦高高的，兩隻眼睛特別大，看上去絕不會超過三十歲，他上身衣服沒有破，褲膝却補了兩個圓補丁，好像腿上也生了兩隻眼，一根竹杖五尺半，點地發出叮叮响。

遠遠的，東方雷已問西門風，道：「師父怎樣了？」

他沒等西門風回答，人已飄然到了草棚內，石不悔衝着東方雷斜目一瞧，道：「弄來吃的了？」

東方雷道：「師父，你老好像有氣色了。」

「剛吃過這位和尚送我的一塊窩窩頭。」

東方雷一聽還有些要流口水的樣子，他狠狠的嚥了一下唾沫，道：「窩窩頭呀！」

石不悔道：「還有幾塊在。」

西門風道：「在我這兒。」

東方雷指着遠方粗聲道：「師父，我們差一點同一批流寇賊照上面。」

石不悔道：「他們有多少人馬？」

東方雷道：「我估計不會超出兩百人。」

他看看和尚，又道：「我們躲在路邊上，草窩裡聽了幾句他們說的話。流寇賊要找一批逃難的人，因爲他們吃了那賊頭的騾子……什麼的……」

石不悔沒反應，但空空和尚吃一驚，空空和尚忍不住低吼道：「糟了！」

石不悔看出和尚有蹊蹺，立刻問道：「和尚，你說什麼糟了？」

空空和尚道：「我認識那些人，他們不是流寇，他們是大別山裡出來的山賊呀！」

石不悔道：「那比流寇還凶殘。」

空空和尚遂把賭贏之後自己殺了山賊石太冲的騾子事，對石不悔這夥人說了一遍。

石不悔一拍大腿，道：「眞糟，只怕那兩家人要倒大楣了，想想看，山賊怎會不報仇，必是那山大王邀來另一批人馬找來了。」

空空和尚道：「不行，我得盡快折回去，是我害了那兩家人呀！」

哈哈一笑，石不悔道：「和尚，你一人去能抵過人家二百衆？」

空空和尚道：「至少也要盡盡人事吧！」

石不悔道：「和尚，我以爲你如果點點頭，以後同咱們在一起，咱們馬上去幫你，你怎麼說？」

空空和尚道：「你們肯幫我？」

石不悔道：「你同咱們在一起，那是自己人，自己人不幫去幫誰？」

空空和尚心想，等過了這一段災荒，自己還是會回少林寺的，自己才不會永遠當花子。

他有了主意與打算，立刻衝着這些花子點點頭道：「好，我答應同你們在一起。」

石不悔立刻哈哈笑道：「同咱們花子在一起，吃香喝辣的沒有，剩飯剩菜吃不完吶，哈……」

空空和尚道：「眼前你們那來的剩東西，石前輩，還是快快去助人吧！」

石不悔點着頭，他吩咐西門風道：「阿風呀，找石頭先把幾塊窩窩頭打碎。」

西門風隨手撿起兩塊石頭，他問師父石不悔道：「師父，搗碎窩窩頭幹什麼？」

石不悔道：「你別問，先打碎了再說。」

西門風果然一陣「咚咚」砸，七塊窩窩頭被他搗碎在石頭上，可也看得花子們流口水。

石不悔道：「分，每人分一口，放到口中慢慢的咬細細的嚥，千萬別喝水。」

西門風已在撥弄着，他在算人數了。

* * *

要知少林寺的窩窩頭特別大，一個窩窩頭準一斤重，加上兩碗稀飯帶小菜，這就是寺內和尚們平日的糧。

空空和尚的窩窩頭早就風乾了，此刻砸碎了，還眞夠每人一口吃的。

這時候石不悔站起來了。

石不悔手上握着一根九尺長的青竹杖，算一算正好是九節，他對剛回來的東方雷道：「阿雷呀，趁着大伙吃了這口窩窩頭，你在前面快帶路。」

「是，師父！」

東方雷大步往來路上走，他口中的窩窩頭快被他一口吞下肚了。

石不悔一把拉住空空和尚道：「你和尚同我走一起，倒要看看你的本事有多高，竟能三兩招打敗我的阿風。」

空空和尚道：「石前輩，別提了，咱們不是一家人了嗎？咱們這是去救人的呀！」

呵呵一笑，石不悔道：「和尚，我老人家覺得你我有緣份，你是不是也有這感覺？」

空空和尚苦笑道：「朋友之間也是緣。」

石不悔道：「對，就是朋友緣吧！」

這批花子三十多，每個人的嘴巴都在動，因爲每個人的口中塞了塊窩窩頭。

繞過一道小土坡，忽然間空空和尚吃一驚。

石不悔也猛一停，「你聽，這是喊殺聲嘛！」

空空和尚指着前面偏東方向道：「快，就在那個方向，好像殺得好慘烈呀！」

跟在二人後面的西門風東方雷也聽到了，那西門風叫道：「兄弟們，大伙照上面，竹杖要往敵人要害地方招呼，千萬別要軟呀！」

他話說完，有幾聲「咚咚」傳來，幾個花子想是噎住了在打呃了。

雖然打呃，跑得可不慢，沒多久，便看到一片樹林邊有很多人在拚命。

空空和尚拔身展開輕功躍過去，半里遠他幾個空心觔斗連着翻，當他落下地，回頭看，便也一怔，因爲那「九節公」石不悔就在他的身後面三尺遠處。

空空和尚忍不住對石不悔道：「好輕功！」

一笑，石不悔道：「你和尚也不差。」

二人側頭看過去，嚄，上面山賊把席李二家人圍在正中間，另外也有八九十人，生生把席家父子與李家父子幾人圍在另一片荒草地上，這時候雙方似乎殺紅了眼，地上跌坐十幾個帶傷的人，還有幾個娃兒尖聲叫，這光景可把空空和尚看傻眼了。

空空和尚炸雷似的一聲吼道：「住手！」

雙方搏殺的人齊回頭，那個山大王石太冲可也開口罵起來了，「他奶奶的，你和尚跑那去了，娘的皮，鬼使神差的又把你給引回來了。」

空空和尚道：「姓石的山大王，你找我？」

石太冲道：「找不到你我遺憾呀，兒！」

空空和尚道：「我不是回來了嗎？你有什麼不快，盡可衝着我來呀，殺人家逃難的算什麼英雄！」

石太冲大怒，吼道：「去你娘的，你先誆去我的騾子，又把我的騾子殺了塡他們肚皮，操，石大爺是幹什麼的，說出去豈不叫人笑掉滿嘴牙？」

空空和尚道：「原來爲你的騾子報仇來的。」

他看看在樹上喘大氣的席本初，發覺他身上在流血，再看姓李那一面，李家已經傷了七八人，這其中還有兩個女的。

只不過石太冲這一邊也未佔到便宜，石堆上已有二十多個漢子在哎呀叫。

空空和尚道：「姓石的，別仗人多勢衆欺侮人，這年頭都爲活命走他鄉，你若不服輸，這麼辦，和尚再同你過幾招，何必定要死傷人呀！」

就在這時候，有兩個大草鬍子漢靠近石太冲身邊，其中那個手持板斧的粗聲道：「大哥，就是這個惡和尚嗎？我看他經不起我丁太白的三斧頭砍。」

另一粗漢接道：「大哥，這和尚交我來發落，你端坐一邊看熱鬧吧！」

石太冲聽得直點頭，却不料石不悔開口了。

石不悔還對石太冲打招呼，「喂，一家子呀，你可千萬別忘了還有我老人家的存在呀！」

石太冲猛瞪眼，叱道：「操，那裡來的糟老頭，敢情是嫌命長了。」

石不悔手持九節竹杖笑笑道：「嗯，我看你這不成材的一家子，你怎會不知我『九節公』呀！」

石太冲當然不會認識石不悔，聞得石不悔的話，他又罵道：「去你的九節公十節公，老子今天殺死你們。」

「九節公」石不悔一個旋步到了石太冲面前，他却對空空和尚道：「他是我的了。」

空空和尚一看這光景，絕不會單打獨鬥講規矩，早晚免不了一場大混戰。

他仰頭高聲叫道：「席老爺子，李家施主，你們快把力量來集中，千萬別分散，這裡由我們頂住了。」

席本初大聲回應道：「和尚，咱們發覺你悄悄走了，大伙還眞想你，如今你再出現，眞是上天有眼呀！」

不料丁太白猛掄板斧回頭罵，「娘的，上天有個屁眼，若是上天有眼，也不會饑荒連三年了。」

他舉着板斧又吼道：「奶奶的，你的刀法辛辣，在丁大爺身上留刀疤，記住，丁大爺不會饒過你的。」

原來他剛才與席本初殺得狠，那席本初乃有「快刀」之外號，姓丁的當然吃了虧。

空空和尚看向姓丁的，這時發覺姓丁的兩肘在流血。

突然，石太冲一聲厲吼道：「弟兄們，狠宰啊！」

「殺！」

「狠宰啊！」

叫聲發自這批山賊之口，還眞的嚇死人，「九節公」掄起九節青竹杖，只一上手，三十六招打狗棒法便立刻施展出來。

只聽那石太冲怒罵一聲，「砍了你這老鬼！」

他七刀落了空，頭上已挨了一杖，打得他雙目冒金星，他忍不住「啊」的一聲叫。

石不悔哈哈一笑道：「我親愛的一家子呀，你這刀法滿唬人的嘛，可惜遇上老夫，你認了吧！」

石太冲也發覺這老頭子了不得，再看四週，雙方又混戰起來了！

附近，丁太白掄起大板斧便與空空和尚狠幹起來！

空空和尚見這姓丁的出招凶殘，自是不敢大意，他抖擻精神展開伏虎拳法便與丁太白對打起來。

只不過幾個照面，想不到傳來石不悔的話，「和尚呀，你的本事不怎麼樣嗎？」

原來石不悔還眞的邊打邊看空空和尚，他也發覺空空和尚攻少守多，令他心中懷疑，他懷疑西門風怎會三兩招敗在這和尚手下！

不料空空和尚也是年輕氣盛，他聽了石不悔的話，不由得一聲低吼道：「石幫主，你看仔細了！」

他話音甫落，突然舞起一片掌影打橫穿進斧刃中，便也傳出幾聲「辟哩啪啦」响！

「去！」這是空空和尚的聲音。

丁太白也聽話，一個蹌跟往前衝，三步未了已爬在地上，他的姿勢是狗吃屎！

「噹！」板斧被他砍在石頭上，迸出一溜火花來！

未等丁太白爬起來，空空和尚躍上去，暴踢左脚正踢中丁太白的右肘上，直把板斧踢在草窩裡！

石不悔可沒叫好，因爲他忙得不可開交！

他老人家爲何忙？那是因爲石太冲與他的近衞兩人，合三人之力把石不悔圍上了！

石不悔以三十六路打狗棒法對付石太冲與另外兩個大漢，他仍然小有收獲，因爲不時的傳來一响聲，便知道打了對方一竹杖！

林子邊也凶殘，大別山下來的二當家正與花子幫的西門風與東方雷兩人玩命似的斷殺着！

大別山二當家乃是「飛天虎」商發，姓商的當年也曾吃糧當差做過官，怪只怪年頭不順心，再加上清人進了關，火大之後便上山落草爲

寇了！

商發的刀法可不是亂來的，提起燕州商家刀法，武林中大半都知道，也都會豎起大拇指。

此刻，商發一人對付花子幫兩大弟子，他的臉上充滿了不屑的冷冷笑，就好像他隨時可以取他兩人性命似的！

兩支五尺半長的打狗棒，由西門風與東方雷兩人使來着實有看頭，聽那空中「咻咻」聲，人影鳧騰躍中宛似穿花蝴蝶般妙，但他兩人遇上的是飛天虎，一時間好像只夠自保的！

這時候，席李兩家的男女老幼又攏合在一起了！

初時石不悔這批人還沒來，大別山這批土匪自然佔了上風，穩穩的圍緊了李席二家的人，讓他們慢慢的打「消耗戰」！

那當然是因爲席李兩家的人中武功高的只有幾個，但石太冲這面人數多，慢慢的耗下去，早晚會把李席兩家的人收拾掉！

不料突然來了石不悔的花子幫，再加上一個空空和尚，形勢上好像是逆轉了。

不是嗎？且看那李家堡的「連環腿」李士艮與李士雄兄弟兩人不時的衝前追殺敵人，口中還吼叱着，「別跑！」

還有那「快刀」席本初，正同他的兒子併肩攔住幾個土匪幹得凶，空中如果有鮮血標，那準是席本初得手了。

別看李席二家女人幾乎佔一半，可是這些女人，一個個手上也有刀叉在舞動，這光景還眞夠厲害的！

其實這就是大伙想清一個事實，想活命就得拚命，怕死必死便是這道理！

* * *

「九節公」石不悔也許是餓過了頭，如今再對付三個人，一時間他冒冷汗！

人餓極了會出冷汗，再來便會頭暈眼花沒力氣！

石不悔當然知道這道理，他心中可有些急了！

別以爲他使的是竹杖，內力全在手腕上，如果內力不繼，打出的竹杖便輕飄飄的沒力量！

就在石不悔感到力不從心的時候，遠處傳來大叫聲，那叫聲還眞大，在場的人全聽到了！

遙遙一看，二十幾個花子奔來了。

那二十幾個花子來得快也來得巧，正看到三個怒漢殺他們當家一個人，其中一人大聲吼道：「不要臉不是，三打一個呀！」

石不悔開口了道：「阿雪阿雨嗎？可找到甚麼吃的回來了？」

這時候他還要吃的，也算餓糊塗了！

來人正是石不悔的四大弟子之二，一個叫司馬雪，另一個叫申屠雨！

那司馬雪聽了師父的話，立刻自懷中摸出一隻烤熟了的老鼠，道：「師父，烤老鼠！」

「呼呼嚕嚕」衣袂飄，石不悔拔身躍出圈子，他落在司馬雪的面前，眞快，接過烤老鼠道：「去，替爲師的收拾他們！」

另一邊申屠雨已同石太冲幹上了！

司馬雪舉杖便迎向追來的兩個怒漢，青竹杖舞得「咻咻」響，逼得兩個敵人兩邊閃不迭！

石不悔提着烤老鼠道：「還有老鼠呀，你們在甚麼地方找來的？」

那司馬雪邊打邊回應，「師父呀！赤地千里沒吃的，野狼上山鳥無踪，也算咱們走運氣，發現一窩老鼠在遷徙，想是老鼠餓極了，換個地方找吃的！」

石不悔張口咬一口，他邊吃邊又問道：「一共捉了幾隻老鼠呀？」

司馬雪道：「不多啦，大大小小十七隻，徒兒留個特大的送給師父你吃！」

石不悔有些不高興的叱道：「餘下的你們分吃了？」

司馬雪忙回道：「不，師父，咱們只分吃一半，另一半帶回來大伙吃！」

石不悔道：「這還差不多，需知兄弟在一起，有福同享有難同當，要把私心收起來。」

他老人家吃了一半便不吃了！

「九節公」石不悔提着竹杖拔身起，他來到空空和尚與「地龍」丁太白兩人附近。

原來此刻形勢變了，空空和尚踢落丁太白的板斧以後，姓丁的發了獸性，他好像學過蒙古人的摔跤術，立刻去抱住空空和尚！

空空和尚來自少林寺，提到摔跤術他在行，兩個人正在摟腰不相讓，半天誰也沒把對方摔倒。

便在這時候，「九節公」石不悔過來了，「和尚呀，快過來，我這裡給你補給些營養，再摔跤就會有力量！」

石不悔話聲剛落，只見空空和尚突然抽回左臂，他併起食中二指點上丁太白的一目。

「呀！」

丁太白的左目被點中，鬆開手便往後躍，他還大聲罵道：「好個不要臉的陰毒和尚，摔跤摔我不過用陰的呀，操你娘……哎唷……」

空空和尚不回罵，他迎上「九節公」石不悔。

石不悔道：「快，張開你的

口，東西不多，但還算可口！」

空空和尚大概餓極了，眞聽話，他果然張開口，而且張得大，宛如打呵欠！

於是，一團黑影抛進空空和尚的口中，石不悔還大聲笑道：「快吃，快吃！」

空空和尚咬幾下，不由得一皺眉道：「甚麼東西！」

「九節公」石不悔道：「快吃，這小子是我的了！」

丁太白往空空和尚再撲，他正在流眼淚，眼睛傷得還眞不輕！

丁太白只走了一半，迎面發出「咻」的一聲，他忍不住聲叫，「呀！」

原來石不悔突然出杖，一杖打在丁太白的膝蓋上，打得丁太白哇哇叫着往後閃，也算他幸運，他閃到了草窩裡，也拾起他的板斧在手上！

丁太白手中有了斧頭在，他的凶性更大了，只不過他遇上石不悔，沒幾招已被打得哇哇怪叫！

* * *

林子那面已成混戰了！

席本初與李士艮各自率領家人，他們切斷土匪們的包圍圈，便開始追殺起來。

他們只一旦追殺，立刻一片混戰！

空空和尚見這光景，也不管送入口中的是甚麼，猛力嚥下肚，頓覺有着熱呼呼的感覺。

空空和尚只一打量，立刻奔向石太冲！

石太冲正與兩個頭目，三人合力對付花子幫的司馬雪與申屠雨兩人，忽見空空和尚奔過來，立刻明白這一仗吃虧的必是自己這一方。

石太冲對空空和尚有忌諱，可也不能在嘴巴示弱，他邊殺邊罵道：「臭和尚，你想檢拾便宜嗎？那就來吧，看石大爺是不是怕了你！」

說不怕的人，其實才眞的怕，如果眞不怕，又何必說出口來？

空空和尚冷冷的一哂道：「我知道你膽大，你不膽子大也不會上山當土匪了！」

「噗」的一聲，空空和尚往石太冲打過去，石太冲剛閃過司馬雪的一杖打，幾乎同空空和尚撞滿懷！

空空和尚雙手抓，生生抓牢石太冲的厚背砍刀，他來一個「龍擺尾」，下腰臀部猛一頂，就聽得「咚」的一聲，石太冲被他摔出三丈遠！

石太冲忍着痛，再看看對方又加入二十幾個生力軍，自己這一方傷的人又多，再幹下去不得了！

石太冲發一聲喊道：「扯呼，扯呼！」

緊接着，他又撮唇打口哨，忽然拔腿往林子裡逃！

石太冲下了撤退令，土匪們那一個敢不從，又有誰還敢留下拚老命？

土匪們蝗蟲似的往林子裡奔，却被那席本初叫住了！

席本初對大伙道：「追甚麼，別追了，其實嘛，他們也是可憐人，如果年頭好，大家都吃得飽，誰願意上山去落草爲强盜，大別山上缺糧草，總不能叫他們餓死吧，說來說去朝廷忙着在打仗，可苦了咱們老百姓了！」

石不悔走過來了！

空空和尚突然拉住石不悔道：「石幫主，我問你，剛才你送我吃的甚麼東西？」

石不悔哈哈一聲笑道：「好吃的東西！」

「甚麼？」

「花銀子也買不到的東西！」

「我和尚想知道是甚麼東西！」

石不悔又是一聲笑道：「你和尚先告訴我，你覺得味道如何？」

空空和尚道：「味道還不錯，那是甚麼？」

石不悔道：「烤老鼠呀，我吃一半，一半你吃！」

空空和尚頓足道：「出家人不吃葷呀，石幫主，你要害我面壁一年了！」

石不悔道：「你可以不面壁一年呀！」

空空和尚道：「和尚領教！」

石不悔道：「你可以脫了你這件灰老鼠皮袈裟，跟我花子幫走四方，多逍遙自在呀！」

空空和尚道：「我不出家當花子，我瘋了？花子能比出家人？」

石不悔哈哈笑道：「不入我行，不知我行其中之味，老實說，當花子可樂極了！」

他這裡說到花子樂，圍上來的花子幫的弟子，還接聲唱起小調來了！

「花子樂呀花子樂，花子不愁肚子餓！

天南地北任我遊，皇帝老子也搖頭。

花子樂呀花子樂，花子不怕有流寇！

上山下海我高興，閻王也會皺眉頭。」

「哈……」花子幫的人唱完便是一陣哈哈笑起來。

石不悔對空空和尚道：「怎麼樣，當花子的這一行還不賴吧？」

空空和尚道：「可是我遇上你老人家的時候，還是吃了我的窩窩頭才又活過來的！」

石不悔一怔道：「嗨，怎麼那一壺不開你提那壺，我告訴你，甚麼人也會有一時的難處，和尚，你

聽我勸，別當和尚了！」

空空和尚道：「我和尚沒打算還俗，這裡……」

他向下看，只見人們正忙着爲傷者包紮，死了的二十幾個土匪，也正被人拖着進林子裡去了。

便在這時候，席本初走過來了。

席本初見「九節公」石不悔手上的青竹杖，立刻抱拳一禮道：「原來是花子幫幫主親自駕到，也解了咱們席李兩家的危難，中牟席本初謝謝了！」

哈哈一聲笑，石不悔道：「快刀席本初，想不到咱們會在這情景下碰了面，哈！」

席本初指着遠處的李士艮道：「看，李士艮李兄弟也同他的家族在那裡！」

石不悔道：「難怪土匪難得逞，原來遇上了中原武林名家在此呀！」

席本初一聲「慚愧」，遂自袋中取出一塊騾肉，送到空空和尚面前道：「和尚，你已幾次助了咱們，這年頭沒甚麼謝你的，一塊騾肉表心意了！」

空空和尚道：「我……是和尚不吃葷呀！」

一邊的石不悔道：「你已吃了老鼠肉，再吃一些又怎樣！」

「你……」空空和尚雙目黯然的樣子。

席本初道：「吃吧，這是災難年呀！那有甚麼糧食咱們吃？」

石不悔却接過那塊騾肉，他撕了一半自己吃，另一半狠狠的塞在空空和尚的手上。

空空和尚只得接過來，還冒出一聲「阿彌陀佛」！

於是，大伙還笑了！

這時候花子幫的四大弟子過來了。

石不悔指着他的四大弟子道：「來，大伙認識一下，他們都是我徒弟，呶，他叫西門風，黑臉的叫東方雷，他兩個叫司馬雪與申屠雨！」

空空和尚衝着四人一笑，便見李士艮走過來了！

「連環腿」李士艮走到空空和尚面前，他臉帶微笑道：「和尚，我們借一步說話。」

空空和尚道：「李堡主，你有指教？」

笑笑，李士艮道：「不錯！」

空空和尚跟隨李士艮來到林子一邊，只見李士艮取過一件藍長衫，對空空和尚道：「和尚，你先把你這破了的僧衣換下來。」

一怔，空空和尚道：「我的僧衣……」

李士艮道：「你這僧衣後面破了一大塊，不換下來多難看呀！」

空空和尚想到剛才與山寇丁太白摟腰摔跤的時候，那丁太白兩手緊抓他的後腰部，聽到衣破聲，當時未注意，此刻李士艮說了才知道。

空空和尚扭轉頭用手摸，果然裂開一大片，不由皺皺眉頭道：「怎麼辦？」

李士艮道：「換下來，和尚，你也別客氣，這件衣衫是我帶出來的，咱倆的身材差不多。」

空空和尚道：「我是出家人呀！」

李士艮道：「年頭不對了，別那麼死心眼，等你換穿我的藍大衫以後，我還有話對你說。」

空空和尚摸摸頭，頭上的頭髮三寸長，算一算日子他也許久未剃頭了。

少林寺有專門爲人剃頭的師父，可是鬧飢荒，大伙只得雲遊四方，誰還替人剃頭的？

空空和尚嘆口氣，不得不脫了灰袈裟，等他穿上李士艮送他的長衫以後，立刻就變了樣，李士艮就忍不住叫了一聲「好」！

爲什麼叫好？要知空空和尚只不過二十剛出頭，人又長得白淨了，五官更十分端正，論身高也有六尺整，穿了僧衣缺生氣，還眞埋埋沒了他這號人。

此刻換上李士艮的藍長衫，一根緞帶紮腰間，嚄，他變得一副倜儻風流人物了。

這光景李士艮自然叫起好來了。

李士艮手摟空空和尚的肩頭，笑道：「果然吶，人要衣裝佛要金裝，你這模樣當和尚實在糟蹋了你！」

空空和尚道：「我心不自在呀。」

李士艮道：「我以爲你和尚這一行別當了，趁着荒年你還俗，你跟我們一起走，他日一同回李家堡，你放了二十個心，我不會虧待你的。」

空空和尚木然的道：「李堡主，咱們還不知往後日子如何過，提將來幹什麼？」

二人正在說着話，席本初走過來了。

「快刀」席本初一看空空和尚變了樣，雙目一亮，道：「眞有你的，換上藍衫你成了美男子了。」

苦澀的一笑，空空和尚道：「僧衣破了，我這是暫時換借李施主的藍衫。」

席本初道：「想不到李堡主已爲你找來藍衫，我還命我的女兒大紅在包袱裡找你合身可穿的衣衫，她……」

果然，席大紅握着一件短衫過來了。

席大紅發現空空和尚已換了藍長衫，那麼英氣如虹的站在那裡，她的心立刻「噗噗通通」一陣跳。

席大紅幾乎忘了說什麼了，她的一雙眼睛盯着空空和尚看，誰知道她心中想的是什麼。

要知道空空和尚原來穿的灰袈裟不但老舊，且已被洗得泛白，便是褲子也一樣，出家人引不起人們的注意，尤其是姑娘們，但此刻換穿一件新藍長衫，想也知道那是李堡主自己穿的，李堡主逃難帶身上，他當然盡挑好的帶，於是，空空和尚體面了。

* * *

這時候花子幫的人全都過來了，「九節公」石不悔拉住空空和尚笑道：「好小子，你不當和尚了。」

空空和尚道：「我……」

石不悔立刻大笑道：「好，好，好！你眞的覺悟了，人生幾十春，當了和尚成廢人，哈……」

空空和尚道：「不對，有道高人入空門。」

石不悔不笑了，他一瞪眼道：「胡說，世上有道之人都出家，四大皆空彌陀佛，天下豈不更亂。」

空空和尚道：「遁入空門與世無爭，至少明哲保身。」

石不悔「呸」的一聲道：「小子呀，我老人家最明自，這世上出世便當和尚的太少了，一大半受不了七情六慾的利誘，或是自認無法擺脫名利的慾望，便失望之餘才狠心入空門躲起來，你小子屬於那一類？」

空空和尚一怔，道：「什麼那一類？」

石不悔道：「我老人家說了半天你還不懂呀！」

他看看席本初，再看看李士艮，又道：「兩位，當今天下正亂，清人入關必不會再回老家，國難呀，國難當頭怎麼辦，正需要有本事的人走出來，你們說對不對？」

席本初直點頭。

李士艮道：「咱們吃飯也成問題，咱們有什麼力量爲國出力的？」

「有！」

這是石不悔的聲音，他拉住空空和尚道：「你們看這年輕人，一身的本事他不使出來，披着和尚皮變成個二楞子似的多可惜。」

空空和尚道：「我是二楞子？」

石不悔道：「不當和尚你就不是二楞子了。」

空空和尚道：「不當和尚幹什麼？」

「哈哈哈……」石不悔笑道：「咱們大伙把力量扭成股，同那些流寇山賊們幹一架。」

李士艮道：「旗人入關來橫行，咱們一樣不放過。」

席本初道：「說得也是，平日裡學得一身本事，此刻正可以大幹一場，成則英雄，不成也落個美名萬古流傳！」

一邊的席大紅道：「爹，咱們還有老弱幼子吶！」

不料，石不悔接口了，「那簡單，咱們把你兩家的家小集中在近南方的大城鎮，有本事的再回來，咱們這就痛痛快快的幹一場，也不枉世上走一趟。」

他說得大伙熱血沸騰直點頭，空空和尚沒點頭，他摸着新穿的藍長衫半天不開口。

席大紅大方的走到空空和尚面前來，「別再出家了，那些出家的人總是鬥不過世俗才灰心遁入空門，說好的他們四大皆空看開了，說不好聽，他們個個是孬種，不敢面對他們的人生，你說是不是？」

空空和尚楞然，石不悔撫掌笑。

席本初却對女兒叱道：「妳在家讀了幾天書，也敢在和尚面前讀經文？」

席大紅立刻對他爹道：「不要叫他和尚了，以後咱們叫他……」

她又回過來問空空和尚，道：「你叫什麼名字？」

空空和尚道：「我叫空空和尚。」

席大紅道：「我是問你俗家名字叫什麼？」

空空和尚道：「我六歲不到上少林，早忘了我是誰。」

席大紅怔怔的道：「連個名字也沒有，不如叫我爹給你選個好名字。」

她果然看向席本初。

席本初道：「他還未答應還俗呀！」

李士艮道：「先別管他還不還俗，先給他起個名字，大伙以後好稱呼。」

空空和尚道：「看樣子我不還俗你們是不會放我走了，是不是？」

石不笑道：「你這才明白呀！」

席本初猛拍自己腦袋，他低聲的自語道：「起個甚麼名字才好呢？起個……」

他忽然問空空和尚道：「你……連自己姓氏也不知道嗎？」

「我叫空空和尚！」

石不悔忽然搖手道：「好了，好了，我以爲甚麼名字也不如我給他起的名字呢！」

大伙都看向石不悔，等着他說出來！

石不悔道：「我爲他起個名字叫『快樂』，咱們以後就叫他『快樂』吧，哈！」

他笑着拍空空和尚的肩頭，又道：「這年頭呀，每個人都是愁眉苦臉的，大家都需要快樂，你們說我爲他起的名字好不好？」

一時間大伙怔怔的不開口，空空和尚也瞪眼，那有人的名字叫「快樂」的！

猛古丁，大伙不約而同的一聲叫，「好！」

花子幫的人叫的聲音也最大，「九節公」石不悔捧腹哈哈笑起來了！

空空和尚無奈何，他只有默認了！

只見席大紅對空空和尚道：「喂，『快樂』，你以後不是和尚了，你同咱們一起過生活！」

空空和尚道：「席姑娘，我好像只有聽你們的了，也罷，這以後你們就叫我『快樂』吧！」

* * *

中間一堆火，圍坐着花子幫的人，石不悔把「快樂」也拉坐在他身邊！

再看另外兩批人，李家堡的人也升起兩堆火，月黑頭有一半躺在火堆附近睡了。

李家的人還分派了守夜的，在附近高處站着四下看！

席家的也一樣，那席本初邊對他的兒子伙計們解說着甚麼，好像在計劃明天的行程！

這時候，「九節公」石不悔拍着「快樂」的肩頭笑道：「我說『快樂』呀，不當和尚的滋味如何？」

苦的一笑，「快樂」搖搖頭道：「不當和尚想得多，想得多了我心煩，我以爲還是……」

石不悔道：「啊哈，七情六慾又上身了是不是？人生兩條路，一條喜來一條憂，別管是喜還是憂，日子還是要過的，你何不多喜少來憂！」

西門風笑道：「快樂老弟，咱們雖然是花子，笑的可比富人笑得多，論憂愁，那是富人才會有，花子不愁！」

東方雷接道：「咱們一人吃飽全家不餓，多快樂！」

司馬雪道：「等你同咱們一起久了，你就會體驗出其中之味來，着實的不錯呀！」

申屠雨笑笑道：「夜睡八尺地，吃從四方來，上蓋的天，下舖的地，兩眼一閉做美夢，一樣是富翁，快樂老弟呀！神仙見了也眼紅！」

「快樂」淡淡的道：「自擂自吹自拉自唱，各位是叫化子唱戲衆開心，我還不打算當你們的同路人！」

石不悔道：「慢慢來，你一定會喜歡！」

他們這裡餓着肚皮在說笑，忽見席本初與李士良李士雄三人過來了！

席本初對石不悔道：「石幫主，咱們有個計劃，如今找你打商量！」

西門風四人立刻往外讓，李士良三人便坐下來了！

「快樂」衝着三人點點頭，他一句話也沒說！

席本初指着西南方，他對幾個人開了腔，「各位，距離信陽州北面七十里，有個寨子叫劉家寨，寨子建在一座山崗上，寨子裡住的全是姓劉的，當家的名叫劉世芳，我同他多少也有點交情！」

「九節公」石不悔道：「敢情是那『絕一刀』劉世芳？」

席本初重重點頭道：「不錯，此人樂善好施，武功不俗，我與他也是打成朋友的，哈哈，他叫絕一刀，我的是快刀，兩個人誰也未佔先便成了朋友！」

李士良道：「年頭不對，不知姓劉的願不願收留咱們四五十口人！」

席本初道：「劉家寨應該不少存糧，咱們這是在絕路上，他劉世芳應該不會袖手不管吧！」

石不悔道：「別管他會不會管飯，劉家寨總還是個有希望的地方，去了再計較！」

他問「快樂」，道：「小子，你有主意嗎？如果有，可以說出來大伙合計合計！」

「快樂」苦笑道：「我由空空變成了『快樂』，心中有些不自在，我還有甚麼好主意，你們大伙說了算！」

李士良粗聲一笑道：「看你頭上有長髮，早就不適合當那勞什子和尚了，叫你一聲『快樂』，咱們大伙都快樂，我明白石當家的意思，咱們如今少快樂，有了你這位活快樂，也算苦中有了樂，哈！」

「對，老夫的心意就是這樣，哈……」

於是，主意敲定，大伙便各自找地方睡了！

* * *

「快樂」來到一棵大樹下，他盤膝趺坐閉上雙目，心中實在不自在，但見中原赤地千里少人烟，路有餓死骨，再想到師父坐化達摩洞，少林寺已空，只有兩個師叔守着。「快樂」又怎能快樂得起來！

就在他快要入夢的時候，覺得身上有暖意，不由得睜開眼睛看，也立刻吃一驚！

「快樂」身邊站着一個人，仔細看，竟然是席大紅！

席大紅把一件被單疊着搭蓋在「快樂」的身上，她以十分關懷的眼神看着「快樂」！

席大紅見「快樂」睜開眼睛，立刻又塞了一樣東西在「快樂」的手上。

「吃吧，我知道你早餓了！」

「快樂」低頭一看，是一塊煮熟了的騾子肉，他立刻低聲對席大紅道：「出家人不動葷的呀！」

「哈」的一笑，席大紅道：「你已不是空空和尚了，你叫『快樂』呀，你已經還俗了，快吃吧，要不然餓肚子是很痛苦的！」

席大紅不多言，轉身便走！

「快樂」的心中很激動，看着手上騾子肉，忍不住的狠狠咬了一口。

他此刻似乎下了很大的決心，既然大伙勸他別當出家人，他又何苦堅持？

「快樂」似乎有了快樂感覺了！

* * *

三岔路口不朝南，席本初指着西方大聲道：「各位，西去的這條路便是去信陽州的路，咱們走得快，過午就會趕到劉家寨！」

這時候「九節公」石不悔正與他的四個得意徒兒細商量着甚麼，花子幫的人緊緊的跟在後面行，每人手中一根棍，拄在地面蹦蹦響，有不少人餓得臉發黃！

「快樂」走在席本初身後，他一直未開口，席家這批人中也分得清，男女各半，席大紅邊走邊對「快樂」笑，這光景她是看上「快樂」了！

再看二十幾個李家堡的人，李家堡也叫西陵堡，因爲李家堡的背後有座小山叫西陵山！

這時候李士良與李士雄兄弟兩人在細商量，他們打算着能在劉家寨借糧度災荒，等年月好了加倍還人家！

李士良嘆口氣道：「有錢沒糧也枉然，咱們西陵堡呀，誰都知道富甲一方……」

李士雄道：「去年咱們還週濟苦哈哈的人，想不到今年咱們也斷糧。」

那年月，只有富人才會開倉派糧，官家一邊看，一些辦法都沒有。

中牟縣緊接大黃河，他們最早受災難，下游的縣份跟着慘，這一慘已三年有餘了。

* * *

走在前面的席本初忽然指着遠處的小山坡叫道：「喂，你們大伙看，山坡四週圍的垛子三丈高，寨裡面住的就是劉家的人吶。」

大伙抬頭看過去，果然小山坡上有墻垛子，看上去宛似城墻一般。

這情形大概還有六七里就會走到劉家寨了，大伙精神可大了，彷佛只一到劉家寨就能吃個飽似的。

* * *

繞過一道斜坡，有一片老松林，席本初這批人合計也有一百出了頭，那席、李二家一共五十七，花子幫的六七十，這些人合成股，一看就知道是逃難的人。

這批人剛剛走到老松林，忽見松林中傳來一聲呼叫，「喂，你們去那裡呀？」

席本初立刻舉起手，叫大伙停下來。

林中又傳來叫聲道：「千萬別去劉家寨呀！」

席本初已尋聲奔入林中了。

「快樂」沒有勁，他遙看遠方的劉家寨。

席家的人都看向松林中，他們關心席本初，不過，席本初很快的與一個滿身鮮血的老人一齊出來了。

這光景令大伙吃一驚，只見那老者拄着一根拐杖走出樹林，他對這批人看了看，搖頭道：「快往別處去吧，劉家寨昨夜遭了殃，李自成的殘餘三百多人强行霸佔了劉家寨，男人被殺二十多，女人留的是年輕的，那批人還打算長久住在劉家寨了。」

席本初立刻問道：「劉世芳劉寨主呢？」

那老人抬眼看看席本初道：「你老也認得我們當家的？你是……」

席本初道：「我叫席本初，與別世兄有交情。」

那老者道：「我們寨主去了信陽州，少寨主也遠去信陽，如今寨中發生這事情，逃出來的都往山上躲，我是守在這兒等寨主回來的，怕他們不知道回去，碰上那批流寇就完了。」

席本初等這才明白，原來劉家寨也完了。

席本初與李士良，再加上花子幫的石不悔，這些人算得俠義之士，席本初當即對大伙道：「各位，劉家寨出了這種事，咱們能拍拍屁股就走嗎？」

李士雄道：「你席當家可有什麼好主意？」

席本初道：「如今流寇也不過三百多，咱們雜七雜八的也能湊上百來人，只不過咱們這裡能人也有十來個，打起來不一定會輸給他們。」

他對「快樂」道：「老弟，你就能一個抵十個，你說是不是？」

「快樂」微微笑道：「各位，我以前是出家人，出家人不殺生，出家人慈悲爲懷，如今我是普通人，一切就不一樣了，眞要動上手，我絕不手軟。」

花子幫的人先就笑了。

（未完•二）

上文提要： 小余偷聽譚丹和江淼的談話，得知藏寶的確實地點在崆峒山凌霄殿後二十五步處的地下，就和小毛重上凌霄殿，半途見秦蝶和司馬雲匆匆逃上山，後面馳來五騎，其中一個是爾渾，在賭場中被小余和譚丹整過，另一人是清廷錦衣衞頭目門耀祖，二小竄上樹偷窺，秦蝶、司馬雲逃不過，回身反抗，爾軍指証他們是「太平天國」長毛匪徒……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半天紅風雲

辛苦始得來　輕易又失去

只不過秦蝶剛剛已拚了百十招，體力消耗太多，自然吃虧些，所以五六十招時就落了下風。

小毛道：「小余，是時候了吧？」

小余道：「還不到。」

那知近百招時，本來體力不濟的秦蝶忽然又振作起來，就像是充了氣一樣，打得十分起勁。

對方一慌，不出七八招，反而有點不成章法了。

門耀祖道：「這像話嗎？振作起來！」

爾渾等人咬牙力拚，怎奈秦蝶好像換了個人似的，如龍似虎，銳不可當。

這工夫門耀祖似要出手了。

要是他替下四人，這還夠意思，看來他只是加入以五對二而已，就在這時樹上飄下一人。

竟是小毛。

這些人之中除了秦蝶，似乎無人認識小毛。

小毛大喝一聲「住手！」

這時正是門耀祖要上還未上之時，立刻打住，其餘諸人也停了手。

唯一一個認識小毛的秦蝶只是撇撇嘴，却未出聲，其餘的摸不着頭緒，門耀祖道：「你是什麼人？」

小毛道：「站好！」

門耀祖道：「什麼站好？」

小毛大聲道：「放肆！和我講話却隨隨便便地一站？」

門耀祖瞇着眼道：「你是何人？」

「我叫你規規矩矩地站好！」

門還眞被他唬住了，却又不屑站好。

「好好！你說，你的頂頭上司是誰？」小毛一手叉腰，另一手指着門耀祖的鼻尖。

門耀祖冷冷地道：「我爲甚麼要告訴你？」

小毛一字字地道：「安雲是你的上司？」

門耀祖微微一凜。

沒有人敢直呼安雲之名。

當然，門耀祖也不願被他唬住，道：「不是我的上司。」

小毛道：「安雲比你大多少，幾級？」

門耀祖心想，聽口氣這小子認識安大人。

甚至交情還不淺呢？道：「我算甚麼？怎能和安大人比？」

「你不能和他比，我能！」小毛道：「安雲見了我也要哈哈腰，你信不信？我一句話要安雲修理你，他不敢打折扣！」

門耀祖心頭一震，這小子到底是甚麼身份？

他畢竟是見過世面的人，道：「尊駕既和安大人是深交，屬下在外辦事，還請關照，並示知身份，以免失禮……」

薑是老的辣，小毛暗罵一聲「老狐狸」，道：「我本來不想向你亮身份，可是我教訓了你半天，要是不亮亮身份，只怕不妥。」

他小心翼翼地自內袋取出一面腰牌，不知是甚麼金屬鑄造，微微泛光，可能是銅的或金的。

小毛抓着這個不圓不方的牌子一照，上面似有一彪頭，彪頭之下似有幾個字，這工夫小毛又收了起來。

門耀祖至少可以相信，安雲的腰牌大概也是這樣的。身份極高，就連軍門大人(九門提督)的腰牌也是這一種。

門耀祖抱拳躬身道：「門耀祖請大人指示。」

小毛道：「這兩個人交給我，你們走吧！」

門耀祖唯唯喏喏，不敢不從，却又不大放心。

五人離開了現場，一邊回頭察看。

這工夫小毛又和秦蝶動上手，小毛似乎佔盡了上風，不出十招，她就被小毛逼退了五步以上。

門耀祖這才信了。

能在十招內把秦蝶逼退五步的人，在整個武林中也找不到幾個。

五人立刻疾馳而去。

他們遠遠望去，秦蝶和司馬雲逃離場地，隱隱看出小毛追去。天黑了，也就看不大清楚了。

秦蝶會被小毛追得逃竄？

當然不可能。

這可以想像得到，八成是小余在樹上以「蟻語蜨音」和她溝通，叫她和小毛演戲，唬走門耀祖。

這種鬼把戲當然遲早會拆穿，但暫時不會。

今後小毛可以冒充一段時間。

事實正是如此。

因爲清廷的錦衣衞人數不少，門耀祖這等角色已不算太低了。今後可能還會遇上而予以利用。

有此一次，今後將會妙用無窮。

雙方的身份相差如此之多，他也不容易弄清楚。

在十里外，秦蝶、司馬雲和小余、小毛等邊走邊談。不久，她遣走了司馬雲，這樣談話才方便。

秦蝶道：「小余，我說過要告訴你那秘密的。」她是以「蟻語蜨音」說的。

「謝謝！秦姐，希望你不介意小毛這件事。」

秦蝶冷冷地看了小毛一眼。

小毛道：「一夜銷魂，却失去了傳宗接代的本能。」

秦蝶道：「眞是報應。」

小余道：「秦姐，雖然那件事小弟也要負一些責任，妳知道，我要向辛沁負責才會那樣的。」

秦蝶道：「我很佩服你的專一！」

「慚愧！大姐妳不知道，小毛十分崇拜妳！」

「不要再提他了。」

小毛道：「眞的，今生今世我願爲秦姐姐拾鞭隨蹬，甚至甘爲奴僕。我雖不能傳宗接代，辦事還是很行的……」

「去你的！」

「秦姐，我和小毛不分彼此，他和妳或我和妳是一樣的。」

「小余，你這是甚麼話？」

「秦姐，你千萬別誤會！我只是希望你快樂，希望妳把以前的不愉快事件全都忘掉。」

「謝謝你，小余，還不夠。」

小毛道：「我知道，秦姐，但我作妳的奴僕夠了吧？」

秦蝶移開視線，這工夫他們入了鎮。

由秦蝶叫開了一家熟悉的客棧大門，掌柜的叫醒大師傅作菜待客，一直折騰到四更過半才完。

秦蝶當然是住單間，摸黑上了床，他的身子忽然碰到一個堅實肌肉的身子。

「小余，你不是要對辛沁負責嗎？」

小余捂她的嘴，表示春宵一刻值千金。

一上馬秦蝶立刻又覺察到，這不是小余。

不是小余還會是誰？

她本想一掌把他砸下床去，可是好久沒有做這事了，加之這人在上面的動作和技巧，實在很欣賞。

況且，有了上一次，又何差這一次？

她哼哼着道：「小毛，你這個該殺的……」

小毛道：「姐，我能讓妳滿足……」

的確，兩個時辰之後，秦蝶像一堆香泥，連說話的力氣也沒有了，她實在硬不起來，因爲再找一個小毛也太難了。

* * *

崆峒山還是老樣子，在夕陽之下，鐘聲四山迴應，微風中傳來了誦經之聲。

小余、秦蝶和小毛三人又來到凌霄殿後。

時已初更，三人小心翼翼地測量——凌霄殿後二十五步處地下。

這當然要以凌霄殿中心點算起。

怕驚動道士們，他們盡可能挖掘時不弄出聲音。

他們帶來了挖掘的工具。一個時辰就挖了個大坑。

令人驚喜的是，他們挖到了一個石盒子。

說它是個石箱子也無不可，因爲有尺半見方。

假如只有尺半見方，能放多少財寶？

這麼大的一個石箱，收藏「太極圈」是綽綽有餘的。

由秦蝶把風，兩小挖掘，把石箱弄出。

打開石箱一看，兩小不由大失所望。

石箱內空空地，只有一張半尺見方的黃緞，上面寫了些字。

原來這是一張提寶單。

憑此單據，可以向某人提出寶藏和「太極圈」。

是這樣寫的：「憑單祇付寶珠五百顆(每顆大如雞卵)、紅寶石一千塊、鑽石一百塊、貓兒眼一千枚、珊瑚五百克、瑪瑙三百塊。另有「太極圈」一個。」

似乎不論對象何人，只要持此提單即可領取。

只不過，向何人領取呢？

後面有「此致傷心人」字樣。

大概是向一個「傷心人」的人領取。

傷心人是誰？他在何處？這就不知道了。

這工夫秦蝶也走了過來，她看了一會，也不知道所謂「傷心人」是誰？三人還是把空的石箱埋好。

小余道：「崆峒派掌門人知不知道此箱？」

小毛道：「當然不知道。」

小余道：「前此我們在此挖掘，一元道長看到過，他自然知道我們在挖什麼，如果他動員所有的道士挖掘，不須三天就可以把這凌霄殿後面這一大片土地全部翻過來！」

秦蝶道：「此話有理，任何人知道這秘密都會來挖的。」

小毛道：「你們是說不挖就反常了？」

「當然。」小余道：「我覺得有點怪！」

秦蝶道：「的確，不知『傷心人』是何人？」

小余道：「武林中沒聽說有個『傷心人』。」

三人離開崆峒，由於挖了大半夜都很累了，就在山下山洞中休息，但很快都沉沉入睡了。

小余被耳際的聲音叫醒。

這是個女聲道：「小余跟我來。」

小余聽出聲音來自洞外。出了洞，發現一個女人背影，頗似譚丹。

小余本要追去，立刻打住。上次和她發生那事，不過是被動，被她佔了便宜。

他不會再上當。

但耳際又傳來了譚丹的聲音，道：「想知道『傷心人』是誰嗎？」

小余立刻追去，這是沒有辦法的事。

在另一個石洞中，譚丹在等他。

這女人是「花痴」，但在外表上一點也看不出來。

小余道：「你知道『傷心人』是誰？」

「當然，因爲這秘密是由江淼處得來的。」

小余道：「『傷心人』是誰？他在何處？」

譚丹的眼神中充滿了挑逗意味道：「小余，你知道我需要你。」

「是不是只要是個男人就成了？」

「不見得！」

「見了面就來這個，是不是和動物差不多？」

「對，人本就是動物中的一種。」

「妳眞的知道？」

「至少我不會騙你！」她開始寬衣。

一件一件地褪下，先裸出上身。

洞內地上是細沙，夏秋之交深夜，涼涼的很舒服。

絕對未想到，洞口閃進一人。此情此景落入此人眼中，妒火塡膺，立刻出了手。

小余和的譚丹都發覺了，但急閃也是不及。

兩人都已重傷，且昏迷過去。

這人是秦蝶，她被野獸的叫聲驚醒，發現小余不見了，立刻出來找尋，由於這兩洞相距不過里許，找了不久就找到了，其實她現在已無資格妬忌了。

秦蝶不死心，似乎還想補上一掌，但有人自洞外劈出一記劈空掌，她不由大吃一驚。

急閃之下，仍被震退了兩步。雖是倉促接招，也可見來人非同小可。

秦蝶以爲，如被堵在洞中，就很危險，立刻連連推出兩股掌勁，人也衝了出去，並未看別人。

她深知厲害，見小余和那女人都受了重傷，收穫已經夠多了，於是她匆匆逸去。

回去找小毛，小毛也不見了。

此刻一個人挾起小余和譚丹疾馳而去。

小余醒來時，發現還是裸體躺在床上。

江淼坐在床邊打量他。

他發現江淼正在凝視他的下體。

他有個條件很好的胴體，沒有一般男人那種粗糙的胴體，更沒有一般男人的骨感，那是一種羨慕的目光。

小余道：「江淼，謝謝你救了我。」

「其實你受傷極輕，因爲你的反應夠快。」

「譚丹如何了？」

「你眞的關心她？」

小余道：「其實我恨她，因爲她以那個秘密威脅我，使我愧對我的女友，但是，畢竟對她還有些同情。」

「你該知道一個作丈夫的心情！」

「當然，你是名醫，却不能治自己的無能。」

「不是無能，最初是因爲太小，只有常人的三分之一大小，使我萬分自卑，那也正是我下決心學醫的動機。」

「學成之後醫療過？」

「對，我把它拉長了三倍，但是，却再也挺不起來了。」

「這似乎也難不倒你這位大國手吧？」

江淼搖搖頭，道：「我已技窮了！」

「所以你爲了討好妻子而……」

「也不全是如此，他們父女曾救我性命多次，我要報恩。」

「江淼，你比傳說中要好得多。」

「我不在乎別人對我的看法！」

「江淼，你是不是玩了個花梢？」

「什麼花梢？」

「上次譚丹暗暗叫我折回來聽你們交談，你們談到了崆峒山寶藏的地點，故意要我聽到，因爲以你的聰明，應能想到我會回來偷聽，甚至你也能聽到譚丹會以『蟻語蜨音』叫我回來，所以你說了個假地點，或者故意要我挖出這個空箱。」

江淼笑笑不答。

小余道：「你好詐！」

「我的老婆和你上了床，是我詐還是你詐？」

小余一字字地道：「說來慚愧，我等都被倒採花了，你眞有出息，還敢再提這件事！」

「是怎麼回事？」

小余大致說了譚丹在賭場助他，却又在酒中作了手脚和她上了床的事，江淼却有一臉欽羨之色。

江淼道：「小余，你玩過多少女人？」

「不要用這個『玩』字。」

「怎麼？不是玩？」

「只有和譚丹是『玩』，和別的女人不是。」

「和秦蝶難道也不是？」

「你什麼都知道？」

「要不是你和她上過床，甚至使她難以割捨，她會那麼恨你和譚丹，會在洞中向你們下殺手？」

小余道：「我和她最初並不是玩。」

「你似乎還有一個女人，而且動了眞情？」

「對，江淼，你是個名大夫，也許這種事問你也是白問，但因你見多識廣，也許你知道一些也說不定。」

「什麼事？」

「世上是否眞有陽壽已終而施行『賒命大法』使之延長數年生命之說？」

江淼一楞，道：「你問這個……」

小余道：「請先回答我的問題。」

江淼喃喃地道：「這問題很玄，涉及『奇門遁甲』，也涉及『仙壇花雨』及『西青散記』三部奇書。」

小余心想，江淼的國學底子甚厚，果然盛名不虛，道：「到底『賒命大法』是什麼？眞能『賒命』？」

江淼道：「這就是所謂『向天地奪造化，向造化奪勝算』的道理了。至於『賒命大法』是什麼？我也不能回答你的問題。」

「人眞能向造化賒命？」

江淼道：「人神鬼三者，最高者是人，人往往能役神使鬼，有所謂：有錢能使鬼推磨，而古往今來，修成正果的都是凡人。」

小余以爲，江淼很有深度。

江淼續道：「向造化賒命，要付出數倍的代價，而且要有極深的道行，對『西青散記』和『仙壇花雨』兩奇書要有極深的造詣和心得才行。」

小余道：「有沒有一種法術能使賒命的人繼續活下去，像普通人一樣活到七八十歲。」

江淼道：「賒命的是你的什麼人？」

「請先回答問題。」

江淼道：「無此可能。」

「最多能賒命多久？」

「那要看爲他賒命的親人願意折壽多少而定。通常能賒命三五年已經是很難得的了！」

小余有點絕望。

正因爲如此，他就希望及早見到辛沁，能盡量和她多厮守，兩年多的時光在正常人會感覺很長，在數着日子苟活的人來說，那是很短促的。

小余道：「江淼，眞有個『傷心人』？」

「眞的。」

「不是你胡編的？」

「不是。但如被別人挖去就是胡編的了。」

「這是什麼意思？」

「因爲我會引導你去找『傷心人』而不會引導別人去找『傷心人』。」

「眞的？」

「當然，但你要繼續爲我們那件事……」

「你是說和譚丹？」

江淼點點頭。

小余十分惱火，道：「你能算個男人嗎？」

「現在好像不怎麼像個男人了！」

「你爲什麼要這樣？」

「人與人不同，我就是這樣。你要見『傷心人』就要答應我的條件。」

小余心想，我怎能永遠和譚丹鬼混？但爲了救人，却又只好和她虛與委蛇，道：「好吧！」

「譚丹是個很妙的女人對不？」

小余看了他一眼，沒有出聲，眞是世界之大無奇不有。

當小余和譚丹如火如荼地作那件事，他發現江淼在偷看，事後小余嚴詞質問他道：「你在幹什麼？」

「窺春！」

「你太不像話了！」

「你是什麼意思？」

「窺你老婆的春？」

「對，要是你和別人，請我窺我也沒有興趣。」

小余瞇着眼望着他，道：「你沒有事吧？」

「什麼事？」

「正常吧？」

「當然正常。」

「爲什麼要偷看別人和你老婆？」

江淼淡然道：「這種心情你是無法體會的，我是一個性無能的人，就像先天長了一臉麻子或先天眇了一目似的，會感到萬分自卑，所以我十分企求自己能滿足她，但又辦不到，在我偷看你和她而使她十分滿足時，在我的感受上就像我使她滿足一樣，我有一種成就感。」

小余忽然產生了些許同情。世上居然還有以這方法自我滿足的人。

當然，也覺得他很可憐。

這眞使小余左右爲難了。

這事要是被辛沁知道了，他以這方式救她，她會如何？

小余道：「那麼你何時帶我去找『傷心人』？」

江淼道：「三十天以內，也就是譚丹傳出喜訊之時。」

「什麼喜訊？」

「懷孕。」

小余一震，道：「如她今生不懷孕呢？」

「那怎麼會？」

「很多女人終生不下蛋的。」

「我說過以三月爲限，三月不孕，算你履行了約定。」

「我不能在此躭上三個月。」

「不妨，可以叫她跟着你三個月。」

「江淼，你也未免太……」

江淼手一揮，道：「不必再說那些，因爲我已經不在乎了，我急需要一個孩子，男女皆可。」

小余道：「這樣一個孩子，還不如到孤兒院去要一個好些。」

江淼道：「就此決定如何？」

小余想到一點，萬一三月之後他又說不知道「傷心人」在何處怎麼辦？又能把他怎麼樣，這種可能也許有。

* * *

小毛和秦蝶很熟手。

對小毛的輕視已經不見了。

縱慾之下，每日數次。

反正小毛也不嫌多，兩人一天到晚膩在一起，玩熱了就忘了危險，這天天未黑就幹上了。

由於二人以被幪頭幹，有人到了床前還不知道。

二人被人家制住了穴道。

這個人居然就是「雲中雁」譚信。

原來譚信是「東王」楊秀淸的心腹。

譚信負有監視秦蝶之責。

秦蝶心頭暗驚道：「譚信，你這是幹什麼？」

譚信道：「『太平天國』的人戒淫！」

秦蝶道：「這是我的私事。」

譚信道：「妳是『天王』之妹也不能胡來。」

「你要怎麼樣？」

「把你們帶回去由『天王』發落！」

「譚信，放了我，你和我作對沒有好處的。」

譚信道：「我是奉命行事，恕難照辦！」

秦蝶道：「你如果眞的把我帶回去，也必是豬八戒照鏡子——裡外不是人！譚信你要三思。」

譚信聳肩一笑，那知背後忽然有一股暗勁湧到。

他的反應奇快，向左邊疾閃。

來人是司馬雲。

此人對秦蝶極有興趣，但秦蝶對他的興趣却不高。

司馬雲的身手比譚信差些。

居然在施襲之下未能得手，只把他的肩衣抓破。

譚信獰笑道：「司馬雲，大好的機會被你浪費了！」

「還來得及！」

「遲了……」兩人就在外間打了起來。

秦蝶急忙趁機解穴。

譚信雖比司馬雲高些，但相差不多。

五十招內還沒有分出高下。

司馬雲盡量游鬥，自然是拖時

間讓秦蝶解穴。

只不過這局面又不樂觀了。

這工夫又出現了一個年輕人，正是譚信的師弟「左手劍」花倫。

此人雖未用劍，一旦加入，司馬雲立刻就不成了。

在秦蝶未衝開穴道之前，司馬雲倒下了。

因此，譚信又點了秦蝶兩個穴道。

秦蝶暗暗一嘆，一旦被弄回去，楊秀淸瞭解了發生的事，一定會立刻除去她，即使是他玩膩了甩掉的女人，也絕對不許可她和別人上床。

過去帝王對女人就是這樣。

似乎女人只是他們的玩具，絕對沒有她們的獨立人格。

「左手劍」花倫道：「師兄，是怎麼回事？」

「你猜也能猜出來。」

「莫非她和這小子上床？」

「當然，顯然是吃嫩草哩！」

花倫道：「師兄，要走就快些！」

譚信道：「這就走人！」又點了小毛兩個穴道，挾起來就走。譚信在前面帶路。

出了鎭，譚信回頭一看，不由吃了一驚。

原來師弟花倫不見了。他們相距不過二三十步。

他折回來一看，花倫倒地，看來已被人制住穴道。

秦蝶還在他身邊，小毛却不見了。

譚信立刻四下打量，却未看到施襲的人。

解了花倫的穴道：「怎麼回事？」

「大師兄，來人背後施襲。」

「根本未看到是誰？」

「是……是的。」

「眞是沒有用。」譚信道：「讓那小賊脫了身，等於少了個人証，『捉奸捉雙』就是這道理。」

「是我該死，大師兄！我們去追那小子。」

譚信心想，追上又有甚麼用？他身邊一定還有個高手。

此刻小毛和辛沁在一起，找到了小余。

小毛說了被擒又被辛沁所救的事。

小余握着辛沁的手，道：「阿沁，我們不要再分離了，妳一定要在我的身邊，一定要！」

辛沁道：「心齋哥，這又何必？」

「爲甚麼不？人生幾何……」他立刻打住。

「心齋哥你方便嗎？」

小余心頭一震，也感到汗顏。她這句「你方便嗎？」的意思，八成是指譚丹常和他在一起，可是她怎不知道是爲了她呢？小余尷尬地搓着手。

「心齋哥，你不必爲難，我知道一切都是爲了我。」

「妳……妳知道？」

「是的，心齋哥，爲了我，你才會去做那些事的。」

「阿沁，這麼說我更慚愧，我對不起妳。」

「不，心齋哥，我知道你不是見一個愛一個的人。」

小余更加慚愧，道：「阿沁讓我們在一起。」

「不行！」

「妳到哪裡我也到哪裡。」

這句話的意思是：妳如果壽限已到，兩年後我也跟妳一道死。辛沁也能聽出他的話意，「心齋哥，也許還沒有完全絕望。」

小余大爲興奮，道：「眞的還有辦法？」

辛沁道：「我爹在奔走，我娘也在設法，還有家師也在想辦法，你不是也在爲此事張羅？」

這麼一說，秘密就揭開了，也沒有再保密的必要。

小余道：「阿沁，咱們一起去設法，不必分開。」

「我知道你的想法，要把這兩年多用快樂填充起來。」

「正是，我們爲甚麼要浪費掉。」

「心齋哥，在一起不好，但今夜可以。」

「爲甚麼在一起不好？」

「你聽我的話沒錯。」

「我不信。」

「心齊哥，我們多歡娛一次，我就會折一天壽的。」

「這……」小余道：「我不信。」

「有此一說，如果是眞的呢？會不會讓我們措手不及？」

這一夜顚鸞倒鳳，盡情取樂。

太妙了，他們都以爲，如果夜夜如此，兩年後離開這世界又有何妨，這等於濃縮了人生。

辛沁眞是這世界上唯一的妙人兒。

和她在一起，眞是百憂不侵。天妒紅顏，這才是個實實在在的例子。

一夜纏綿，辛沁又不告而別。

即使她是鬼，他也不在乎，甚至也希望他自己也變成鬼。

小余醒來不見了辛沁，堅强的他也不再傷心落淚，她自己也在爲自己的壽命奔走吧？她活得太辛苦了。

小毛來到他的床前，道：「小余，她已走了？」

小余默然。

小毛道：「小余，這麼多的人都在設法，還沒有辦法？」

小余道：「如果人的壽限是天意，誰能改變天意？」

這工夫，譚丹已站在門口。

小余此刻絕對不喜歡看到譚丹，道：「不要在此刻出現。」

「我該在何時出現？我已經夠仁慈的了！昨夜讓你們盡情纏綿。」

「那是我們的事，不必領別人的情。」

「小余，你不要那個秘密了？」

小余道：「如果眞有誠意，何不現在就告訴我？」

「講好的三個月之後。」

小余要發作，小毛却把他拉到一邊勸解他。

小毛說的也對，三個月眨眼即過。

爲了辛沁，一切都要忍耐。

反正和她已有了這事，也不差那幾十次了。

小毛不以爲江淼會是全部說謊。

爲了不使小余惱火，譚丹不常在兩小身邊。

她是在需要時才出現的。

譚丹道：「小余，你目前可能以爲自己吃了大虧。」

「當然。」

「但不久你會改變這想法。」

「改變甚麼想法？」

「由於得到了你想要的東西，而感激我們。」

小余道：「只怕還不敢太樂觀吧！」

江淼已快五十了，却有個三十不到的妻子。

譚丹是不是個淫婦，抑是僅爲了借種？

目前還眞難說。

* * *

三個月很快就到了。

譚丹似乎還沒有懷孕的跡象。

只不過小余一次也不通融，三個月一到即停止，而且馬上要求她實踐諾言。告訴他「傷心人」的地址。

譚丹並未賴皮，立刻帶他來到一個小村莊中，這兒只有五十戶不到，觸目都是鄉土風味。

小余道：「『傷心人』會在這兒？」

譚丹道：「你以爲會在哪裡？」

小毛未來，是譚丹不帶他來。

這是個傳統的鄉村民房，正房五間，廂房三間。

有個很大的前院，栽了幾株棗樹。

譚丹敲了幾下門，傳出了十分怪異的聲音，道：「什麼人？」

譚丹道：「傷心人！」

小余一怔，她怎會自稱是「傷心人」？

不久有人走出開了門，小余不由一楞，這個老人看來在六十以上了吧？看樣子應該不是「傷心人」。

傷心人一定會有一副愁苦的臉，此老却面帶笑容。

進入屋中，老人送上茶，譚丹道：「小龍，你知道我來此的目的？」

「小龍？」小余眞想不通，六十多的人了，譚丹爲何如此稱呼？此人姓蕭名龍？

譚丹道：「小余，你是不是以爲我的稱呼不對？」

小余沒出聲。

譚丹道：「小龍本名龍種，他今年才三十五歲。」

小余大爲震動，而且也以爲譚丹說謊。

譚丹道：「我知道你不信，但他的確才三十五。」

小余的表情似在說「他不信」。

譚丹道：「因爲他是傷心人，所以未老先衰。」

小余道：「三十五歲能看六十多？」

「傷心能催人老。」

「這位有何傷心之事？」

傷心人道：「人生三大不幸的是少年喪父母；中年喪妻，我已佔了兩項，而且連娶三個老婆都跟人跑了！」

小余道：「這的確令人傷心！」

譚丹道：「小余，你還有什麼不明白的？」

小余道：「這位既稱傷心人，爲何一臉笑容？」

「對，這的確使人不解。」譚丹道：「他恨造物者，所以經常有笑容，作爲對造物者的迎頭痛擊。」

「原來如此。」小余取出了提貨單。

那就是石箱中緞子製成的提單。

譚丹接過，交給傷心人。

傷心人看了一下點點頭道：「你可有什麼傷心的事？」

小余說了女友只有兩年多壽限之事。

傷心人道：「傷心的是你的女友而不是你？」

小余道：「也可以這麼說。」

「你要寶藏就能使你的女友延長壽命？」

「是的，有人說『太極圈』有此奇效！」

傷心人笑笑道：「但願如此！」

他自火炕炕洞中取出一個匣子，打了開來，眞正是璀璨奪目，霞光萬道，匣內分十餘格，每格中都有不同的寶物，鷄卵大的白珠和紫珠就佔了五大格。

鑽石只佔了半格，因爲它的體積太小。

珊瑚樹是在另一長條箱中，最大的約七尺長，粗逾杯口，紅寶石

最搶眼，屋內紅光閃爍不已。

小余對這些不感興趣，急忙取過一個小圓盒。

這扁圓的盒子厚一寸長，直徑一尺多一點。

小余緊張地打了開來。

這是什麼東西？是一個黑色的環。

也可以說是一個黑中透亮的圈。

圈身直徑大約在尺半光景，上面有花紋。

小余拿在手中，「噫」地一聲道：「奇怪！」

譚丹道：「什麼奇怪？」

小余道：「圈身上忽冷忽熱，而且在震動。」

「有這種事？我試試看！」

傷心人要阻止，但已不及。

譚丹接過「太極圈」，突然尖叫一聲鬆了手，小余急忙接住，道：「妳……」只見譚丹的身子大力抖震一下，摔出三步以外仆在地。

小余茫然道：「是怎麼回事？」

譚丹道：「好大的震力。」

「不會吧！我剛才拿在手中，震力並不太大。」

小余以爲，她的內力太差了，而且沉不住氣。

傷心人道：「能降服此物的人太少了，到目前爲止，我只見到一個能降服它的人，那就是小子你……」

小余道：「你是說此物通靈了？」

「正是，在數千年以前，也就是秦始皇焚書坑儒之後，有人自坑中偷偷掘挖出來，當時不過是想挖出未被焚光的古書，或挖出未燒成灰的先人屍體，但是……」

「沒有挖出書和屍體却挖出了這個……」

「對，挖出的人把它保存下來，代代相傳，日積月累，加之受日月之精華以及衝天怨氣之蘊育而逐漸通靈了！」

小余道：「怎麼會？」

「由於此物爲被焚之古籍經典精華和一些大儒不屈之靈相結合，大義凜然而氣衝牛斗。」

小余還是以爲有點玄。

傷心人道：「人的精神不死，這是可信的，經典爲古聖人之心血，有靈也是可信的。所以靈物出現，福薄之人就無法接近它。」

小余道：「不知有哪些人接近過它？」

傷心人道：「如『咆哮女媧』藍玉、『八臂飛猿』苗非以及『漁樵八絕』班夢等，他們都是絕世高人，但都制不住它。」

「有這等事？當時的情況如何？」

「這三位高人都是一抓即放，被震了個踉蹌！」

譚丹道：「所以你可能是眞正能擁有此物的人。」

小余自然很高興。

此物既爲經書之靈氣所在及古代大儒的不屈英魂所聚，大概有驚天地泣鬼神的力量，可以使辛沁的壽命延長。

只不過到底要如何運用此寶來延長她的壽命，還要研究。

此人叫龍種，大概也是能降服此物的人之一。

小余道：「不知此物如何落入龍大俠之手？」

龍種道：「是另一個傷心人送我的。」

「還有一個傷心人？」

「對，他的傷心事比我還多，惺惺相惜，以爲我和他同病相憐就送了我，却叮嚀將來也要送給傷心的人。」

譚丹道：「後來江淼爲龍種治病，就談起了他的傷心事，因爲江淼也是幼喪父母，中年喪妻，而塡房妻子又偷人，算是傷心人了。」

居然不忌諱自己的短處，這女人眞絕。

小余道：「龍大俠的大恩，在下……」

龍種搖搖手，道：「你不必謝我，這是天意。」

小余道：「不知這寶物如何使用？」

傷心人道：「你問我，我也不知道，反正要記住一句話——心誠則靈。」

小余連連道謝，帶走「太極圈」，却拒收珠寶。

譚丹道：「這兩種寶是一起的，都要接受。」

小余道：「我要『太極圈』是爲了救人，要這珠寶又有甚麼用，反而會引起野心人士的强取豪奪。」

傷心人道：「收下吧，我交出去之後也要歸隱了。」

小余只好收下珠寶，第二天就告辭了。

小余當然也會感激江淼夫婦。

雖說是以他的貞操換來的，這份情還是很厚。

「小余，你終於達到目的了！」

「我要感謝上蒼。」

「不感激我們夫妻？」

「當然也有，不過我已付出了代價。」

「這是重視男人貞操者的話，換了別人，還求之不得呢，你是知道的，我是一個很妙的女人。」

的確，譚丹的妙處，似乎僅次於辛沁。

這世上無人能及得上辛沁。

找到了小毛，大致說了經過。

小余道：「我要盡快找到辛沁。」



小毛道：「辛沁找你容易，你找她就難了。」

譚丹本不死心，見小余堅守約定，多一次都不肯遷就，只好離開了他們。

小毛一定要看看「太極圈」，到底是甚麼玩藝兒。

小余道：「小毛，此物到手，我們要特別小心！」

「當然，好在此地無人，我只是開開眼界。」

小余小心翼翼地拿出扁盒子。打開盒子，小毛有點失望。

這算甚麼？不過是黑中透亮的一個環而已。

這就叫着「太極圈」嗎？

就這麼一個黑黑的東西能延長人的壽命？

況且，這東西爲甚麼會叫「太極圈」呢？

小毛伸手一抓，小余正要攔阻，已遲了一步。

小毛大叫一聲，身子竟向天空衝去。

在七八丈高空又栽了下來。

那「太極圈」飛落在路邊一塊巨石上「錚」然有聲。

小余過去一看，「太極圈」居然深入石中一寸。

小余楞了一下，這東西竟有這麼大的力道！

這巨石是很硬的青石，由數丈高空落下，竟能嵌在石中，像刀切的一樣平整。

小余正要伸手去拿，突然有一股暗勁湧到。

小余一閃，忽然石後有人站起取走了「太極圈」。

這人取圈在手，也被震得連連蹦跳翻滾。

甚至呼叫連連。

只不過此人抓緊，就是不肯放手。

小余向上猛撲。他這才發現搶圈的人是陶傳芳。

怎麼會是他呢？

似乎還有一人，先把小毛一掌震出七八步外，接着再向小余猛攻，不使小余接近陶傳芳。

這個人居然是已死的郡王多昆的姪子多博。

此人身手了得，似比錦衣衛頭目「三手韋陀」門耀祖還厲害。此刻陶傳芳雖被「太極圈」震得抖動不已，但他還是落荒而逃了。

小余和小毛兩人窮追陶傳芳，由於多博不時自旁施襲，當然會追丟的。

兩人累得半死，一個也沒追上。

「小毛……」小余頹然道：「我眞沒用！」

「不，小余，是我該死，我不該要那東西看的。」

小余道：「你不看也是一樣，他們似乎早已盯上了我們，可能在我們自崆峒挖出提單時就發現了我們。」

「小余，陶傳芳不是和你有交情？」

「那是不正常中的交情。」

「你們已經……」

「正因爲還沒有那種曖昧的關係，才會……」

「你是說他很想和你……」

小余默然。

小毛道：「下次找到他就玩他一次也不錯，陶傳芳可以說是男人中的女人，女人中的男人，女人也沒有他動人，況且是走『旱路』……」

小余瞪了他一眼，小毛立刻打住。

「小毛，我們還要去追。」

小毛道：「可是帶着珠寶追人很不方便。」

「的確，我們找個地方寄存一下。」小毛道：「小余，可知道陶傳芳爲何要搶去此寶嗎？」

「八成是想以此圈去救活陶桃或者郡王多昆吧！」

「的確可能如此！」

陶傳芳和多博的行動很詭譎。只不過再詭秘還是有人盯上了他們。

這人鬚髮皆白，迎面一攔，道：「是陶老闆嗎？」

陶傳芳一打量，這糟老頭子以前沒見過。

只不過一下子就能認出他，一定有來歷，道：「你是何人？」

老人道：「我是一個以打漁糊口的人。你和我差不多，你是以色相混飯吃的人，何必在武林中攪和？」

陶傳芳冷冷地道：「是你在攪和，而不是我。」

老人道：「你身上那東西你用不着，還是由老夫爲你代管吧！你該知道『懷璧其罪』這句話吧？」

陶傳芳心頭一驚。

他們兩人的行動已經很秘密的了，居然立刻就有人知道此事。

陶傳芳冷冷笑道：「我不懂你在說甚麼。」

老人笑笑道：「陶傳芳，在台上你會演戲，在台下你也會演，但老夫却不欣賞你台下的戲。」

陶傳芳道：「你到底要甚麼？」

「就要你身上的扁盒子。」

多博自恃身手了得，疾撲而上。老人不閃不退，接了三招半，竟然忽出怪招把多博的衣袖撕了半截。多博一驚，疾退了五六步。

老人再向陶傳芳撲去。

陶的身手比多博還高，接下八九招而無敗象。

（未完・十）



輕鬆上路．唯有TUTTO
TUTTO
旅．行．用．品